

國學基  
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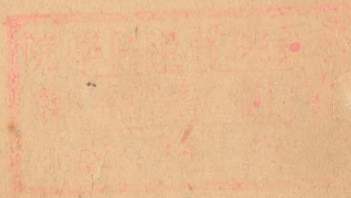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21B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一)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 潘序

續行水金鑑者。續傳穉君之書。竟黎襄勤未竟之業也。穉君之書。鉅細兼賅。體用悉備。而於黃淮運載之尤詳。蓋昔之治河。祛其害。今且資爲濟運之利。而全局樞機。則在淮黃交匯。誠使河能順軌東趨。淮亦會流下注。斯漕運無阻滯之慮。一治無不治矣。自乾隆中潰決頻聞。河身益墊。於是闕淮不出。無以收刷滌之效。而河日病。淮旣不能暢出。勢不能不增高堰。以積湖瀦。守五壩以防減洩。適遇風力猛盛。危險異常。於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則易致倒灌。淮闕則專藉南趨。運河兼受二瀆委輸。滿則易溢。於是河淮病而運亦因之。夫欲治運必先淮。欲治淮必先河。河以海爲歸宿。往者海口近而流行速。又得清口。全淮盪滌。不虞停墊。故河漲非無倒灌。漲消仍復舊觀。惟欲避黃以出淮。移交匯於彭家馬頭。而淮力愈弱。河淤愈墊。河身亦日愈高。故自改移清口之後。而治河之局爲之一變。於是康熙以前之法。遂不可以治乾隆嘉慶年間之河。此續書之不可不亟爲纂輯也。黎襄勤從事河干。肫肫懇懇。深悉夫時近則形勢未殊。事詳則稽核較易。援襲往例。排比成文。於江工附錄如前。於永定更增所闕。而亦於黃淮運載之特詳。則猶是穉君之志。歲月不居。未及竣事。錫與芥航先生覆加增訂。始竟斯役。旣付剞劂。爰志大端。語有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覽者尙以時近事詳而加之意焉。其於行水之機要。所補裨豈淺鮮哉。時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秋七月涇縣潘錫恩謹序。

# 張序

續行水金鑑一書。經始於黎襄勤。爲之多年不克成。道光丙戌。吾友潘芸閣宗丞。以學士觀察淮揚。旋奉副總河之命。始躬督其事。汰冗食。核程課。凡三年而後規模大定。及君以憂歸里。復爲郵致其書。多所增刪。逾年而後粗完。可繕寫。校勘數過。又逾年付劂。闕氏至壬辰十月而後蒞事。蓋成書之難如此。書迄於嘉慶庚辰。距今十餘年矣。湖河之利害又異曩時。則其所當措置經營。蓋已非此書之所能盡。語有之。窮則變。變則通。後之視今。或亦難株守成法乎。然自康熙乙卯以來八十餘年。因革損益之蹟。莫不犁然具備於茲編。固得失之林。司河者必當資以考鏡者也。宗丞旣爲之序。而余特紀其成書之歲月。俾後有所考云爾。

道光壬辰陽月膚施張井譔

# 續行水金鑑略例

續行水金鑑圖一卷。書一百五十六卷。前河督宮保襄勤黎公創稿。中間查校檔案。咨取圖籍。道光十一年秋校訂書成。其與前書相出入者。推排爲略例。

前書止於康熙六十年四月。今續以後事。而各書所載。有康熙六十年前事。關工程。未及備采者。依年月補敘於前。與前書相輔。

前書圖有古今黃河通塞。漢水。西漢水。濟水。五水濟運。洞庭。鄱陽。太湖。郟城。禹王臺諸圖。俱無可續。今惟續圖河水。淮水。江水。有工程者。其前書有清江浦圖。今入運河圖六。衛河圖。今入運河圖二。而續增者沁水圖一。永定河圖一。

前書略例。謂河爲四瀆之宗。故先紀河。運河。矯揉造作而爲之。故以此終。亦意爲軒輊。今則永定河有賜名。有官守。有歲修。爲三河之一。必當續增一門。其編次先後。仍首黃河。凡入河之水。皆附之。河既居淮渠。則次淮。凡入淮之水。及淮北水利。皆附之。淮與河共渠。又分淮爲運。故次運河。運河自潞南下。先納永定河。故永定河次之。又凡畿南水利。河北水利。多在運河西岸。仍附運河。運河經永定河。黃河水。淮水。次及江水。故以江水殿焉。條理如是也。

前書博采古籍。以證各水原委。今續編自康熙六十年以後。原屬無庸遠搜。而聖世稽古核今。著述日盛。其地理水利。切實可據者居多。仍廣輯各水原委。以與前書相輔。次以章牘。以嘉慶二十五年爲止。殿以

工程亦嘉慶二十五年官書也。年來有大異同者。附入夾注。否亦略之。圖載工程。則以現在者爲審。其有校舊工淤閉者。以圖校書。可以知順軌之盛矣。

黃河百年來。自沁口至楊莊北岸空隄及舊運口閘壩。視前書時隄防加密。南岸分泄餘漲。亦比前書加多。至清河移治河南。考城移治河北。與以漳水之裁魏縣。淮水之併虹爲泗州。皆關沿革之大者。雲梯關外大隄。棄而復守。案牘尤詳焉。

洪澤湖東岸工程。與前書高家堰多屬不同。舊日村鎮。今無所見。由湖面普高之故。黃河守北岸者。以微山湖。荆山橋河。駱馬湖防淤也。而洪湖於上游分黃助清。前後皆同。惟泄湖入江之路。多方疏浚。章牘工程。不能不視前書時加密矣。

浚河器具。前書已詳。而木龍之設。百年來著有成效。其名見宋史陳堯佐傳。又河渠志所言馬頭鋸牙木岸。似係排椿。而云擗約河流。則亦木龍也。今自黎襄勤概用碎石拋護埽根。近又概於工頭工尾。築做柴土石壩。木龍遂可不用。至水底施工。則康熙二十六年設浚船。二十九年裁撤。雍正六年議以必水勢可乘駛。若施之平流。則旋起旋沈。船戶舞弊。水中無可稽察。乾隆八年。白莊恪奏復浚船鐵掃帚。而兵夫懸帚不及地。岸上視之。無由確見。嘉慶九年。以混江龍失傳。試造揚泥車。兵夫翻鐵篋。以齒向上而拖之。十年遂停止。案宋河渠志有鐵龍爪。揚泥車。浚川杷名目。浚川杷木長八尺。齒長二尺。以石壓之。兩旁繫繩。以兩大船置滑車。絞繩而浚。卒乃反齒向上而拽之。以古視今。竟同一轍矣。

往者舂錘備於民間。自立兵夫。且頒額價。又民隄歸官。不勞徵發。窮黎就食。更給饔飧。永定河工及黃河

上游諸隄。其籌畫視前書時更加詳備。斯在曠代爲殊恩。竟成皇朝之常制。至嘉慶十年三月初六日。南河奉到二月硃筆密諭。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生枝節。關係非淺。既云密諭。自不敢宣布。而恭載仁宗睿皇帝聖訓治水中。又經刊入南河成案續編。工次皆曉。今亦按年恭載。益知趨事盛時。無在不蒙叢覆。知感在是。卽知惕亦在是矣。

前書記載務詳。而在工失事。多以緣事一語概之。今則有章牘可稽者。備列章牘。有法有誠。所以謂之鑑也。至李敏達陳河工一摺。大有詆諆。亦備載之。自愛者方可以引以爲鑑。正無妨人言之激也。書籍在官纂修。原期詳備。而清江浦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嘉慶十年十一月。水淹官署八九尺。及五六尺。文卷不無微損。其咨取外省者。胥吏檢寄。不無疎略。及覆校前書。亦往往有交議而竟無議。請復而竟無復者。書缺有閒。今昔皆然。今就有據者列之。或引端而可知其委。或旁攬而確得其證。是所期於通達文書者。

前書有官司六卷。夫役四卷。河道錢糧隄河彙考共一卷。閘壩涵洞漕規共一卷。今官司夫役隄工閘壩涵洞。俱分入各廳工程中。漕規有則例成書。至閘壩涵洞。必宜周知。嘉慶十四年八月。狀元墩事。因下有廢涵洞。不知何年淤入河底。何年洞上築隄。是記載不可不詳。今案工牘列。與前書相輔而行。

原書圖須北向觀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今續圖依南向觀之。運河分數圖。自北而南書之。原委工程。例亦如此。

案牘之文。異於辭章。且係編錄案牘之文。尤不可改易。至於恭載諭旨。各書所載。往往多寡不同。蓋用刪



句不刪字之例。刪句者，止采此案所遵行之語。不刪字者，不敢改換句語。卽條陳各條，亦分門各載。其有月日者，依次載。有年月無日者，編是月。末有年無月日者，編是年末。仍原書例也。

河工諸書，如宋人禹元經、水利圖經，見於志傳。而今所行者，明徐氏潞水客談、潘氏河防一覽，爲言水利者，必覽之書。李公之芳作前河督宮保梅麓朱公墓誌序云：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季馴後不果成。靳文襄治河書云：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面奉諭旨，該著一部治河書，且作速著起。今治河書所由命名也。又張文端有河防志，張清恪有居濟一得，自行水金鑑成，遂爲明於全局，有體有用之鉅製。所載行水之事，原難泥古。然靳文襄書記聖祖在紅花埠，問輔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罔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入海。宋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可知聖人日以行水古事訓迪左右也。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阿文成在時和驛八堡工次，奉諭以元史河渠志賈魯合龍事節錄一段，寄交閱看。又乾隆五十年再窮淮源，高宗記言：若信初說，後世將笑我君臣不讀書。可知行水一事，杖策行工，亦可暇親古簡。今續輯案牘與前書相輔，經義治事之才，覽此可以知今。卽吏以前事爲師，亦可爲檢查舊案之助。

# 續行水金鑑纂修職員

總裁

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提督軍務黎世序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文浩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山東河南河道前江南河道總督嚴 烜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 井  
 宗 人 府 府 丞 前 江 南 副 總 河潘錫恩

提調

江 南 庫 道李湘蔭  
 分 巡 淮 揚 河 務 兼 理 漕 務 鹽 法 兵 備 道王貽象  
 分 巡 淮 海 河 務 兵 備 道文 麟  
 分 巡 淮 徐 河 務 兵 備 道李國瑞  
 分 巡 常 鎮 通 海 兵 備 道 兼 管 河 務王瑞徵  
 分 理 安 府 山 清 裏 河 同 知王廷彥

淮安府山清外河同知胡晉

纂修

安徽黟縣辛巳科舉人俞正燮

江蘇武進縣癸酉科副貢生董士錫

候選縣丞江蘇吳縣生員孫義鈞

總校

揀選知縣江蘇陽湖縣庚午科舉人湯錫光

分校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淮安府鹽城縣縣丞陳廷連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睢寧縣縣丞孫德坦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安徽泗州盱眙縣縣丞丁壽彭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碭山縣縣丞楊鴻彬

大挑南河知縣署徐州府宿遷縣知縣曹文昭

大挑南河知縣南河知縣彭光祥

大挑南河知縣南河知縣鄭世光

監刊

原 淮 江

任 安

南 府 淮

阜 安 河

北 府

庫 河 中

務 河

大

縣 通

判萬承紫  
丞徐琮  
使李士璵

# 續行水金鑑總目

## 圖一卷

河水圖六 附沁水圖一

淮水圖二

運河圖八 附圖三

永定河圖

江水圖

## 書一百五十六卷

河水 第一卷至第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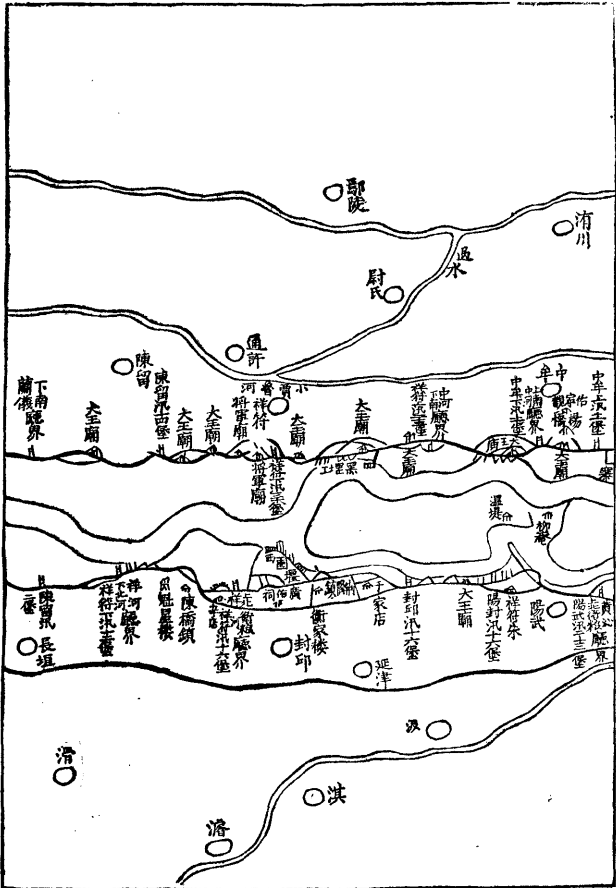
淮水 第五十一卷至第六十四卷

運河水 第六十五卷至第一百三十二卷

永定河水 第一百三十三卷至第一百四十五卷

江水 第一百四十六卷至第一百五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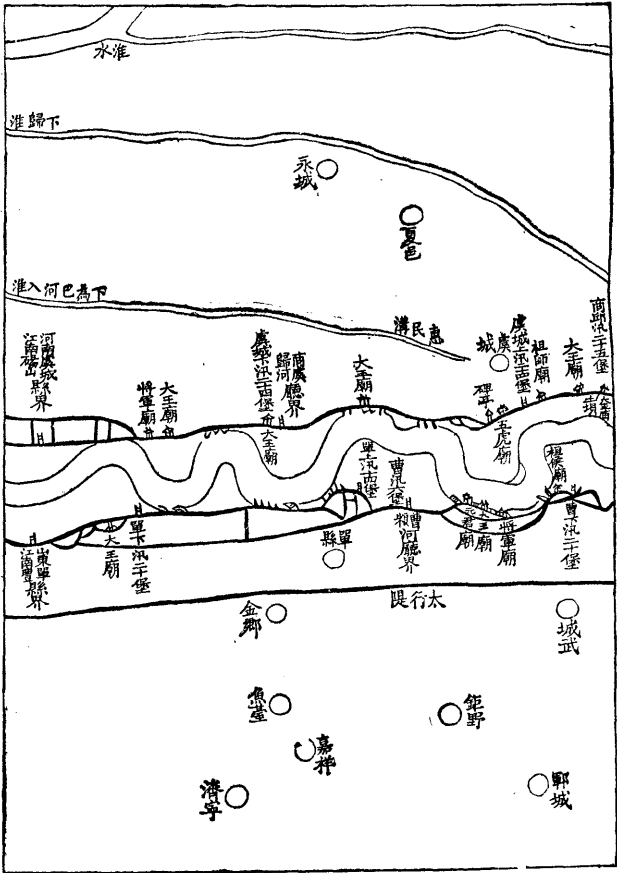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黃河在河南孟津以上。東於羣山中。無衝決之虞。北岸歷孟縣、溫縣。至武陟縣境。南岸歷偃師、縣、鞏縣而下。至汜水縣、滎陽縣境。出險入平。汗漫善決。全藉隄防捍衛。自是以東。歷滎澤縣、鄭州、原武縣、陽武縣、中牟縣、封邱縣、祥符縣、陳留縣、蘭陽縣、儀封廳、睢州、商邱縣、虞城縣、考城縣。及山東之曹縣、單縣、隸東河。

謹按黃河上源。前書圖已具。今自隄工以東。具圖六。右圖一。北爲黃沁、衛糧、祥河三廳。及下北廳之祥陳汛。隄四萬九百四十八丈八尺。南爲上南、中河、下南河三廳。隄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六丈四尺。凡圖皆書成後道光十年夏訂。據見在爲圖。從其審也。







謹按黃河圖二北爲下北廳、蘭陽上汛、及曹考、曹河、糧河三廳、隄四萬七千七百八十二丈、南爲蘭儀、儀睢、睢寧、商虞、歸河五廳、隄五萬一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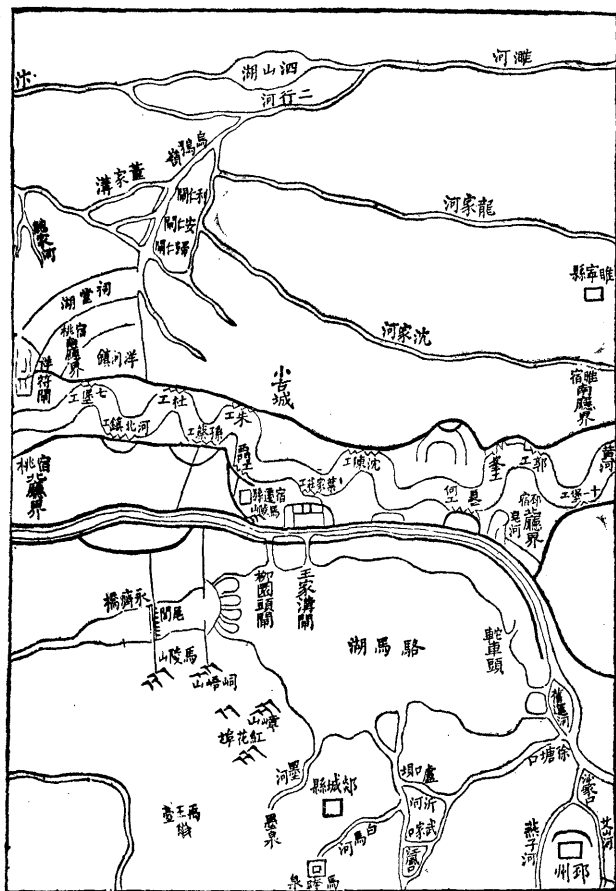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黃河入江南境。歷碭山縣、豐縣、沛縣、蕭縣、睢寧縣、銅山縣、邳州、宿遷縣、桃源縣、清河縣。淮河出清口會之。復歷山陽縣、阜寧縣、安東縣、踰雲梯關二百餘里入海。隄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銅沛、邳北均有連山未築隄之處。

謹按黃河圖三。北爲豐北、銅沛、邳北三廳。隄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三丈二尺。南爲蕭南、銅沛、睢南三廳。

# 黃河圖四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黃河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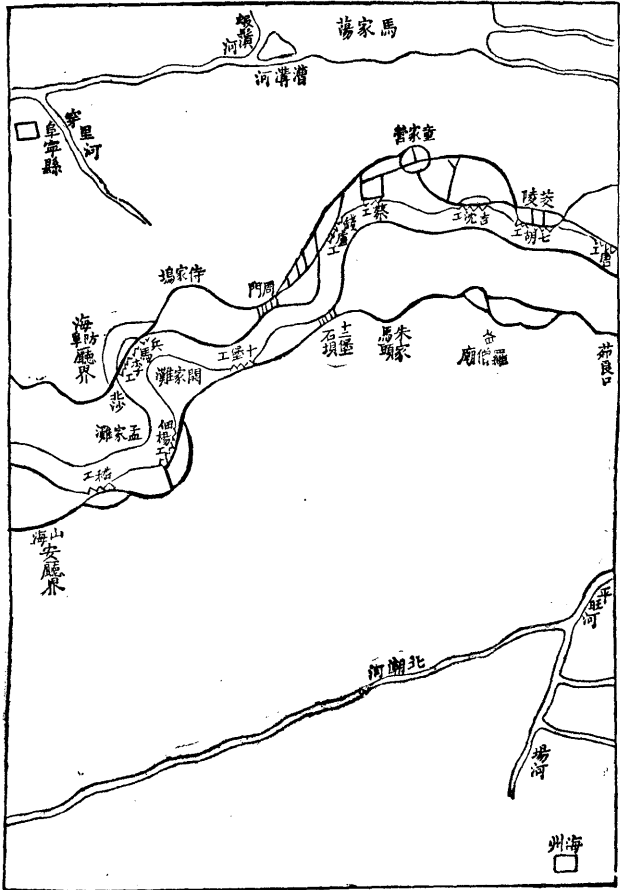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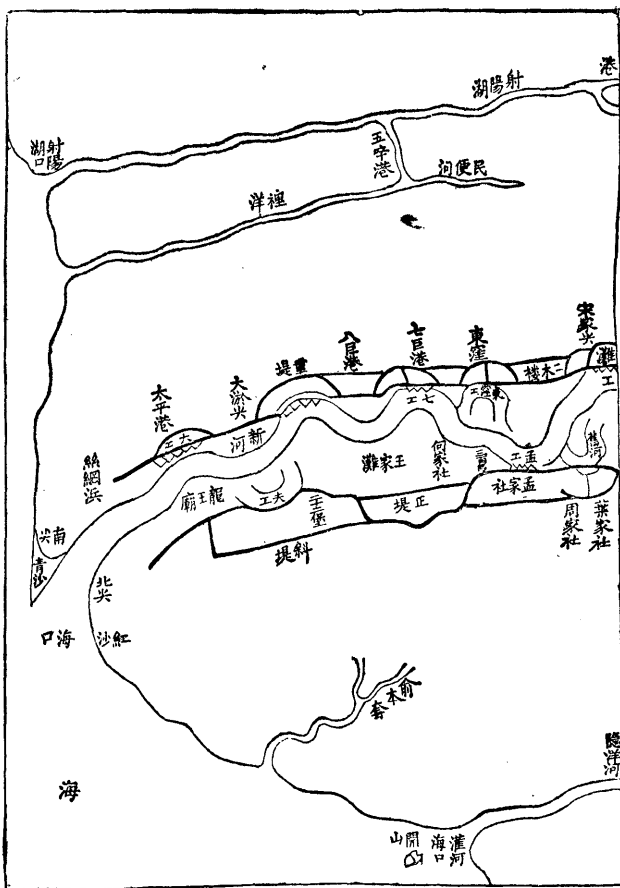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四。北爲宿北、桃北、外北三廳。隄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二尺。南爲宿南、桃南、外南三廳。隄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九尺。今圖外北、外南至楊莊清口止。





謹按黃河圖五北爲外北楊莊以東及山安廳屬隄二萬七千丈一尺五寸南爲外南清口以東及海防廳屬隄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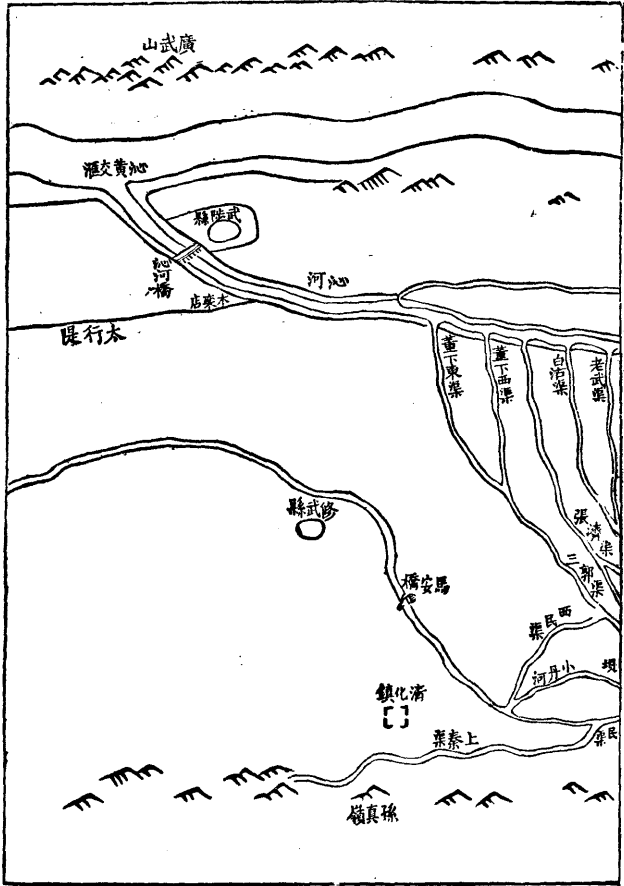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六。北爲海安廳隄。至龍王廟。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丈。南爲海阜廳隄。至大淤尖。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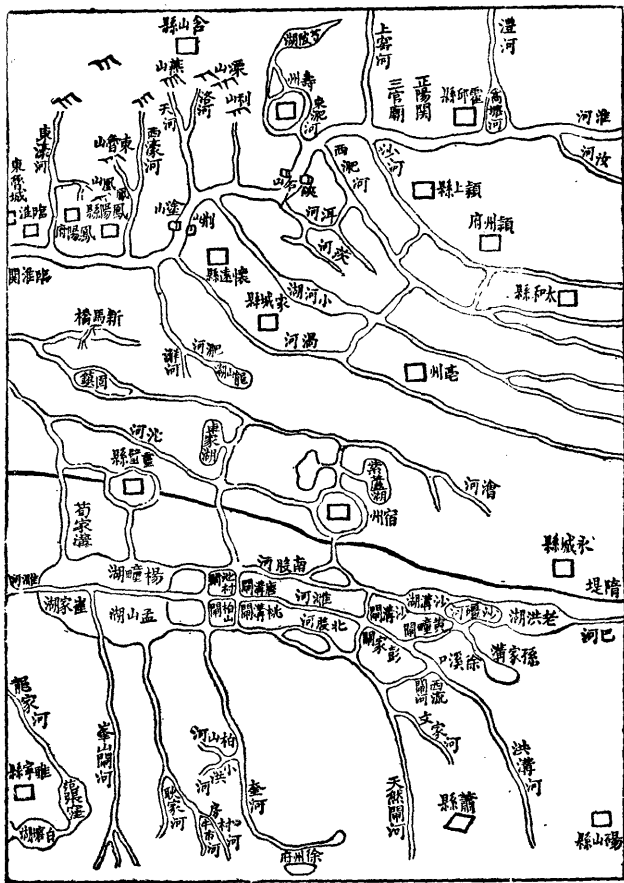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懷慶府沁河自山西澤州府南流入府界折東流一支津東南流爲廣濟河正渠又東經府治西北會大丹河穿府治而東經武陟縣北折東南流注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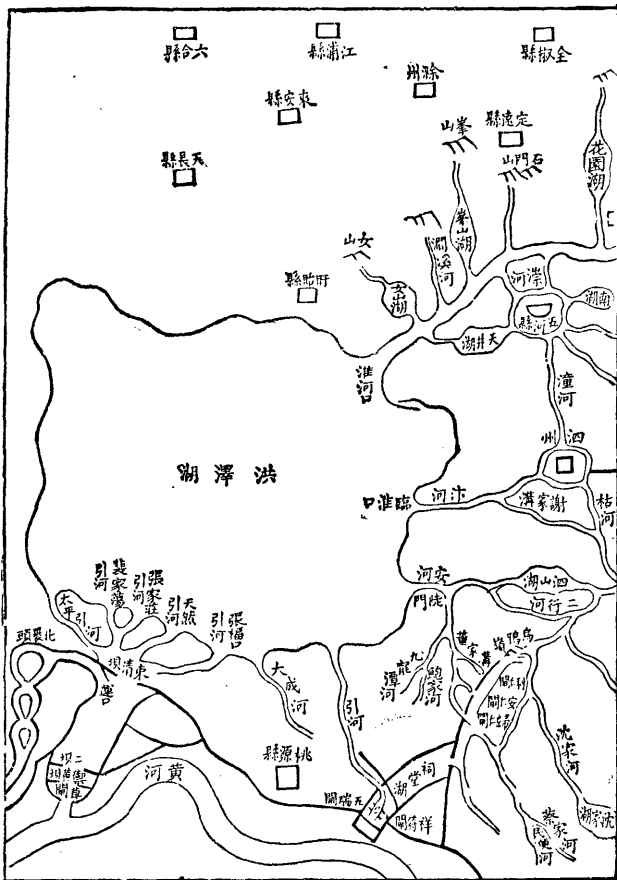
謹按濟圖前書已具今補具沁圖會典言廣濟河乃會溟會濟入河在沁入河之西圖中小丹乃入衛水者其太行隄起木欒店東北至滑縣經直隸長垣東明至山東曹縣單縣江南豐縣沛縣爲黃沁及衛河運河重門保障

此  
页  
空  
白

# 淮水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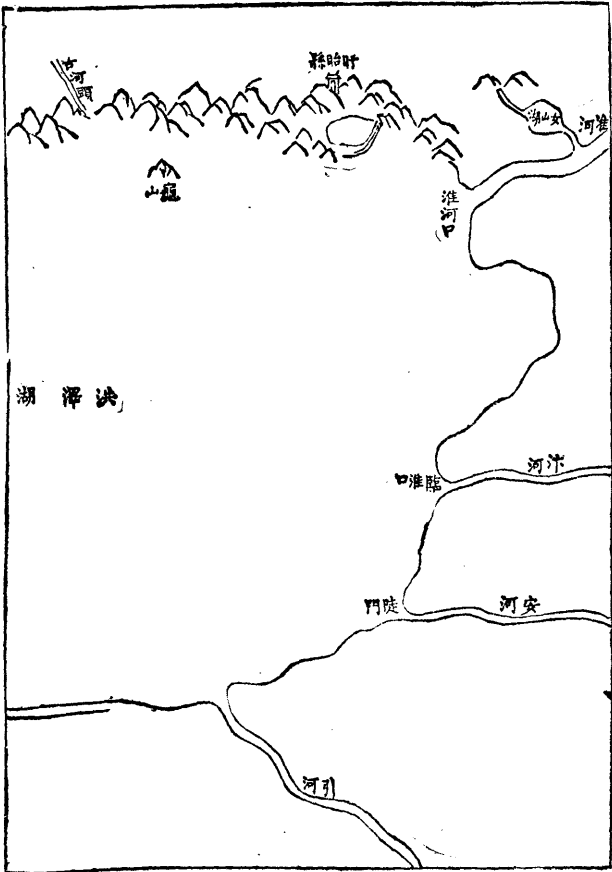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淮水圖一



大清會典。淮河在安徽境。不屬於河員。至盱眙以下。匯於洪澤湖。以高堰障其東南。必高堰鞏固足恃。設誌椿蓄水使足。常以三分入運河達江。以七分暢注清口敵黃。

# 淮水圖二 洪澤湖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淮水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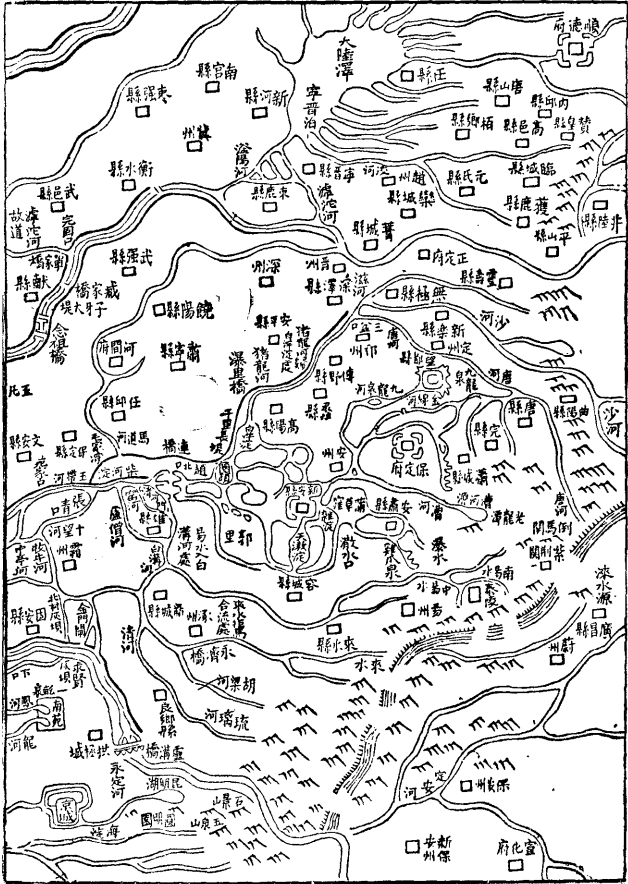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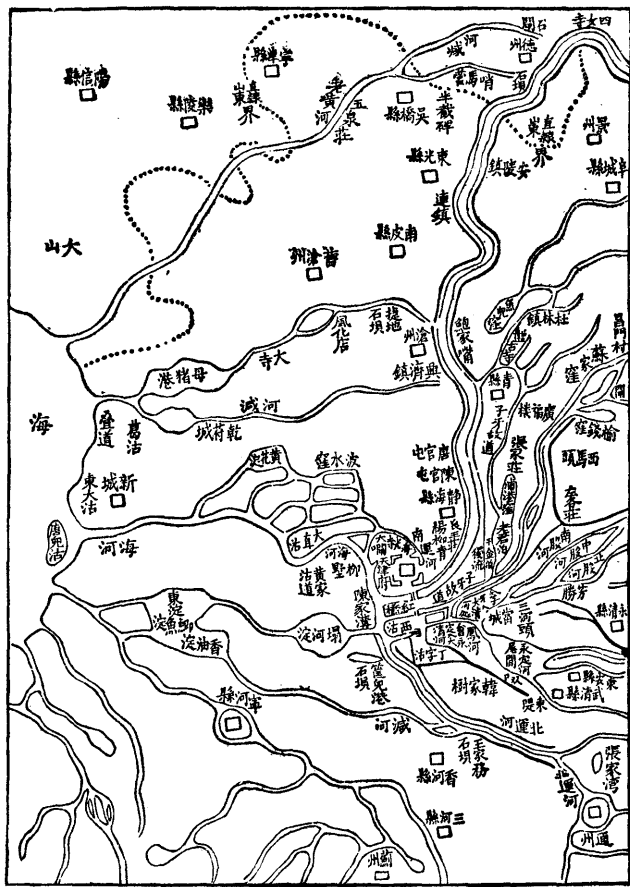




謹按淮水上游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安徽及徐州所納之水及納毛城鋪以下分泄之水爲圖一又展洪澤湖一圖東有二隄北入河南入江水道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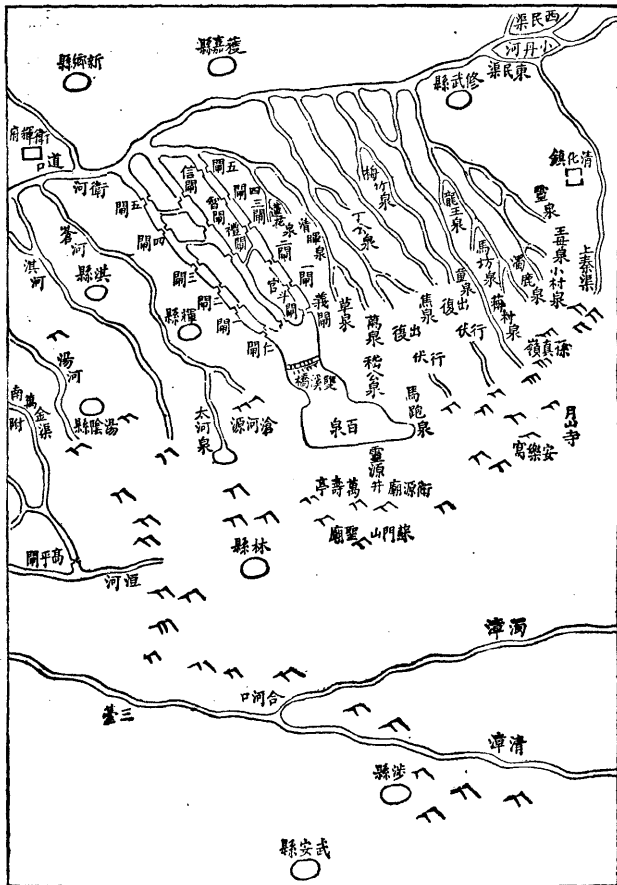
# 運河圖一 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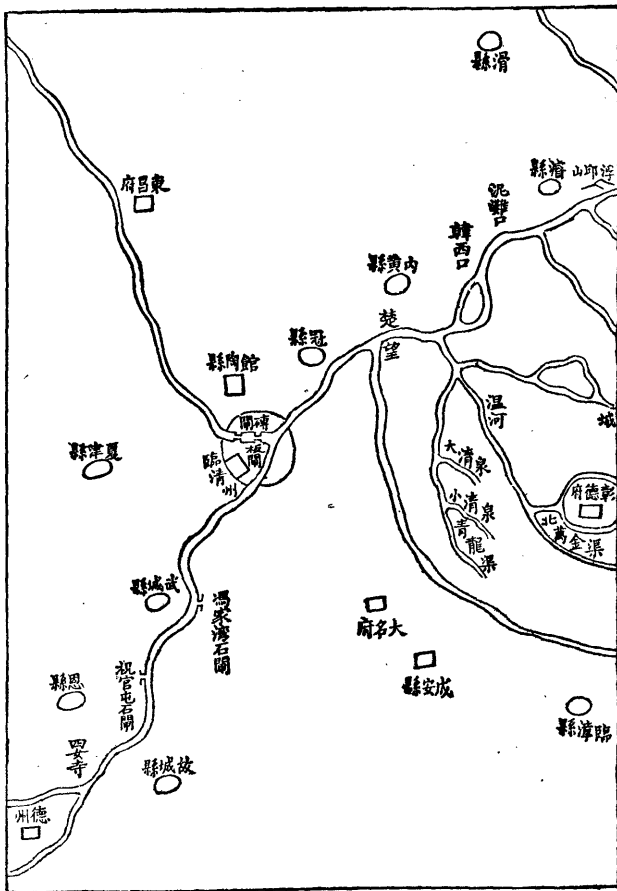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運河自德州桑園鎮北。入直隸吳橋境。四百五十里。至天津縣三岔口。東岸滄州靜海縣。泄水有二減水壩。西岸溥沱河。自青縣南東北流。入運河。天津縣三岔口北潞河自北來。與衛河會。是爲北運河。水源出赤城縣。流經邊牆外。入密雲縣西境。南流經通州城。東南流經故鄆縣。入武清縣境。東岸筐兒港引河。泄水有減水閘。河西務引河入七里海。泄水有青龍灣壩。又南流西會淀河。經天津城北。直沽南會衛河。東入於海。漕運過津關。溯潞河北上。二百里。至通州城東石土二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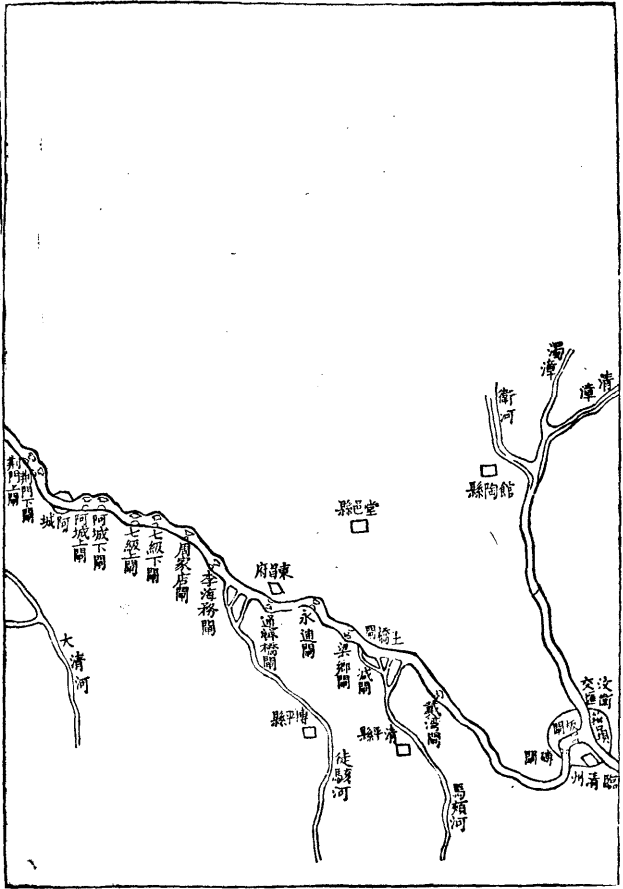
運河圖二 德州至臨清汶會漳衛





大清會典。臨清州城西衛河自西南來與運河會。水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水漳水。過臨漳分爲二。北流入滹沱河。東流經大名府東。又東北流至此與會通河會。北流是爲南運河。由板閘入衛河。三百五十里至德州桑園鎮東岸恩縣境。四女寺鎮與老黃河通。泄水有減水壩。又德州城外哨馬營泄水有滾水壩。山東糧船停泊運河。有漕州縣糧米。陸運至水次上船。濟南府武定府臨清州及東昌府之恩縣館陶縣冠縣漕糧。在閘外兌運。河南派運糧船。在衛輝府衛河水次受兌。東北經濬縣境。又東北經滑縣湯陰縣內黃縣。過臨漳歷直隸大名府境。又東入山東館陶縣境。至臨清州南板閘。與山東漕船會。

運河圖三 臨清至濟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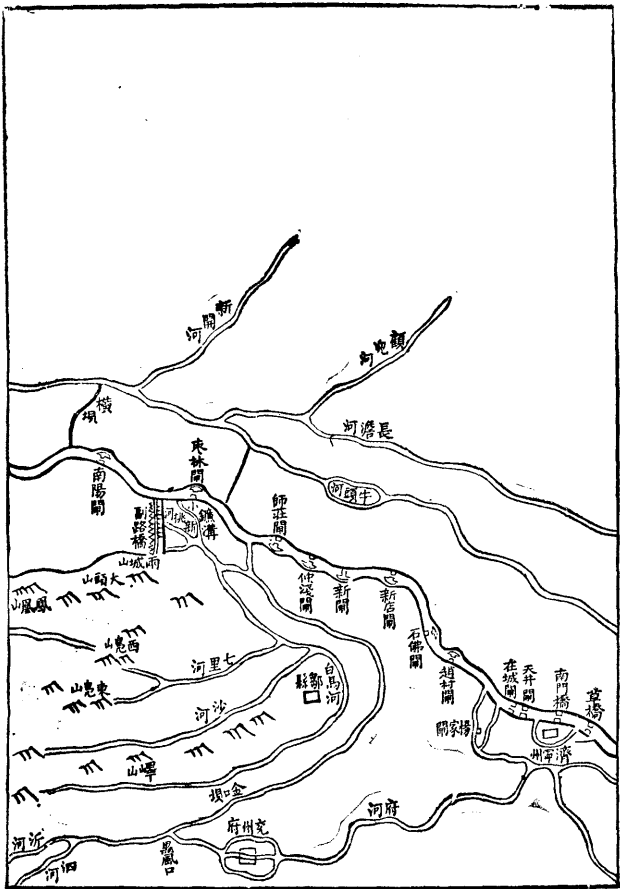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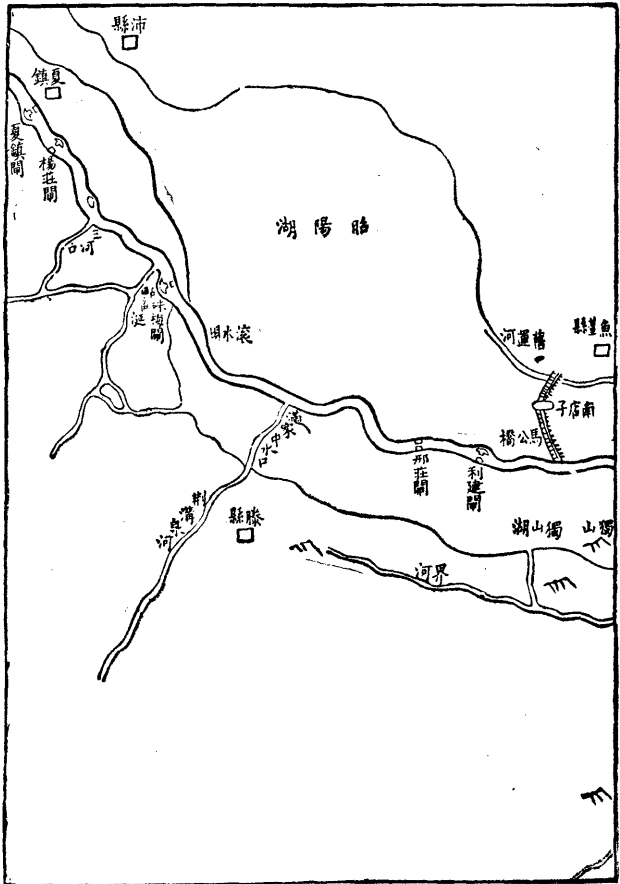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濟寧州城西天井閘。八十里至汶上縣西南柳林閘。迤北爲分水口。汶水自北來入運河。水源一出萊蕪縣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南故縣鎮。一出泰山仙臺嶺東南流。經故縣鎮。二水合流。西南會牟汶。羸汶。塹汶。小汶。衡魚河。席橋河諸水。至此出口分濟運道。四分南流出柳林閘。合於泗沂。本係三分六分北流出十里閘。合於漳衛。本係七分受濟運諸泉。凡二百十二會汶水出分水口者五十一泉。會小汶入汶者五十九泉。會牟汶。羸汶入汶者三十九泉。會塹汶入汶者十六泉。由衡魚河。席橋河入汶者四十七泉。一百十六里至東平州戴家廟閘。東鄰蜀山馬蹄湖。放水有利運等閘。西鄰南旺湖。安山湖。泄水有焦鸞寺。斗門。關家等閘。進水有安濟等口。二百五十七里至臨清城。東面板閘。西岸通黃河故道。趙王河。沙河。進水有新建等涵洞。龍灣等閘。東岸通大清河。馬頰河。徒駭河。減水有一空二空等橋。山東泰安府。兗州府。曹州府。東昌府。濟寧州漕糧。在閘內兌運。

# 運河圖四

濟寧至夏鎮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四





大清會典由夏鎮開入新河一百十四里至魚臺縣境南陽開東岸受濟運諸泉凡五十四合流入滕縣出彭口新支河者三泉合薛河出彭口新支河者七泉出修永開者五泉出鮎魚涎等口者三泉會南梁河出滿家口者九泉會北沙河出王家口者六泉注獨山湖出張家口趙家口者十二泉注新河出棗林開者九泉由南陽開入會通河二十四里至師莊開泗水自東岸入運河水有四源並出泗水縣陪尾山西南流經曲阜縣北又經滋陽縣城西金壩口分爲二支河西入洸河經流會沂河白馬河出魯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一百十八會泗水出魯橋者八十二泉會沂河入泗者二十一泉會白馬河入泗者十四泉出南陽開者一泉四十九里至濟寧州城西天井開洸水自東北來入運河水本汶水南出之支流出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經滋陽縣西會漕水南流合泗水支流經濟寧州城北分爲二北支入馬場湖南流由會通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三十二會漕水入洸者十一泉會泗水支流入洸者二十泉出通濟橋入運者一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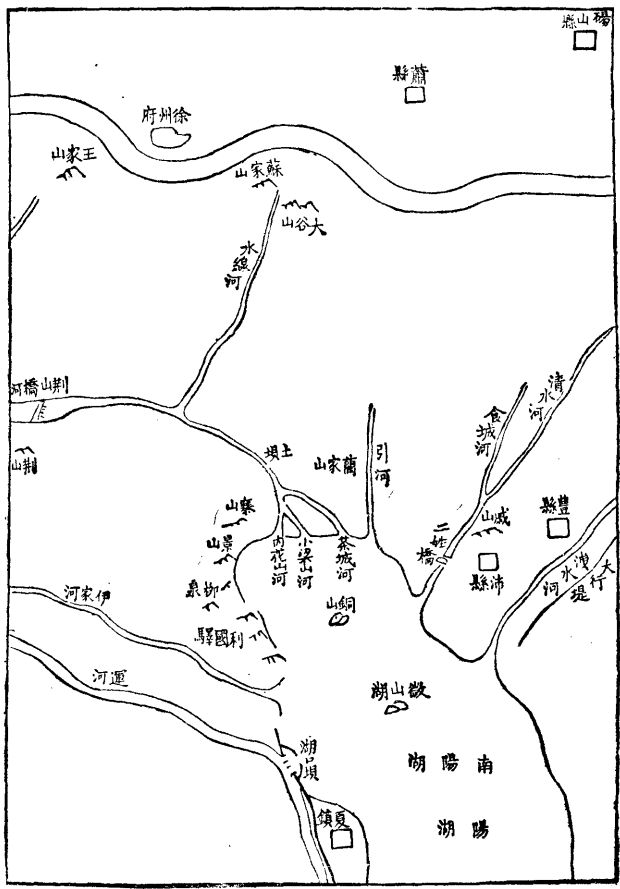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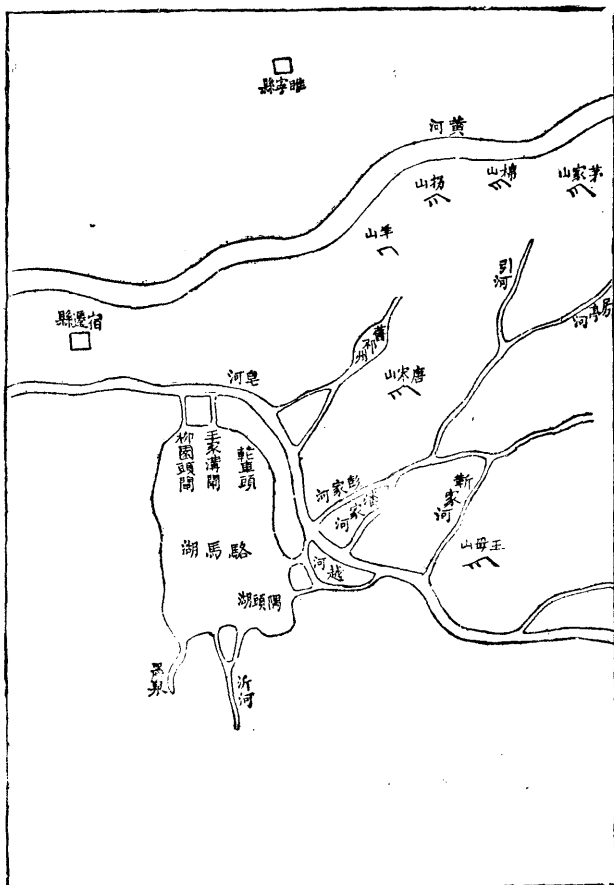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糧運從楊莊進運口。入下中河。三十五里。經宿遷縣境。入上中河。一百十三里。至中河口。南鄰黃河。北界駱馬湖。湖上承白馬。芙蓉諸湖之水。南流有竹簍王家溝等閘壩。與運河通。舊謂十字河。四十里。經邳州境。入泇河。水有東西兩源。東泇出山東費縣箕山。東南流。經蘭山縣西。西泇出嶧縣抱犢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流。至邳州西北。入運河。百里。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沂水支流。自徐塘口入泇河。一百六十里。至沛縣夏鎮閘。兩岸受濟運諸泉。凡九。會承水出針溝口者三。泉出侯遷。萬年等閘者四。泉注微山湖。出湖口閘者二。泉徐州衛江北幫及長淮三四兩幫漕糧。由徐州撥船運至皂河。載上糧船。邳州沛縣糧船。俱出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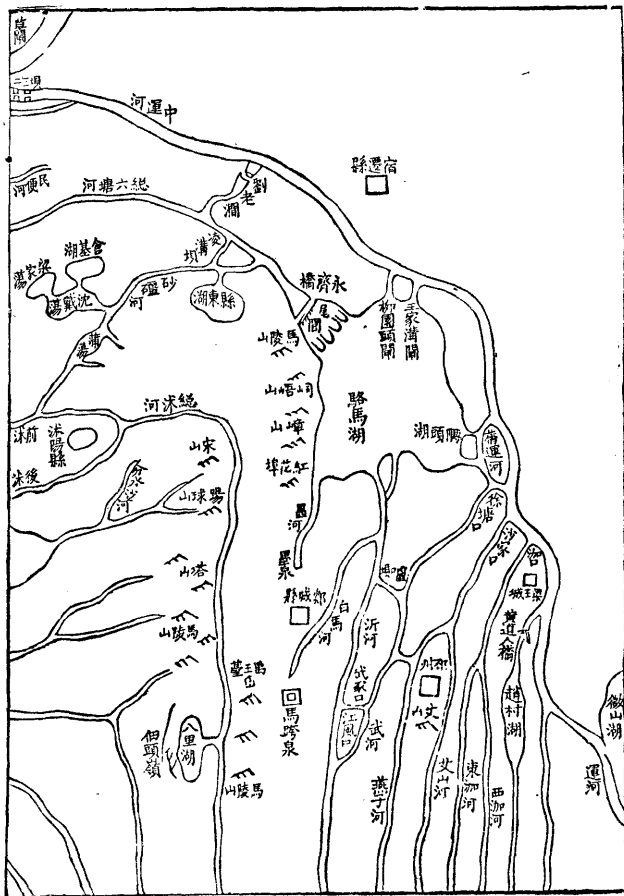
運河圖五附圖一 西岸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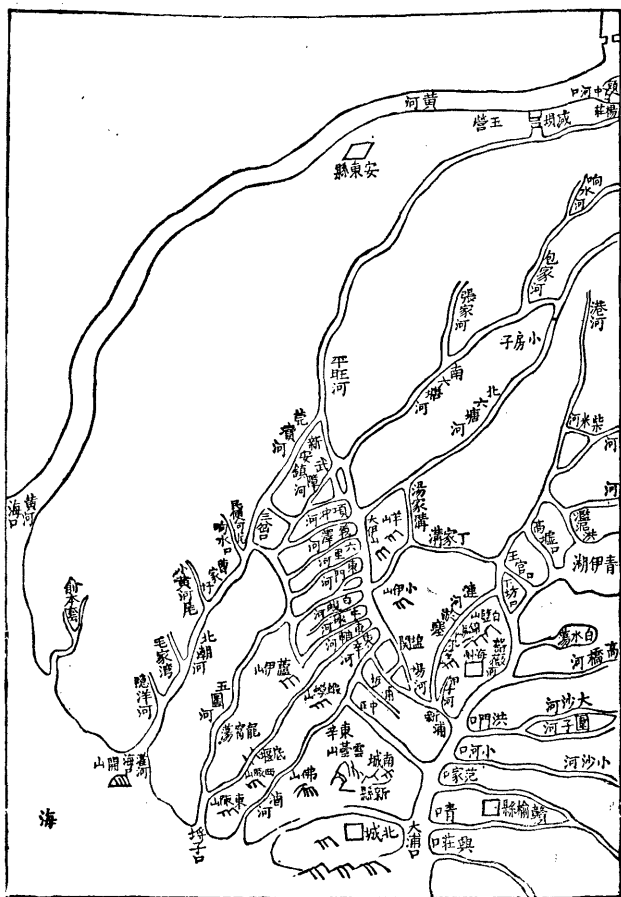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魚臺運河以下及邳宿運河。其水上承會通之水。西藉微山湖蓄水。東受沂、泗、沭之水。並藉獨山湖蓄水。徐州府微山湖在府北境。順隄河自曹州府東流入境。經沛縣南而東注於湖。其自湖東出二支津。曰伊家河。曰荆山橋河。俱注運河。

運河圖五附圖二 東岸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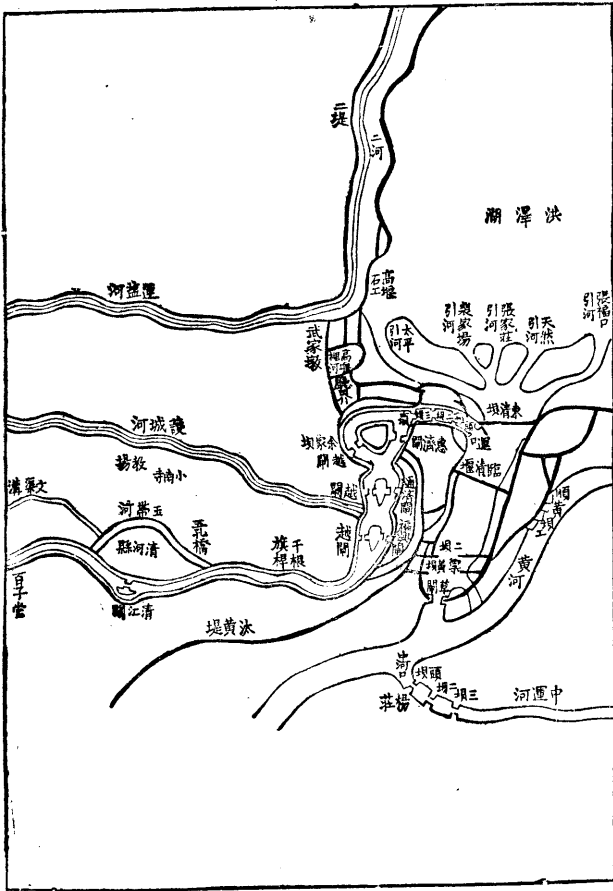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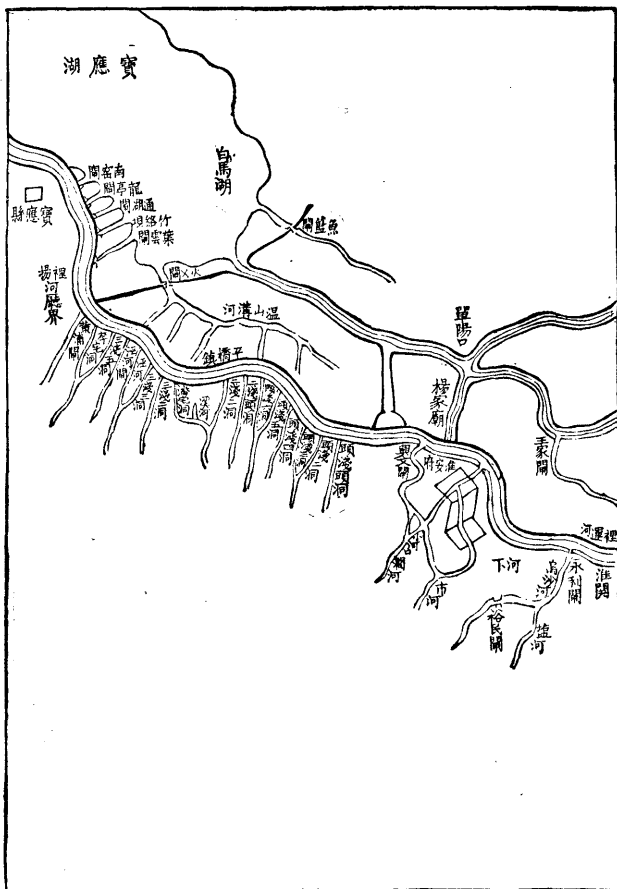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中河上承邳宿運河之水。復藉駱馬湖蓄水濟運。徐州府駱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東沂州府南流入府界。武河亦自沂州府南流入境。一支津西出。通燕子河正渠。折東流來會。又南瀦爲駱馬湖。白馬河、墨河俱自沂州府南流入境會焉。燕子河自沂州府南流入府界。一支津西出。匯爲青竹湖。西通芙蓉河。又南經邳州。東會武河支津。又西南芙蓉河來會。又南合隅頭湖北支津。入運河。六塘河亦自駱馬湖東南出。北合縣東湖水。東入淮安府界。淮安府淮北鹽河。卽六塘河。自徐州東流入界。砂疆河自海州西南流來會。又東新鹽河自運河東出來會。分爲二支。曰南六塘河。曰北六塘河。俱東北流。舊鹽河亦自運河東出。經安東縣北來會。南北六塘河至是合流。曰鹽河。東北入海州界。海州鹽河西通碩項湖水。又北入於海。

# 運河圖六 裏河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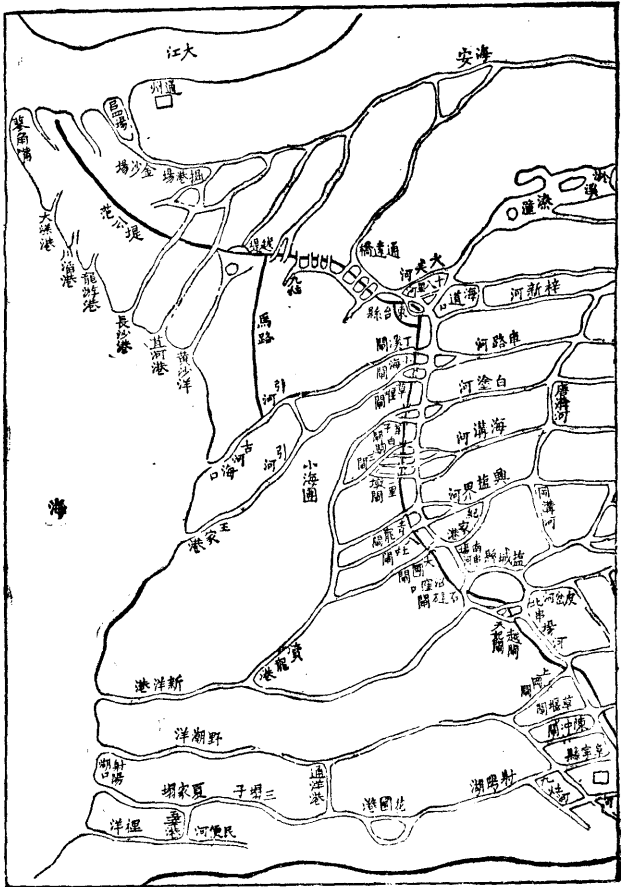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寶應九十五里至淮安府山陽縣北淮關盤糧廳。四十五里經清江浦。過龍王、福興、通濟、惠濟等閘出清口。黃河自邳州東南流。淮水自泗州洪澤湖東北流。會於清口。是爲清黃交匯之處。糧運出口。淮北淮南各州縣漕船。俱由淮入洪澤湖入運。





大清會典南漕涉大江入運口。一由儀徵。一由瓜洲。並會於江都縣南之三汊河。二十五里經揚州府城。一百里經高郵州城西岸槐子邵伯高郵等湖。東岸鄰芒稻河艾陵湖荇絲湖。泄水有車邏昭關金灣等閘壩。八十里經寶應縣城西岸寶應界首等湖。東岸鄰廣洋湖馬家蕩。泄水有雙龍黃浦等閘。江南江安糧道屬漕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江。歷安慶池州太平各府境。經西梁山之麓。由采石磯順流入江。寧府之龍江關北二十里渡江北至瓜步。又東北至北新河入儀徵運口。江西糧船自省城南浦驛大江開行。經揚子洲歷星子都昌二縣境入鄱陽湖。至湖口縣出大江。經梅家洲入彭澤縣境。順流與安徽省糧船會。湖北糧船由省城將臺驛大江開行。經小青山大青山馬家洲趙家磯道士汛營入大冶縣境。經漳源塘菖蒲港歷蘄水縣烏江廟迴風磯入黃梅縣廣濟縣境。經魯肅港余家涯入江西德化縣界。與江西糧船會。湖南糧船由岳州府巴陵縣洞庭湖口開行。經劉公磯蓮花塘至臨湘縣境。經白螺楊林等磯入湖北嘉魚縣沔陽州境。平江順流經江安塘王家港入江夏縣境。至湖北省城與湖北糧船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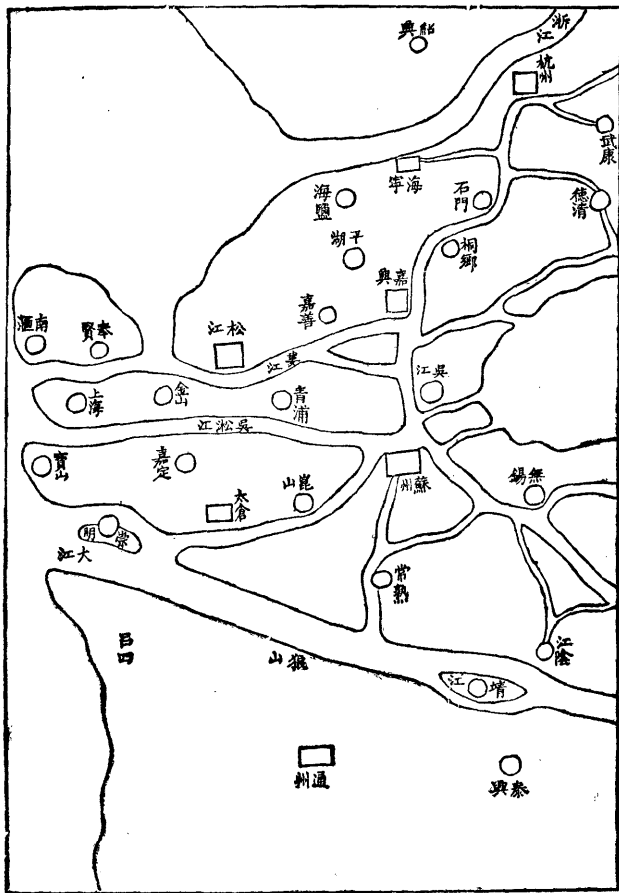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江甘運河。高寶運河。山清運河。東岸爲下河。地勢卑下。倚隄爲保障。於分淮之始。設惠濟、通濟、福興、龍王四閘。俾受水有節。下游設車邏、昭關、金灣等閘壩。遇盛漲。分道宣泄入江。兼於東岸間。段設涵洞。以資下河民田灌溉。自淮安府、揚州府境東出支津十餘。灘爲馬家蕩、九里蕩、大蹤湖、蜈蚣湖。護金蕩支渠交錯。皆東入於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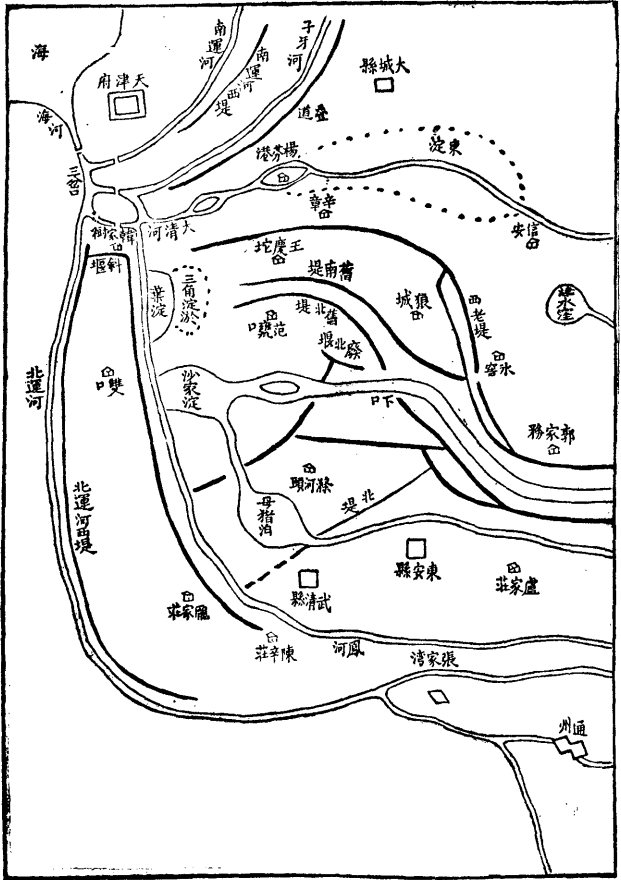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江南蘇松糧道屬糧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運河。自吳江縣西北塘河西行。至蘇州府城閘門。松江府太倉州糧船由婁江來會。出澹墅關北行。會常州鎮江二府糧船。至京口閘渡江。北入瓜洲運口。浙江糧船。杭州府自省城北武林驛開行。歷湖州府德清縣境。東過北陸橋。歷石門。桐鄉二縣境。經嘉興府城西。遠北出杉青閘。會嘉興府糧船。至王家涇。北爲平望驛。東過鶯脰湖。湖州府糧船入焉。又東北會於吳江縣之北塘河。

此  
页  
空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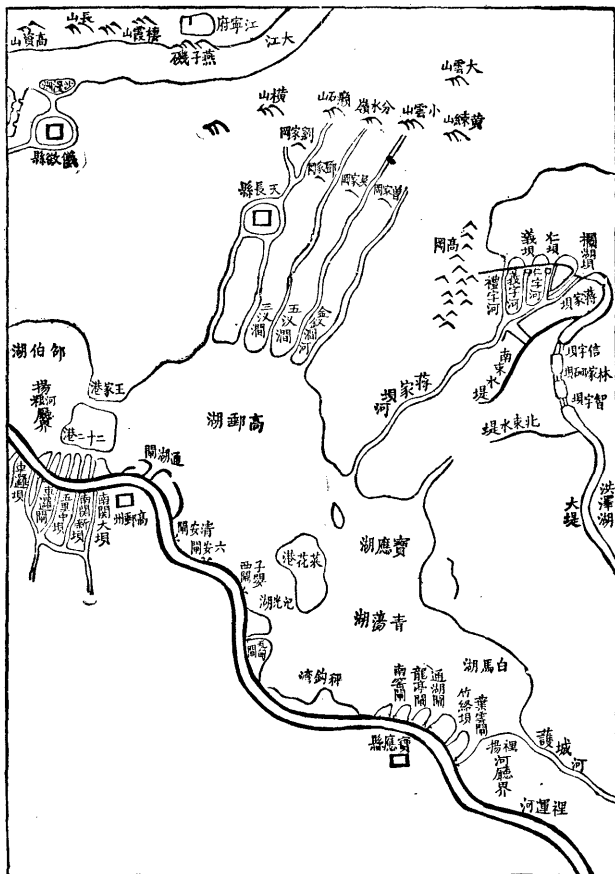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桑乾河踰石景山以下。曰永定。經宛平縣、良鄉縣、涿州、固安縣、永清縣、霸州、文安縣、東安縣、武清縣、靜海縣、天津縣各境。納廣陽河、鹽溝河、合鳳河。匯於清河。爲三角淀。入北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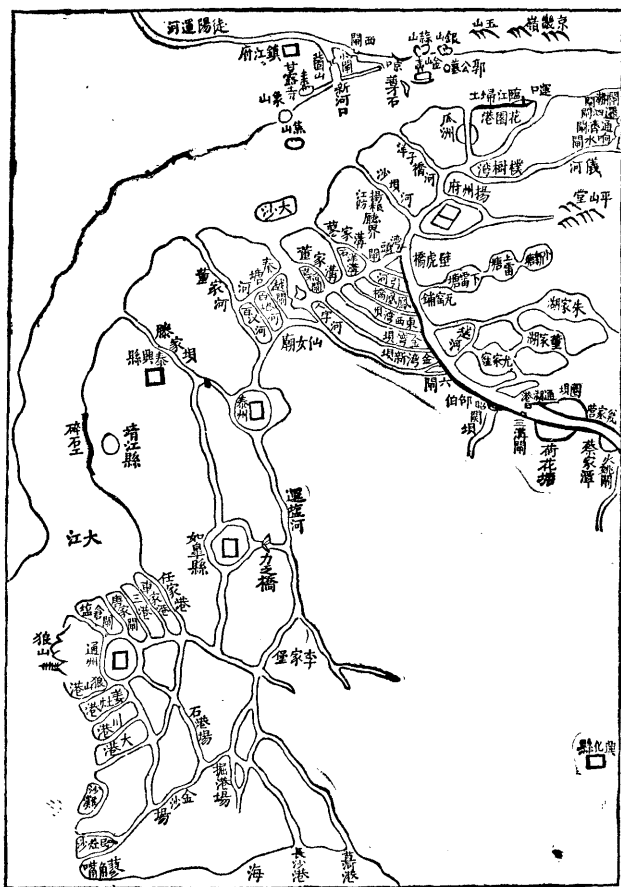
此  
页  
空  
白

# 江水圖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江水圖







大清會典儀徵瓜洲一帶江防亦以河員領之。  
謹案江水上源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儀徵閘以東至海口爲圖一而六閘以西諸湖之水或由運河或由芒稻閘入江之原委皆在其中。

#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

## 河水原委一

黃河源在崑崙山。在今回部極西境。有三源。一爲喀什噶爾河。出喀什噶爾城極西之哈喇庫勒。迤北兩水合流。南注。東會支河。經城東流。計千餘里。皇朝通志。

喀什噶爾河。上源曰雅滿雅爾河。出喀什噶爾城西。南歧爲二支。東經城南復合。曰喀什噶爾河。又東。赫色爾河。哈拉庫爾河。出其西北山。合南流。瀦爲泊。折西流來會。又東。經英吉沙爾城東北。英吉沙爾河。出城西北山。西流。經城北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葉爾羌河。出葉爾羌城西南山內。紆折出山。分流。經城左右復合。亦千餘里。會喀什噶爾河。皇朝通志。

河出葉爾羌西南塔爾塔什嶺。三水合。東流。折西北。復折東北流。歧爲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的雜布河。出城東南境。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和闐河。出南山。二源分流。名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夾額里齊城而北。合流數百里。與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會。皇朝通志。

河出和闐城南山。北流。歧爲二支。經城東復合。又北。玉隴哈什河。喀喇哈什河。俱出城西。合東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東流有阿克蘇河。源出北山。名托什干河。經烏什城北。迤南至阿克蘇城南。又南流來會。遂名塔里木河。  
皇朝通志。

阿克蘇河出阿克蘇城西北山。東南流經城西及南。烏什河出烏什城西山。二水合。東流歧爲二支。  
經城北復合。又東流來會。稍東歧爲二支。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東流有木素爾河。源出北山西南流。又東過拜城。又東過賽刺木城。合庫車之赫色勒河。過沙雅爾城北來會。  
皇朝通志。

拜河二源。曰哈布薩朗河。曰穆薩爾河。俱出拜城西北山。合於城南而東流。經城南合北來一水。又經賽哩木城西南。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庫車城南而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又東流有海都河。源出北山之裕勒都斯。經哈喇沙爾城西。匯爲博斯騰淖爾。自淖爾流出。經庫隴勒境來會。又東匯於羅布淖爾而伏。卽古所謂鹽澤蒲昌海也。  
皇朝通志。

開都河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爾東北山。數水合西南流。西納達賴克河。折東流。歧爲二支。復合。南北納十餘水。而東北納瑪爾什河。經喀喇沙爾城西及南。瀦爲博斯騰泊。一渠西南出。曰開都河。經庫勒爾北。折東南流。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河水伏流千餘里。東南有孔道。斜直青海之西境。重發於巴顏喀喇山。噶達素齊老之上。涌爲天池。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三百餘里。入於鄂敦淖爾。卽元史所謂星宿海也。  
皇朝通志。

張騫言曰。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闐。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冥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泐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史記大宛列傳。

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限葱嶺。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漢書西域傳。

黃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之東麓。二泉流數里。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而東。有小水自西南來會。當河源南岸。有古爾板蒙袞拖羅海山。三峯相並。又有拉母拖羅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達蘇七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石紫赤色。俗傳爲落星石。西南有阿拉爾巴顏喀喇嶺。又東折而北。而東。而東南流。有烏哈峯。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俱來會。又東有七根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卽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巴顏喀喇山卽古崑崙山。其脈西自金沙江源。犂石山。蜿蜒

崑東來。結爲此山。以地勢極高。爲南北諸山之祖源。處西二十度。極三十五度也。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爲巴顏。黑爲喀喇。卽唐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卽崑崙轉音也。阿爾坦河。雖元人尋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尙有本源。蒙古謂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甚急。眞河源也。自此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直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今按通志。以崑崙爲葱嶺。此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誤。星宿海於羣山圍繞中。平地有泉千百泓。並湧。望若列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匯。自巴顏喀喇山東北連亘爲布呼吉魯肯山。阿客塔齊欽山。烏藍得齊山。馬尼圖山。巴爾布哈山。東南盤折爲都爾伯津山。哈喇阿答爾罕山。巴彥和碩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泉源大小無數。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爲他拉也。阿克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大異常。一則兩峯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崖壁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爲枯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喇同名。以三山皆崑崙也。海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水道提綱。

賀卜諾爾者。卽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闢展西至和闐。四五百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藏。四五百千里之東。周回萬里。皆星宿之海。渺無人煙。間有途途。非戈壁。卽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躔度。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洳無垠。無一非夾淤夾沙。洶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潑洄渟滯。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線。自山下湧出。如溝渠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村二

處俱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地設五品伯克一員。屬關展大臣管轄。椿園氏曰古云葱嶺之水。東注河源。西歸洋海。今履其地而驗之。信然。夫黃水之在賀卜諾爾。爲宇內最大之湖。洞庭彭蠡。合而一之。不敵其半。羣山擁遏。伏流千里。而後由積石入中國。亦祇一線耳。寧夏之人。且灌且淤。大亨其利。至中州則浸淫彌漫。爲南北兩岸之害。九河之故道既湮。隄防埽壩。皆障水之遺法。然亦無可如何耳。西域聞見錄。

### 東南流。出注於札楞淖爾。皇朝通志。

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一水。來會爲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三百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河巨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爲查。形長爲靈。以其水色白也。水道提綱。

### 又東南注於鄂楞淖爾。皇朝通志。

自海東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合三河自南來會。一曰色納楚河。一曰多河。源俱出查克喇哦山。北俱東北流。合爲一水。又東流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其東南有苦克查池所出之水。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來會。又東北流入於河。查克喇哦山勢甚高大。其東南爲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即齊齊哈納河所出。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北爲鄂靈海。喀拉河出東南大山。北流折而西北。又北流折西北。而北合入鄂靈海。行三百餘里。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里。周三百餘里。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爲鄂。言水色青也。卽元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刺騰。

兒者。水道提綱。

又折東南流。始名黃河。皇朝通志。

由海東北流轉出東北流五十餘里。方流出海時有一水。南自一巨池中北流來會。又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諸泉小水。南有三池。曰敖博圖嚙順。曰多母達嚙順。曰查哈嚙順。俱東北流入河。東北一小水自東來。南入河。東有敖羅海池水。西流入河。至巴顏圖渾嶺下。東西有水來會。復正南流百五十里。河色始變綠而黃。西來水曰呼藍河。源出盛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博尺圖河。出阿拉克薩拉山。三源南流而合。西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哈麻古兒太河。合數小水。西南流入河。西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泓。曰厄得靈忒得靈。鄂模。俱向白土河東匯入海。又西一小水。曰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又東北一水。曰哈爾濟河。合一小水。西南流入河。又西一小水。曰薩克河。東流折而東南入河。自厄得靈及薩克河以西。至敖敦他。以東四五百里中。地皆灘磧藪澤。水泉分合。鉅細不常。黃河猶綠色。卽以衆流奔湊。漸變而黃。亦未全濁也。厄得靈諸泉眼並湧。亦若星宿海。然但小耳。水道提綱。

又東南流。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南。亦名大雪山。卽禹貢導河之積石也。其南有三昆都倫河。一曰得特昆都倫。一名多木達都昆都倫。一曰道喇昆都倫。三河先後來注之。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遠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北來一水。曰多爾吞河。西南來一水。曰呼呼烏蘇河。北來一水。曰燈河。西南來一水。曰巴爾火河。北來一水。曰巴罕薩拉河。



南來三水曰哈拉河曰拜多河曰巴里馬河西北來一水曰衣克薩勒河西南來三水曰他哈拉馬克河曰烏捏河曰布喀河西北來二水無名西南來三水曰西拉河曰衣克巴爾和河曰巴哈巴爾和河黃河至此東北流繞大雪山支阜曰噶海山曰噶拉吉山之麓受北來二小水大雪山卽古積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而誤指爲岷崙者黃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有三崑都倫河前後自東南來注之水勢益盛至烏藍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遶岷崙之三面如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積石今大雪山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緜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外卽望見之爲西海以南諸山之冠番語以祖爲阿木你以險惡爲麻禪以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也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在甘州之南二千里星宿海之東千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大河一折千里至此始著三崑都倫河一曰德忒崑都倫出賴杵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自白狗嶺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土崑多倫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河流自南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洛崑都倫源出岡出山西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黃河正當大河于烏藍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卽元史鵬拶河自鵬拶山西北流七百里過札塞塔失地與河合者右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崑都倫河多母達土及多洛二源所出之納克多母精山岡出山東南百餘里卽四川松潘衛界其山東南麓水二道俱入岷江水道

提綱

折而轉西北流。繞大雪山之北。又折東流。經庫庫淖爾之南。庫庫淖爾卽青海也。有恰克圖河。魁屯西里河。碩爾渾河來會。皇朝通志。

自烏藍莽乃山之北西流。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數。經納林通布諸山。四百餘里。稍西北流。遶大雪山之東北。又百里餘。有齊普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自多洛河會而大河折向西流。又西北流。北岸所受小水有十。其大者曰巴罕哈留圖河。二源西南流百里合。又八十里西入河。曰衣克哈留圖河。出巴罕土魯根山。東流百餘里。折而南。又折而西。百餘里。合二小水。西南屈曲流百數十里。西入河。形如篆文月字。南岸所受小水有十八。皆大雪山支阜澗壑。長者百餘里。短者數十里。惟古爾板烏藍溫多羅山之東北。噶海山之西北。一河會三水。東北流。又會南來三水而北入河。爲最大。齊普河源出滂馬山。諸山四水合。西北流六十餘里。名圖聲圖河。其西南有哈爾濟嶺水。東流合南北七小水而東北行。曰得爾多河。又東北百餘里。會圖聲圖河。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東。又合四小水。始名齊普河。東北流七十餘里。入黃河。此水受十餘水。最爲深闊。又北有呼呼烏蘇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呼呼烏蘇河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之西麓。折而東北。凡一百五十里。有密喇河自西南來會。繞雪山西。又東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自西北來合。阿爾昂水南流而會。東入黃河。亦名察普楚河也。又折而東北流。百三十里。有踏克圖河自東南來注之。踏克圖河源出衣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會巴漢圖爾根山之水。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伊西克山之

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入黃河。又正北流百餘里。有滾俄羅濟河會。魁屯西里克諸泉水自西北來會。滾俄羅濟河源出青海西南百餘里之卽里山。東南流七十里。有魁屯西里克地所出諸泉。匯成一河。自西北東流來會。又東南流百餘里入黃河。魁屯西里克諸泉十數泓。地數十里。亦若星宿。又東北流。有碩爾渾河自東南來注之。亦曰蘇勒古兒河。源出古爾板土爾哈山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東北入甘肅河州歸德所邊。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東流有小水。合二澗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烏藍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烏藍河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百里。其南有大成嶺。兩旁二水西北流而合。又西北八十餘里來會。又西流經敖隆臥拖羅海山北。又西北流。共二百餘里入黃河。又東北經古城址北。在南岸南。長五十里。自此爲河州西境。保安堡邊內地河北岸。卽青海地也。水道提綱。

臣等謹按。古言河出崑崙。莫詳其地。史記漢書言張騫窮河源。河出蔥嶺。一源出于闐。伏於鹽澤。重出於積石。酈道元水經注因之。但言之未能詳盡。論者疑爲荒邈不經。元篤什窮源得之於星宿海。反以今大雪山爲崑崙。而以河源爲在崑崙之西。仍訛踵謬。習傳不察。乾隆四十七年。皇上命使告祭河神。務窮真源。始知河之重源在星宿海西二百餘里。噶達素齊老之上。天池噴湧。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爲黃河重發之明證。而崑崙在回部極西。在今實爲版圖之內。故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巨嶺緜亘千有餘里。卽古之蔥嶺。二源交發。所謂河出蔥嶺也。和闐卽于闐。所謂一源出于闐也。

蔥嶺及和闐南山。岡巒橫接。實崑崙之支體。卽爾雅所云河出崑崙墟也。羅布淖爾之伏。阿勒坦河之重見。稽圖勘蹟。瞭如指掌。元人誤以大雪山爲崑崙者。以河經其地。其三昆都侖河來入。因字音之近而妄指之。其舛甚矣。伏讀聖製河源詩。讀宋史河渠志文。河源簡明語切。指前古相傳之誤。並命儒臣纂輯河源紀略。諭旨煌煌。原委秩然。大河靈蹟。至聖代而始論定。謹稟承載述。一洗從前各志之舛略云。皇朝通志。

青海黃河源出青海之極西境。自西域回部羅布淖爾伏流重發。名阿爾坦河。流入阿敦他臘。挾札楞鄂楞兩淖爾水。東南流折西北。又轉東北。歷二千七百餘里。至積石關。入陝西河州界。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重源。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又水經。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自東南來流注之。唐書吐谷渾傳。貞觀九年。擊吐谷渾。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又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距湟水出蒙谷。抵龍泉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吐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

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摩黎山，然皆經歲月，涉艱難，而所得不過如是。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至元十七年，命篤什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篤什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至寧河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足舉浸高，行一日至顛，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篤什弟庫車楚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按河源在吐蕃朶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齊必勒，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混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斯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八九股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克特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東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源，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日，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

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貴德州必齊勒也。朱思本河源說。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二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鄂端諾爾。又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羅海圖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瑪拉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庫濟克特地。與伊實巴薩沁河合。又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鄂勒博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奇爾穆蘇河合。又自奇爾穆蘇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搆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勒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靈州。凡一千餘里。與蔡納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太華。大山。縣。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

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共計九千餘里。書經地理今釋。按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他臘諸泉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都木達都昆都倫河。多拉昆都倫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克圖衮俄爾濟諸水。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按元篤什窮河源。至鄂端諾爾而止。今考河源。實始於阿爾坦河。又在星宿海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行數里。遂合。名爲阿爾坦河。蒙古呼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急也。阿爾坦河之南。有烏克納峯。拉母拖羅海山之泉。北有西拉薩拖羅海山泉。及七根池諸水。俱匯於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地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南有都爾伯津。哈喇阿答爾罕。巴顏和碩諸山。北有烏藍得什。阿克塔齊欽布。呼吉魯肯諸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大小錯列。登高眺望。歷歷如星。名曰鄂敦他拉。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曰他拉。卽星宿海。元史所謂鄂敦諾爾也。火敦鄂敦音之轉耳。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北流百餘里。北有巴爾布哈山。南流出一河。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一河。合於阿爾坦河。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匯爲一道。東南流注於查靈海。由查靈東南流五十餘里。入鄂靈海。卽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

也。查靈鄂靈二澤之間，有三水南來，一爲色納楚河，一爲多河，一爲苦克查池之水，合流入黃河。其東流，又有哈喇河入焉。由鄂靈海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圖渾嶺下，復正南流一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而黃。又東南流，遶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里，至烏藍芒奈山北，又折而西北，烏藍芒奈山之南，有三水，名古爾板昆多倫，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卽元史所謂納琳哈喇、奇爾穆蘇二水也。自烏藍芒奈山北轉西流，前後小水奔注，遶大雪山之東北流一百五十里，有呼呼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數水入於河。自呼呼烏蘇入河之水，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受數十小水，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其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自巴顏喀喇山東之阿爾坦河發源，流至歸德堡，回環屈曲，通計二千三百餘里。自星宿海至京師，共七千六百餘里。本朝威德遠布，幅員廣大，邊徼荒服，皆隸版圖。我聖祖仁皇帝屢遣使臣，往窮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與黃河之形勢曲折，道里遠近，靡不悉載。較之元人所志，又加詳焉。今依地理今釋，參考輿圖及青海山川冊說，著其大略如此。按舊志序述河源，以阿勒坦河在鄂敦他臘之上，與今日考訂情形，頗相脗合。惟未著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及天池上之黃水，又未悉回部和闐、葉爾羌初發之源，伏於蒲昌海，重發於阿勒坦河，蓋其時回部未定，考驗靡因。今日西域青海編隸版章，大河真源，近在戶闔，皇上命使窮考，御製詩文，詳晰指示。漢張騫所云二水交流，發蔥嶺于闐，伏鹽澤而重發積石者，爲說是，而其文太略。元篤什所窮鄂敦他臘以下地位，近是而未悉黃河



眞源及西域之伏流。蓋大河源委。至今日而始備其實焉。今並存元史及舊志原文。而考定其說如此。庫庫楚舊作闊闊出。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鄂楞諾爾舊作阿刺腦兒。齊必勒舊作赤賓河。伊爾齊舊作亦里出。呼蘭舊作忽蘭。伊拉齊舊作也里赤。伊遜鄂羅木舊作也孫幹論。哈喇伯勒齊爾舊作哈喇別里赤兒。納琳哈喇舊作訥鄰哈喇。奇爾穆蘇舊作乞兒烏出。必齊勒舊作必赤里。和囉海圖舊作懷里火禿。瑪拉哈舊作郎麻哈。伊實巴薩沁舊作亦西八思今。彭贊舊作鵬楞。鄂勒博舊作阿力伯。達勒達舊作達達。察納舊作赤那。奈瑪勒占木遜舊作你麻纏母孫。今俱改正。大清一統志。

黃河入河州。有青海南境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四十里。有枯枯塞河自南來注之。又東五十里有火涿藍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有烏藍布拉克河。西北自青海南境來注之。烏藍布拉克河源在青海東南百里。有泉百餘泓。遠望亦如星宿海。會爲一河。東南流三十餘里。有二小水。自北合而來會。又東南七十里入黃河。又東北有也巧雀匣河自南來注之。水出保安堡東南境。西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又東北百里至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八十里。有姑楚河自南來注之。姑楚河出古爾板拖羅海山南麓。東南流折而北。又折西北而東北流。入黃河。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折東北流百餘里。又東南流。有小水西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過小積石山。經蘭州府西。有大夏河。卽古灘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東北。經積石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自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小積石卽古唐述山。自巴顏喀喇山發源至歸德堡邊。凡三大折。流二千三百餘里。自歸德堡東南又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黃河東北經積石山南。長寧驛北。又東北六十餘里。有小水自西北山來注之。又東北五十餘里。至蘭州西境。有大夏河會。三水西南自河州城來會。大夏河卽古灘水。又名白石河。源出西南邊外打城達巴罕山之南。東流二百五十里。南合小水一。又東五十餘里。南合小水一。又東北有二水自西北合流來注之。又北流有五普威河。自東南來會。折西北流四十里。有小水自西來會。又北流六十里。北受一小水。折而東北流。入邊界大夏堡北。又東稍北五十里。有一水西南自邊外來北注之。又東北至河州城南。有洪水河西自邊外東流入。經城南東注之。又折東北流。有廣通河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百二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東有洮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流二十餘里。有洮河南自臨洮府來會。曰洮口。洮河源出洮州衛西南邊外之西傾山東麓。東湧地十餘。匯爲一道。俗曰巴拉巴河。東南流折而東。其南北受小水十餘。至洮州衛西南入邊界。舊洮州南。有水西南自邊外來會。東流經衛南稍東。衛城左右二水合而南注之。又東經岷州衛西之野狐橋北。有西灣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經衛城北。有鼻藏河西南自邊外東北入邊。合諸水繞衛城。

東而北注之。又北流折而西北。又東北流至臨洮府南。有小水二。自西南合而來。一自東南來。俱會。又北經府城西。而北有東結河。南合鳥鼠分水嶺之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有三岔河。西南自邊外人邊合。而東北來會。始折西北流。經沙泥驛中堡南。又西北。有小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北流。折而東北。至蘭州西境。北入黃河。曰洮口。水道提綱。

### 又東有湟水來會。皇朝通志。

稍東有湟水。合大通河。西北自西寧府來會。湟水即洛都水。今番名波洛克河。源出西寧府西北邊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三泉。一名衣克烏拉古兒台。一名土爾根烏拉古兒台。一名查哈烏拉古兒台。南流二十里。匯爲一水。其東有布虎圖嶺二泉。亦南流。曰昆都侖河。會毛哈圖河水來會。又東南流至董郭兒廟南。有土爾根察漢河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折東流。入西寧邊鎮海營。曰西寧河。至府城西。有北川河自北來。有南川河自南經城西而北來。並注。水如十字。經城北而東。又東南。有沙塘水自北來注之。經碾伯。老鴉二堡南。折東北流。經冰溝驛南。又折東南流。至西大通堡之東南山中。與西北來之大通河會。又東南至蘭州西境。入黃河。大通河較湟水尤長。源出青海之西北境阿木你厄枯山南。有池水東南流。曰烏藍母倫河。東百五十里。有哈爾昏河自北來注之。又東北曲曲流。南受一水。又東北有滿楚客河自西北來會。東經甘州府南邊外番大山。東南流八百里。北受小水六。南受小水五。至西大通堡入邊。經堡西。又東南會湟水。又東南至苦水堡西南。南入黃河。即古浩鹽水也。水道提綱。

又東有莊浪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有莊浪河。北自苦水堡來注之。水北出鎮羌營西北。東流循邊城下。南流經岔口。武勝二堡東。稍折經莊浪營南。大通堡。洪城驛。野狐堡西。又南經苦水堡西。又東南入黃河。行三百餘里。水道

提綱。

又東循長城。經金縣境。有浩尾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百餘里。至州西北。有阿干河自南來注之。折東北流。經州城之北。長城之南。又稍東。循長城下。東北流百餘里。經金縣北境。有水自南來注之。卽浩尾河也。浩尾河亦名閃門河。有兩源。一出縣東南。龜山。北流合一水。一出西南新營諸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三十里。與東源水會。又東北三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北有會寧。安定二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流循長城而北。至靖遠衛南之虎豹口西北。有十字河自東合會寧。安定二縣水。及消河。西北流注之。十字河出消河堡西山。西流有牛稼河。及一水自東北來會。西流百餘里。至會寧縣西北境之乾溝驛。西有會寧南玉河。自東南大山西流。合響水。及諸水。經縣城西而北。又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有安定東西兩河。夾縣城而北合。北流二百六十餘里來會。其北有消河。源出海都原。東北大山。西南流百里。北合韓家莊水。又西南四十里。南合枯木山水。又西南六十里。經郭家驛北。又西南五十里來會。又西北八十餘里。於靖遠衛南。西入黃河。在烏藍關北。卽古祖厲水也。

出長城。又東南流入。折東北。有清水河自固原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自長城下經衛城西而北。二百餘里。至永安堡之西北關門。折而東北流。出循長城外。其西有大山相接。長城內爲蘆溝堡地。東北二百里。有長流水自西北來注之。黃河折而北而東。數里復東南流入長城。其南爲苦水堡。其北爲減井口。又折而東北流。經中衛城南。河自蘭州北循長城而東北。經城內外。地至此計七百里。又東稍北。二百餘里。至鳴沙堡。西折而北流。有清水河。南自固原州北流。合諸水來注之。清水河源出固原州南山張義堡之東。東北流。合兩澗。經開城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經城東而北。又有一水自東南來會。西北流。有州西海子河。北合西來之確河。須減都河。及小大黑河四水。自西南來會。又北經開城東。又北合東來一水。又西北合海喇都水。又東北合東來二水。俗曰甜水河。又折西北流。數百里有惠安堡河。合三水自東來會。又西北至鳴沙堡。入黃河。此水卽葫蘆河下流。南北行六百餘里。又北六十里。經廣武營東。折東北流。七十餘里。出山。自鳴沙堡以北。河東岸連山相接而不斷。西岸亦有山。至大壩堡南始出峽。水道提綱。

又經靈州北寧夏府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經靈州所北。有洛浦河自南流注之。又東北至寧夏府東南境之橫城堡西。當長城斷處。其東南卽清水營及興武營。花馬池邊內地。其西北卽寧夏府境。西北至賀蘭山。其東北卽河套鄂爾多斯諸部地。與寧夏以河東岸爲界。有托蘇圖河入邊。復出西北流注之。又東北三十餘里。

分爲二派。俱東北流百餘里復合。西當長城斷處。長城西北自賀蘭山鎮北口至河西岸。長六十餘里。此寧夏之北境也。賀蘭之西卽大沙磧。水道提綱。

西寧府黃河。在西寧碾伯二縣南。自塞外流入。與河州接界。又東入蘭州界。水經注。河水自積石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桑欽水經。河水又東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北。又東逕邯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灘水合。又逕左南城。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元和志。黃河在廓州化城縣南八十步。又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通志。黃河在西寧縣南一百六十里。碾伯縣東南三百七十里。蘭州府黃河。自西番流入。經歸德所北。又東經河州北。又東經蘭州北。至金縣北。轉北入鞏昌府靖遠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逕沙州北。又東過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又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又東逕石城南。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灘水合。又逕左南城。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南。湟水注之。謂之金城河。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又東南逕金城

縣故城北。有梁泉注之。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苑川水北入之。又北過武威媼園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二十八渡水注之。又有赤煜川水北流注之。又東北過安定祖厲縣。黃河過崑崙。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又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明統志。黃河自蘭州石峽。峽流入金縣。亂山二百餘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多。禹貢錐指。河自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亶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又東北逕金縣北。又東北逕靖遠衛北。通志。黃河在河州北八十里。蘭州城北五步。金縣北六十里。寧夏府黃河。自鞏昌府靖遠縣流入。徑中衛縣南。又東北逕靈州西北。又東北逕寧夏縣東南。又東北逕新渠。平羅。寶豐三縣東。入鄂爾多斯界。漢書地理志。陶卷縣。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水。經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又東北逕胸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又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北與枝津合。又東北逕渾懷鄯西。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元和志。鳴沙縣西枕黃河。又黃河自回樂縣流入靈武縣。明統志。黃河西南自靖虜衛來。分流入中衛城。正河在城南。東北注寧夏。又黃河在寧夏衛東南四十里。舊志。黃河自蘭會北流。兩崖皆崇崖峭壁。河狹而水勢湍駛。商市山木而下者。日行可二百里。以其流急也。經中衛西五十里。始落平壤。繞城南。又東

北入峽口。醜爲漢唐諸渠。經鎮東北。過新秦中。出龍門。由延綏南注。通志。黃河今在中衛縣南十里。靈州西北一里。府東南三十里。新渠縣東十五里。平羅縣東二十里。至寶豐縣東二十六里。皆引渠灌田。西河在平羅縣西一里。源出縣西北。流三百五十餘里。入黃河。久淤塞。本朝雍正五年重濬。受漢唐兩渠之餘水下流。合惠農渠以達於河。沿河建橋十六。以通行旅。乾隆五年復濬。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出邊。經河套鄂爾多斯部地。分流復合。皇朝通志。

又東北出邊。波羅營東北自中衛至此。河流又七百數十里。爲河套鄂爾多斯兩翼六旗地。自橫城堡以北。經右翼中旗西境。其西北連山相接不斷。外卽沙磧。俗曰阿蘭善山。黃河東北流。有大小託蘇圖河合注。博木池自東南來注之。又北經阿布山。色爾網喀喇山西麓。至白塔之東。東北稍曲折。北流歧爲二派。一東北流。經後旗西北境。一北流注騰格里鄂模。卽古窳渾之屠申澤也。騰格里池。東西甚長。其西北有水。名哈爾哈納河。南流入焉池。自西南迤而東北。周百餘里。又從池東北出。會北來之阿爾坦河。又東北爲庫庫鄂模。始折而東流。其東流之正派。亦自南來會。河自寧夏東北至此。始折。共六百餘里。其北卽陽山。西卽高闕。又北則大漠也。東折處。正當阿爾坦山之南。正派東北流六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爲二。一北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後旗北境。卽古朔方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漠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



至吳喇忒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兀爾哈朗圖南。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河北岸山最高大。曰瓮金朔龍山。曰巴爾喀山。曰噶札爾賀邵山。俗言陰山也。曰洪戈爾山。言陽山也。皆吳喇忒西北境。水道提綱。

鄂爾多斯黃河自陝西寧夏府寶豐縣界北流出邊。經旗西北折而東流。經旗北與吳喇忒分界。至古東勝州界折而南。經旗東與歸化城土默特分界。又南流入陝西府谷縣山西河曲縣界。鄂爾多斯東西北三面以河爲境。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自靈武以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元和志勝州榆林縣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又河濱縣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舟楫。榆林志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迴數千里。大清一統志。

折東南經烏喇特部境。又東南有黑河自歸化城境來會。南流入山西平魯縣邊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五十里折而東流。經左翼後旗北。吳喇忒旗南。古五原郡及三受降城地。今惟北岸有巴爾朱罕城址。在二兀圖嶺之東。陰山相接不斷。自此蜿蜒而東。至歸化城。直行五百里。南北受小水無數。河東南流。經左翼後旗西北境。有車根木河。烏爾巴齊河。大小土爾根河。陶兌崑兌河。布爾哈蘇台河。喀賴河。西都喇虎河。皆自南來注之。其北岸大者曰昆都命河。即喀喇木倫也。源出毛明安界。

內南經諸山。會額古德水及齊齊爾哈納水。與東北雞崗拖羅海山水合。南入黃河。餘皆小水。又南岸有虎蘇台河。東北流入河。至大土爾根河入河之處。轉東南流。東岸爲歸化城西南境。其西岸爲左翼後旗。古勝州地。大土爾根卽黑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注之。黑河卽古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源出殺虎口外。鑲藍察哈爾東北。七十里。海拉蘇台坡。名喀喇烏蘇。西北流。有納札海河。安達河。朱喇馬台河。皆自東北山來會。又西流。受北來之德布色黑河水。又西南流。合東來之哲爾德河。始名伊克土爾根河。折正西流。至歸化城南。有巴哈土爾根河。卽小黑河也。自東北山西南流。經城西南會札達海河來會。又西流。有西喇烏蘇河。呼圖克圖河。二水源。自殺虎口北山西北流。合而來會。又西流。有哈爾几河。黑勒庫河。多羅圖河。察蘇七河諸水。俱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黃河。自西來折向南流之處。匯爲黨山湖。又西入黃河。歸化城。卽古盛樂地。在殺虎口北二百里。黃河東岸二百六十里。黨山河卽古沙陵湖。黑河水卽金河。其北爲白道。過古東勝州境。稍折而東而南。至湖灘河朔渡口。卽古君子津。在歸化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又帽帶渡。在城西一百九十里。有烏藍木倫河。東南自邊內北流。西折而西南流注之。烏藍木倫。上源曰兔毛河。出平魯縣西南。北流至殺虎口。西出邊。折而西流。有察漢音圖河。弩衡格爾河。虎虎烏蘇河。俱自察哈爾西南流來會。循邊城而西。舊名神水河。在歸化城南一百八十里。南受一水。又西流。至烏藍巴爾哈孫城。西入黃河。卽古中陵。樹類二水也。遂南流百里。入山西平魯縣邊界。自此而南。其東岸爲山西州縣。其西岸爲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又南流。西岸入陝西界。至此爲出套河套地。西自寧夏北托蘇圖河入大河處。東至大河帽帶渡口。

共八百十里。南自榆林邊查喀喇山。北至母敦鄂博。共七百三十里。爲鄂爾多斯左右翼六旗地。地多池澤。有烏藍池。爲西喇木倫河北流所會。在黃河分支折向東處之南百餘里。古朔方郡地。有喀喇莽尼池。廣三十里。爲烏藍托來二水所匯。有只兒喀孫池。有乃馬代池。有者格蘇台池。當大河折向東南之處。有呼蘇台池。套中產鹽池。以喀喇莽尼爲大。卽古郡南金連鹽澤及青鹽澤。唐時名胡洛鹽池者。蒙古以鹽爲達布蘇。水道提綱。

吳喇忒黃河。在旗南五十里。其南岸卽鄂爾多斯界。自鄂爾多斯西北境東南流入。東流經旗南。又東流折而南。又東南流入歸化城土默特界。水經河水東逕高闕。南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又南逕馬陰山西。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又東逕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榆林志。黃河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折而南。外藩蒙古統部。黃河自陝西寧夏界北流出邊。經鄂爾多斯西行五百餘里。一支分爲二歧。東注。水經所謂南河也。其北河流至阿爾布坦山南。迤西溢爲大澤。土人名騰格里腦兒。卽古屠申澤。自此屈而東流。過古高闕。南行二百里許。稍東南流。又折西南與南河合。乃直向東行。經吳喇忒南。至大土爾根河入河處。轉東南流。過歸化城西界。北至河灘河朔渡口。遂南流。入山西偏頭關陝西府谷縣界。鄂爾多斯駐牧套中。西北東三面以河爲境。大清一統志。

自此而南出河套。東岸爲山西境。西岸爲陝西境。經河曲縣。西府谷縣東。皇朝通志。

當東岸邊城起處。入經老牛灣。西又西南經偏頭所。西有關河。自東北來注之。河出五眼井堡。西南流。南合二小水。經所南。又西注黃河。又南折而西五十里。北爲河套。其南東爲山西界。其西爲陝西界。循東岸古邊城下。折而南流。經西岸陝西邊城起處。府谷縣東北界之娘娘侯家口。自此山西陝西以河爲界。稍南東岸河曲縣北境。有白應泉水。自東來。經河會營南。而西注之。又南西岸有清水河。自西北邊外來。經黃甫營而東南注之。又南經東岸河曲縣城西。古邊城自關河口南二十里起。折而西。至樓子營。河堡營。折而南。至縣北十里而止。大河正西經其下。有六澗河。自東來注之。河有六水。最遠者出寧武所西之黑莊屯。西流百里。有八角堡水。自北來。林溪山水。自東南來會。又西流六十餘里。有小水自南來。永興堡水。自東北來。又西二十里。有水北自星古驛來會。又西南流。經河曲縣城南。又西入黃河。西岸卽五虎山也。東岸稍西南經平橋西。又西南有尖山水。自東來注之。西岸經府谷縣城東南。有府谷河。西北自邊外東南流。合數小水。經城西。而東南注之。水出河套左前旗南。東南流。入二十三墩口。折而東流。經鎮羌堡南。又東有一河。北自邊外南流入西川口。東南注之。又東經孤山堡南。又東七十里。有木瓜園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城西。又東南入黃河。水道提綱。

寧武府黃河。在偏關縣西二十里。自塞外南流入。又南流入保德州河曲縣界。河之西岸。卽蒙古地。大清一統志。

又經保德州西。岢嵐州西。皇朝通志。

東岸卽保德州城也。經城西北。又西南。有水自東來注之。水出州東北強梁山。西南流。有蒟蘆山水。自東南來會。西流經叢林溝寨南。又會龍潭水於北山。又西南八十餘里。經州南花園堡。北入黃河。又西南。有號風溝。自東注之。又南至裴家川口。有嵐漪河。東北自岢嵐州來。西南注之。漪河源出州東南鹿經嶺之東山。北流。有黃道川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流。有走馬嶺水自南來會。又西北。有三角城水自東來會。又北。有馬跑泉水自東來會。西流經州城南。又西。有沙河。自東北來。合東來之岢嵐山水。經州城北。而西來會。又西北流。有西豹谷水自東北來會。又西。經青石山北。曰嵐漪水。又西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保德州黃河。在州城西一里。自寧武府偏關縣南流。經河曲縣西北六里。又南流入州界。又南入太原府興縣界。對岸爲陝西葭州府府谷縣界。邊防考。大河流入老牛灣。過河曲縣西南。經保德州中間有娘娘灘。太子灘。俱在河曲縣北九十里。皆套中渡河處。最爲險要。大清一統志。

又經神木縣東。興縣西。有蔚汾水自嵐縣經興縣來會。皇朝通志。

西岸卽神木縣東南界宅門塢山也。東岸卽興縣西之黑谷口。又南。蔚汾水東北自興縣合諸水來注之。蔚汾水出嵐縣西北之黃尖山。西南流。會東南來一水之經界河鎮北者。西流五十餘里。折西南流。有黃羊山水。自東南經蛇頭鎮南來會。又西流。經興縣城南。又西南流。有石樓山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有南川河自東南來會。又西南入黃河。其西岸葭州北境也。迤西南爲紅石灘。當中流西

岸有禿尾河。西北自神木邊外來合。屈野河東南流注之。屈野河源出河套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曰臺石城。東南流與東來之哈楚爾阿布哈河會。南流二百餘里。入邊城大川口。有小水東北來會。折南流。經神木縣城西。又南折東南流五十里。又南流百里。有禿尾河。西北自鎮川台口流入邊城。經柏林堡北。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東流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入黃河。乃折而南。有大會川自西來注之。水西出黑龍潭。水道提綱。

太原府黃河。在興縣西五十里。自保德州南流入。又南入汾州府臨縣界。西岸爲陝西界。元和志。黃河在合河縣西二里。榆林府黃河。自塞外流入。經府谷縣東。又西南經神木縣東南界。又南經葭州東。又南經吳堡縣東。又南入綏德州界。水經注。河水自君子津南。樹頽水注之。又南。太羅水注之。又左得蒲水口。又左合善無水。又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圖水注之。又東。端水入焉。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又南。湯水注之。又南。過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元和志。麟州東至嵐州界。黃河一百二十里。元一統志。府谷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五里。神木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一百里。葭州東至太原路界。黃河五里。吳堡縣東至石州界。黃河一里。南至孟門縣界。黃河五里。又曰。黃河自西豐州馮家會村入府谷縣境。流一百五十里。至神木縣碾谷村。又西南流十里。至葭州長壽村。又南。逕吳堡縣東。下流至豐化村出境。通志。河水自故勝州東北折而南流。入塞垣爲府谷縣東境。經太子灘。唐君匯。合黃甫清水二川。又西南爲天橋峽。兩岸懸崖攢合。河流甚狹。隆冬積冰成橋。亦謂之冰橋峽。又西南經府谷縣東南百步。東岸爲山西河曲縣保德州。孤山川東南流入之。又西南至盤塘渡。入神木界。又

西南經縣東南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興縣。屈野河入焉。又西南至棗峪溝。入葭州界。又西南。禿尾河入焉。又稍折而南行。經州東一里。東岸爲山西臨縣。至臥龍灣。葭蘆川入焉。又南合神泉烏龍諸水。至螞蚶谷。入吳堡縣界。又南經縣東一里。東岸爲山西永寧州。又稍折而西。至康家峪。入綏德州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葭州東臨縣西。過孟門鎮。又經永寧州西。吳堡縣東。有白泉河。卽古離石水。自永寧州合寧鄉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經葭州城東南。有沙河自州西北來。至城南東注之。水出邊內雙山堡。東南流。南北各會一水。又東南百餘里。抱城南。東注黃河。又南東岸臨縣西境。有紫金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山麓。西南流。經兔兒坂南。又西南入黃河。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叢羅谷西。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孟門鎮西北。有河東北自臨縣城。合諸水西南流注之。當永寧州西北境。西岸吳堡縣北境也。臨縣水東出連枝山。三源西北流而合。又西北經黃龍山北。有赤紅山二水。自東北合來會。又西流。有合查山水。自東北經白文鎮西南流來會。又有窰頭河。自西北山來並會。折西南流。有太平河自西北。萬安河自西來。並會。折南流。經縣城東。折西南流。有二水自東來。經黃龍山南合。而西流來會。又南流。西南流。有喜港河。清堂河自西北來。前後並會。又西南流。有鍾底河。東自濡水頭西北流。合一水。至三交鎮南來會。又西南經沙源鎮南。又西南至孟門鎮北。西入黃河。又南稍東。經吳堡縣城東。東岸爲後河底。又南經楊家村東。綏德州東南境。東岸爲柳村鎮。東岸永寧州。白泉河自東北來。合

寧鄉縣諸水西注之。當上平關北。白泉河卽北川河。卽古離石水。源出州北赤堅嶺。一名離石山。西南流。經赤堅堡西方山鎮東。又西南至河莊北。有龍山泉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經石板山北。大武鎮南。有馬跑泉水。東自鳳凰山來會。又西南至州西北。有東川河自東南來會。東川河東出穀積山之石窟村。南流有鐵礮山水自東來會。西南流至吳城西。有一水自三交鎮東南來。至吳城南來會。折西北流。又西經州城北而西會北川河。既合。南流有清水河。南自寧鄉縣合焦山車泉諸水北流。折而西北來會。又西至青龍驛西。有青龍泉水自北來會。又西至上平關北。西入黃河。水道提綱。

汾州府黃河自太原府興縣南流。入臨縣西。又南流。歷永寧州及寧鄉石樓二縣。入隰州永和縣界。水經注。黃河南逕離石縣。西合奢延水。又南合陵水。又南至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又南合契水。又南合大蛇水。又南右合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又南經高奴縣東。元和志。黃河在臨泉縣北二十里。定胡縣西二百步。平夷縣西一百四十五里。石樓縣東九十九里。寰宇記。在石樓縣西一百十里。北從石州界下合吐京谷。至上平關南流。舊志。黃河在臨縣西八十里。縣西北二十餘里爲曲峪村渡。又南三十里有郭家塔渡。又南四十里有堡子峪渡。路皆通陝西葭州。又南二十里有索達安渡。路通陝西吳堡縣。南流至永寧州西一百二十里。有官菜園渡。路亦通吳堡縣。又南流至寧鄉縣。有三交口渡。路出陝西綏德州。又南流至石樓縣西九十里。與陝西清澗縣分界。大清一統志。

折西南。經清澗縣東。有榆林水。合米脂縣綏德州諸水及奢延州來會。皇朝通志。



折西南流。經河西驛華神堡西。又西南。榆林水自西北入邊。南合米脂。綏德。奢延諸水。東南流注之。榆林無定河。有二源。西源曰額圖渾河。古奢延水也。出河套右翼前旗賀通圖山。東南流。有一水自西來。一水西南自蘇海阿魯山來。俱會。東入懷遠堡邊城。爲恍惚都河。又折東北。至波羅營。與北來海留圖河會。海留圖卽東源。古黑水也。亦名吃那河。出前旗虎喇虎之地。東南流。與西北來之納林河。出托里泉。及西喇烏蘇河。出磨虎喇虎平地者會。東南入榆林邊。於波羅營北而西源來會。又受北來之他拉布拉克水。東流。曰清河口。又東南經榆林南境。有榆溪西河。北自衛城西。東南流來會。榆溪西河。源曰清活河。源出右翼前旗南平地。南流曰西伯爾河。合克綢及阿爾塞二水。東南入雄石峽口邊城。經衛城西南。曰三岔河。又東南至歸德堡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入無定河。無定河又東南經漁河。鎮川二堡南。又東南經米脂縣城西南。又東南圖水自東北來會。折而南流。至綏德州東北。有大理河。西北自山中合數水。東南流。經州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經州東南。有懷寧河。西自田莊堡東流。南合九里山水。東注之。又東南奢延川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山麓。入黃河。水道

提綱。

綏德州黃河。自葭州吳堡縣流入。逕州東。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入延安府延川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合湯水。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又南陵水注之。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寰宇記。綏州延福縣。有黃河自撫寧縣流入。又綏州東至石州界。黃河一百三十里。河上有孟門關。州東南至隰州石樓縣西北。黃河爲界。一百五十里。通志。河水自吳堡縣康寧塔入。綏

德州界。又南逕州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寧鄉縣。又南至界首渡。入清澗縣界。逕白草原。無定河入焉。又南逕縣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石樓縣。又南爲老牛灘。至張家山。入延川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石樓縣西。延川縣東。又經永和縣西。延長縣東。有延水。自延安府來會。皇朝通志。

卽清澗縣東北境也。東岸石樓縣。有屈產水。西北流注之。屈產水卽土軍川。源出縣東南石樓山。西北流經城東北。又西北一小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經永寧關北。又西有土門鎮水。自東北團圍山來會。又西北折而西流。入黃河。又南流經西岸清澗縣東南境。老鴉關。東折稍西南。經延川縣東境。延水關東。又正南流。爲老牛灘。當河中。又南有青澗河。合吐延川。自西北來注之。東岸卽永和縣西境之烈鳳山。烏龍山也。青澗河出安定縣西北山。東南流百里有馬兒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經縣城北而東。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百里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折而南。經清澗縣城西南。又東南流九十餘里。有青川。西北自安定東南流來會。經延川縣城東北。又東南有站川。西自縣西山來東注之。又東南流。入黃河。又南經延長縣東北境。清水關東。河中有洲曰澗灘。其東岸有永和仙芝河。自東北來注之。仙芝河亦曰榆林河。源北出石樓縣南之翠金山。西南流經坑坨堡西。有一水自北來會。折南流。經馬脊山東。又南至永和縣城北。有索坨川。自東北來會。南經城西北。又西南北會。烈鳳山水。曰仙芝河。又西南入黃河。又南西岸。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延長縣東稍南。其水西北出獨戰山者。又南有延水。西北自延安府合諸水來東南注之。延水北出保安縣北境山。南流。東南百餘

里有洧水自西來會。又東南經蕭館驛南。又西會一小水。東南流百里。經安塞縣城西南。有一水。西自摩雲嶺來會。又東南經延安府城北。又東流。有清化水。北自鴉鵲山來南注之。又東名濯筋河。有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延長縣西南。又東南至山麓。有小水。西自雲巖山來會。又東南入黃河。水道提綱。

隰州黃河。自汾州府石樓縣南流。入永和縣西七十里。河西岸屬陝西延安府延川縣。又南流至大寧縣西七十五里。河西岸屬延安府宜川縣。又南流入吉州界。水經注。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合石羊水。又南合域谷水。又南合溪口水。又南合蒲川。元和志。黃河東去大寧縣六十里。東去永和縣六十里。州志。黃河自石樓縣界六十里流至永和關。又六十里至大寧縣界。又三十里至馬鬪關。又南三十里達孟門壺口。接吉州界。大清一統志。

此  
页  
空  
白

#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

## 河水原委二

又南經大寧縣西，有昕川，合隰州、蒲縣、大寧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東岸大寧縣西之馬鬪關，南有昕川，自東合隰州、蒲縣諸水來西注之。昕川三源，北源曰隰州北之羅兒溝，出結北山，南流東合一水，南經水頭鎮東，又南有蓬門河及小水，俱自西來會。折東南流，有燕家河及小水，俱自東北來會。南流經州城西，曰柴川河，及西南至仵城北，有東源水來會。東源曰義泉河，出姑射山，東南之羅雲山，西北流，有聖水山泉，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至義泉鎮東南，有安真村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有蒲州河，東南自蒲子山來注之。又西，與北源水會於仵城北。又西南經大寧縣城南，南源自東南來會。南源水曰第一河，源出蒲縣東北之七佛山，西南流九十里，經縣城南，有南川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至張村堡北，有縣底河，南自翠屏山來會。又西北經翠微山麓，有義亭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至大寧縣南，西會北東二源水，曰昕川。自城南又西流，稍南八十餘里，至馬鬪關之南，入黃河。又南西岸山麓，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延長縣南境紫雲山南麓者，水道提綱。

又南經宜川縣東、吉州西，其南爲壺口山。又南有汾州水，合銀川、丹陽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宜川縣東境、東岸吉州西境之孟門山。山在宜川東北臨河，其東岸卽吉州之西北，山不斷。

南爲壺口山。河中有灘。山在吉州西北。其西岸山。卽宜川孟門山。南壽峯也。又南經西岸老吉堡東。又南有汾川水。自西北來。合銀川。丹陽諸水東注之。汾川水北出宜川縣西北。進士山及北山。南流合而東南。經縣東南。銀川水自縣西南。山東北流。合一水。東經縣城南。而東來會。又東南流。有孟門。西山水自北來會。又東南。丹陽水自西南來。東北流。經郭家村南。又東北。合南來一水。又東。會諸水於桃渠村之北。入黃河。水口東岸。卽師家灘。又南東岸。有清水河。自東北來注之。清水河源出吉州東境。高天山。西南流。北合一小水。折南流。有小水自東南來會。折西流。經州城南。又西。其北合一小水。又西南流。至師家灘南。入黃河。其西岸。卽盤古山。北池山也。水道提綱。

延安府黃河。自綏德州清澗縣流。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宜川縣東。入同州府韓城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土軍縣。又南合契水。大蛇水。又南右納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石羊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合域谷水。谿口水。又右會區水。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又南合黑水。又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東入於河。又南合蒲水。又南。丹水注之。又南黑水注之。又南至礪谷旁。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延水縣東八里。又在門山縣東三十五里。又丹州汾川縣黃河。在縣東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一千丈。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鼉鼉魚鼉所不能游。寰宇記。黃河在汾川縣東北四十五里。從門山縣界來。經縣界七十里。又南流入鄜城縣。又丹州東至慈州界。黃河岸八十里。自河岸東至慈州六十五里。通志。黃河自清澗縣。又南逕延川縣東七十里。東岸爲山西永

和縣。又南逕延水關。秀延水注之。又南逕清水關。入宜川縣界。濯筋河注之。又南歷石溪。逕孟門山。汾川水注之。又南逕宜川。東百里。東岸爲山西大寧縣。及吉州鄉寧縣。丹陽水注之。又南合白小川。河清川。入韓城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鄉寧縣。西韓城縣。東其東岸爲河津縣之龍門山。西南流。有汾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東岸鄉寧縣。西南境。有羅洛水。自東北來注之。羅洛水出鄉寧縣東北山。西南流。合東來二水。又西南經縣城東南。又西經林山。北盤古川南。西南至船篙鎮。北西入黃河。又東南西岸。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北池山。西麓。南流經中池山之西麓。折東南至東池山。南入黃河。東岸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鄉寧西南船篙鎮東山。西南流。經青石峽西。又南入黃河。南爲西岸。韓城縣東北境。東岸河津縣。西北境之龍門山。兩山對峙。河貫其中。南流。其下曰禹門渡。稍折西南流。至東岸。蒭蘆灘。西南有汾水。東北自河津縣城南西南流注之。曰汾口。汾水源出靜樂縣北管涔山。南流經寧化所西。又東南流。其左源二澗。出管涔之東山者。合而西南流來會。南流經縣東北。折而西南流。經城西北。又西南。有碾河。自東北來。合兩小水。折西北流。來注之。又西南。有羊兒河。自西北合二澗來注之。又南稍西。有社干河。自西北來注之。折南流。經石峽山西。有嵐河。西北自嵐縣合一水。東流注之。折東南流。有石樓山水。自西來。合天成泉水。東流注之。又東南至天門關西。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向陽店南。有直谷水。合石橋河。自東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二。各自東北來注之。南經太原府治陽曲縣西稍南。有韓村水。自西合二澗來。東注之。折西南流。經太原縣城東。又南。有晉

水自西來會。又南有榆次北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經清源縣東南。徐溝縣北。有洞渦水。東北來合諸水來會。又西南經交城縣南。有祁縣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有文水。自西北來注之。又西過文水縣南。又西經平遙縣西北境。汾州府治汾陽縣東境。有馬跑泉水。西北自白虎山來注之。又東南流。折而西。經孝義縣東。有義河。西自狐歧山東流。經縣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稍西。經介休縣北。有中都水。東北自平遙合諸水來注之。稍西有孝河。西自孝義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冷泉關西。有景家溝。自西北來注之。又南至靈石縣西南。有澗河。西北自烏雞山來注之。又西南有狐歧山南水。自西北南合康城鎮水。東南流注之。又西南有韓侯嶺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汾西縣界。折而東南流。經霍州城西稍南。有水東自礪台山。西經城南來注之。其西卽汾西之轟澗。自縣城來東南注之。又南東受一小水。又南有羅雲山水。自西北來會。稍南有彘水。東北自霍山西南麓西流注之。又南經趙城縣城西南。有霍水。東北自霍山南麓。西經洪洞縣城北而西注之。又南經洪洞西南。有澗河。東自岳陽北之滲水。西南經洪洞城南而西注之。又西南經平陽府治臨汾縣西北。有滴水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汾水於平陽西北。分爲二派。一南流稍西。經襄陵縣城東。一西南流。支渠如織。經城北及城西。曲而東南復合。經趙城鎮西稍南。又分爲二。南流十餘里復合。又西南經太平縣東南。曲沃之北。曰高縣鎮。有小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絳州城南。有澮河。東自翼城曲沃來注之。又西有馬首山。清濁水自北來注之。又西經稷山縣城南。又西經河津縣城南。又西南流至葫蘆灘南。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西岸卽韓城東之周原堡也。又西南經縣南境。有盤



水河自北來注之。河水出韓城西北硃砂嶺。南流有柳溝水。自西北麻線嶺東南流。經柳溝城西而東南來會。又有白馬潭水。自西南麻林山東流。折而東北來會。又東南有西池山水。及南池野狐川。俱自北來會。又東南經縣西而南至芝川鎮。入黃河。又有一小水自西來。亦於鎮南入黃河。對岸卽榮河縣城也。汾水古於縣城北入河。明時北徙於河津西南境。而故道遂涸。水道提綱。

絳州黃河在河津縣西十五里。自吉州鄉寧縣南流入縣。西河之西岸爲陝西韓城縣。又南入蒲州府永濟縣。折而東。歷解州芮城縣。水經。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元和志。黃河一去龍門縣二十五里。卽龍門口也。大清一統志。

又經郃陽縣東。臨晉縣西。又經朝邑縣東。蒲州永濟縣西。有涑水。自絳縣聞喜縣合安邑。解州猗氏。臨晉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西南經西岸郃陽縣東境。有小水二。西北自梁山東南流注之。一出梁山南麓。東南流四十里入河。一出其西麓。東南流八十餘里入河。此水河口之南有山。東臨大河。對岸卽臨晉縣西境也。又南西岸有洽水。西北自郃陽城西來南注之。洽水亦曰金河。出縣西北壺梯山。東南流隨山東麓。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數十里。入黃河。又西南經朝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州城也。又西南有涑水。自東北來注之。涑水卽絳水也。源出絳縣北山。西南流經城北。又西北會一水。至上東鎮北。有溫水自東南來會。又西至下東鎮。又北合一水。又西南流經聞喜縣城南。有沙淖水自南來會。又西有野狐泉。合諸水自城西來南注之。又西南流。經安邑縣解州北。猗氏臨晉南。曰涑水河。有夏縣水。東南合諸

水西南流經安邑鹽池解州之北至虞鄉鎮北與涑水會爲五姓湖又西南經蒲州南境西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南經朝邑縣南有洛河來會 皇朝通志

又南西岸有洛河西北自同州府至朝邑南來注之洛水卽古漆沮源出慶陽府治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之白於山兩源一西南流一東南流合而東南經金塘東分爲二派有一水自東北來會二派復合折而東流又東南經保安縣西南境曰洛河有黑水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有周水河北自縣城西南流注之又東南經安塞縣西南境有摩雲嶺南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至甘泉縣西北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城西南又東南有清水泉自東來注之又南經雕陰山東又南經鄜州城東有採銅川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折而西南流經洛川縣西境有街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流至中部縣東北有華池河自西北合清水河來會又東南有葫蘆河東北自洛川來注之稍南有沮水自西來會又南經宜君縣東北境至武莊鎮西折東南流經白水縣東澄城縣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甘泉自東北來注之又有白水西北自大神山來注之又南有大浴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稍西經蒲城縣東境同州府之西北境有一水西北自蒲城來注之折而東南流經府城南又東南至朝邑南太白池北於趙渡鎮南東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經華陰縣東有渭水來會 皇朝通志

又南至華陰縣東北有渭水合涇水諸河自西南來東注之曰渭口在西嶽太華山之北五十餘里

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南北兩源。北源發北葦分水嶺。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稍南。南源水自城西南東北流會焉。又東稍南。有五竹山水。曰清水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南經鞏昌府治隴西縣城北。又東。有赤亭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寧遠縣西北出桃花峽。兩岸皆山。又南有漳河。西南自漳縣來注之。又東南有山丹河。自南來注之。折而東。經縣城北。又東流。稍折而東北。有桃花山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北折而東。有瓜牛山水。曰南峪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伏羌縣城北。有華川水。北自通渭縣來注之。又東北流。折而東南。經秦安縣西南境。秦州北境。有羅玉河。北自靜寧州莊浪縣合諸水南流注之。又東南經秦州東境。有秦州河。合諸水自西來注之。又折東流。有牛頭河。自東北來注之。經清水縣南境。又東。有丁華嶺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折而南。有黃交峪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流。經隴州南境。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稍南。有長蛟川。自北來注之。又東。經龍盤山麓。至寶雞縣西。有塔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縣城南。有金陵河。西北自吳山來注之。其南即大散關路也。又東。經鳳翔府南境。有汧陽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有伐魚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岐山縣南境。有石頭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扶風縣西南境。有清水。自南來注之。又東。過郿縣城北。又東。有洪河。南自太白山來。經槐芽鎮西北注之。又東。有清湫河。南自秦嶺北流。經橫渠鎮西北注之。又東。經武功。經南境。青花鎮東。有漳渠。自南來注之。又東。經盤屋縣城北而東。有黑水。自西南來注之。其北即武功。西受鳳翔岐山扶風諸水。北受麟遊永壽乾州諸水口也。稍東。有赤水。南自終南山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興平縣南境。有一水。自南來注之。有二

水自西北來。於馬村鎮東。西分注之。又東經鄆縣北境。咸陽縣城東南。又東北有豐水。自西來合諸水。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西安府治長安縣北境。咸寧縣北境。高陵縣南境。涇水自西北來會。曰涇口。稍東有灑澗二水。自南來。合北流注之。又東經臨潼縣北境。折東北流。有淳化。清峪二河。自西北來。合漆沮二水。南流注之。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稍北。經渭南縣城北。有水自南來。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有一水。南自龍耳山崇寧鎮來注之。又東經華州西北。有符嶠水。南自少華山來注之。又東北經同州府南境。又東北經華陰縣北。有水南自太華山北流。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北至蒼頭村南。入黃河。卽古渭汭地。曰渭口。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筭頭山。兩源並發。東南流至瓦亭南。折而東。有小水四。俱自西南。美高山來注之。又東至固安鎮北。折東南流。至府城西北。有橫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府城北。又東南。有二水俱西北自北山來會。經華亭縣東北境。崇信縣北境。有潘雲澗。合二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涇州城西北。有汭水合諸水。西自華亭崇信來。北注之。又東流稍北。有鎮原縣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南流。至長武縣東北。有盤口河。西自崇信涇州之南境來注之。稍南有馬連河。北自慶陽府合環縣。合水寧州。真寧諸川來會。水勢始盛。又南經長武東南。至停口堡東。有黑水河。西南自靈臺縣來會。又東南經邠州北。又東南。有溫涼河。東北自三水縣合汧水來會。其西岸有大谷鎮。水自西南來會。涇水自此曰九曲。經永壽縣東北境。淳化縣西境。有姜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醴泉縣東北境。依九夢山東麓。至南屯鎮之北。有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經涇陽縣南。又東南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與渭水會。曰涇口。水道提綱。

蒲州府黃河。自絳州河津縣流入滎河縣西。南流經臨晉縣西。又南經永濟縣西。折而東。入解州芮城界。謂之河曲。春秋文公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杜預注。在河東蒲坂縣南。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從之。既而河徙。渠不利。久之廢。水經注。河水自汾陰迨郃陽城東。又南。瀆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東。逕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寶鼎縣北十一里。趙簡子。沈佞臣欒黶之所也。又經臨晉縣西四十里。又自縣界流入河東縣。又經永樂縣南二里。滎河縣志。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去縣僅七十步。蒲州志。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歷八年。河決嚙城。磬石障之。漸徙而西。去城十里。本朝康熙三十四年。復徙而東。今去城五里。按黃河由河津入滎河縣。河在縣西七十步。行縣境六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韓城。自滎河入臨晉縣。河在縣西三十里。行縣境四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郃陽。自臨晉入永濟縣境。五十里。至府西郭外。其西岸爲陝之朝邑。自府西行縣境六十里。轉而東行。其南岸少西爲潼關。自潼關又東行縣境六十里。其南岸少東爲河南閿鄉。凡河帶府境西北。繞府西南。過縣三行地二百七十里。東達於芮城。同州府黃河。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逕韓城縣東十五里。與山西河津滎河二縣分界。又南逕郃陽縣東四十里。與山西臨晉縣分界。又南逕朝邑縣東七里。與山西蒲州分界。又南入華陰縣界。水經注。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右合暢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又南。嶠谷水注之。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又南右合陶渠水。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

卽於此也。又南徐水注之。又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漢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韓城縣志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今名錯開河。同州志黃河舊自郃陽入朝邑東境。南至大慶關。東濱蒲州城。故曰蒲津。禹貢所謂西河也。南至金龍渡。爲河與洛渭交匯之處。世稱三河口。去朝邑縣東南三十里。自明成化中洛水入河。河之害十倍於前。隆慶二年。浸縣東門。萬曆七年。越大慶關。浸淫四出。至十二年。三河口亦在洪流中矣。大清一統志。

折東流至潼關。南岸入河南閿鄉縣境。又東經芮城縣南。又經靈寶縣北。有宏農河來會。皇朝通志。

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南岸自華陰東至潼關。入河南閿鄉縣界。北岸卽山西蒲州南境中條山麓也。中條卽雷首山。蒲州當大河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自此以東。山西爲北岸。河南爲南岸。以河爲界。東流經潼關北一里。入河南閿鄉縣西界。有小水三。皆自南來注之。曰玉溪河。出關東南。秦山曰十二河。又在其東。曰盤豆河。二水合流。又在其東。皆北流入黃河。稍東。其北岸有小水二合而南注之。曰媯水。北出歷山。南流。會自東來之泃水。於永樂營西入河。又東南岸有小水二合而北注之。曰湖水。東北流。合自東南來之小河水。北流經閿鄉城西境。北入河。小河南出秦山。河稍東北流。經北岸芮城縣南二十餘里。南岸閿鄉縣城北七里。又東北有稠桑河。自南來注之。又東經靈寶縣西。有宏農河自西南來。合斷密河北流。經城西北注之。宏農河西出陝西華陰縣。東流經閿鄉南境。秦山之南。折東北流。二百里至石子口。有斷密河。東南自乾山西麓來會。又北流於城西入河。其北

岸，卽芮城縣東南之陌底河也。又東經縣城北十里，有好陽河自南來，經城東北注之。河出南境峴山。水道提綱。

又經陝州北平陸縣南，又東過底柱山，經澠池縣北，垣曲縣南，有清水出絳縣，沈水出王屋山，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陝州西，有乾頭河自南來，青龍河自東南來注之，有兩水口，乾頭河卽古棗水，一曰永定澗，出乾山，北流經峴山東，又北流入河，青龍河出州東南明山，北流折而西，又折西北流，經城西北入河。東經州城北，北岸平陸縣城南，陝州與平陸二城，隔河相望，有水自北合二澗，南經城東來注之。二水出北山，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合而東南，經縣城東南入河，又東爲大陽關之茅津口，在茅津鎮東南，又東出三門，過底柱山，山在河中流北岸，平陸南岸，陝州山有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惟人門修廣，稍可行舟，鬼門最險。又東北經澠池縣北境，白石山北，北岸爲垣曲縣城，有清水及沈水，俱自北來夾城西，東而南注之。清水亦曰亳清河，出絳縣南山，南流合西北來二水，經王第鎮西，又南經縣城西南入河，流水東北出王屋山之西麓，西南流，有歷山水，西合諸馮山水，自西北來會，西南流，經縣城東南入河。水道提綱。

解州黃河，自蒲州東流入芮城縣南，又東流逕平陸縣南，又東流入絳州垣曲縣界，水經注：河水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底柱間，元和志：黃河在芮城縣南二十里，又在平陸縣南二十步。金史地理志：平陸芮城有黃河。陝州黃河，自陝西華陰縣界潼關折而東流，逕閿鄉縣北。

又東逕靈寶縣北。又東逕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禹貢導河。東至於底柱。水經。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又東逕闕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又東過河北縣南。永樂澗水注之。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又會槃澗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於此有涇津之名。又右合曹水。又東合蓄水。又東合七里澗。又東合譙水。又東過陝縣北。合橐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右則嶠水注之。又東千嶠之水注焉。又東至五戶灘。注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架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闕。尚梗湍流。激石縈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禹貢錐指砥柱之險。不減於龍門。漢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鑄廣之。而爲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自陝至京。乃運於河。開元二十三年。從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山顛爲輓路。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宋乾德初。詔重鑿砥柱三門。慶歷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按裴耀卿舊跡。以通漕運。不果行。大抵三門之險。不專在砥柱。其下兼有闕流爲之阻。蓋自砥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並注於河。上激六峯。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但欲鑄廣三門。不惟無益。害且滋甚。則以鑄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闕流故也。絳州黃河。又東流入垣曲縣南五里。河之東岸爲河南澠池縣。又東入河南懷慶府濟



源縣界。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寰宇記：黃河在垣曲縣南門五步。從平陸縣東雍州谷口，經王屋山至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岸亦入河南界。經新安縣北，濟源縣南，又經孟津縣北，孟縣南，又經鞏縣北，有濟水自北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數十里北岸，亦入河南界。自此而東，全經河南省地。南岸爲河南府地，北岸爲懷慶府地。東經新安縣北，北岸爲濟源縣西南境山，河南府治洛陽縣北，河岸山自澗池西連陝州諸山，東至府西北爲穀城山，爲北邙山，至東北境，而北岸濟源諸山，北自太行，西自王屋，連岡臨河百餘里。又東南流經孟津縣北，北岸卽孟縣西境也。孟津縣西有硤石津、委粟津、高渚、馬渚、陶渚，皆渡河處。陶渚在縣北五里，卽古孟津，亦曰富平津也。至孟縣城南，折而東北，經南岸鞏縣西北，北岸有溴河，自縣西北東南流注之。溴河源曰永利河，出濟源縣西北山，三源東南流，合經縣城而東，有一水自西北來，卽濟水南一渠也。又東南流至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又東北有濟水，西北自濟源縣東支分經栢香鎮東南流注之。濟瀆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栢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南岸爲鞏縣西北境連山，水道提綱。今按永利乃沁水支渠，下分二支入溴，非溴源也。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源志：其源有三：一出姑嫂山，南一出五指山，一出秦嶺山。又按濟水南一渠，據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水分支入瀧，瀧水入溴是也。

又經溫縣南，鞏縣北，又經汜水縣北，有洛水來會。又東北有豬龍河來會。又東南有沁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溫縣城南。其南岸鞏縣北。有舊洛口。又東至汜水縣西北界。有洛水合伊澗灋諸水。西南自河南府東經孟津偃師鞏縣之南。而東北流注之。洛水卽豫州川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西冢領山。有三源合。東南流經縣北。又東南南北各受小水一。至靈峪口之南。東入河南界百數十里。經盧氏縣城南。又曲曲東北經熊耳山北。二百七十里至永寧縣城南。又東北經宜陽縣城北。又東北出重山。至河南府城洛陽縣西南境。有澗水合穀水西北自澗池新安來會。又東經府城南而東。有灋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孟津縣南境。至偃師縣城南。有伊水自西南來會。洛水既會伊水。又東北流經鞏縣西北而東北。至汜水縣之西北入河。又東經汜水縣北。有汜水自西南來注之。汜水出縣西南境大戲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至滿家溝。入黃河。其東曰邙山。其西卽古虎牢關。南岸之山至汜口東而盡。北岸溫縣東之司馬臺也。又東北流經武陟縣南境。有豬龍河。卽濟水支津。西北自濟源東經河內之南。溫縣之北。而東南流注之。濟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交界之王屋山。頂曰天壇。有太乙池。渟泓不流。卽濟源。禹貢所謂沅水也。東數十里出地。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栢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一東流經鎮北。又東曰豬龍河。經府城南境。又東經溫縣北境。又東南至武陟縣南之澗溝村入河。又東南流。有沁水西北自澤州至懷慶府。合大丹河。東南經武陟北而東南注之。南岸卽滎陽縣北境及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今按提綱注。言濟水經栢香鎮南。一經鎮北。辨見後。

按濟水自縣東南流至栢香鎮。分爲二。一於鎮之東北流至河內縣。穿郡城。經龍澗村。入沁河。一於

鎮之西南流經豬龍河。自小營村入黃河。大清一統志。

按溴水今與沈河並流至溫縣南入河。然數年前則尚與沈水俱在沈河鎮南之賈營南入河。又縣署有乾隆三年東中潭地圖。則溴河在縣城東南數里入河。與沈河鎮中間尚隔十許里。地勢變遷。祇隨河勢。難以成蹟論也。河水流入溫縣界二十里。溴水與沈水並流至此。次第入焉。蓋又南當鞏縣之鮪渚矣。孟縣志。今按懷慶府志成於乾隆五十四年。內列濟水河渠全圖。載濟水自濟源縣東北流。分一支過亞橋。入澗河。歸於溴。此自澗入溴。尚非直入溴河。其不能入黃明矣。又東南行上過永利西支。永利東支。豐稔南渠。至河內縣之栢香鎮而分爲二支。一出栢香鎮東北。上過豐稔北渠。大豐堰。大有堰。廣濟河。穿府城而出。上重過廣濟渠而入沁河。一經栢香鎮之西南而東南流。曰豬龍河。合餘濟北渠。豐稔南渠。北渠。及大豐大有二堰水之分注者。而由溫縣南會溴入黃。現在濟水所行之道止此。而溫孟之間別無分濟入河之道。水道提綱不知何據。而云豬龍河在栢香鎮北。且過溫縣北而至武陟境入河。豈當年北支尙未入沁而至武陟入河耶。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縣山。東南流經縣南。又南經屯留縣西。岳陽縣東。又南經沁水縣東。有海河來會。又東南經澤州府城西北。陽城縣東。有澤河來會。又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有廣濟河支津來會。又北有大丹河水自潞安府經高平。陵川。鳳臺諸縣合諸水來會。又東經溫縣北。至武陟縣東入黃河。皇朝通志。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縣山車家嶺。俗曰水谷河。東南流。其東源出琴谷者自東北來會。

經縣上鎮南。又南經陽城村西南。官軍鎮東。有二小水自東北來會。一香果山水。一馬圈溝水。西南流。有五龍川合。浩河自西北來會。五龍川出土嶺西山。東南流。有浩河出仁霧山。東流經韓洪鎮北。郭道鎮南。與五龍川會。東南流入沁水。又南經縣東而南。有青龍河自東來會。折西南。有西川河自西北來會。南流經圍寨鎮西。有大南川自西北來會。又南經屯留縣西境。岳陽縣東境之高壁村東。有和川自西來會。又南經蘇村東。衛寨西。有邊寨鎮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至端氏鎮南。有邢堡水自西北來注之。其南卽三峽偃月山也。又東流一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沁水縣東境。有海河合諸水自東北來會。海河出沁水縣西之烏嶺關。東流北合一水。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流有固鎮水。合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碧峯山水自北來會。俗曰大峪溝。又東有友泉村水自南來注之。東入沁水。又東流有海子河。玉谿河自東北合來注之。折而東南。經澤州西北境。至陽城縣東。有小水自東來。蘆水自西來並會。又南有澤河自西來會。澤河出陽城縣西南境。析城山西北之岳神山。東北流合一小水。折東南流經濩澤故城南。又東流有小水西北自西山來會。又南流有桑村河。自西來會。又東入沁。折而東。受東北來之長河水。又南流入河南界。經懷慶府西北。濟源縣北之太行山。東南流經窰頭村南。又東南至府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注之。東經府城北而東。有廣濟河支津。自西南穿城而東北流來會。其北受大丹河水。水勢益盛。大丹河出潞安府西南山。南流至高平縣東北。有浮雲河西北來會。南經縣城東。又南。許河自西來注之。有耳白水。東北自陵川縣東北之聖宮山。西南流合蒲水來會。又南流。東受白羊河水。又南經澤州東南境。有白河。黃沙河。西北自州

城合而東南會天井關北水。東入丹河。又折而東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爲二。其東流者曰小丹河。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衛河合者也。其南流曰大丹河。至懷慶府城之東北入沁水。又折而東。經溫縣北境。至武陟縣城北。折而東南流數十里入河。曰沁口。在澗溝村東二十餘里。南岸卽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

懷慶府丹水穿太行山而南。中間分爲溝渠。凡十里八道。其經流南入沁。首尾三十餘里。本朝康熙二十九年。河臣王新命。以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口。分渠九道。大丹河直歸沁河。其餘六渠。民引溉田。惟小丹河上秦河二渠所餘水。用以通衛。每歲三月初。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濟漕。至五月盡。則開八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至今民稱便焉。光溝水在河內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光溝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界。溝水在河內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界溝水上承光溝水。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城西而南。流注於沁水。府志。今遺泊尙存。淵而不流。白馬溝水在河內縣東北。水經注。白馬溝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波。波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注於沁。府志。白馬湖在府東北二十里。今湖流入小丹河。按以上諸溝皆丹水支流。元和志云。丹水分溝灌溉。百姓資其利。今府城北丹河東岸。有上秦渠。三郭渠。董下渠。白沽渠。張濟渠。老武渠。太保渠。張金渠。陳添渠。西岸有郭魯渠。流澇渠。花園渠。上清渠。下清渠。中泗渠。貝澗渠。廣濟民渠。俱上承丹河。尾入沁河。蓋卽諸溝故瀆。大清一統志。丹河在河內縣西北。由方山入境。出山東南流二十五里。爲九道堰。分二十三渠。堰之北東。一水東

出爲小丹河。故土人呼南流者爲大丹河云。河由九道堰下。屈而西。迤南而折東。徑清化鎮西。又東至北金村。匯於沁。上秦渠在諸渠之上。丹河東岸入渠。東至上屯村。長二十五里。東民渠。上秦渠。至九府墳。南分水入渠。迤東。徑清化鎮南。又東至太師莊西。入小丹河。長十九里。西民渠。自丹河東岸入渠。東流至太師莊西南。入小丹河。長十九里。按此二渠。卽舊志所云小丹渠者也。董下東渠。自九府墳西。民渠南。分入渠。東南至東界溝村入沁。長三十里。董下西渠。自辛莊村。董下東渠北。分入渠。至陳村入沁。長三十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董下渠。三郭渠。自九道堰下東岸入渠。東流。南迤至東南村。入張濟渠。長一十五里。張濟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張村。匯三郭水入沁。長三十里。白沽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大李園。入張金渠。長十五里。老武渠。自狄家嶺。白沽渠南。分入渠。東南至蔣村。入於沁。長三十里。大太保渠。自堰下東岸分入渠。至靈官廟。入沁。長三十里。小太保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劉村。入沁。長八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太保渠。張金渠。自狄家嶺。小太保渠。西分入渠。至靈官廟。仍入小太保渠。長八里。陳添渠。自陳範村。張金渠。西分入渠。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三十里。郭魯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東南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二十五里。流澇河。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張村。入大丹河。長十五里。花園渠。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二仙廟。入大丹河。長十五里。上清渠。自丹河西岸入渠。西北流。折而東。至景明村。入於康濟渠。長二十三里。下清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二里。下清北渠。自張坡村。下清南渠。分水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里。中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沙灘園。入永興渠。長二十里。永興渠。自龍王廟中。

泗渠西分入渠。至北金村入沁。長三十里。康濟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由閻家斜至邗臺村入澗。河長十里。流浚渠自堰下西岸閻家斜分水入渠。西折而南。至沁陽村入沁。長二十里。以上長三十五里。在東岸者灌地一百餘村。在西岸者灌地四十餘村。按舊志有祕澗渠。廣濟民渠。無永興。流浚渠名。然考之縣圖。則又有永興祕澗。而無流浚及廣濟渠。大約先後異稱。附志於此。懷慶府志。

沁水至武陟界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坑。最其衝射要害處也。有舊沁河。在原武縣西北。本朝乾隆二十六年。動帑修築隄防。大清一統志。

沁河自山西沁源縣發源。蜿蜒萬山間。乘高瀉浪。暴漲不常。由山西陽城縣界入濟源境之大坡。建瓴而下。徑東五十里沙溝村入河內縣界。水經注所謂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也。東南流徑龍泉村。堯池水入焉。又東徑府城西北。貝澗村邗水從之。又東逕沁陽村楊花村北。金村之西。丹河西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城東北。北金村之東。丹河水自西迤南匯入焉。水經注所謂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也。又東經靈官關。蔣村。陳村東界。溝村。丹河東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古澗村。廣濟渠水入焉。又東逕龍澗村南。尚香鎮。西濟河水從之。又北東至張計村。交武陟縣界。經流河內境七十里。又東逕武陟縣西南之張計村。又東南逕木鑾店東。至南賈村達於黃河。經流武陟境七十里。郡境通百九十里。懷慶府志。

廣濟河在濟源縣北。東南流經河內縣南。又東經溫縣北。又東南入黃河。本沁水支流。其在濟源縣河內者。即古朱溝水。其至溫縣入河者。即古沙溝水。水經注。朱溝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枋

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洩爲沙溝水。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又東南注於湖沙溝水。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又東逕隰城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元史河渠志。中統二年。於太行山下沁口古蹟。置分水渠口。開後大河四道。歷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入黃河。約五百餘里。溉民田三千餘頃。渠成名曰廣濟。府志。古枋口秦渠。元世祖時始名廣濟。明宏治間。鄉民張志秦於城西北六十里。開五龍口。萬歷二十八年。河內知縣袁應泰同濟源知縣史記言。鑿山穿洞。懸閘於兩岸間。啓閘受水。引水由濟源。河內。孟縣。溫縣。武陟。至唐郭入黃河。渠長一百五十里。分爲二十四堰。其在永利堰者曰永利河。南入濟源縣界。在永福堰者曰利仁河。東流經府城西北。又東至東關閘口入沁。在廣福堰者曰豐稔河。至府城西南崇義鎮入洩。在永濟堰者曰通濟河。東北流至府城東尚香鎮入沁。又自通濟河分流曰支堰河。至府城東北石澗村入沁。舊志。今之廣濟蓋卽朱溝。永利卽支渠。豐稔卽奉溝也。大清一統志。

利豐河在濟源縣東北。由利豐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東南流九里。逕王寨至程村。溉地七頃有零。西南建天平閘。分爲利仁。豐稔二渠。利仁河由程村天平閘分水。東逕許村。安村。梁莊。曲溝等村。至王韓閘。東上輦村。西入河內界。東逕南尋村。南魯村里村。至北孔村。西北減水入沁。正河仍東南逕王莊。唐莊。丁家墳。又南屈逕府城東門外。至東郭閘入沁。此故道也。分五堰。頭堰自許村至梁莊。二堰自梁莊至王韓閘。入河內境上輦村。至南尋村。西內王韓閘。西北分支渠。由覆背村入沁。三堰



自南尋村至南魯村。此堰於魯村郭開分。由蕭家作陰洞進水。至任莊順入利仁河堰。四堰自南魯村至里村土橋開。五堰自土橋開至丁家墳。案以上五堰長四十里。漑濟河地。考是河於康熙十六年知府楊廷耀乾隆二十六年知府沈榮昌先後修浚。惟古道於東郭穿古陽隄而下。二十六年沁水異漲。將開口填實。外灘高甚。勢難重濬。而內河水無去路。故於孔村東橫河築壩。逼水入減水河。下沁。餘水由府北門外洩入城濠。東西兩水口同歸於雙橋滂河入沁。勒石永遵。豐稔河由程村東南流至朱家村。樊家莊。小天平開。分南北兩支。北支河分上下二堰。上堰自東許村起至沁史村。入河內境。東流至栢香官河橋。下堰自官河橋東朱家莊。金香莊入溫縣境。永興堰在溫縣西四十里。上接河內金香村起。至溫邑于村止。長十里以上。至雙流村入豬龍河。長六十里。南支河分上中下三堰。上堰自水東堡至河內馮橋。中堰自馮橋至王亮村。下堰自王亮村至韓吳村。以上又東流至李村東南。豐樂渠之濟水匯焉。又東逾崇義鎮。入豬龍河。長六十六里。並漑濟河。溫三縣地。案通志載。普濟、永興、利豐、餘濟四渠。俱在河內縣。西接豐利河及永利河之支渠。下漑孟縣田。永利河在利豐河西。由永利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流折西。架石橋水逾廣濟河。十里入鄭村大閘。東折六里至苗店村分水石。分東南兩支。南支河分三堰入於澳。頭堰自分水堰至斗門閘。長一里。閘下有小閘減水入澳。二堰自斗門閘至瑞村衛家閘。長三里。三堰自衛家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二里。東支河分八堰。頭堰自分水石至范家閘。長半里。二堰自范家閘至李家閘。長半里。三堰自李家閘至牛家社閘。長四里。四堰自牛家社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四里。五堰自馮家閘至梨趙家閘。長二里。

六堰自趙家閘至衛家莊閘長三里。七堰自衛家閘至王家閘長三里。八堰自王家閘至官莊牛家閘長二里。以上長二十三里。自此東南流入河內境楊家墳名玉帶河。逕大小衛村。王亮村。東至葛萬村長十二里。俱引水灌田。又東南至孟縣趙改村。名餘濟河。餘濟河分南北兩支渠。南渠自趙改村逕洪道村北。至立義村入渙。長十五里。北渠自趙改村逕羅莊東南。至藥師廟入豬龍河。長十八里。以上統計入復渠河長三十一里。入豬龍河渠長六十五里。漑濟河孟三邑地。按永利下游。久經失修。乾隆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爲濬治。而利豐河以下支流。亦於四十八年重濬。舊志康熙二十九年。知縣劉凡又自立義村南浚其下流。引漑張家莊韓丈村段渠等處田。今已廢。廣濟河在永利河西。由廣濟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逕官莊休昌折而東。又徑小許村至程村。交河內縣界。長十八里。先於許村東北浚減水河。長一里九十丈。洩入沁河。正河由程村又東逕新莊南尋村。又東至府城西南之七里橋。東南逕住村入溫縣界。逕衛村至許王村。凡五里。復交河內界。至保奉村東。交武陟界。統計河內長八十六里。又東南經武陟之二仙廟。逾溫之平臯鎮。又東至南賈口入河。在武陟境共四十一里。原制二十四堰。今存十五堰。永益堰自北官莊南閘起。至許村南閘。長八里。天富堰自許村閘口起。南逕大許村。東許村。小許村。至河內辛村。長六里。太平堰上接天富。自河內武家作東。至劉家莊。長十五里。萬盈堰分頭二兩堰。自河內七里橋東。至彭城村。長三十里。舊廣阜堰自南屯沙岡。至辛旺。長十里。以順入萬盈頭堰。用水故不數。又考此水入溫縣界。自薛村起。至雙流村。入利豐之永興堰。興復堰自彭城尙香鎮。至劉家莊十里。大豐堰自南尋村西。分廣濟河水。迤兩

而東至賈村東。交溫縣王太保村。東流入五郡村入於河。在河內境四十五里。在溫縣境四十五里。大有堰自南尋村東。分廣濟河水東南流。旋折而東。二十三里至感任村南。交溫縣。又七里至雙流村。匯於豐稔北河。入豬龍河。興隆堰自任村起。十二里交溫縣郭村。十八里至南張村東。併入長濟。長濟堰自溫縣衛村東北起。至曲河村併入大豐堰。入於河。長十八里。通濟河分永濟上中下三堰。自河內七里橋起。至溫縣二仙廟。仍入廣濟河。長三十里。自護城至南尚村爲上堰。自南尚至祝策爲中堰。自祝策至彭城爲下堰。彭城下舊有堰。今無。支堰河分廣有上下二堰。自河內高家橋分通濟水至龍澗村東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自周家莊至寨村爲上堰。自寨村至龍澗爲下堰。以上共十五堰。各有陰洞堰頭。按時啓閉。河通長一百五十里。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按是河久多淤塞。下游獲利甚微。乾隆三十七八年間。河內令積善。集夫挑濬。以路遠隔境。功未得成。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加修濬。水勢得暢。澆河。濟。孟。溫。田五千餘頃。懷慶府志。

河南府黃河自陝州流入。經澠池縣北。又東經新安孟津鞏縣北。入開封府汜水縣界。書禹貢。導河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水經注。河水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其山雖闕。尚梗湍流。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五戶灘名也。河水又東。清水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又與畛水合。又東合庸庸之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淇水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又逕臨平亭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晉杜預造橋於此。又謂之陶河。又

東。溴水濟水注焉。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又東洛水注之。謂之洛口。又東過成臯縣北。舊志黃河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百里。其北岸與山西垣曲縣分界。又東逕新安縣北六十里。又東逕洛陽縣北五十里。今割屬孟津。又東逕孟津縣北五里。其北岸與濟源孟縣分界。又東逕鞏縣北十里。其北岸與溫縣分界。河自孟津而上。多循山麓。行至孟津地。平土疏。河勢漸漲。潰溢之患。自孟津始。大清一統志。

又經滎陽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原武縣南。鄭州北。又經陽武縣南。中牟縣北。皇朝通志。

大河自武陟河陰以東。兩岸並無山阜。亦無小水流入者。又東逕滎澤縣北。又東南經原武縣南。古道。河經原武北而東北。至直沽。入渤海。鄭州北。又東南經陽武縣南。中牟縣北。水道提綱。

懷慶府黃河。自山西絳州垣曲縣流入府界。經濟源縣南。又東經孟縣南。又東經溫縣南。又東經武陟縣南。又東經原武縣南。流入開封府陽武縣界。水經注。河水西會濊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至斯有盟津之日。尙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按河陽有三城。北中城。後魏太和中築。南城。中潭城。東魏元象初築。中有河橋。杜預所造。歷代爲拒守攻戰要津。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太宗幸白司馬坂。觀之。此河決府界之始也。永淳二年。河溢。壞河陽橋。如意元年。河溢。壞河陽縣。大順二年。河陽河溢。五代晉開運三年。河決原武。漢乾祐元年。三年。河決原武。宋建隆二年。孟州河決。乾德三年。河溢孟州。壞中潭城。太平興國二年。孟州河溢。壞溫縣隄七十餘步。七年。河決懷州武陟縣。淳化元年。孟州河漲。大中祥符四年。河溢孟

州溫縣。嘉祐三年。原武河決。熙寧十年。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元豐五年。河決原武埽。元至元九年。二十年。河溢孟州。明洪武十四年。河溢原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正統二年。原武河漲。三十年。河決原武。先是河流經原武縣北。至是改經縣南。天順元年。河溢原武。宏治二年。河復決原武。萬曆十五年。原武河溢。崇禎四年。河決原武湖村鋪。本朝順治初。溫縣西北隄場三十里。十年。築原武河隄。康熙元年。二年。九年。二十三年。屢築原武河隄。六十年。河決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尋建壩堵築。六十一年。河水復漲漫。總河陳鵬年於廣武山下王家溝挑引河一道。水勢始平。雍正元年。秦家廠。馬營口。隄壩工竣。河歸故道。尋以沁黃交漲。由姚其營漫灘而出。經原武舊河。流七十餘里。命大學士張鵬翮同河臣齊蘇勒等協力修築。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二年。以兵部侍郎嵇曾筠疏奏。於姚其營。秦家廠。建雁翅壩一座。挑水壩二座。倉頭對面。開引河六百三十丈。而沁黃頂衝之勢始減。壩工賴以永固矣。乾隆十六年。姚其營增築大隄。大清一統志。今按黃沁廳武陟汛縷隄九堡馬營壩。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漫溢。協辦大學士吳璣。侍郎那彥寶等督辦。於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合龍。

又經延津縣南。祥符縣北。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經蘭陽考城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流經延津縣南。開封府治祥符縣北。西北有鹽船。黑岡。柳園三口。東北北岸上有陳橋鎮。又北。則封邱也。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流經蘭陽縣北。儀封縣北。東北有黃陵岡。考城縣北。水道提

綱。

開封府黃河。自河南府鞏縣流入。經汜水縣北。與懷慶府溫縣分界。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又東經鄭州北。與懷慶府原武縣分界。又東南流經中牟縣北。陽武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又東經封邱縣南。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儀封二縣北。入歸德府考城縣界。自宋以前。由河陰滎澤。又東北經原武。陽武。延津。胙城之北。新鄉汲縣之南。去府治遠。水經注。河自洛口。又東逕懷縣南。與成臯分水。又逕黃馬坂北。又東逕旋門坂北。又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濟水注之。河水南對玉門。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過滎陽縣。潰蕩渠出焉。此河陰以上之故道也。又云。濟水與河合流。自廣武東逕敖山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濟水自是分爲南北。濟南濟。又東南逕釐城東。又合黃水。又東入陽武縣。此滎澤以上。濟水合河之故道。亦卽鴻溝汴水。蕩蕩渠經流之處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又東逕八激隄北。又東逕卷縣北。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又東至酸棗縣。此原武以下之故道也。宋時漸徙而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徙。始經蘭陽縣境。於是汲胙之流塞。河益東南下。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始全經府境。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亦塞。泰定元年。河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入泗入淮。卽今通行之河也。至正中。以河屢決。命賈魯治之。自黃陵岡達白茅。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府城北五里。南至項城。經潁壽入淮。永樂九年。命尙書宋禮。濬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經府城西南。又東南經陳留入渦口。達淮。是時中牟。開封。遂在河北。景泰初。始復故。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從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于家店經。

蘭陽徙縣南三里。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漫祥符。潰儀封之黃陵岡。東經曹  
濮入張秋。命尙書白昂治之。四年。河決蘭陽。復北徙。經城北十里。五年。復決荊隆口。副都御史劉大  
夏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及滎陽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以殺其勢。正德五年。復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  
入賈魯河。嘉靖七年。開蘭陽北趙皮寨口。達寧陵。至亳州渦河。十三年。河決流徙。趙皮寨口復塞。十  
九年。開蘭陽李景高口支河。引河至徐州入淮。旣而復淤。萬歷十五年。灑洛沁水泛漲。決劉獸醫口。  
銅瓦廂。荊隆口。南溢府城隄。十七年。河決蘭陽李景高口。四十四年。河決開封。由護城隄下經陳留  
等處入亳州渦河。是冬。決口淤。河復故道。天啓元年。河決陽武脾沙岡。三年。開蘭陽曹良口。東至儀  
封縣界。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城中不能支。決城西北十七里朱家寨。引水灌賊。水溢城壞。百  
萬衆爲魚。潁亳以東。皆受其患。本朝順治元年。河自復故道。七年。河決封邱。築荊隆口隄。九年。河決  
封邱大王廟口。從長垣趨東昌北入海。十一年。決口塞。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岡。是年。黃河南  
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北入新河。又浚儀封三家莊河。以殺北來水勢。  
十五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築慕家樓河隄。康熙元年。開封黃練口河決。屢加堵築。二十三年以後。  
聖祖南巡。指授治河方略。淮徐入海之道。通流迅駛。開封一帶。隄防益固。間有漲溢。不甚爲害。四十  
四年。築祥符。陳留。蘭陽大隄。六十一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雍正元年。總河齊蘇勒奏築滎  
澤以下陳留以上兩岸子隄。隔隄以束分流。乾隆元年。挑濬鄭州一帶河道。自大陵莊至中牟合河  
口。復爲建築隄堰。又自懷慶府孟津而下。南北兩岸大隄。增高培厚。並填實鄭州南土壩夾塘。加築

祥符、蘭陽、儀封三縣月隄尾隄，以爲重障。四年，又以鄭州之黃岡廟當黃河之衝，加修大隄，又創築月隄，建設壩臺。五年，開蘭陽縣朱家莊引河。六年，修北岸鄭州中牟交界大隄，又加中牟九堡引河。七年，開南岸來董寨對岸引河，又加修儀封縣楊家橋大隄，南面增設壩臺。八年，封邱荊隆口全河水勢自正南趨注西北，大溜搜刷，挑引河以順河溜。九年，挑儀封北岸引河，分順河勢，保護楊家橋埽工。又以蘭陽北岸耿家寨河身坐灣，大溜中激下埽，保護加修月隄。十年，以祥符南岸十三堡臨河埽壩，坐當大溜，挑引河分洩東趨。十三年，修儀封北岸二十三堡大隄北面，搶幫南面，河身坐灣，處東西各建挑水壩，又以祥符十九堡河身北趨，大溜側注南面，建築壩臺。十四年，中牟縣九堡河溜坐灣，挑出河心，遏溜南趨，建設木龍，開挑大溜。十六年，以蘭陽耿家河道全行北注，造六楞障，排木障，當溜護埽，下柳籬，挑溜開行。上游下三楞障以防旁溜，是年陽武漫溢，上特命大臣相度堵築，不日工成。十七年，搶護陽武十三堡隄工。十八年，滎澤魏家莊河道大溜南趨，移中牟九堡木龍以禦。又祥符北岸馬坊村河道，上游南岸坐灣，挑溜北注，搶築埽工夾壩，又祥符平家寨河溜北趨，搶築順隄埽壩。十九年，祥符陳橋等處河勢北趨，加修隄工，建築支河土壩。二十六年，祥符黑岡口等處河溢，楊橋漫水奪溜，上特遣大臣指授方略，於楊橋上游對岸開挑引河，河唇建設大壩，以洩水勢，掣挽大溜，堵築口二百七十七丈，旋即竣工。又於滎澤、陽武、祥符二十一堡、時和驛二堡、三堡、焦橋五堡、灣莊九堡、蘭陽頭堡二堡等處漫溢，俱圈築月隄。四十三年，儀封口決，議於儀封七堡築順黃壩，又於王家莊展開引河，以掣溜勢，又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黃水始掣入引河，復歸故道。至四



十五年金門合龍。今按豫省黃河南岸儀封汛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堡、十七堡、二十二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漫水六處，考城汛三堡、五堡漫水三處，惟十六堡漫溢尤甚。四十四年江督高晉督辦十六堡漫工未竣，大學士公阿桂督辦，移築十堡未成，改建六堡順黃壩。至四十五年二月堵合。四十六年因青龍岡口屢築屢圯，特命大臣於上游南岸履勘地勢，爲改弦更張之意。尋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隄外添築大隄，開挑引渠，長一百六十餘丈，導河水入渠，下注商邱，歸入正河故道入海。四十八年三月大功告成。大清一統志：今按河渠紀聞引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四十六年奏改青龍岡河道，稱考成一縣，不得不籌遷移。衛輝府之考城縣本隸歸德。乾隆四十三年縣城湮於河，四十八年撥歸衛輝府。五十一年於儀封堽陽鎮建城，爲今縣治。又按衛糧廳封邱汛衛家樓於嘉慶八年九月漫溢，侍郎那彥寶、戴均元、河督嵇承志等督辦。九年二月將合復墊，三月工竣。又按蘭儀廳蘭陽八堡儀封三堡同於嘉慶二十四年七月漫溢，嗣值上游馬營壩漫口，蘭陽儀封二處河身斷流，旋即先後堵閉。二十五年馬營壩合龍，後三月儀封三堡以下又復漫溢，是年十一月協辦大學士吳璣、侍郎那彥寶等督辦工竣。

此  
页  
空  
白

#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

河水原委三

④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又東經單縣南。皇朝通志。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其西南黃陵岡。與儀封界。舊決口也。南岸亦曹縣境。又南即商邱境。又東經單縣南。南岸亦單縣地。又南即虞城縣地。水道提綱。

曹州府黃河。自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單縣南。流入江南徐州府碭山縣界。府境河凡三徙。自漢至唐宋。河從今直隸開州界流入。經濮州北。觀城縣南。東北流。經范縣西北。與朝城縣接境。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水經注。河水自濮陽東北。逕魏國縣南。東爲郭口津。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又東逕陽武縣東。范縣西。又東北流。爲倉亭津。元和志。黃河在鄆城縣北二十一里。臨黃縣南三十一里。朝城縣東二十九里。宋史河渠志。濮州有任村。東西南北凡四埽。北宋以前。河流經府經縣之故道也。金元以後。河自今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東北。流經定陶縣西南。府治東南。又東北流。經鄆城縣西。東去濮州六十里。又北經范縣西。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今定陶縣西三十五里。府治東五里。鄆城縣西三十五里。濮州東六十里。皆有黃河故道。即其地。明洪武初。徐達於今府治東五里之雙河口。分支流通運。永樂九年。疏河流東北入會通河。宏治八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塞曹縣之黃陵岡及荊隆口等七處。修建

長隄。黃河始不復北流入運。卽今河流之道。經曹單二縣南。俱四十里。曹至單岸長九十里。單至碭山岸長六十里。有長隄護之是也。宏治十三年。河溢。曹單被害。正德四年。河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遂決陽家口。逕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工部侍郎李鏜治之。八年。決曹縣以西天仙廟。孫家口。從曹縣城北東行十年。決曹縣之焦家潭。十四年。城武。單縣二城圯於河。改遷。嘉靖六年。決曹縣之陽家口。梁家口。衝入雞鳴臺。七年。決曹縣胡村寺。分道入運。十四年。都御史劉天和添築縷水隄。起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二十五年。決曹縣溢入城武。金鄉。魚臺等縣。二十六年。河決。湮沒曹縣城。三十六年。城復湮沒。河決北大隄。由城武。金鄉入運。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復大決曹縣。萬歷五年。決曹縣韋家樓。十五年。決荊隆口。衝潰曹縣白茅村長隄。二十一年以後。連決單縣之黃岡口。三十年。決單縣蘇莊。三十五年。決單縣東南崇禎二年。決曹縣十四堡口。四年。決單縣流河口。五年。至十年。連決曹縣曹家口。本朝順治元年。決單縣柳河口。二年。決曹縣流通口。七年。決荊隆口。朱源口。康熙元年。決曹縣石香爐口。八年。決曹縣牛氏屯。及單縣瞧龍寺。俱旋決旋塞。三十八年。及四十年。屢經聖祖仁皇帝巡視河工。指授方略。加築曹縣之太行隄。河流自是順軌。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於曹縣芝麻莊上流。築挑水大壩一莊。後舊有月隄。又接築隔隄二百八十丈。北岸魏家樓。月隄後。又築隔隄五百四十丈。乾隆四年五月。河決趙家集。從總河白鍾山請。修築隄岸。加增高厚。復築月隄一道。長七百一十丈。並改舊隄爲二隄。以資保障。又添設曹儀通判一員。督率修防。二十二年。復以南岸閻家集折灣北注。因於鐘家窰灣地灣處開挑引河。二十六年七月。河水漫溢。復於十四堡。

補築大隄一百九十八丈。二十堡。補築月隄三百四十丈。南岸樓家莊復開引河。使河身徑直。溜勢東注。於是洪流益慶安瀾順軌矣。按全河備考。河北決必害魚臺、濟寧、東平、臨清以及鄆、濮、恩、德、南決必害豐、沛、蕭、碭、徐、邳以及亳、泗、歸、潁。其受決之處。必由曹、單。其決則魚臺、城武、沛縣差多。而亦必連曹、單。是南北之間。三省之會。曹、單爲之樞的也。新志。境內險要諸工。曹縣則史家樓、戴家樓、沈家房、銅奶奶廟。後梁家隄、熊普廟、陳家樓、黃奶奶廟、石香爐、大王廟、高家隄。單縣則趙家莊、鄧家水口、鄭家隄。尤修防所宜加謹焉。大清一統志。

山東曹單廳曹下汛二十五堡。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康基田等督辦。當卽興築壩工。是年十二月壩工成。旋卽潰。三年八月復興工作。又值上游睢工漫口掣溜。下游河道乾涸。九月挑河築壩。十一月告竣。東河事宜冊。今按曹單廳二十五堡卽今糧河廳之五堡。

歸德府黃河自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東理睢州、考城、商邱、虞城、夏邑縣北。又東入江南碭山縣界。禹貢錐指。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南。由渦至懷遠入淮。及泰定元年。改作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卽今河所行也。自蘭陽儀封又東南逕睢州北。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河去縣三里。賈魯河在縣北四十里。又東南逕商邱縣北。城舊在河北。自金至元。迄明正德。屢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又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又東逕虞城縣北。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河去縣二十二里。按宋開寶四年。汴決宋城。此決歸德之始也。太平興國四年。淳化二年。河兩決宋城縣。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灑漫至歸德。詔自衛州埽下。

接歸德。南北河岸。增築隄以捍湍怒。遂於歸德創設巡河官。自是河流逕府城之北。正大元年。蒙古攻歸德。決河灌城。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睢水故道。城反以水爲固。自是河流在府城之西南。元大德三年。河決蒲口。漫歸德郡縣。至大二年。河決歸德。隨塞隨決。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決而北。歸德仍在河南。至正九年。賈魯議疏塞並舉。挽河北行。以復故道。歸德自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水復故道。明正統十三年。河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宏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汜溢於考城。歸德以至於宿。乃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從小河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深廣。又築月河十餘。以殺其勢。自後河復故道。歸德仍在河南。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三十七年。河北徙。舊河淤而爲陸。隆慶五年。河決雙溝。萬歷二十五年。河大決。山東單縣之黃岡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次年。劉東星由趙家圈尋賈魯老黃河故道開挑。三十一年。河決歸德。曾如春挑北河引水入淮。下流淤淺。水遂四溢。天啓三年。河決睢陽。崇禎六年。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沛縣。本朝康熙四年。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十一年。虞城河溢。二十五年。築商邱傅家莊月隄。二十四年。築虞城黃岡壩。六十年。於黃岡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自是暢通。又按舊黃河在府境者有三。一在商邱縣北三十里。合賈魯河。沁河諸水流入虞城縣北。又流入夏邑縣北。又流入永城縣北。又東入碭山界。今淤。一在考城縣南三里。明宏治正德間。縣治四徙。屢經衝決。又流入寧陵縣界。正德四年。於寧陵西五里鋪開地四十里。接黃河故道。尋罷。一在睢州北七十里。又東南流入柘城縣界。分爲二。其一南經柘城西。屈而東。經柘城南。入

甌橋。其一名清水河。東南流會於甌橋。渦水二派亦會焉。合流入鹿邑縣界。經縣北二十里賈家灘。東南至兩河口。合渦水入亳州界。又睢州更有舊黃河。自州西北渾子集北分爲二流。一東流經野雞岡龍箱集北。又東經荊山岡南。始東南流。一南流經秦家店北。又東南經河南集南。又東流至雙冢北。合東水入柘城界。今湮。大清一統志。

河南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李奉翰、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一月工竣。睢州下汛十三堡。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月工竣。睢工上汛五堡。於嘉慶三年八月漫溢。十一月河督司馬駒等督辦。至四年正月工竣。東河事宜冊。今按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嘉慶十八年九月漫溢。時值滑縣一帶用兵。奏請暫緩堵辦。十九年侍郎那彥寶及河撫方受疇、河督吳璣等督辦。至二十一年二月工竣。

陳州府古黃河在淮寧縣西。本朝乾隆十六年十七年於淮寧縣境之五里口至牛溝口開竣四十里。舊志州舊無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太康逕州東南至潁州。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逕汴城至州城西。又東南逕項城入淮。三十年。河徙入州境。永樂九年。浚入故道。正統九年。又決滎陽。逕州境由項城入淮。宏治中北徙。而州境之河遂涸。沈邱縣志。明洪武初。黃河自通許州之西支分。陳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水。東流逕項城。入沈邱新治。東過舊沈邱。繞西古城。折而東北。經長灣。又折而南。爲私擺渡。繞北城門外。依黃壩堆而東。入舊黃河。宣德五年淤塞。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爲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又東經徐州府城北又經邳州南睢寧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經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縣西北濱河有大山岡阜相接爲太山又東至徐州府西又東南經徐州府城北府治在雲龍山大河自陽武縣東南至蕭縣皆唐宋汴河故道自蕭縣東南經府城北遂奪古泗水道東逕百步洪呂梁洪而入邳州界北岸東岸驛臨河左右有小山相連又東南經邳州南境河北岸西自魏家集東南至舊邳州尙有小山舊邳州之南岸亦有岡阜自西南來大者曰象山睢寧縣北境又東南至十字河口北與駱馬湖運河近祇數里水道提綱

碭山縣黃河在縣西北五十里東北二十里自河南虞城縣流入又東入蕭縣界方輿紀要云黃河舊在縣南三十里卽元賈魯所開由虞城縣入境經縣南狐父聚達杼秋城凡九十餘里又東出徐州小橋入泗明嘉靖二十八年河由縣北二十里戎家口出徐州茶城入漕萬歷初又自縣西陳孟口分流繞縣之護城隄達毛城鋪周家口龍溝一帶出小浮橋今陳孟口漸淤每歲夏秋有泛溢之虞今按蕭南廳碭下汛毛城鋪減水壩太石壩一座康熙十九年建壩北石壩一座三十三年建壩壩之西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乾隆二年添築碎石二壩三十七年因毛城鋪宣洩不暢開放溥家壩吸動溜勢已塞復開數月始克堵合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爲二一行張王莊北一行張王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漫開寶家寨五十五年七月唐家灣漫溢毛城鋪鉗口西壩後刷場二



十餘丈。五十六年修復。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八年以後因上分下墊。壩下民田歲受其患。壩遂停開。又按碭汛頭堡楊家馬路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蘭第錫督工。於是年八月堵合。又按邵家壩於嘉慶四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吳璣督辦。於五年十一月堵合。又按唐家灣於嘉慶七年九月漫溢。江督費淳。河督吳璣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工竣。又按李家樓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奏稱急難堵合。十七年二月堵合工竣。豐縣黃河在縣南五十里。自碭山縣流入境。明嘉靖四十四年黃河決溢。其北股經華山南而東流入沛縣界。西南有秦溝在河北岸。於是導河入溝濟運。萬歷六年築邵家壩以絕秦溝舊路。又議於華山斜築大壩。東至樓子集。斷秦溝濁河二口。今黃河去縣益遠。水患久息。今按豐北廳豐汛石林口於乾隆七年七月漫溢。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又按豐汛六堡於嘉慶元年六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蘭第錫等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堵合。復開二年正月合龍。沛縣黃河在縣南自豐縣流入縣界。又東南接蕭縣境而入徐州界。明正德以後。河由山東曹單二縣境衝決而東。縣被災最甚。嘉靖四十四年。河決蕭縣西趙家圈。東北流平地。河高七尺。由七山南二里東南入秦溝。入泗河。萬歷五年以後。漸復故道。去縣五十餘里。今南徙益遠。不經縣境矣。蕭縣黃河在縣北。舊志以爲汴河故道也。自碭山縣入境。流經縣西六十五里之新挑溝。又東五里爲趙家圈。又東十里拖繩橋。又東十里至東鎮渡。又東二十里至曲里渡。又東五里至朱珊渡。又東十二里至舊縣北三里之冀門渡。又東五里至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以達郡境。宋紹聖中。汴水衝決。縣令張淳鑿汴水新渠。以避水患。

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復開南復道口北鐵窗孔。以洩漲水。其後大河挾汴而東。縣境遂爲大河經流。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挑溝至朱珊渡俱淤。惟冀門渡以東。尙存舊流。其後潰決不時。萬歷三十四年。河歸故道。自是去縣十五里。銅山縣黃河在城東北。自河南虞城縣流入郡界。經碭山。蕭縣入銅山縣界。又東入睢寧縣邳州界。按明嘉靖舊志。有汴河無黃河。云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又云。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惟河合於汴耳。蓋其時河初合汴。故人猶呼汴河。今人但知有黃河。不復知汴矣。今按銅沛廳張家馬路。於乾隆十八年秋漫溢。署理河督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尙書策楞。駐工督辦。是年冬工竣。又按銅山縣孫家集。於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漫溢。二十二年十月尙書劉統勳。河督白鍾山等堵合完工。又按銅山縣南岸韓家堂。於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漫溢。是年十月江督高晉。河督李宏等堵合工竣。又按銅山縣徐城以上十八里屯。先經河督靳輔建設東西兩關。久淤廢。嘉慶二十年。江督百齡。河督黎世序。奏將十八里屯兩關中間剷平。山頂作爲天然滾壩。又於西南虎山腰。因山築作滾壩。重門擊柝。以資分洩異漲。邳州黃河在舊州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至五工頭。迤東入州境。流四十里。入宿遷縣界。今按邳北廳縣拐山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是年八月。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堵合。宿遷縣黃河自縣西五十里直河入境。經皂河。磨兒莊。駱馬湖。過縣西。又東南流。經小河口。白洋河。至凌縣故城。入桃源縣界。今按宿遷支河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漫決。旋即堵塞。又按宿南廳周汛三堡並迤上之郭家房。於嘉慶十一年七月先

後漫溢。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督工。是年十二月堵合工竣。睢寧縣黃河在縣西北七十里。自銅山縣流入北岸，與邳州接界。又東入宿遷縣境。徐州府志：今按睢寧縣朱家口，於雍正三年六月漫溢。河督齊蘇勒堵合未竣。四年四月復決。廣督孔毓珣奉命協辦。是年十二月工竣。又按睢寧魏家莊，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漫溢。經督臣薩載、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八月工竣。又按睢寧周家樓，於乾隆五十四年六月漫溢。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督辦。十月工竣。

又東南經宿遷縣南、桃源縣北，又東南至清河縣南，卽清口。淮水洪澤湖來會。東北流經山陽縣之清江浦北，經阜寧縣北、安東縣南，又東北過雲梯關入於海。皇朝通志：今按清河縣南，今之舊縣南也。水道總綱做此。

東至宿遷城西南，遂折而南，而東南流至白洋鎮東古城鎮西，又折而東，而東南經桃源縣城北，又東南至清河縣城南，卽古清口，亦曰泗口。淮濱洪澤湖水自西南來會。既會淮水，折東北流，經淮安府治山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北，又東北經阜寧縣北境，至安東縣城南，又東北流過北沙鎮北，過雲梯關，旋折入於海。自入礪山界至此，東南流徑七百里，又東北二百六十里。水道提綱。

淮安府黃河自徐州府宿遷縣東流，入桃源縣界，逕縣北百十餘步，又東入清河縣界，至縣西南清口與淮水合。東逕縣北，又東入山陽縣界，逕縣北入安東縣界，逕縣南，又東逕阜寧縣北，過雲梯關大進口入海。自清口以上，皆古泗水故道。自清口以下，皆古淮水故道也。尙書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漢書地理志：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酈道元水經注：泗水東逕陵柵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又東

南逕魏陽城北。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泊。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胡渭禹貢錐指。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泊。分爲二派。南派由清河入淮。卽泗水之故道也。河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河淮并爲一瀆。自金明昌五年始。又元時河逕徐州與泗水合。至宿遷縣南。又東逕桃源縣北。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爲河所奪者也。舊志。黃河自汴梁至徐。經邳。宿。桃源。三義鎮。入口。由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清口。會淮。流過漁溝。達安東縣界。下雲梯關入海。謂之老黃河。明嘉靖初。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經清江浦。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達安東。萬歷四年。開草灣河。成。分爲兩道。各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總下雲梯關入海。土人謂黃河爲外河。漕河爲裏河。其漕河東岸涇澗諸河。總謂之下河。本朝康熙十六年。大修河道。河身兩旁各挑引河。築兩遙隄。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舊清河縣至雲梯關。長二百里。並塞山陽。清河。安東三縣新舊決口。又於清河。安東及宿遷。桃源一帶地方。建減水壩十三座。二十年。桃源縣煙墩上渡口雞嘴壩。各挑引河一道。築攔黃土壩。二十一年。各工告成。二十六年。築宿。桃。清。山。安五縣北岸遙隄五萬四百八十餘丈。皆宿。清。安三縣護城隄。二十七年。中河成。運道改由仲莊閘。三十五年。九里岡張家莊決。旋塞。又決童家營。逾年塞。時家馬頭又決。三十九年。大修黃河隄岸。拆海口攔黃壩。改名大通口。河由此入海。而堵時家馬頭。凡黃

河灣曲處。開引河使直行。又開陶家莊引河。於對岸陳家莊建立御壩。逼溜北行。設減水壩於王家營。以洩黃漲。俾由安東鹽河入海。四十六年。開鮑家營引河。起王營大壩。至北潮河入海。東西兩岸。建束水隄及草壩。相黃水大小。與中河閘壩更互啓閉。雍正元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五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烟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十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隄。山陽縣南岸龔家營徐家莊月隄。十二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險工。又修築桃源、阜寧等縣月隄。乾隆元年。建築阜寧縣蔡家馬頭盧鋪月隄。二年。修築山陽鄭家馬頭月隄。又築安東縣大飛月隄。四年。改築山陽縣茆家圩壩裏外越石工。又築阜寧縣蔡家馬頭格隄。五年。創築清河縣王家營格隄。並濬陶家莊引河。加修黃河南岸。添設木龍。挑溜北趨。又築桃源縣禦河遙隄。七年。加築阜寧縣馬起營等處越隄。又修清河縣北岸隄工。創築石馬頭攔黃子堰一道。八年。九年。補築山陽縣新港縷隄。各堡迤下隄工。十一年。十二年。加築山陽、阜寧、安東、桃源四縣月隄。十四年。加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十六年。皇上巡幸淮安。命改建城北土隄爲石工。十九年。二十年。修築山陽縣韓莊、阜寧縣陳家浦等處月隄。清河縣周家莊格隄。桃源縣河北鎮撐隄。二十一年。修築安東縣下河汛嵇家馬頭月隄。二十二年。臨幸。命修黃河南北兩岸。加築清口東西二壩。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修築山清交界隄工。阜寧縣陳家浦格隄。錢家馬頭月隄。又安東縣高家莊月隄。二十七年。巡幸駐蹕清口。詔添木龍一架。二十八年。加築桃源縣古城迤下月隄。三十年。巡幸。詔於陶莊對岸添設木龍一架。使大溜全歸北岸。盡刷積土。三十一年。建築陶莊月隄一道。又築安東縣張家莊月

隄。車家馬頭撐隄。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屢修清河縣包家閘迤下隄工。創築安東縣時家馬頭月隄。加築桃源縣北岸隄工。今按桃源南岸陳家道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堵合。是年十月工竣。三十八年修築清河縣周家蕩隄工。安東縣十堡月隄。今按清河縣黃河南岸老壩口隄工。於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搶築。是年九月堵合。四十年重修桃源縣南岸隄工。四十一年命撫臣薩載開浚陶莊引河。俾河流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新河長一千六十丈。原挑河頭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兩厓刷寬河頭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至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淮水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仍命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隄。又新壩一道。以爲保障。四十五年臨幸閱河。命大學士阿桂、督臣薩載同勘陶莊黃河及海口。河防志。桃源縣黃河南岸。上自白洋河接宿遷縣界。下至駱家營止。計八十二里。屬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磯嘴汛。清河縣黃河北岸。上自駱家營接桃源縣界。下至四鋪溝入山陽縣界。南岸上自吳城接桃源縣界。下至季家淺入山陽縣界。山陽縣黃河南岸。上自季家淺下至海口。北岸上自四鋪至顏家河。入安東縣界。安東縣黃河。上自北岸顏家河。下至雲梯關。又入山陽縣界。下至海口止。三縣黃河南岸。共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河。山安河務兩同知管轄。山清外河同知轄汛四。北岸曰清河北岸汛。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山安河務同知轄汛五。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汛。北岸汛。南岸曰南岸汛。今按桃南廳司馬莊。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

溢。經督臣李世傑、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十一月堵合工竣。又按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之李家莊、湯家莊，均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溢。外河北岸之煙墩頭，亦於七月續漫。經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翰等會同大學士公阿桂督辦。內煙墩頭一處，是年八月合龍。李湯二工均於是年十一月先後工竣。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一年六月啓放。正河大溜直注張家河。由六塘河入響水口。從開山歸海者八分。時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有擬改海口之議。後因減壩下游湖河一片，難以施工。仍由雲梯關海口故道。於十二年十二月堵閉。減壩工竣。又按海防廳雲梯關外陳家浦，嘉慶十二年七月漫溢。河督徐端等擬改海口。由射陽湖入海。嗣以地勢不便，仍議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於十三年二月堵閉工竣。又按山安廳六套一帶，嘉慶十三年六月漫溢。黃水旁趨。由灌河入海。時亦籌改海口。經尙書吳璥侍郎托津會同江督鐵保等查勘馬港口張家莊各缺口漫水。由灌河入海。不能暢達。仍議修復舊海口。十四年河督吳璥等奏請緩辦。十五年尙書馬慧裕會同河督徐端督辦。是年十二月工竣。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六年五月土隄坐墊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督辦。是年十一月工竣。又按雲梯關外之近海南北兩岸，嘉慶十六年淮揚道黎世序議請接築長隄。東黃歸海。經江督百齡奏准興築土堰二道。以免黃水散漫。又按嘉慶十六年添設海安海阜兩廳。原海防之陳家浦工。歸於海阜廳。山安之六套工。歸於海安廳。

按黃河舊自原武滎陽分爲三。一自亳州鳳陽至清河口通淮。一抵徐州小浮橋。明宏治正德間屢北徙。其後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東注於淮安府境。當黃淮交會之衝。又爲運道咽喉。黃強淮弱。衝

決靡常。前明諸臣之議。僅以築隄濬河爲長策。甚者至欲委安東以拯全淮。迂謬甚矣。我聖祖仁皇帝神謨廣運。六次南巡。遍行咨度。特授機宜。首闢海口。以導黃注海。次闢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以避洪流。百八十里之險。挑濬黃河各險工。頂溜灣曲處。使水直行。刷沙疏陶家莊。張福口。張家莊。引河。令永無倒灌之虞。又濬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增修諸閘壩。繕新舊隄。俾黃淮兩河底績。世宗憲皇帝廬念河防重任。增設大臣。使南北各專其職。敕發帑金。大修高堰。又累年修築桃源。安東。阜寧。山陽等縣。黃河南北岸隄工。雍正四年十二月。河清獻瑞。縣亘五省。我皇上軫念河防。屢遣大臣經畫。翠華五次巡閱。親示方略。凡歸江歸海之路。分別緩急。俾河臣得所遵循。其中改紆爲直。移遠爲近。疏淺爲深。極因勢利導之宜。清口爲淮黃交會之區。尤令廣爲疏導。閘壩啓閉。立定水則。備勒御旨於石。以垂永久平成之慶。萬古爲昭矣。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禹貢舊河道自積石以下。至今滎澤縣。與今水道並同。滎澤以下。自原武縣北。徑陽武。延津二縣北。新鄉。汲縣南。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大伾山在焉。折北行。經內黃。湯陰。安陽。會漳水。經臨漳。大名。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又北經南宮。新河。冀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於渤海。大清一統志。

禹貢舊河道自今滎澤縣北。北岸獲嘉縣。東徑原武縣北。陽武。胙城三縣北。北岸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曰宿胥口。大伾山在其口。東北南岸滑縣。即古白馬津口。大河自今濬縣折而北行。逕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自鉅鹿又北逕



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渤海。水道提綱。

黃河故道。衛輝府古黃河舊河。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故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岸。則滑縣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書孔傳。河至於大伾而北行。黃度尙書說。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漢賈讓言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遠泛。水經注。河水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有濟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唐元和八年。以河溢。侵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征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乾寧三年。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爲二河。散漫千餘里。梁龍德三年。段凝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淳化四年。梁睿請於迎陽村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五年。新渠成。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歷瀆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遣使治之。四年。河塞。熙寧十年。河復溢。衛州王供埽及汲縣上下埽。滑州韓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元豐三年。陳祐甫謂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乞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

及延津京東埽。舒穆魯和卓言河水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泛溢。及於大名。由是徙州共城以避之。貞祐四年。溫察克計言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不從。禹貢錐指。黃河在延津縣北者。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邱界。其流始絕。在故胙城縣北者。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邱而東。其流始絕。在新鄉縣西南者。元至元九年。廣盈倉南河北岸決。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其流始絕。在府治汲縣東南者。與胙城分水。舒穆魯和卓舊作石抹輝者。溫察克計舊作溫撒可喜。今並改。大名府古黃河有三道。一自河南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經南樂縣西北。又東北經元城縣東。又東北入山東館陶縣界。此西漢以前黃河經行之故道也。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夏。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溝洫志。河至大伾。禹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乃塞之。河道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水經注。河水自涼城。又東北爲長壽津。故瀆出焉。一則漯川。今河所流。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去貴鄉縣三里。寰宇記。王莽河在頓邱縣北十里。接清豐入南樂縣界。又在德清軍城西南五里。自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入山東觀城縣界。此東漢以後及唐時故道。其

自開州又東北出逕大名元城之東者。宋時北流故道也。水經河水東逕鐵邱南。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元和志黃河南去臨河縣五里。北去濮陽縣十五里。又在頓邱縣南三十五里。清豐縣南五十里。宋史河渠志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號。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景德元年河決橫隴埽慶歷八年決商胡埽。皇祐元年合永濟渠注乾寧軍。是爲北流。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年復決。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爲東流。熙寧二年開修二股河。東流閉北流十年。大決於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元年決口塞。河復歸北。四年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漲水往往東出。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十一月張問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並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四年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時河徙而南北流亦絕。諸口皆爲平陸。今開州境內有商胡埽。在州東北三十里。六塔河在州東北十七里。自商胡東南通橫隴之支渠也。孫村埽在州東北三十四里。橫隴埽在州東。一自河南封邱縣流入。經長垣縣南。又東經東明縣南。又東入山東曹州界。此宋南渡以後黃河改流之故道也。明一統志長垣縣南六十道及廢東明縣南五十道。皆有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決陽武。循故道至開州南百二十里。東抵濮州張秋。其流奮激。聲聞數十里。俗名響子口。舊志正統十四年河決長垣朱家口。宏治二年又決封邱荊隆口。漫入長垣。東明嘉靖十五年。

河南徙杜勝集。萬歷十五年。又決荊隆口。由長垣毛家潭直薄東明。本朝順治七年。又決荊隆口。循響子口故道入洪湖。委折東北。凡二十餘里。下通張秋。今有淘北河。一作淘背河。在長垣縣南三十里。東流抵紙坊集入河。又有白家河。在縣東南三十里。自毛家潭東經盛橋入河。又有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皆黃河舊流也。朱家口在長垣縣東南七十里。響子口在東明縣西南二十里。彰德府黃河故道有二。一在臨漳縣界。漢志云。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是也。其時河流已經變遷。今不可考。一在內黃縣界。自直隸開州流入。東北入清豐縣界。水經注云。河水自戚城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經陰安至昌樂是也。考宋河渠志。元豐八年。梁村上下漲水壅潰。西決內黃。北出關村。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初。河道始南徙。不經縣界。今有故渠在縣東十里。有南北古隄。俗謂之黃灘。東昌府古黃河在府境。史記河渠書。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注。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載。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遂絕。成帝初。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水經注。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又東河水自東阿縣故城西東北流。注鄧里渠。又東北過茌平縣西。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稿礮城西。又東北流逕四瀆津。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冠氏縣北十八里。博州武水縣黃河南去縣二

十二里。聊城縣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宋史河渠志：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謂開六塔以披其勢。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明一統志：黃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舊志：王莽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六十里，遷隄村之南。自元城縣黃金隄迤邐而北入衛河，又縣西南有黃河故道，廣闊數里，與廣平相接。居漳衛西，又博平縣有新河，凡二派：一自縣西南東北流入禹城縣界，一自縣西南東流入管氏河，又有馮家河，亦在河西，繞城三面東流至二十里鋪河，皆古黃河餘流也。按黃河自兩漢以迄唐宋，皆經府境。金元以後，南合於淮，去郡始遠。自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而沙灣之流亦絕，今以漢書水經注、元和志、宋史諸書合近志考之，證以今之輿地，自大名府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館陶、堂邑、清平、博平、高唐諸州縣，以入濟南府平原德州界者，此西漢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以下是也。其自在平以入濟南府禹城平原縣界者，此東漢以後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自鄆里渠東北過茌平以下是也。其在聊城之南以至平陰縣界者，此唐及五代之故道也。宋初東京故道猶循其舊，慶歷中商胡埽決，改而北流，合永濟渠，則自大名之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之西北，館陶臨清之西，入廣平府威縣之南北，達清河，又逕夏津之西北，武城之西，以至冀州棗強縣界。此宋時黃河北流之故道也。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南北清河分流入海，遂不由府境矣。古漯河，黃河支流也。故道自濮州朝城縣流入，逕莘縣東，又東北逕堂邑縣東南，又東逕府城北，又東北逕博平縣南，又北逕清平縣西，又東逕高唐州西，又東北至濟南府

禹城縣界。水經注。漯水東北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又北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北。禹貢錐指。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敍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之言耳。水經注所言。漯水。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水之源委也。濟南府古黃河德州及臨邑禹城陵縣。皆漢平原郡地。爲黃河所經。故道自東昌府高唐州流入。經平原縣西北。流經德州。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靈縣。又東逕鄒縣。故城東。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此西漢時故道。元和志云。王莽枯河。在將陵縣西。去縣十里。舊志云。黃河崖在州東南二十餘里。其遺跡也。其一自高唐州流。逕平原縣東。又東北逕陵縣南。又東北逕臨邑縣北。與德平分界。又東北入武定府樂陵縣界。水經注。大河自高唐縣。故城西。又北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至般縣樂陵。此蓋東漢以後故道。元和志。臨邑縣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平原縣黃河。南去縣

五十里。長河縣黃河東去縣五里。皆其遺跡也。又長清縣亦有黃河。元和志在縣北。去縣五十里。蓋唐以前河流所經。而寰宇記謂禹城縣之黃河。自長清流入。又東北入臨邑界。與桑鄆所述順逆判殊。蓋宋時所經。非漢故道也。按古黃河上承恩縣四女寺及德州哨馬營兩支河之水。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玉泉莊。會鉤盤河下流。經直隸寧津南皮及武定府之樂陵。海豐諸縣。至大沽河口入海。山東通志自德州至樂陵縣。本鬲津河故道。今通謂之老黃河。雍正九年後。屢加濬治。以洩衛河盛漲。武定府古黃河。自濟南府德平縣流入。經商河樂陵二縣界。又東逕惠民縣界。又東逕濱州界。又東逕蒲臺。至利津縣入海。水經注河水自安德城東北逕般縣樂陵。枋鄉。厭次縣南。右逕濕陽縣故城北。又東北爲濕沃津。又東逕千乘城北。又東過黎城縣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水東逕甲下城南。又東南注濟河水。東北流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於海。元和志黃河在滴河縣南十八里。厭次縣南三里。蒲臺縣西南七十三里。寰宇記黃河在渤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今枯。舊志舊黃河。今曰土河。亦曰徒駭。在武定州南五十里。自濟南高橋東北流。入州界。經聶索鎮。又經古城西北。棗州南。又東經濱州霑化入海。其聶索鎮東西河腹高於岸。明成化間。嘗經疏鑿。後漸淤塞。乾隆年間。河決館陶。於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俱動帑挑濬。居民得耕種如故。至聶索鎮河。亦經隨時疏濬焉。按漢紀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入平原。千乘界中。河平三年。河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使隄塞之。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入兗豫。明帝使王景治之。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蓋自此遂爲河之經流。歷魏至隋。唐時猶然。雖或少有遷徙。大約不離千乘。

界中也。禹貢錐指自厭次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經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景福以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徑北海縣西北。又東北至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又按陽信海豐亦有黃河水。經注云。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渤海之屬縣也。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東注於海。金志。陽信有黃河。舊志。海豐縣北有黃河。西抵樂陵。蓋卽屯氏別河北瀆之遺跡也。冀州古黃河在州東南。及南宮縣東南。棗強縣南。水經。張甲河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棗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絳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宋史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縣北。注瀛州。元豐四年。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又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元祐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大觀三年。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舊志。黃路河一名黃瀘河。自廣平府清河縣流入。經南宮縣東南八十里。又北逕棗強縣東三十里。又東北出自河間府阜城縣。合劉麟河。今已湮廢。其地斥鹵。潦水數集。蓋卽古之黃河也。河間府古黃河在府境。西漢時大河由今山東德州流入。歷景州吳橋東。光與衛河合。又北至滄州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鬲縣。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此西漢以前黃河故道也。東漢以後。自千乘入海。而故道遂爲漳衛所占。至宋時復由此。宋史河渠志。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謂之北流。永濟渠卽衛河。今故城。吳橋。景州。交河。東光諸州縣界中衛河所經。皆宋時大河北流之



故道也。熙寧二年，河東徙，由二股河北流，始閉南渡，後益徙而南，北流遂絕。又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阜城下埽，樂壽阜城衛河俱不入其界，而亦被河決之患。蓋其時河流橫決，南合於衛，又北溢於漳也。案今吳橋縣南有老黃河，傳卽古之鬲津，又有鉤盤河，亦在縣之西南。蓋皆唐時河決入之道，非禹河舊跡也。老黃河導山東恩縣四女寺閘之水，北行至吳橋之玉泉莊，會鉤盤河入寧津縣，又北轉東入南皮縣，下游至山東海豐縣大沽河口入海。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復出館陶，臨清以北，運河驟漲，四十四年，建四女寺減水閘，雍正四年，改爲滾水壩，九年，挑浚引河入九龍口，並疏老黃河故道。十三年，復於哨馬營建滾水壩，開浚引河，由陳公隄至曹家口入鉤盤，達於老黃河。乾隆六年，十三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屢經籌議，凡直隸山東境內老黃河所經，一律浚治，暢流無阻，於是衛河泛漲，得資分洩，運道以安。又宣惠河在吳橋縣西北，本無源之水，乾隆四年開濬，受吳橋東光諸縣瀝水，北至流河莊古沙河，亦由吳橋南來會之，復東北流入於老黃河歸海。天津府大河故道在府南，自河間府東光縣流入，經南皮、滄州、青縣，靜海而達於天津。此西漢時大河入海之道，亦卽宋時河合永濟渠北流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故城西而北，與漳水會，又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二縣，西漳水注云：衡漳水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蓋西漢以前，河自東光北至章武，漳衛皆合之以達海，水經注所謂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王莽時，河東徙千乘，其故道爲漳衛所占，至宋皇祐元年，河自澶州合永濟渠北流入海，卽今衛河所行之道也。宋史

河渠志黃御河帶北行入濁流砦東經乾寧軍滄州等八名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濁流砦卽靜海北之濁流口海口今直沽入海之處也其在今南皮鹽山慶雲及山東海豐諸縣界者乃宋嘉祐中二股東流之故道宋史河渠志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熙寧初議者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四年河復注於御河於是北流盛而東流閉元符二年河大決於內黃於是併勢北行而東流遂絕河間府志寧津縣古黃河隄在縣西三十里東北入南皮界或謂卽鬲津河故道慶雲縣志古黃河自南皮由鹽山孟家店至慶雲縣黑牛王店又東徑海豐境達於海卽古無棣河或謂卽宋時二股河故道也又按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孔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漢書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太平寰宇記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說者謂迎河卽逆河古時九河至南皮縣界合流今天津之直沽爲衆流所歸潮汐迎之則逆行而上疑卽所謂逆河上至滄州南皮以會九河蓋直沽卽逆河入海之處東光南皮之間乃九河會流之始也九河故道在府南滄州諸縣界一曰徒駭河在滄州西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隄永徽三年築宋史河渠志元符三年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是也一曰胡蘇河自河間府東光寧津流入經南皮滄州慶雲入山東海豐縣界元和郡縣志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一名赤河其水赤渾色在無棣縣西三百步自饒安縣來一百里入海舊志在慶雲縣西南十三里

流經分水鎮東北十三里與鬲津河合是也。一曰鬲津河在南皮、慶雲、鹽山三縣界。南皮縣志：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徑慶雲縣。金史地理志：無棣縣有鬲津河。慶雲縣志：自山東樂陵縣流入。又東北徑鹽山縣崔家口。又東入海豐縣界。又縣西南三里有汭河。卽鬲津之支流。縣西五里有紀家河。亦流入鬲津河。又滄州志：有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卽鉤盤北派。自阜陵縣入。又東入海豐縣界。又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在南皮縣外十餘步。又太史河在縣北。又慶雲縣志：有馬頰河自樂陵縣流入。經分水鎮至縣城東南隅。入鬲津河。又有篤馬河在縣南三十里。卽禹貢簡河也。按九河之說。諸家不一。漢書溝洫志：成帝時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三河。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漢時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輿地廣記：又得其一。故昔人以爲皆似是而非。孔穎達尙書疏：據許商言。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餘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下。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其河填塞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于欽齊乘。謂衡漳卽徒駭。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數重。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卽胡蘇河。澱南之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卽簡河。潔河。東無棣北有陷河。卽鉤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卽鬲津河。舊志多採其說。然亦未可盡信。至今慶雲海豐。不過隋無棣一縣之地。近志所載。遂有六七。其附會可知。然徒駭、胡蘇、鬲津。自屬有據。則其餘六河故蹟。相去當不遠。聖祖仁皇帝御製論九河故道。折衷羣籍。謂指在濟南者。過南。指在永平者。過北。當不出今滄景二三百里間。而送河入海。亦在今天津之直沽。昔之聚訟無

續行水金鑑 卷三 河水

稽始有定論矣。大清一統志。

#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

河水章廣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河漲漫溢蘭陽縣北岸雷家集隄工二十六丈儀封縣北岸洪邵灣隄工二十一丈水驛隄斷口四十三丈八尺張家莊隄斷口二十五丈巡撫汪灝督官搶築河南通志十一月上諭戶部尙書張鵬翮曰河工雖奏績然不可一日不防儻兩隄稍有疎忽則前功盡棄蓋河源出於崑崙崑崙會遣官往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知之甚詳爾可宣旨趙世顯令行文川陝總督甘肅巡撫儻遇大水之年黃河水漲卽著星速報知總河預爲修防始得保全也仁皇帝聖訓

是月命張鵬翮爲戶部尙書趙世顯總理南河河渠紀聞

是月上諭戶部尙書張鵬翮內閣學士噶敏圖爾等到河工傳旨與總河趙世顯河工關係緊要加謹修防不可稍有忽略宿遷以下有清水入黃河得以刷沙過行宿遷以上至河南一帶無清水入黃必須將兩岸隄工小心修防令水不出槽導水由槽中行始無淤沙之患至黃河發水由上源寧夏而來著行文陝西總督轉行寧夏同知遇黃河水長時將長水情形作速報知總河河南巡撫約二十日卽報到務期預爲修防江南通志

按黃河發水情形由寧夏馳報以謹預防寧夏報水自此始蘭陽儀封諸州縣決口至五六處之多又當北岸就下之勢不逾年而卽塞者時方以巡撫就近專理河務責任旣專故迅速奏功亦緣成平日久河

槽衝刷底深水落歸槽。雖有漫出之水。終無奪溜之勢也。河渠紀聞。

是年趙世顯題請於黃岡挑壩上。再建一壩。以助其勢。覆如議行。按河南治河檔案云。趙世顯至官。閱視黃岡挑壩。言對岸沙灘西墊。大溜直衝壩上。須於上水再建一壩。兩壩相比。上下接應。勢大而溜自開。行。并將埽臺加幫。裏餞隄內。有舊決河口一道。越隄。正坐河形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越隄外遙隄。及新建挑水壩之隄工。均加修培補。復由慎守黃岡之意。推廣其用。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談家莊礮嘴壩二。黃河北岸九里岡礮嘴壩三。壩上下皆加築雁翅護崖等埽。以固河防。河渠紀聞。

是年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上水頭護崖埽三十五丈。又築撐隄三十四丈。壩臺五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又建煙墩扇面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又加幫內餞埽臺。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談家莊礮嘴壩二座。各長二十丈。寬三丈。又半路劉建壩二座。一上水頭礮嘴壩。長七丈。寬三丈。一下水頭扇面挑水壩。長八丈。寬三丈。并樓崖埽長三十六丈。寬二丈。江南通志。

是年因談家壩上。迎北岸七里溝礮嘴壩。陳家樓溜險工。河院趙於是年及五十一、二、七等年。共題建挑水壩五座。又是年及五十一、二、四、六、八、六十等年。河院趙題建九里岡挑水壩共一十三座。護崖埽工共一百五丈二尺。撐隄十一丈。桃源縣志。今按江南通志。是年建九里岡扇面礮嘴壩三座。各長十丈。寬三丈。

是年建桃源縣大王廟東挑水壩。淮安府志。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部覆總河趙世顯疏。河南虞城縣黃岡壩新建挑水壩一座。甚有裨益。因對面沙灘漸次西墊。大溜直衝挑水壩之上。壩受敵崖土坍卸。須於其上再建挑水壩一座。挑溜開行。其險工迤裏。當日原有舊決河口。雖有越隄爲內障。無如隄根正坐河形之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越隄之外。又有遙隄一道。日久殘壞。亦應修補。至險工埽臺裏餞。宜幫寬厚。又新建挑水壩處。隄工單薄。亦宜加幫。又虞城儀封。蘭陽祥符。卑薄隄工。俱應加幫高厚。又鄭州至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一道。甚爲卑薄。恐黃河水長。必至內灌。應加幫高厚。又武陟木欒店承沁黃交會處。隄工卑薄。應幫高厚。再接創三百丈。又荊隆口越隄之外。又有太黃隄。而踐踏之缺口宜補。又蘭陽與長垣交界隄工。應加高子隄三尺。蘭陽子隄。當年創築虛鬆。又兼地勢卑窪。應幫築堅實。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舊隄。止高七八尺。杜家樓前隄。止高七尺。均應加高三尺。又楊家堂。韓李寨隄。應行幫寬。凡黃河兩岸舊有越隄。格隄。護城隄。殘缺之處。均應幫築。以上工程。撫臣鹿祐情願。率屬捐俸修築。又河南隄上。柳株寥寥。儻遇險工。憑何取用。應飭州縣河官。凡官地廣栽柳株。務期成活。不許奸民盜竊等語。議得河南隄係巡撫就近料理。如遇水長。卽飭管河等官協同地方官合力搶護。如有仍前怠玩。貽誤河工者。將管河地方官照黃河例議處。仍查明年限。著其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十二月二十日。趙世顯奏。御壩西壩工程。請修築加長。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壩西壩。關係緊要。甲子年朕南巡時。清流不暢。黃水倒灌。以致洪澤湖上流淤墊。朕指修御壩西壩。清水遂暢。然流出黃水。不致倒灌。淮黃交會之區。始得安瀾。但其地甚卑濕。彼時朕步行閱視十餘里。泥濘沒膝。指授方略。總之治水如治

天下得其道則治。不可用巧妄行。靳輔善於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龍心計太過。張鵬翮但遵舊守成法而已。張鵬翮係漢人。豈能乘騎在在馳驅料理。惟於朕諭遵行不違。是以河工底績耳。今御壩西壩加長工程。俱如所請。令及時興工修築。仁皇帝聖訓。

是年趙世顯請於南北兩岸當衝之工。添建挑壩。以殺溜勢。按世顯於蕭之徐莊。宿遷之三教堂。及北岸之長樊大壩。趙莊。羊山古城。各建挑水壩一。皆各長十丈。上下雁翅長如之。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各建雞嘴埽壩一。均長十二丈。以化其險急。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徐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修砌徐州北門外洪福寺石工。長六十六丈。又建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三丈。建邳州黃河北岸趙家莊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又修建羊山寺前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三教堂迤下灣兜挑水壩。雁翅護崖埽工。共長三十丈。又建大古城挑水壩。長十丈。雁翅護崖埽工。共長四十丈。建黃河北岸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雞嘴埽壩二座。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康熙五十年。豫撫鹿祐言。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壩。築成已逾一年。固限。請入歲修。以便治防。按鹿祐言。新壩當舊壩上流頂衝之勢。更加緊要。請入歲修。祐於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加幫高厚。以防內灌。接築武陟木欒店迤南沁黃交會處。隄工三百丈。以資攔禦。堅築北岸蘭陽大隄。加培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杜家樓各隄。均捐俸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邳州黃河北岸迎水大壩一。桃源縣九里岡下壩。尾扇面壩二。宿遷縣黃河南岸朱家莊扇面挑



水壩三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其制。按張鵬翮面奉聖諭。黃河雞嘴壩太短。不能逼溜。應照永定河修長。並令試做免賠。而人始勇於從事。於是險工爭立挑壩。雁翅護崖諸埽。以次如式並進。河渠紀聞。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諭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卽行具奏。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江南通志。

是年建睢寧縣墨家莊下壩挑壩二。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前式。按墨家莊今之瓦房工。大河自東北轉西南。氣脈長大。直侵瓦房岸。隄形順直。提坐不定。故建挑水壩以扼之。時埽工不過百餘丈。溜亦順勢南趨。東西大灘二十有餘里。昔人於此築壩開河。成河者屢矣。修守無法。不數年。仍復故道。每當大水。洪溜順灘直下。不復轉向西南。水落歸槽。不能久定。迨後挑壩皆廢。溜向裏臥。沿隄退守。隄退一步。溜進一步。遂成大灣。提坐無時。連年生工。同時並建者。蕭縣之田家樓。碭山之定國寺。徐州之張李各莊。宿遷之新莊老隄頭。卓家莊。桃源之九里岡。均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以保河隄。今皆已淤閉。談家壩僅存。拖溜。惟煙墩一工。水深溜急。不異前時。而挑壩不似前之長大得力。加以工段縣長。防守不易。七里溝河溜稍順於煙墩。而漫散難收。建挑壩以束其勢。則不至撞東埽灣。今並無挑壩可守。歲有新生之工。糜費失勢。不可不防其流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五丈。添建

睢寧縣黃河南岸墨家莊下壩挑水壩二座。並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新莊扇面挑水壩二座。長二十丈。並樓崖埽工。長五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談家莊扇面挑水壩。長二十一丈。下壩尾樓崖埽工。長二十丈。又建黃河北岸九里岡扇面挑水壩。長十五丈。上雁翅十五丈。下雁翅六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二年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加修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餞築。窰灣越隄。按時家馬頭經漫缺後。雖已築塞。而衝出之溝槽。引溜近隄。大隄著重修。千有餘丈之越隄。爲重門。童家營亦以新築之隄。衝激堪虞。加築後餞。窰灣地本低下。爲後障以固之。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以衛田廬。建徐州黃河南岸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建李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又築壩尾縷隄。長四十丈。又建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築壩臺。長十丈。寬六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老隄頭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又建卓家莊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下護崖埽。長四十五丈。又築撐隄壩臺。長二十九丈。談家莊建壩。長十丈。寬五丈。建黃河北岸七里溝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加築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餞隄。長一百五十五丈。五十三年工竣。又於六十年加幫裏餞隄。長一百五十五丈。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長一千丈。築窰灣越隄。長四百丈。今按童家營南有窰頭河。窰頭支河。應卽此地。建佃湖迤下大王廟前挑水壩。連上水雁翅。下水樓崖。共長

二十二丈。江南通志。

築桃源縣大王廟談家莊挑水壩各一座。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連築三壩。內加戩隄。外創築越隄。以重修防。按朱家海卽今周工。其地水深溜曲。河底有流沙。自明以來。時有築塞。河溜壅灣。曲注必藉挑壩以殺之。灣大溜緊。一壩不能攔護。連築三壩。上下接應。勢力相比。而濟用。三壩各長三十丈。上下樓崖壩長數百丈。又加後戩。築越隄。誠重之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三座。並雁翅。每座長三十丈。上下樓崖壩工長一百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陳家灣挑水壩長十丈。建張家道口魚鱗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工長四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四年。修築睢寧縣王家堂挑水大壩。時王家堂以越隄作正隄。恐黃流臥進。於舊隄頭築挑壩。逼溜開行。迤裏築戩隄。以固其防。按張文端以王家堂大隄決口衝深。棄舊隄。增培越隄。以避衝。外口加築挑壩。至是便加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王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並築壩臺戩隄。長一百三十丈。又建戴家馬路挑水壩。長十丈。並壩臺戩隄。長一百三十丈。築徐州黃河南岸撐隄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共長三十丈。又建楊家窪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各長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戩隄。長二百七十丈。建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六

七兩壩挑水壩各一座。並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洋河灣兜挑水壩。護崖並舊壩魚鱗埽。共長四十丈。又建蔡家道口挑水壩。雁翅護崖埽。共長四十丈。又建黃河北岸河北鎮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長三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九里岡挑水壩。長十八丈。又上水頭雁翅。長十五丈。寬二丈。又築壩臺。長十八丈。寬三丈。又七里溝建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第一座上雁翅並護崖埽。共長七十三丈。建安東縣黃河北岸齊家馬頭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五丈。第二座長十二丈。又加幫佃湖迤下裏餞隄。長一百五十丈。又築嵇家馬頭越隄。長一百丈。又建單家莊挑水壩一座。又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窰灣口隄。內小越隄。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初十日。趙世顯疏。管河官員遇有丁憂回籍者。請仍留河工効力。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告成二十餘年。善後之方。不可不講。在工之人。必年久諳練。方能辦理。譬如行軍。務須曾經出征者。始於營伍熟諳。况黃河之水。遷徙不常。最難疏治。如下埽築隄。建挑水壩。非久於其地之人。不能熟悉。著照所請行。但築隄亦有不同。黃水難於修築。而易於保固。清水易於修築。而難於保固。此又不可不知。清水暢流。可以刷沙。使河水深通。永無倒灌之虞。然欲使清水暢流。必全閉六壩。使盡由清口而出。方能敵黃。朕昔南巡。乘船閱河。隄內居民。歷歷可見。今於隄內望黃河行舟。帆檣皆不可見。可知近日河水之深矣。仁皇帝聖訓。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奎山店徐州府志自七里溝接奎山店至三山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

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埽工。長三十八丈。護崖埽工。長一百二十五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彭家堡挑水壩。上水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建黃河北岸古城迤裏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雁翅各長十丈。又第一座護崖埽。長三十五丈。第二座護崖埽。長十六丈。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長十丈。寬五丈。又護崖埽工。長二十九丈二尺。建黃河北岸安東縣南門東挑水壩。長十丈。大王廟前挑水壩。長十一丈。又幫築裏餞隄。長五百一十二丈。幫築柳園頭裏餞隄。長五百七十二丈。建徐家莊礮嘴壩一座。江南通志。

是年築桃源縣半路劉小越隄。建顏家莊挑水壩。築安東縣嵇家馬頭越隄。單家莊越隄。淮安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增築桃源縣南岸煙墩挑水大壩。並築壩臺。修遙隄。以謹防守。按桃源密邇洪湖。一有不戒。淤湖更甚。據高堰更急。而莫險於煙墩。其地負河面湖。下瞰桃源城。如釜底。內塘低河面二丈餘。隄根有漩窩。湍溜洄洑。埽不能立。康熙六年。河決煙墩。嗣決新莊。數年而後。治濁流。攔入洪湖。沙淤成洲。幾三十里。疏七引河。而淮始出。其險可畏也。前時築壩以障之。至是非加築挑壩。不足以當其衝。長逾十五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加長。護崖埽長逾數倍。埽後築撐隄。內修壩臺。外築遙隄。防護不爲不周矣。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壩二。嗣又於壩上加挑壩一道。以助其勢。按徐州北門外郭家嘴石岸。因北岸山根挑溜入灣。黃河大溜衝刷。深至三四丈不等。隄根樁木淘虛。石工倒卸。至爲險急。

連建二壩。各長十丈。上下雁翅護崖埽加長。以開溜勢。嗣又添建挑壩雁翅護崖如式。皆以水勢激湍。壩灣溜急。建壩以禦之。又添壩以蓋之。趙世顯承張文端治後。河流順軌。數年無事。雖由遭逢之盛。抑遵行挑壩所致也。同時並建者。徐州之黃家莊、楊家窪、奎山店、碭山之王家莊、邳州之董家堂六七兩壩。宿遷之柳園頭、洋河灣、蔡家道口、彭家堡、河北鎮、桃源之胡家莊、七里溝、安東之南門、東齊家馬頭、單家莊。皆築挑壩。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均能開溜護隄。今南岸如宿遷桃源之張家口、鍾灣、胡莊、徐州之長樊大壩、狼矢溝、碭山之王莊、北岸如宿遷之河北鎮等工。久已淤閉。而新生之工。隨勢轉移。亦有人力可回者。至築齊家馬頭越隄。並小店汛、九里溝、古城迤裏各越隄。安東縣大王廟前壩後戩隄。亦固防之要道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六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丈。加幫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埽臺長二百九十四丈。又加幫楊家窪埽臺長一百五十丈。又加幫小店埽臺長三百一十丈。越隄長七百五十五丈。又加幫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迤裏埽臺長三百一十丈。又加幫狼矢溝埽臺長八十丈。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戩隄長三百丈。又修建王家堂迤外樓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又建築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鍾家灣挑水壩。並上水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又加幫陳家灣蔡家道口內戩隄長二百丈。又建柳園頭挑水壩。上下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壩尾下護崖埽長三十丈。又築撐隄壩臺長十九丈。又創築安東縣黃河南岸齊家馬

頭越隄長七百五十一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七年加修朱家海埽工。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挑水壩。按朱家海沙底之河隨流衝刷。土埽不能堅定。伏秋搶鑲不已。歲修尤費經畫。時河自徐州以下。惟蔡家樓工長溜險。故建長十丈之挑壩。雁翅樓崖長倍之。復加二百餘丈之戩隄。以固其防。世顯司河十餘年。所專致不釋者。惟挑壩一法。如宿遷樊莊、蘇莊、葉莊之挑壩。蕭縣順河集、桃源、胡莊、顏莊、半路劉之挑壩。皆同時並建。能盡得其用。無衝激潰敗之慮。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武陟之詹家店。又溢何家營。經流原武治北。懷慶府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黃家莊挑水壩。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十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

護崖埽工。長三十九丈。又建築戴家樓樓崖埽工。長八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集樓崖埽工。

長一百丈。又幫戩隄。長二百一十丈。又建挑水壩。並雁翅埽工。長二十丈。又建樊家莊挑水壩。並上水

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建桃源縣煙墩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護崖埽二段。共長

四十丈。埽後築撐隄。長二十二丈。又築壩臺六十丈。又幫遙隄五百六十五丈。建談家莊挑水壩。

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接雁翅下護隄埽。長二十丈。修安東縣黃河南岸李家馬頭下樓崖

順埽。長二百七十六丈。隄內幫築裏戩工。長四百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八年開清河縣王營鎮東引河。分溜趨北。以保老壩車路等工。淮安府志。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順河集引水領水壩二座。共長五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

丈。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挑水壩。長十丈。徐州府志作五十六年建。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各長十丈。又題准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建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長三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越隄。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修建迎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壩下修建樓崖壩。工長二十一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蘇家莊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工長四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護灘壩。長十五丈。又建顏家莊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護崖壩。長二十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雁翅長三十丈。又建護隄壩。工長八十丈。建黃河北岸半路劉魚鱗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八丈。寬四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頭護隄壩。長二十七丈。第二座。長十八丈。上雁翅長十五丈。又建九里岡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三丈。護崖壩。長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九年秋汛。水長南下。直衝南岸。礪山縣定國寺大隄。增築壩臺。加築挑水大壩。雁翅護崖各如式。搶修月餘。始獲平穩。按是時黃流由西北南下。直衝隄根。下壩堵禦。水沿隄橫壩。所在著重。溜壅壩根。不得開行。乃於上流建挑壩。以殺其勢。搶修彌月不息。河渠紀聞。

是年建礪山縣王家莊挑壩一。徐州熊家窰挑壩一。狼矢溝挑壩一。桃源縣三岔小壩。迤上挑壩一。楮桃樹迤上挑壩一。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各如式。挑水得力。大溜開行。各工以次淤閉。按王家莊狼矢溝。三岔。楮桃樹。皆當年極險之工。挑壩立而溜開。以次淤閉。河渠紀聞。

是年建礪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上水護崖壩。長十丈。又建王家



莊領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建徐州黃河南岸熊家窰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各長十丈。又建黃河北岸狼矢溝迎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戴家樓越隄頭樓崖埽工。長五十八丈。又創築朱家口迤裏越隄。長九百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樓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三岔小壩迤上挑水壩。桃源縣志作三岔上迎南岸談家溜險工。河院趙題建挑水壩二座。長十丈。寬五丈。迤下護隄埽工。長七十五丈。又建楮桃樹迤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年四月。山東巡撫李樹德請修太行隄。命吏部尙書張鵬翮往勘。陳鵬年著同前往。國史河渠志。

六月二十一日。河決武陟馬營口。直注武原。自北岸大隄至原武北岸。南北二十餘里。皆成巨浸。護城隄不沒者數寸。河臣親駐決處。役夫數萬。晝夜搶護。至十二月工竣。原武縣志。

八月。河決懷慶府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並流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入運河。將張秋迤南趙王河口對岸漫溢。由五孔橋入鹽河下海。巡撫楊宗義率河官駐工堵築。九月。將詹家店。魏家口塞之。其馬營決口。趙世顯率領江南各營弁。並椿埽手。與民夫協同巡撫。并力在李先鋒莊建壩堵築。適欽差都御史牛鈕。翰林侍講齊蘇勒等。至傳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下攔黃埽壩。遂於十一月十二日合龍。卽於南壩尾接築子堰一道。至秦家廠止。而李先鋒莊亦於十二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河南通志。

是月黃沁並漲。河決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大溜北瀉。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經開州習城村。入山東境。分灌濮州、范縣、壽張。隄岸多潰。至范之宋明口。并入清河。又合壽張之沙河。漫過大壩。與趙王河合。出運河。潰曹家單薄。下大清河入海。按是年趙世顯方建徐州韓家山、山陽縣韓家莊、桃源縣顏家莊、七里溝、安東縣南門迤西時家馬頭之挑壩。礙嘴埽。而於孟津之沙淤流滯。詹店之虛鬆引溜。曾未加詳。所謂圖近而忘遠也。聖明廩念中州。每以下流旣治。必固上源。四十一年張鵬翮面奉上諭。河南黃河係處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責令勘修堅築。趙世顯但以廣築挑壩爲得策。不爲遠慮。四十餘年之安瀾。至此復發大難。因循廢弛於足跡不經之地。豈得謂非人事哉。河渠紀聞。

九月初六日上諭大學士等曰。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決隄岸。淹沒田廬之患。昔黃河會九河。從天津入海。後漸遷徙而南。約計遷徙之地。已千餘里矣。漢武帝塞瓠子口。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河務。屢行親閱。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築高家堰、石隄。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巡幸至湖灘、河朔、保德州、橫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邳州、桃源、清口等處。俱曾渡河。自橫城順黃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視。惟孟津渡河時。因淤沙不能直渡。委折而行。彼時朕卽慮沙淤則流滯。隄岸必致衝決。今據報黃河衝決。流入沁河。泛溢至直隸長垣縣。今按山東通志。有至山東三字等處。若今冬將決口堵築堅固。可保無虞。否則自決處以下。勢分沙壅。河水陡長。隄岸之危。非一所矣。昨趙宏燮奏。河決之處。或在瓠子口以上。或在瓠子口之下。並河道情形。著詳問九卿。及在京河南省官員具奏。仁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八日上諭大學士等曰。堵築黃河漫溢工程。此第一緊要之事。著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前往監修。其堵築時。宜先於上流建挑水壩。以殺水勢。今按山東通志。有其應大應小。不可一概九字。俟沙淤後。再漸次加築。則漫溢之勢自平。而堵塞不甚費力矣。朕於清口。建築挑水壩時。曾經指示此事。齊蘇勒。馬泰等。悉知之。至於前項工程。毋得吝惜錢糧。河南地方。河底不凍。今冬宜作速興築。其建挑水壩之時。應挑引河。黃河有曲折之處。卽成洲渚。務詳勘酌量取直。挑成引河。俟黃河決口。堵塞報竣之後。再引沁河濟運。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閘。北八閘。春時水淺。船行有阻。應將沁河之水。於此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其水勢。自於運道大有裨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閘。水多。不需水濟。朕另有旨。與張鵬翮。令學士格爾布。前往宣諭。再徐州下流黃河。可以無虞。獨徐州上流黃河。多有沙淤。不可不預防衝決。將此旨宣諭該管各官。宜先防備。仁皇帝聖訓。

十一月趙世顯爲屬員。訐罷。詔陳鵬年署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年築釘船幫大壩。挑廣武山下黃家溝。今按黃家溝。河渠紀聞。河南通志。皆作王引河一道。導大溜歸入正河。又築秦家廠壩。馬營口。逾年工成。又築曹單等縣太行隄。工時。決河至壽張。直趨張秋潰東岸之曹家單薄。由大清河入海。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韓家山迎水壩二座。共長七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修築豐沛二縣太行隄。長四百一十四丈九尺。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張寒二堡。謝家潭等處縷隄。長一千二百三十一丈。修築邳州黃河北岸鄭家壩。樓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臧家莊包灘埽工。

長一百四十丈。加幫戩隄。長二百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顏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一十丈。壩臺長一百二十五丈。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三座。第一座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填築埽後卑矮隄工。長一百五十一丈。第二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下雁翅長十丈五尺。第三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與第二座壩連接。又七里溝建壩。長十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建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雁翅長二十丈。下雁翅長十六丈。下首順埽長一百一十丈。建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礮嘴埽壩。長十丈。上水雁翅斜長十丈。下水樓崖埽長十丈。又建南門迤西礮嘴埽壩。長十五丈。上水雁翅。下水護崖埽。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河冰溢。水復漫漲。釘船幫南壩尾。接至秦家廠子堰。決斷二十餘丈。又將新築越隄塌斷。水由李先鋒莊壩下直逼馬營口隄工。至十八日。決開二十餘丈。水深溜急。無可堵塞。陳鵬年建議於王家溝挑挖引河一道。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壩一座。水勢始平。於十二月相繼堵塞。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一道。自決口東滎澤大隄起。至詹家店新築隄頭。止。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四月。於儀封縣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長七百丈。虞城縣黃岡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通暢。六月初四日夜。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北壩臺八丈。南壩臺九丈五尺。邊埽加鑲。塌卸六丈。又釘船幫大壩。蟄陷四十五丈。搶築將成。至初六。今按懷慶府志作四。日復陷。幸王家溝引河汛水刷寬一百餘丈。全河盡注。不浸馬營決口。陳鵬年。楊宗義於廣武山官莊峪挑引河一百四十餘丈。以殺水勢。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合龍。次日。又將北壩尾決開一百餘丈。大溜歸馬營口。亦漫開八丈。

然底埽未動。至十二月初八塞訖。忽冰凌水積。壩尾後隄埽面漫水二十餘丈。馬營口亦漫開八九丈。遂并力搶築。至二十一日工竣。十二月齊蘇勒奏。秦家廠雖合龍斷流。現今細水透露。正在搶救。但地勢卑窪。非建壩之區。况兩岸無倚。孤立於巨浸中。勢甚危急。宜築背後土隄。以斷其流。多下護壩邊埽。以敵其衝。使前後有恃。并力捍禦。隨會撫臣楊宗義。帶同管河道等官。議定先將秦家廠攔河大壩。加鑲高厚。以捍水勢。將馬營口衝斷之隄。於水中接合西東。以絕其流。但時值隆冬。土凍難修。因時迫事急。不得已設法挖凍趕辦。以防春汛。其餘修防。俟春和土化。次第修理。庶保萬全。河南通志。

是月河復決馬營口。下灌張秋。奔注大清河。陳鵬年開王家溝。建挑水壩於沁口東。相繼堵塞。六月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南北壩臺邊埽。釘船幫大壩。蟄陷。搶築將成。逾日復陷。至九月。秦家廠又決。北壩尾馬營口漫開。至十二月塞訖。壩尾後隄漫水復開。至雍正元年正月。搶築報竣。按陳勤恪於六十年與張文端同閱南北河隄。適馬營不守。遂以公代理河務。時凌水驟漲。漫缺釘船幫。至秦廠子堰。塌斷新築。越隄水直逼馬營口。馬營不守。公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導流。不能暢出。惟有分疏上下。以殺其悍怒。乃請於沁黃交會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由東南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建挑壩於沁口東。以扼之。水勢始平。以次築塞諸決口。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復挑儀封縣白家樓北岸引河。虞城縣挑黃岡壩對岸引河。河溜通暢。乃因伏汛沁水暴溢。又決於秦家廠釘船幫大壩。塌陷。復以新工未穩。暴流洶至。屢築屢決。此塞彼開。乃於王家溝官莊峪開引河。工竣啓放。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未及竣事而公卒。沂沭諸水之漫湖奪運。而灌邳宿也。公預燭於五年之前。修禹王臺壩。捍沭水使之東。

修宿遷竹絡壩。洩沂水歸六塘。挑徐塘口。迤上越河。接入彭家河。濬宿遷王家溝西湖口。正引河及東西支河。以利運行。添修駱馬湖竹絡閘。東西裏頭。以遏黃水。內注淤運。所以爲運計者。無不至。開定國寺胡家樓引河。而平徐州碭山積年之險。議疏上流。以治下流。鑿南岸逼水大灘。引溜歸入正河。成功之胚胎。宜基於此。功未立而先逝。聞者惜之。諡曰勤恪。良不誣也。張清恪言河南歲有河患。由沁黃合流水盛。議於交會處建閘。更加草壩。重重關鎖。以束其勢。使不致泛濫。其言大而難行。黃河自三門七津奔湧下注。至孟津以下。水尙湍急。加以沁河出山之水。洶湧衝蕩。非閘壩所能收束。河南土性沙鬆。溜至搜根。刷深至二三丈不等。閘下椿木必虛。不能保固。况以黃沁交至之水。內外衝激。勢難屹立。馬營之役。亦以圖近忘遠。疎其修守。惟當疏通去路。堅築隄壩。以固南北之防也。河渠紀聞。

是月馬營口復決。大河全勢歸北。而故道可揭。至二十七日漫入護城隄。城下水深丈餘。四門土塞。水浸入城中。四隅稍窪處皆滿。街巷潮濕。學宮官署。城垣民舍。坍塌殆盡。十二月初八塞。是年加幫隄工。底寬十丈。頂寬三丈。高一丈二尺。飭堡夫栽柳護隄。原武縣志。

二月陳鵬年疏言。河南滎澤縣黃河兩岸隄工。止出水面三四尺五三尺不等。一遇水長。漫隄而過。上流散漫。則下流河身日漸淤高。隄岸卑矮。且有殘缺。難資捍衛。官於桃汛前增高培厚。疏下部議。令巡撫楊宗義速行修築。是月馬營隄爲冰凌水衝漫。鵬年疏言。馬營地勢低窪。從釘船幫南壩尾衝開。至此二十餘里。已成大溜。撫臣楊宗義堵築。上口止剩六丈。下口四丈餘。無如水深溜急。難施人力。惟有分其上流。借沁水逼黃。就王家溝開引河。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正河。用杏葉鐵鈹濬深釘船幫。下首新生。

淤灘。建挑水壩於沁河口東。逼沁水會黃南趨。不使東下。則大溜往南。馬營決口庶可堵築完固。疏下部議行。會牛鈕、齊蘇勒等奏築沁河隄頭至詹家店十八里遙隄。楊宗義以武陟百姓僉言此十八里若築隄。則田畝易淹。且致衝決。鄰邑奏寢其役。詔鵬年確勘。鵬年奏黃河南北兩岸從滎澤縣始築隄。其上並無之。蓋以南岸有廣武山爲屏蔽。而北岸沁水則從此出口。當沁黃交漲時。聽其流入水寨及原武縣之黑羊山沙地。水勢寬平。不致衝溢。前人實非無見。若一并築隄。則暴漲必衝射隄根。工險難以防護。歲修費亦不貲。宜留此無隄之十八里以備宣洩。從之。又疏言與撫臣楊宗義商。暫停馬營隄決口堵築。以三月初興工。開王家溝引河。並建挑水壩於沁河東。尋奉詔回辦南河事務。八月疏言。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險工。須定越隄以資保障。邳州運河徐塘口迤下河道淺滯。應於徐塘口迤上挑挖越河。接入彭家河。是河亦應挑深。山陽縣運河文華寺下引河淤墊。應加挑浚。又高家堰山盱二汛一帶河隄風浪衝激。應加培柴土萬四千餘丈。山盱汛天然南北兩壩。原防湖水暴漲。相時開放。今南壩與束水南隄逼近。應築實爲隄。改北壩爲南壩。另於迤北百丈之外建壩。則束水南隄地寬流緩。可免激射之患。疏下部卽行。是月鵬年復至武陟開工。先是馬營決口因桃汛流急水深停工。牛鈕奏於上流秦家廠堵築甫竣。旋決。至是鵬年同楊宗義疏言。秦家廠南壩尾刷開一百二十餘丈。入馬營東下。應於南壩臺轉東建扇面壩。挑溜西行。用長椿大埽。建攔河大壩於秦家廠上流。又疏言。前因河勢北趨。宜分洩上流。先開王家溝二十餘里引河。嗣因沁黃並漲。河流遷徙。引河口門淤沙移上。接口門至劉家溝。水已暢流。衝刷寬深。復因上流沁河接灘二十餘里。隔河溜爲南北兩道。南入引河北。仍趨決口。今宜從劉家溝上流無灘隔之官莊。

峪開引河一千四百餘丈。庶全河之水俱洩。而秦家廠及馬營決口易堵。疏下九卿等同牛鈕。齊蘇勒議。官莊峪淤灘窄而且長。上流無進水之勢。開引河不若堅修挑水壩。令鵬年同楊宗義酌行。十月疏言。秦家廠之北壩尾隄。向係漫灘。根脚虛鬆。自霜降後。連日西北風。鼓浪衝刷。漫開百餘丈。大溜歸入馬營。前此南壩尾水深三丈有餘。自北壩尾衝開後。漸次平緩。十月初三日堵築合龍。其北壩尾及馬營決口。可以次第堵築。陳鵬年傳稿。

十一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實授陳鵬年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月陳鵬年疏言。前議自詹家店起至滎澤縣老隄止。包築大越隄。誠爲重門保障。若俟決口堵塞後興工。恐土凍不堅。今天氣尙在融和。卽行鳩築。惟中間約有百餘丈。因兩年汕刷寬深。應俟春融積水漸消。另取乾土。夯礮堅實。乃可竣事。尋疏言。前議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無隄之十八里。留備宣洩。今河勢北趨。較前迥異。若留此空隙。亦屬可慮。應如牛鈕。齊蘇勒原奏。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連築大隄。直接滎澤縣老隄。通計三千四百四十丈。俟春融并築竣工。下所司知之。又疏言。秦家廠北壩尾十二月初八合龍。旋復爲冰凌水衝漫。至二十一日堵閉。其馬營隄埽。亦可刻期堵塞。奉上諭。秦家廠北壩尾漫溢之處。雖經堵閉。但係冬日所築。明春冰融之時。務期預爲加謹保固。陳鵬年傳稿。

是年武陟縣大壩南尾衝潰。又塌馬營口下首十餘丈淤塞。又裂秦家廠北隄。旋塞。時決水復至張秋開葦河頭。洩入大清河。至十二月馬營口工竣。始築葦河口。山東通志。

是年挑挖礪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險工。對岸引河長九百七丈五尺。創築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越



隄長五百八十三丈。挑挖徐州黃河南岸胡家樓對岸引河長七百丈。又挑挖黃河北岸長樊大壩對岸引河長七百二十丈。江南通志。是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又於黃堦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大清一統志。

此  
页  
空  
白

#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

河水章續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三日。上諭大學士等。前年黃水衝決。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隄工一切完竣。交與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拿交刑部從重治罪。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被衝決之隄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先。務期預爲防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定隄工再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陳鵬年卒。賜諡恪勤。陳鵬年傳稿。以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署理河道總督。尋實授齊蘇勒傳稿。

是月秦家廠馬營口隄壩完竣。河復故道。河渠紀聞。

二月齊蘇勒奏。前月雖接隄斷流。大溜全歸正河。尤宜於馬營口一帶舊隄普律加高培厚。於後面添築撐隄一段。格隄一道。以爲重門保障。又將秦家廠前草壩前面下埽簽椿層層鑲墊。以防頂衝。再於後面築靠隄月隄。俾有倚恃。今已完工。其建築十八里之遙隄。并趙莊、詹家店等處埽壩。現今人夫協力。數日即完。但新築各隄埽。應設堡夫防守。河南向無額設椿手埽手。凡遇工程。俱係現雇土人。做法顛倒。徒資糜費。臣於南工選千總二員。率領諳練河兵八十名。暫駐工所。以防伏秋兩汛。以便教習土人。按法修防。

庶無貽誤。河南通志。

三月築祥符等縣南北岸隄。齊蘇勸上言。河自滎澤以下。陳留以上。長二百餘里。向因武陟決口。大溜趨正河者。僅止四分。水力微弱。不能攻沙。以致河底淤墊。已經二年。今全河下注。兩邊河岸有僅露尺許者。有與水面平者。更有出槽旁溢。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各寬十五六丈。深六七尺。逼近隄根。繞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由清佛寺地方刷成支河一道。寬一百餘丈。深一丈四五尺。沿隄下注。至四十里始歸正河。伏思黃河不宜兩行。兩行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底淤高。河底淤高。則出槽旁溢。致患侵漫。向年馬營隄原由支河衝刷所致。深爲可虞。臣同撫臣稽曾筠詳加商定。將兩岸應築子隄八段。共長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頂寬一丈五尺。底寬四丈五尺。高八丈。應築隔隄二段。共長七百八十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一面發帑修築。一面具題。工完聽撫臣將工程錢糧覈實請銷。從之。祥符縣志。

四月齊蘇勸奏。臣前於武陟起程。查看黃運兩河工程。甚屬殘廢。更有預防要地。而河員置若罔聞。必至十分危迫。方行搶救。殊不思少失機宜。則一丈之險。頓成百丈。千金之費。糜至萬金。臣嚴加面飭。飛發道庫錢糧。及時搶修。以防大汛。一面確估核減。陸續題報外。再兩岸年久舊工。較二十年前大相懸殊。臣於康熙三十八年及四十二年。跟隨聖祖仁皇帝閱視之際。如清口御製大壩。爲全河咽喉。並下中河一帶。乃數百萬天儲。經行要地。當年長隄大壩。何等堅固。今隄殘壩腐。僅存舊蹟。其餘殘落之處。難以悉數。可見河工廢弛。已非一日。歷年奏銷。不無虛冒。再道庫錢糧。收發出入。甚不清楚。而各員所領銀兩。核對所

做工程。每不抵半。臣沿工逐一丈量。指示虛冒情弊。各員無詞掩飾。惟哀懇補足賠修。臣思河工廢弛已久。若卽執法深究。則參不勝參。不惟株連者衆。而於錢糧工程兩皆無益。謹仰體皇仁。暫爲勒限一月。令其照數暗補。賠修今限已滿。乃竟有愆不畏法。工程仍然廢弛。如淮安府外河同知王德祚。署安清中河通判張增者。斷難一日姑容。除另疏嚴參以儆不職外。其餘各員。現在彌補趕修。臣不時巡察。如有工程不實。賠補不清者。再究參治罪。殊批諭旨。

四月齊蘇勒奏。陽武祥符封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三道。逼隄繞行五十餘里。南岸清佛寺邊有支流一道。逼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并接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丈。齊蘇勒傳稿。

六月石文焯奏。初八日酉刻。據把總張朝弼稟報。本日河水驟長。黃河南岸中牟縣十里店西衝開大隄。水向南行。臣卽刻委開歸道陳時夏。督同開封府知府王熹。星夜前往查勘。並於司庫動發銀三千兩。辦料去後。初十日據開歸道陳時夏馳回面稟。十里店西開口二處。一在上流者刷寬十一二丈。一在下流者刷寬十六七丈。臣伏查黃河水勢。因北岸秦家廠等處工程完竣後。水始復歸正河。尙未刷深。茲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二三等日。大雨連綿。沁黃并漲。水勢陡長。一時不能疏洩。遂致衝缺。現委該道等相機堵塞。臣於武闡事竣。卽星馳前往料理。奉上諭。河南赤子。黃水爲災。朕心深爲惻然。其應用之項。不限多寡。爾卽一面動用。作速堵築。一面題奏。並報明該部。朕念豫省諸務紛紜。特命嵇曾筠。率領揀選人員。等前往協助。爾與齊蘇勒料理河務。並察賑災民。均宜盡心籌畫。允妥。毋得少忽。殊批諭旨。

是月十一日夜風雨大作水溢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漫口十七丈婁家莊前大隄漫口八丈水由劉家莊南入賈魯河遣兵部侍郎嵇曾筠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駐工修堵其婁家莊漫口於十月合龍十里店漫口於十一月合龍斷流俱於背後建築月隄靠隄以資鞏固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豫省黃河自秦家廠決口奪流河身淤高一入伏汛在在危險今北岸馬營口等處自六月初一日後沁黃并漲致隄壩多有塌卸墊陷當即動料晝夜鑲填搶護無虞又北岸桃園口等處有支河三道引溜北趨隄根其勢甚險已經動支庫銀責令北河同知等於迎溜處下埽保護再南岸蔣家寨等處水逼大隄工甚危險隨飭南河同知劉永錫等備料搶護以上各處險工俱已搶修防護其南岸中牟縣之十里店婁家莊二處衝開大隄漫溢之水由十里店西南入賈魯河流至朱仙鎮入洪澤湖惟朱仙鎮人煙湊集河身淺窄遂致出槽泛溢鎮上房屋間被水淹晚種禾豆不免少損已飭該府縣確查撫卹臣武闡事竣親赴衝溢處所查勘現因伏汛水勢時長時消俟漸次消落相機堵閉至奉旨交員外郎祖秉圭等齎到嵇曾筠條奏會商武陟工程善後事宜臣經咨商河臣齊蘇勒嗣准咨覆以月隄內不必下攔水埽止應將大月隄靠小尾隄加幫高厚二鋪營迤西應築格隄一體確估興築臣隨轉飭河道發銀辦料興築所有各工銀兩統俟工完日會同河臣齊蘇勒覈減題銷奉上諭閱奏一一皆中肯綮南北岸隄工捍禦有方保護無虞殊屬可嘉凡爲臣子者果有爲國効忠之心其後必昌爾長男石禮哈可謂跨竈之子朕實代爾欣悅之至硃批諭旨

是月馬營口又決以底埽未動至七月塞之按原邑瀕河自古爲患而辛丑壬寅大溜全經治內城門

土屯人以舟行廢農事三載。民間積逋累至五年。實從古所未有。癸卯以後。雖幸堵塞。而水去沙停。膏壤變爲不毛。室廬衝沒。其僅存者。亦皆淤墊。只露其半。幸賴皇朝蠲賑頻施。停徵帶徵。借籽種。給牛具。百方拯救。然大創之後。人民凋瘵。至今元氣猶未全復云。原武縣志

是月築太行隄。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隄平。決梁家營二鋪營土隄。及詹家店馬營月隄。接連滎澤之遙隄。格隄。漫坍八處。由原武舊河身流七十餘里。遇高阜而止。至二十五日。大溜仍歸正河。欽命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會同嵇曾筠。齊蘇勒。石文焯協力修築。於七月塞之。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中牟南岸十里店隄工衝決。臣現在親督河道張杓等。相機堵閉。數日內十里店西口可以先竣。至南岸滎澤縣迤西。原無隄岸。今河身淤高。恐水發泛漲。河臣齊蘇勒臨工親勘。已彙入加幫案內。估計築隄工尙未竣。於六月二十一日夜。黃水陡長。將新築隄工汕開十餘丈。水勢南趨。致朱仙鎮水勢復長。比前更大四尺有餘。兩岸牆屋。被水淹浸。坍塌甚多。臣已委布政使牟欽元親往查勘撫卹。再二十七日據懷慶府通判高士鑰等申報。二十二日沁黃并漲。水從姚其營無隄處漫灘而來。至馬營詹家店之西新隄頭。漫溢而過。汕場十餘丈。又梁家營南二鋪營南。水從隄根漏入。漸塌二丈有餘。又馬營前大壩漫溢。水勢直浸後大壩等情。臣卽委管河道張杓等。上緊搶修。並動發司庫銀五千兩。解交應用。臣俟南岸決口工程就緒。卽星馳北岸親督修理。硃批諭旨。

七月十七日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興工則并力濬築。工停則分遣

巡防損者隨補。場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能爲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雇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爲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絕虛冒。儻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卽行指名題參。憲皇帝聖訓。

是月修幫陽武縣之大濱。申家潭、朱家潭、趙家潭、琵琶岡、靛池閣、張家莊七處隄工。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上月二十二日黃沁水長。交會泛溢。油刷隄壩。臣卽親往查勘。馬營地勢窪下。水從姚其營等處漫溢。致將馬營等處隄壩油刷。過水漫及原武。仰賴聖王至誠昭格。河神默佑。大溜仍走正河。此處並未成流。是以秦家廠等處工程平穩。今水已消落數尺。決口悉已斷流。涸出口岸。臣會同臣嵇曾筠細加相度。務期補築堅固。其中牟十里店漫口二處。正在施工。俟堵閉合龍。奏報。至滎澤新築隄工。漫開處。已據同知劉永錫搶築堵閉。朱仙鎮水已消退。所有被水災民。欽遵上諭。會同嵇曾筠徧行查賑。姚其營等處被水田禾村舍。一體查明賑卹。硃批諭旨。

是月嵇曾筠奏。臣欽承簡命。堵築河南中牟縣決口。行至彰德府境。聞北岸又復漫溢。隨於七月初四日。至武陟縣木欒店地方。初五日。閱看姚其營至馬營漫口共十一處。卽於初六日。由沁隄頭閱看秦家廠一帶隄埽工程。渡河由滎澤至中牟十里店。西。臣查西決口八丈。現在鑲築壩臺。漸次下埽。東決口二十餘丈。亦在鑲築壩臺。其勢湧急。俟水溜稍減。卽便下埽堵塞。派委隨員。在東西二口協同印河各官。晝夜防護。相機堵塞。不得再有汕坍。其決口以下。祥符、尉氏、扶溝、通許等縣村莊田禾。淹沒甚多。又祥符之朱



仙鎮素稱繁庶。亦被水衝。臣現咨撫臣確查。其近處卽行酌賑。遠處俟查明到日。委員賑濟。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欽承諭旨。堵築中牟縣缺口。其西口已於本月十四日卯時合龍。現在鑲墊邊埽。建築月隄。以資保固。東口亦在相機進埽。俟水勢稍減。卽便堵築。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查中牟縣屬官隄。危險之處尙多。臣嚴飭印河各官。加謹巡防。凡有險要。卽便加幫修治。以爲未雨之防。再訪查豫省河工。廢弛已久。兩岸官隄。約長八百餘里。河水旁洩。則河身漸高。河灘淤澱。則河隄卑薄。一遇伏秋暴漲。在在危險。斷非糞土束薪。略加補葺。便可濟事。但印河各官。因向無額設歲修錢糧。未免因陋就簡。苟安目前。及至衝決。則募夫辦料。費用浩繁。田廬淹沒。又不可勝計。與其補救於後。費多工難。孰若豫防於先。費省工易。伏乞我皇上。敕下河撫兩臣。確查豫省兩岸官隄。估計夫料。於秋汛後。委員協同辦理。普律加幫。寬厚堅實。其險要處。所應如何分別修築。工完後。應如何防守。詳加酌議。務期周備完固。縱使汛水漲發。有備無患。今按河工歲修錢糧。始此奉。上諭。修防各事宜。已有旨矣。遣張鵬翮來豫。正爲此舉。硃批諭旨。

八月。嵇曾筠奏。二十二中書牟灑交到吏部咨文內開。十四日。怡親王傳旨。聖祖指示釘船幫挑水壩。旣應保固。卽當從此壩尾接至遙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接至遙隄。恐其兜水。秦家廠月隄與其在。外幫築。不如從中填實。更覺堅固。將幫築月隄與從中填實。工價估計。著舅舅隆科多。大學士張鵬翮。會同派一員前往。並圖交與嵇曾筠。齊蘇勒。石文焯。議奏。欽此。臣查釘船幫挑水壩。應加保固。但建築格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起。誠如聖諭。必有兜水之虞。應卽從釘船幫壩尾接至遙隄。庶河水有所捍禦。姚其營一

帶村莊可保。再秦家廠月隄在外。幫築工價似屬稍減。但每年修理。爲費亦多。况兩面皆水龍門口。埽工幾及百丈。沁黃交漲時。不無意外之慮。若從中填實。隄工大有倚靠。人力易施。除建築格隄。並估計月隄。從中填實處。容臣會同河撫兩臣。詳加勘議。再奏。奉上諭。凡如此等建築之舉。但應各出己見。講求適當之方。期收後效。切勿涉於迎合阿順。非朕所樂聞也。知之。誌之。硃批諭旨。

九月狂風水湧。決鄭州來童寨民隄二處。兼有鄭民誤挖陽武故隄放水。致大溜頂衝。將中牟縣楊橋後官隄漫開十餘丈。於是河撫督官分堵。陽武決口於十月合龍。斷流。楊橋決口於十二月合龍。并建築月隄靠隄。以資捍禦。河南通志。

是月稽曾筠。石文焯奏。二十二日據南河同知劉永錫呈。二十日起北風大作。水乘風勢。漫溢鄭州來童寨民隄。直射南岸中牟縣楊橋官隄。於二十二日子時漫開。又據陽武縣丞謝球報。鄭州知州張鏐誤聽來童寨居民。於二十一日夜挖陽武民隄放水。致漫溢楊橋官隄。臣等親詣勘視。缺口約寬十餘丈。卽委郎中祝兆鵬。管河同知劉永錫等。率領南工千把總河兵。相機堵築。詳勘情形。來童寨民隄決口之水。自西北順流而下。居十之八九。陽武民隄挖口之水。自東南倒流而入。居十之一二。俱注射楊橋官隄。以致漫決。楊橋在十里店上流。其漫水俱從賈魯河南下。現今秋禾已經收穫。不致爲患。臣等傳訊知州張鏐。據供。鄭州來童寨民隄漫溢。居民楊四郎義等。請挖陽武民隄。洩水入河。勸阻不住。昏夜開隄放水。不料官隄漫開等語。來童寨河水湧決。州民楊四等。雖被淹情急。不合擅挖陽武民隄。該州不能禁止。咎亦難辭。硃批諭旨。

十二月。稽會筠奏。接准工部咨開。爲飛報漫口合龍緣由。奉旨。先聞中牟縣隄口漫決。朕念切民生。深爲軫懷。覽奏。中牟縣十里店東口已經堵築。合龍斷流。知道了。但係隆冬所築工程。仍加意防守。保固該部。知道。欽此。臣現在率領隨帶各官住宿隄頭。晝夜巡防。月隄已經告成。並於十里店上下隄岸。加幫高厚。鑲墊風埽。以資捍衛。但臣見河身自中牟以下。淤澱更甚。有水處僅深三五尺不等。間有竟成平陸者。惟兩旁支河。通流環繞。隄根多被汕刷。十里店一帶。地形低窪。黃水匯聚。楊橋指日合龍。勢更加長。誠須加意防守。臣會商河撫兩臣。必得下流疏通。方可進行。無阻。隨委員於黃河正身淤塞處所。挑挖水槽。計長三里有餘。引黃水正流。自然衝刷成河。既有去路。可免逼注隄根之患。爲費無多。似屬有益。硃批。諭旨。

是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大清一統志

是年築祥符南岸隄七百丈。北岸隄一千四十三丈。築封邱隄七十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三丈。其餘隄工。因水佔停修。又添設千總二員。兵夫二百名。建蓋堡房三十三座。令其駐防巡護。遇有急。均許調撥應役。所食俸餉。在河庫支領。按月給發。河南通志

是年因黃河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南岸清佛寺渾水刷成支河一道。築壩尾子隄。格隄。以斷旁流。又於沁河隄至滎澤大隄。補築十八里遙隄。趙家莊建築挑水壩。又堵塞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武陟縣梁家營等處隄岸。山東通志

是年加幫碭山縣黃河南岸陳家窪起至蕭縣界卑矮隄工。長三千五十七丈。又加幫順河集埽臺。長四百六十一丈。又創築徐州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接築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

迤裏張王廟前越隄長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八尺。接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越隄長三百二十四丈。又創築臧家莊越隄長六百一十丈。又築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一十丈。又加幫舊越隄接築新隄共長一百四十丈。又創築五里迤裏越隄長八百四丈。又築格隄長一百五十四丈。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迤裏越隄長九百五十五丈。又築黃河北岸七里溝越隄長八百七十七丈。建築清河縣黃河南岸清口東水壩二座。東壩長二十六丈七尺。西壩長二十四丈。挑挖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迤南象山前引河長九百一十六丈。挑挖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汛內王家營引河長一千三百四十丈。桃源縣黃河南岸北對九里岡險工挑挖引河長二千九百九十七丈。江南通志。

是年開于家岡引河一道。在九里岡對岸。康熙初年。決口有積水。總河陳鵬年題開引河以洩積水。桃源縣志載長二千一百九十七丈五尺。淮安府志。

雍正二年正月。嵇曾筠奏。沁黃交會。姚其營秦家廠一帶。皆屬頂衝。但此係下流受患。其上流必有致患之由。臣由武陟至孟縣。所屬皆有沙灘。將大溜逼趨南岸。至倉頭對面。又橫長一灘。自北岸伸出。使全河之水。直趨廣武山根。以致土崖汕刷。至官莊峪。則大溜又爲山嘴所挑。直注東北。於是姚其營秦家廠遂爲頂衝。臣以爲下流固須堵築。上流尤貴疏通。應於倉頭對面所長橫灘。開引河一道。直接中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徑達東南。不致激射東北。再釘船幫大壩。甚屬有益。但孤立水濱。惜少輔佐。須鑲建雁翅以資幫護。更於大壩上下。相度地勢。添建挑水壩二三座。挑溜開行。庶秦廠頂衝之勢可減。河南通志。

是月嵇曾筠奏。上年七月初七日傳旨。河南巡撫石文焯奏。黃河沁河之水。六月二十二日長發。漫溢姚

其營無隄之處。衝決詹家店。馬營口隄三十丈。著派出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河南。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侍郎稽曾筠。將乘秋水減退。永遠保固之處。詳加議定。張鵬翮親身持來具奏。欽此。臣等齊集河南馬營工所。周覽黃沁交會形勢。南岸廣武山高峙。北岸係屬平地。沁水自西來會黃於此。伏汛時。沁黃二水迭長。則循流而逝。若遇二水並漲。南高北卑。易致洶湧。必竭人力以資隄防。其勢然也。臣等遵奉諭旨。會議河南黃河馬營等處保固工程事宜。謹詳具條議。一秦家廠係捍禦沁黃交會之關鍵。修防保固最爲緊要。大壩靠隄並越隄。應再加幫寬厚。均至底寬十丈。頂寬四丈。高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應照南河例歲修。每年聽河南撫臣估計題銷。仍派本管廳員駐工防守。協同千總帶領河兵椿埽手人等住工修防。如三年著有勞績。撫臣會同河臣具題。以應陞之缺卽用。如或怠玩。不時查參治罪。其修工夫役。仍照例著地方官雇募。如有遲誤。照例參處。一秦家廠大壩北尾隄應築隄一道。接連遙隄。底寬十二丈。頂寬五丈。高一丈二尺。加鑲埽工。以護其衝。庶溢出之水。不致下注詹家店。有頂衝之險。但遙隄尙屬卑薄。應再加幫。底寬四丈。頂寬一丈。與舊隄相平。再於頂上加高三尺。一秦家廠南尾隄應築至滎澤縣所管臨河大隄。底寬十丈。頂寬四丈。高一丈。以資捍禦。一馬營舊有河形。且地處窪下。一遇泛漲。保固最難。應將壩後土隄加幫寬厚。均底寬十五丈。頂寬六丈。高一丈至一丈七尺不等。一詹家店舊隄捍禦沁黃交會之水。亦關緊要。應再加幫寬厚。均底寬十二丈。前面卑窪處加添埽工。以資防護。一沁黃交會之處。長有沙灘。沁水會黃不暢。今冬水落後。該督撫帶領管河道廳及地方官。往度形勢。如係老灘。則挑挖引河。俟水長風順開放。若係淤泥。人力難施。則乘長水半淹之際。用南河鐵篋子舟疏刷。沙隨

水去。如此則沁水暢流。姚其營一帶不致泛溢。卽秦家廠馬營等工。亦可資保固矣。一北岸太行隄自武陟縣木欒店起。至直隸長垣縣止。係奉聖祖仁皇帝指示修築之工。關係黃沁並衛河運道重門保障。應令河南撫臣嚴催承修各官。作速修築。一律堅固。如有遲延。聽其指參。一隄工既經修築堅固。防守必須能員。臨河各隄。仍令管河廳汛駐劄本汛近隄之處。早晚巡防。不許仍前遠駐。府縣城內衙署。致水發搶護。鞭長莫及。自今河南廳汛官員。應令總河巡撫。不拘資格。揀選熟諳能員。題補保固工程。三年限滿。該督撫具題。准其應陞之缺。卽用。如有怠誤。不時查察。其太行隄。應令州縣照所管之地。不時巡防。遇風雨水漲時。嚴加防護。不許奸民盜決隄工。如有盜決者。嚴加治罪。其失於巡防之地方官。並隱匿不報之道廳等官。俱照例嚴議。一河南黃河兩岸。臨河大隄。修築年久。風雨淋漓。致有卑薄。應令河臣於冬間會同撫臣親往查看。將卑者加高。薄者加厚。如有頂衝修築越隄。其應用錢糧估計。會題完工之日。該督撫查明核實報銷。至河南州縣官員。有兼管河務之責。如遇水發搶修。應令地方官協同雇夫辦料。如有推諉膜視者。照例嚴參。懷慶府志。

四月命兵部侍郎嵇曾筠爲副總河。駐劄武陟縣地方。專管河南河務。今按河渠紀聞言副總河專管北河。兼管山東河南河務。就近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丁一百名。聽其差遣。按季換替。河南通志。

按此東河分治之始也。河南居江南上源。功要於下。非設官分治。有鞭長莫及之勢。地方兼理。修守至緊。要機宜。或以未能諳悉。致誤馬營諸口之決。始於秋水驟至。成平日久。老隄無工之處。防守不到。未能燭

於幾先。水得乘隙以攻其無備。是時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千總二馬兵百名。南河營調千總二把總四河兵千名。聽候差遣。分派南北兩岸。住隄防守。糧餉由河南藩庫支給。添設開封府上南河。上北河。黃沁同知各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分司協理。規制略備矣。河渠紀聞

是月添設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一員。上北河同知一員。懷屬黃河同知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并於江南十河營內抽調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河兵一千名來豫。分派防守。一年一換。其所撥河兵應給糧餉。卽於河南藩庫支給。將江南河庫兵餉開除。河南通志

是月奉旨飭查河工夫料二款。一查河南河工所需草束甚多。俱派各縣辦運。每草一觔。開銷正項一釐。在各州縣買價以及運費。大約秬稭穀草一觔。需費三四釐不等。合計每縣一年辦草數次。每次不下三十萬觔。除正項外。每運約賠五六百金。統計一年約賠數千金。承辦州縣。先猶挪動庫銀。再圖彌補。今則正項隨徵隨解。火耗亦解補虧空。無項可挪。不得不按派里民。押令辦運。此買草之一累也。一查河工搶險。幫隄築壩。捲埽。在在需人。上司按府分派州縣。州縣派之里民。約計每邑派夫八九百名不等。貧民在工力作。露宿風餐。每夫四名。掘土方一塊。定價一錢二分。除節省外。只給九分六釐。計每名每日所得。不過二分四釐。一人赴工。除路費。鍤筐衣服。州縣捐助外。家中日食。俱本地協助。河工需夫日衆。里下派累日深。此派夫之一累也。上諭有人奏此一二事。覽之不勝駭異。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概令據實入告。而爾等竟若罔聞。政令乖方。一至於此。朕惟仰天淚下。無言可諭。爾等也。石文焯。嵇曾筠。田文鏡同看。硃批諭旨。

五月十七日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奏。十三日撫臣石文焯傳臣至署。捧出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慚悚無地。伏查河工所需草束人夫。臣於本年三月赴任。路由工所。留心察訪。知每草稽一觔。原議開銷正項銀一釐。祇因前歲歉收。草價昂貴。加之運脚。每觔實至三四釐之費。迨至去秋收成大有。每觔止費至二三釐許。今歲百姓多有自運至工。售賣者。每觔草稽仍止二釐。運脚均在其內。值今二麥豐收。秋成可望。每觔一釐儘可買備。而輓運轉輸。自不得不稍借民力。再先前草束檄發附近各州縣採買。州縣轉發里民。辦運已經數載。並非因火耗起解。始令民辦。亦非通省百姓均有派運之事。蓋緣草束秫稽。俱產自民間。既將銀兩發州縣承辦。州縣勢必散之里下。豈有舍現在料物而另向他處購求。又查河工夫役工價。原估乾土每方一錢二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礮糝辦等項。共銀二分四釐外。每方應領銀九分六釐。又原估水工每方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礮糝辦等項。共銀三分二釐外。每方應領銀一錢二分八釐。至需用人夫。分派附近州縣。州縣按照百姓地畝。或頃半。或二頃。出夫一名。論方做工。正與紳衿里民一例。當差之例符合。臣訪聞南河每土一方。工半可以做就。每日每名可得工銀五六分。竟有謀之而不能遽得者。其如豫民向稱惰安。且不諳做法。致每方竟有做至四五工者。其工之多寡。皆由勤惰而分。又非州縣派撥之過也。况做工者。俱係地多之戶。不能親自赴工。即雇覓貧民代往。除工價之外。尚有幫貼。是無地貧民。正可藉資衣食。原非苦累之事。且豫省隄工。前係里民自行修築。連年仰沐聖祖仁皇帝宏慈。復蒙皇上軫念民生。不惜數百萬金錢。興工築隄。下埽堵塞。特設副總河以專其任。又設河員弁目。分理其事。遂使富戶貧民。均各保全家室。是運送草束之勞。亦屬分所當然。况古來國家工役差徭。動煩民力。



我朝百姓除完正項錢糧之外。毫無一事較之。往古勞逸不啻天淵相隔。目下因興大工。兼之伏秋在卽。難於雇覓如此之多。因責州縣領帑給發。暫撥一時。至隄成工竣。而地方百姓卽貽子孫千百年無窮之利。是名雖爲國。實所以爲民。豈可遽謂之累。今按石文焯督曾筠均有覆奏。與田文鏡所奏情形略同。奉上諭。所奏甚屬明晰。朕懷爲之頓釋。但小民蒙昧無知。遇有類斯借力之事。當預爲申明利害。將往昔苛政。本朝恩澤。現今不得已暫時派撥各情節。逐一分割示諭。皆令曉然知悉。則此等怨聲自息矣。不然。蚩蚩愚氓。只管目前。昨歲之事。已懵然莫省。奚論往古來今。勞逸天淵相隔耶。就中更有一二不安分之刁頑。衿監。出而播弄。將小作大。數白論黑。橫議由此而起。嗣後凡地方上一切張弛政令。與舉差徭。總宜預先明白曉示。則若輩奸徒。縱懷不良之志。亦無法可施也。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李衛奏。臣家居河濱。頗知大概。聞黃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脈絡宣通。則上源之橫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爲節省裁革。以致沙填海口。黃河下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壅而水日淺。所以連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急爲補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清口會合黃水入海。但此洪澤湖。乃河南五府及江北一帶諸流總匯。卽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并。更當何如。况黃水渾沙。一見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墊高。再遇水發。則湖愈淺。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難。儻有漫溢。則淮浦高寶。以東數千萬生靈。皆有可慮。想皇上聖明。久在洞鑑。而未聞河臣言及於此。深爲惶惑。臣幼卽聞前三十餘載。黃河不爲大患者。實賴原任河臣靳輔之力。彼時沿河官地。盡種柳蓄草。壩埽之需。不累百姓。遺

愛未泯。嗣後治河諸臣。莫能改其成規。不過託皇上洪福。循途守轍。仍無大患。及漸次崇尚節儉之議。遂多用不知河務之腐儒。漸至廢弛。迨趙世顯陞授總河。婪財納賄。賣官鬻爵。并不知國計民生。而其所恃者。結納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欲。毫無忌憚。至所用之人。大抵門客幫閒。光棍蠹吏。以寡廉鮮恥之徒。而行夤緣鑽刺之路。尙何事不爲。甚至道廳與堂官。崔三結爲兄弟。微員認爲假子。是以賣官惟論經管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值之高低。且題補多係賒賬。止取印領一紙。補缺後。勾通開銷。照領全楚。則爲幹員。再有美缺。復又題陞。凡有才能而顧品行者。概不援引。所以數年之間。深悉河務之員。縱跡俱絕。將斬輔所遺沿河兩岸出產柳草之官地。盡令成田。分肥納租。而險工動用物料。復派里民。卽所辦工程。不過爲河員打算開銷。而後借稱某處宜築壩。某處宜挑河。然非講明分頭。卽應做之工。亦不准行。及講妥分潤。則彼此掩飾。或報衝場。或報沙塞。累萬帑金。化爲烏有。而別員旁觀者。復援此爲例。又將運河八閘等處。有各州縣地畝所出之募夫。撈淺夫。每年徵比銀錢。上下瓜分。致閘河之寬深丈尺。不能仍照舊制。而蓄水湖之圍壩。俱成平地。遲遲運誤。漕職是故耳。其南河一帶。每恐衝決。處分過重。故見水勢旣大。則暗令河官黑夜掘開。揀空處放水。希圖借報漫溢。絕不顧一方百姓之田廬廬舍。盡付漂沒。是以黃河上流及高寶一帶鄉民。知有此弊。但遇水長。皆黑夜防閑。恐河兵扒口放水。而私稱河官爲河賊。則民情之怨望可知。至每年開銷帑金數十萬。多歸私囊。爲打點之資。於工程毫無裨益。此皆臣家居時耳聞目見者。目今河干諸臣。自必極力改易。然恐舊習相沿。難以驟除。而効力河員。又多爲功名借徑。求其確知水勢。略有經濟之人。百無一得。卽總理其事者。亦難於甄別無遺。况黃河之性與諸水迥別。非永定北河可比。似宜

急爲整頓。伏乞皇上選擇深知黃河水利。實有經濟之臣。令其秉公用人。以示鼓勵。仍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河員。調補辦理。疏通海口。濬利下流。遍閱河工形勢。考究水性。因時調度。豫防衝決。丈量運河寬深。仍依舊制。追出歷年夫食。淘挖八閘淤淺。速整蓄水湖壩。以備春月濟運。務使黃淮諸水暢流。庶可以免衝決。且總河一官節制山東諸省。兼以提督軍務。統攝遼遠。待澤者衆。若不令其急振頽靡。遲則更難調劑矣。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九日齊蘇勒奏。據外河同知呂維炳報。七月十九日卯時。海風大作。海潮泛漲。陡高一丈有餘。黃河入海之口。二水相激。近海隄岸。工程危險。當協同各工員弁。嚴督兵夫。上緊保護。連夜修防。至二十日巳時。水勢漸落。隄埽未動等情。臣念近海工程。所關甚鉅。卽星夜親往履勘。幸海潮退速。黃水過行。安東以下近海工程。俱各平穩。海口並無沙淤。在工次又據鹽城縣報。十九日卯刻。海中颶風陡作。鹹潮驟漲。及二十日辰刻。潮頭洶湧。直撼城脚。巳時後水勢稍平。除行查各里各場。責令城內外地保人等。各擇寺廟安插被淹之民。并親赴新興場等處。安輯撈救。臣卽飛飭淮揚道。前往督率該地方官。徧查被淹人民。加意撫綏。其鹽城一帶。人民廬舍漂沒之數。現據該地方官查報。應聽督撫臣具題外。合先奏聞。奉上諭。此番工程得保無虞。皆卿勤勞忠誠。有以感格上天。神明護佑之所致。據查弼納黃叔琳等奏報。此次海嘯。光景甚覺洶湧。朕爲沿海一帶工程。正在懸念。覽奏深慰。亦代爾不勝慶幸也。硃批諭旨。

是月因武涉決口已修。將守護險工一年滿限。文武員弁題准議叙。河南通志。是月河決儀封南岸之大寨。蘭陽北岸之板廠。決口各十餘丈。命田文鏡會同嵇曾筠。率屬協力堵築。逾

月決口俱塞。按蘭陽儀封之大寨板廠。南北相向。決亦同時。地下而水漫也。田文鏡奏。七月十三日夜。南岸大寨地方大隄。漫口十餘丈。至酉刻北岸板廠復漫。決一十二丈。會同副總河稽曾筠前往確查。大寨決口離黃河十有餘里。先因民隄漫水。復將大隄漫開。內外水平。尙未掣動大溜。決水沿隄往東二十餘里。至儀封石家樓地方而止。往南十餘里。即儀封城外。有護隄以止水。東南地勢高於北。繞隄至城南半里而水竭。水深二三尺不等。板廠大隄離黃河十里。隄外舊越隄漫決二口。大隄漫決十餘丈。亦因隄內積有雨水。溜勢平緩。往東二十餘里。至蘭陽之傅家寨而水竭。散漫往北。約寬八里。至洮濱河而水止。初水深二三尺。並未掣動大溜。旋即涸出田地。口門淤塞。當即加工堵築。大寨決口於二十八日。先將民隄合龍。大隄隨即堵竣。板廠決口以次築塞。是時大隄漫決已逾旬日。而口門尙未搜刷寬深。固因清水游蕩。亦緣下流坡地本高。水未衝出河槽。故溜不掣。而水不大下。而蘭儀之所以同時並決者。由地卑而隄不加高也。築隄必測水平。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悉從水面測至隄頂。但以水至隄爲準。不以本隄爲準。則我有平水之方。水無得乘其隙矣。地形數里之內。即有隆窪。高下不等。而隄之丈尺。無異平時。不加審察。水至從低灘漫入。遂至滅頂。非必盡逢異漲。人事固有不齊也。蘭陽儀封之同時並決。病實坐此。昔人言以土測土。不若以水測土。土有隆窪不一。水隨高下皆平。故修防必用之。南北同決。逾月即塞者。水旁漫而溜不移也。河渠紀聞。

八月修築鄭州石家橋迤東埽工一百二十丈。復於埽灣接鑲防風一千一百一十丈。並下水頭接築礮嘴壩一座。又於中牟縣拉牌塞鑲墊工長二百五十丈。下護崖埽長一百六十丈。並建礮嘴挑水壩二座。

又加幫斷隄至大隄長二十五丈以捍大溜頂衝河南通志。

是月修築陽武縣黃河北岸隄工及祥符珠水牛趙二處隄工於釘船幫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壩以禦沁黃衝刷。又加幫南岸隄工共長七萬六千四百餘丈北岸隄工共長四萬八千一百餘丈河南通志。

是月會同估修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大隄按豫省至徐州一帶臨河大隄年久廢弛亟應修築至是嵇曾筠沿隄周行審視準地形以定崇卑察水勢以分緩急會計確估量取土之遠近別工程之難易覈實程功南北兩岸動帑四十餘萬工竣豫省大隄長虹綿亘屹若金湯語云振裘必挈其領秦廠諸隄之決於上游而患延於下游之中牟十里蘭儀各隄橫流數年之久而不息者水旁洩而中泓流緩河心墊高南北兩岸東衝西突而其性難馴也惟向無額設修費經理乏人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波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歷年既久工費浩繁難語興舉嵇文敏親見秦廠諸口之漫淤十里店大寨板廠之橫決師承遺法修補殘缺誠知淤沙不可留河溜不可洩而束水以固其本根奠安中州爲久安長治之計也河渠紀聞。

是月加修陽武中牟鄭州祥符各險工按工險必因時地地本低窪又當溜勢轉曲之時非大壩不足以禦之至盤旋不去必開河引溜以殺之而險有明暗明險易制暗險難防如陽武北岸五堡此暗險也地勢外高內窪平時水不至隄水長乘高倒灌而入迎溜當衝土性沙鬆每遇大汛危險異常祥符珠水牛趙隄工埽灣迎溜回回寨對岸沙嘴激溜衝射此明險也均關緊要各下大埽堅築大挑引河加築挑壩逼溜開行至鄭州石家橋迤東中牟縣拉牌集一帶之險皆因來童寨十里店矧失引溜生衝石橋迤

東大溜南趨直射隄根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加鑲高厚復於埽灣處接鑲防風并築雞嘴壩挑溜開行拉牌集黃流逼射水勢浩瀚下護崖順埽鑲墊防風仍建雞嘴壩二以挑之再將斷隄一道加幫高厚接至大隄以資鞏固而又於穆家樓隄工之全黃奔注坐當頂衝下埽簽椿堅實以捍大溜衝射以此治事雖險無警矣河渠紀聞

九月初一日嵇曾筠奏報秋汛安瀾稱入秋黃水疊長臣於兩岸隄工往來巡視查南岸鄭州之藍家屯薛家寨中牟之拉牌寨穆家樓司家口祥符之老君堂瓦子坡一覽臺北岸陽武之大賓雁李祥符之珠水牛趙封邱之小桃源蘭陽之四門堂耿家寨儀封之堽陽隄三家莊等處皆因民隄浸溢流至官隄水勢幾與隄頂相平當飭印河各官竭力搶護惟歸德府屬之虞城縣於八月初四日因黃家莊民隄漫溢將待賓寺迤西大隄漫決丈餘幸內有越隄爲重門保障得以捍禦水勢並無泛溢該縣令錢啓心等捐辦料物率領人夫奮力搶築隨於十五日堵閉硃批諭旨今按河督齊蘇勒同時奏報江南黃河秋汛安瀾

十月十八日嵇曾筠奏豫省兩岸加幫隄工今天氣晴明人夫輳集臣往來催儻並委廳汛各官及挑選効力人員協同州縣分投幫築現在報竣已多下年所需歲搶修料物趁此年歲豐收民間穉草堆集及早購辦先事預防已嚴催各廳縣據實估計會題先行管河道酌量給發銀兩乘時採辦以便歲前挽運其倉頭口引河業經汕刷深通水勢順流自西東注而北岸釘船幫秦家廠一帶俱淤成灘地播種麥苗奉上諭引河深通秦家廠一帶淤成灘地各情形誠堪欣幸此奏與在廷王大臣共閱亦莫不羣然稱慶

一應善後之策。勉爲之。硃批諭旨。

十一月三日。稽曾筠奏管見四款。一查豫省修築隄工之定例。每土一方。給銀一錢二分。內除加一節省外。實給銀一錢八釐。臣恪遵定例。批令管河道照數給發。但細加採訪。平易工程。每方九分六釐。可以敷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儻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並買土搶險者。責管河道親加察覈酌量加增。庶帑項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誤累矣。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流泛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者。亦有不及題估。而亟需儻做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執一不通。則該管各官恐有貽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爲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實扣除。或有今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實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察覈。毋許冒濫。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一柳枝荻葦爲河工第一要料。豫省隄園柳枝。歲久癭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濱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種植柳枝荻葦。可否行令地方官逐一清查。其未經陞科灘地。或有種荻一頃。或有種柳千枝。實能成活濟工者。驗實詳報咨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戴榮身。則人皆踴躍。二三年間。荻柳蕃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至現今一切隄佔地畝。并取土挖廢坑塘。仰請聖恩。賜照江南之例。俟隄工告成後。行令地方官逐細查丈。蠲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朝廷普寬大之恩。小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於正供所入矣。一豫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往來隄

上見蹤跡寥寥有名無實。且不諳簽樁下埽。是以議請裁去。循照江南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蒙皇上聖明。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等擇險要之處分派安插。但歸德府屬考成商邱虞城三縣不敷分撥。原未設兵。今值冬季。裁去堡夫。則兵夫俱缺。乏人防守。似應再於南工調兵二百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矣。奉上諭。九卿速議具奏。其中堡夫一節。前議原未周詳。再加斟酌。妥確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九日。署河南巡撫布政使田文鏡奏。豫省黃河南北兩岸隄工。設有堡夫九百七十四名。住宿沿河大隄堡房。晝夜看守。誠不可一日乏人。嗣因連年黃水泛漲。隄工在在危險。額設人夫不敷。驅使復蒙皇上特調江南河兵一千名。協力防護。所以今年秋汛。水勢倍常。隄工堅固。是河兵之設。以濟堡夫之不足。未便因設兵而遽可裁夫也。臣前因河臣齊蘇勒請增豫省河員等事。原題內有過秋汛。裁汰堡夫之語。曾向撫臣石文焯。副總河稽曾筠議及。後兵科給事中管河道陳世倅到任。復與言。應將堡夫仍留工所。儻遵照部議裁汰。不免防守乏人。或致貽誤。今據陳世倅奏請停裁。仰蒙皇上硃批諭旨。著臣具題。臣查堡夫一項。皆係永遠土著。水勢緩急。隄岸情形。無不深知。且搜尋窟洞鼠穴。狼窩蟄陷。尤其所長。或猝有險要。搬運泥土。竭力填塞。非堡夫不能勝任。至於新設河兵。雖鑲填釘樁捲埽下埽。固所熟諳。然風防雨守。寒暑無間。晝夜巡視。不辭勞苦者。總不如堡夫。况今加幫大隄。工程綿長。千有餘里。又係新築之工。正須兵夫兼用。協力防禦。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議裁。理合奏聞。奉上諭。覽停裁堡夫情由。知道了。據稱堡夫如是。堪供驅策。裨益河隄。從前爲何不一奏聞耶。硃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豫省南北兩岸隄工。仰蒙皇上特發帑銀四十九萬八千三百餘兩。以資興築。今據管河道陳世倬具奏。每土一方。除部議加一節省。并支給工價銀九分六釐外。尚餘銀一分二釐。通省合算。應共該再扣加一銀四萬餘兩。另行題請。以爲各工補修補築等項之用。轉傳硃批。諭旨。命臣酌量。或題。或行。遵卽悉心諮訪。原估乾土一方。工價銀一錢二分。除扣存加一節省。應給銀一錢八釐。今止給銀九分六釐者。蓋因河工錢糧。實與州縣不同。水勢變遷。事在呼吸。有昔平今險者。亦有昔險今平者。是無論通省之工程。多有難易。卽一人承築之工。亦各有平有險。在印河各官。自不得不相度水勢大小。工程難易。截長補短。隨時變通。若膠執一定。不特錢糧糜費。抑且苦樂不均。官民畏縮。難免貽誤。查平易之工。每土一方。卽給銀九分六釐。或八分上下。一應修邊打礮。製辦繩索。買土。鑲墊。拖脚等項。均可在內。如遇昔平今險。取土甚遠。難做工程。卽給至二三分外。尚須夯礮。盤辦等物。銀兩。至於水工一項。有照原估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再扣加一節省。已敷所用者。亦有帶水泥土。挑運路遠。難做易塌之工。竟有給至一錢七八分。至二錢三四分不等者。是前項再扣加一之銀。原非盡爲部費而設也。若夫奏銷各項錢糧。在部胥不能枵腹辦事。歷來各省皆有發給飯食之陋例。臣訪聞南河工程。凡遇奏銷。每開銷銀一兩。支給部胥飯食銀。自五分起。至七分止。今豫省此案。大隄動用正項錢。至四十九萬餘兩。冊籍繁多。奏銷覈算需時。給發些須飯食。亦似不可少缺。茲臣逐細察訪。查據兩岸隄工。尚可再扣存銀二萬五千餘兩。并令管河道陳世倬。再將難易工程。暨別案隄工。有無一例節省。并節省若干之處。確查詳報。一并具題。所有此案隄工。除原議加一節省外。又節省銀兩。應聽副總河臣嵇曾筠。查有應行補修補

築之工。題請酌量通融支給。仍飭管河道察覈。毋許冒濫。庶難做工程。不致偏累貽誤。而帑項絲毫均得實用矣。硃批諭旨。

是年加修秦家廠善後事宜。按秦廠諸工。自凌汛而復蹈覆轍。嵇曾筠以秦廠頂衝。其源在上流廣武山根。挑溜直注東北。湍激生險。因於倉頭對面橫灘挑引河一道。直接中泓。水勢順達東南。不復激射秦廠。工穩十里。決口亦塞。此探本之治也。工竣。堅築秦廠大壩靠隄。又將越隄內填實。加築北壩尾。接連遙隄。南壩尾接榮澤大隄。馬營壩後土隄。及詹店前面卑窪。加培土壩。捍禦沁黃交會之水。釘船幫大壩。孤立水濱。添築上下雁翅。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大壩。更於大壩東西建挑水壩。以開溜勢。又加幫遙隄。自沁河頭起至榮澤大隄。接修馬營口詹家店後格隄二。及太行隄。並築堅實。於是秦廠各工。安如磐石矣。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河工銷料之例。按此河工例銷三十八束之始也。河工銷料例有定數。江南銷料數目。各廳參差不一。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束。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報銷互異。難以稽覈。至是始定爲準則。議照桃源廳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通工一例報銷。河渠紀聞。

是年修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周家樓樓崖埽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加幫內餞隄。長一百九十三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五堡魚鱗埽。長四百五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山陽縣張莊東西隄。築高家灣越隄。下接小隄一道。又築上張莊工頭西撐隄一道。工尾東

撐隄一道。淮安府志。

是年加高豫省南北兩岸隄工。北岸自滎澤縣起至山東曹縣各築遙隄。越隄格隄。又堵塞蘭陽北岸板廠漫口。山東通志。

此  
页  
空  
白

#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

河水章履三

雍正三年正月。田文鏡奏。豫省酌撥江南河兵一案。前准部覆。除武陟縣仍留堡夫一百名。以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堡夫。盡行裁汰。茲據管河道陳世倬詳稱。黃河兩岸隄工。綿亘千有餘里。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令其按堡修防。嗣因黃水連年泛漲。隄工在在危急。堡夫爲數無多。不足修防搶護之用。酌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別各隄。共資防禦。是河兵之設。原以增堡夫之不足。今南北兩岸新建埽壩。歲搶各工。不下數十處。若設兵裁夫。則防守之人。仍不足用。難免顧此失彼。且歸德府屬之商邱。考城。虞城等縣。並未派列河兵。若裁去堡夫。則數百里頂衝險隄。竟無一人防視。查齊蘇勤疏內稱。俟過秋汛。水落工平。盡行裁汰。但每年俱有水漲水落之時。非一落後竟不長發。堡夫甫裁。而桃汛卽屆。加幫大隄。又係新築之工。更須巡防保護。新來河兵。雖捲埽下埽。鑲墊打樁。固所熟諳。然一年一換。新舊接替。本處地形水勢。未必深知。至搜索獾洞鼠穴。填補水溝浪窩。及瞻望水勢。風防雨守。無分寒暑晝夜。河兵又不如土著堡夫之熟悉。必須兵夫兼用。協力修防。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再堡夫工食。係各州縣於額設各役工食內撥給。並非額外增加。更無庸裁。惟給發工食時。嚴加確核。務令均霑實惠。不使稍有虛冒。再堡夫中。如有學習捲埽鑲填等事。試驗得實者。准其充補河兵。以免淮兵遠涉之勞。仍招募土著勤壯。預補堡夫。勿致額缺。庶幾兵夫協力。防守得宜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三月初一日。稽曾筠奏。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北岸官路李家地方。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河勢盡趨南岸。雍正二年。伏秋水漲。衝射回回寨。老君堂等處。沿河一帶。皆成巨浸。村莊被淹。隄根拖溜。甚屬危險。且係單隄。並無外護。切近省城。關係甚重。臣細看北岸形勢。并訪之士著士民。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原係黃河故道。歷年淤塞。致灘嘴日長。河流南射。臣詳加勘視。應由北岸舊回回寨起。至官路李家舊河身處。挑挖引河一道。引溜直走。俾成東西之勢。不特老君堂等處居民。免遭水患。耕鑿可安。而隄工亦得保固。於城社民生。均有裨益。隨飭管河道廳印汛各官。公同丈量。計長三百四十丈。估計土方工價。共需實銀三千二百兩有零。應請於司庫動用題銷。奉上諭覽奏。及所繪圖式。挑挖引河之見。似屬合宜。但不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與老君堂等處。地形高下。何如耳。俟齊蘇勒到豫。與之商酌。或應挑河。抑或建築挑水壩。詳籌妥計而行。硃批諭旨。

四月初十日。齊蘇勒奏。豫省祥符縣舊回回寨挑挖引河。經稽曾筠奏。奉硃批諭旨。令與臣商酌。或應用挑水壩。或應挑引河之處。詳定而行。欽此。又准田文鏡咨稱。准工部咨。奉旨。稽曾筠奏稱。汛水長發。以前及時挑挖引河。爲有濟等語。但此引河。曾經挑挖完否。並有無裨益之處。現今齊蘇勒奏。聞前往豫省。著行文問齊蘇勒。令其看明具奏。若齊蘇勒事竣回任。卽著田文鏡看明具奏。欽此。轉咨到臣。看得挑挖引河。必須上口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以成河道。今回回寨引河。稽曾筠已經興工挑挖將完。但上口地勢。與現在之水向。不相對。臣等因往上首改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然引河雖挖。非挑水壩。不能開溜。以入引河。臣等欽遵諭旨。於對岸指示建

挑水壩一座。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長時。相機開放。俾大溜全歸新河。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老君堂等處隄根。可保無虞矣。奉上諭。朕因慮嵇曾筠或料理不妥。所以有前諭。今覽此奏。方是。可謂得法矣。硃批諭旨。

五月初九日。嵇曾筠奏。豫省兩岸隄工。蒙皇上發帑修築。臣因慎重錢糧。細加採訪。知平易工程。每土一方。給銀九分六釐。可以敷用。前經奏明。今接准部文。欽奉諭旨。嗣後豫省工程。每土一方。給銀九分六釐。以爲定例。其難做險工。取土甚遠者。於估計時。責令管河道親加查核。酌量加增。不得浮冒。但臣查從前雍正二年。加幫隄工。雖據領帑陸續報完。內有平易之工。亦應追繳。加二節省。現飭管河道逐細查勘。分別難易。凡有應扣加二節省之處。嚴行扣追繳庫。以清帑項。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查河工錢糧。雖力得通融支給。然一案有一案之工程。一案有一案之錢糧。若不及時逐案奏銷。一至年深日久。用過物料。不無霉爛漂失。隄工丈尺。難免蟄陷淤高。工程無憑查驗。因而錢糧得以指借。雜亂紛紜。莫可究詰。即欲徹底清查。而經手各官。又去留無定。難以追求。如責令現任之員清算。又茫然不知。遂致經年累月。愈積愈多。不特一時奏銷艱難。抑且新舊交代不易。臣查據未銷工程。自康熙六十一年起。至雍正二年閏四月止。不下十有餘案。東牽西扯。紛如亂絲。臣愚以爲各案隄工內。除歲搶二修。仍令按年奏銷外。其餘一切工程。如做完一工。即將此工用過錢糧。暨工程丈尺。土方價值。椿料數目。隨令管河道核算明白。立即造冊詳報。河臣撫臣。勘明工程。會合奏銷。不得定以次年彙銷之例。稽遲時日。庶新築工程。新添物料。一目了然。而承辦經手之員。亦無從指借冒銷矣。至遇有意外

險工急需搶救不及估計題請之項須令河臣檄飭管河道動支錢糧委官搶救一面令管河道報明河臣咨部存案工完卽造冊申報委官勘明銀工相抵隨卽奏聞飭部查銷毋得觀望推諉坐失機宜伏乞皇上飭令河臣不得拘定次年彙銷之例竟致延擱務令遵照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所定計銀限日奏銷例依限逐案及時奏銷如有逾限卽賜飭部嚴加議處如此各清各款不致年久牽混而工料現可核驗不致捏造冒銷於河帑大有裨益矣奉上諭內有兩款乃係現行之新例餘俱不可此奏殊欠斟酌矣硃批諭旨

是月挑祥符縣回寨引河長三百四十丈河南通志

六月江南黃河南岸睢寧縣朱家海大隄決口總河齊蘇勒率兵夫塞之未竣明年四月黃水陡長衝激東岸壩臺大埽蟄塌九段命廣督孔毓珣前往協辦至十二月決口塞埽土建挑水壩大壩後加築越隄對岸開疏引河分傾下注功於是成按江南黃河工險莫險於朱家口本名朱家海地極窪下土鬆底虛水聚不洩河勢自東北逆轉東南長灣頂溜埽不能立必開引河以順其勢建挑壩以開其溜然非長椿大埽則不能立壩非開寬引河則不能進溜非加長壩頭則不能逼溜歸入新河而正當埽灣急溜洄漩曲注若埽頭挺入河心以攪其怒水逾暴橫而不馴決不易塞塞亦難守是以經營二三年後始獲歲事合龍後溜仍壅注埽根復於上水建挑水壩挑溜北行大壩前進樓崖埽下水築護崖以固壩壩後加築越隄對岸挖引河五百餘丈分傾水勢緩壩前之溜下尾接挖子河四千餘丈通流匯注工於是成朱家海決後睢寧虹縣泗州桃源宿遷五州縣近河地方多有淤地奏將涸出沃壤增輸錢糧然清口上之



七道引河漫淤止餘一道。清水不得暢出。固難免衆口之囂矣。河渠紀聞。今按朱家海河決。宿遷縣志

載入雍正八年疑誤。

七月。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員。攜儀閱河。齊蘇勒傳稿。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今歲伏汛。勢甚洶湧。幸而保固平穩。入秋以來。自七月初四日起。大雨連綿。黃水陡漲。且伊洛沁水。一時竝皆長發。而江南朱家海漫溢缺口之水。未能暢洩。正河又復淤淺。水不下流。以致上游有長無消。自初六日起。至十四日止。共長水至四五尺及六七尺不等。各處隄岸。高出水面。僅止一尺至二三尺。並有水與隄頂相並者。其餘如祥符之程家寨。鄭州之薛家寨。陽武之金馬張。儀封之南北兩岸。隄工尤爲危險。隨移咨副河臣稽曾筠。相機上緊料理。並委員四路巡查。督催搶護。復嚴飭管河道暨印河各官。率領兵夫。住宿隄上。多備料物。設法捍禦。協力修防。並檄飭管河道。前赴南北隄工。逐細確查。初七日。據管河道回稱。虞邑待賓寺迤西一帶工程。勢亦危險。幸皆鑲墊平穩。初八日。又據鄭州詳報。薛家寨工程危險。臣卽飛飭管河道。星夜詣該地方。督同廳汛印河各官。竭力修防。十三日。據南岸同知劉永錫稟報。祥邑之程家寨。勢甚危急。又嚴飭管河道。攜帶帑銀。前赴工所。設法防護。不期十四日酉刻。據報儀封縣知縣袁珂。因北岸隄工危險。該縣過河搶救。忽於十三日二更時分。狂風大雨。頃刻水長。南岸大寨大隄。陡被黃水漫溢。缺口一十餘丈。又於十五日辰刻。據蘭陽縣報稱。十三日酉刻。狂雨驟雨。頃刻水長。漫溢北岸板廠後大隄。缺口一十二丈。臣聞報悚惕。隨飛飭管河道。並廳汛各官。防護隄頭。多備料物。埽箇。立卽搶救。一面飛飭開封府。星詣該地方。多備船隻。接濟災民。加意撫卹。臣隨於十五日親詣

漫溢處所。督率搶救。並查明缺口丈尺。及進水遠近。民間田廬。臣再另摺具奏。並會同河臣繕疏題參。殊批諭旨。

是月奉。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發。稽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稽曾筠。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卽動正項錢糧賑卹。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旣被衝決。其疎防官吏。例應參處。今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並從寬免其賠修。憲皇帝聖訓。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兩岸隄工。因原額堡夫不足防禦。撥江南十河營兵千名。千把總六員。分派險要。嗣因正副總河議裁堡夫。經請題照舊仍留。并令堡夫跟隨河兵。學習椿埽鑲墊等事。但臣伏思堡夫學習椿埽。必須責令河兵教導。尤須分責河員董率。或一月一試。或按季一試。內有教習勤而成就多者。給賞獎勵。或有懶於指示。怠於學習者。責成儆戒。方克有濟。查撥到河兵。雖有千總把總爲之管轄。然官小不足以資彈壓。况南北兩岸。隄長千里。耳目難周。約束不及。至於印河各官。則又文武不相統攝。勿論其不能令河兵教習堡夫。卽遇有險工。亦多不服驅使。究難收河兵之效。臣愚以爲守巡二道。舊有兼帶兵備之銜。而撥到河兵。又無操演營務之事。原與堡夫不相上下。請責令管河道統率稽查。并分責各河同知。

董司教習。如有怠惰不服者。許管河道徑行責治。并許各河同知會同千把總究處。如此河兵咸知法度。不敢抗違。而堡夫學習樁埽等事。亦易於成功。不過二三年內。盡皆諳練明白。均可拔作河兵。毋庸再調南河兵矣。如蒙俞允。惟將管河道敕書內加入此款。便可遵循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嵇曾筠奏。儀封蘭陽祥符三縣所築隄工。因大雨衝刷。水溝殘缺甚多。各員欽奉聖恩。俞允。暫留本任。三月俱爲切己工程。自當竭力補修。臣現在委員嚴催。勒限修理。再江南邳州所屬南岸朱家海。於六月十五日漫溢。聞大溜由宿遷虹縣泗州而達洪澤湖。其缺口迤下。正河淤淺。而漫溢處所。又未成河形。水勢散漫。下流未能暢洩。誠恐上游或有停蓄。現在武陟各處險工。俱經下埽加鑲。臣卽親查兩岸相機料理。秋汛事宜。凡隄上雨淋殘缺。躬自督催填補。務期一律完固。以保安瀾。硃批諭旨。

八月初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臣因太行隄工。被黃水衝缺。親往查勘。自曹縣四十里至太行隄。衝斷三十餘丈。地名魏家灣。水由西南東明而來。勢猶不止。卽擬堵築。因上流蘭陽未經斷塞。下流單縣地勢高阜。若此口堵築。則夾隄之內。上承黃流。下無宣洩。仍必潰隄。而出隄之內外村莊。勢必盡淹。因暫緩興工。俾潰隄之水。入於舊黃河。下歸南陽昭陽諸湖。雖年久河淤。不能容受。因而漫溢。村莊然猶有河道可循。得所歸宿。現在已將衝斷處。先行裹鑲。備齊樁料。俟蘭陽斷流。卽便堵築。河臣齊蘇勒。已至蘭陽。親督修築月隄。臣勘至河南交界。委標員前赴蘭陽。據稱決口漸淤。月隄四五日內完工。臣發銀一千兩。委守備協同黃河同知等覘視。蘭陽決口一閉。積水消落。卽便興修。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八日。田文鏡奏。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儀封蘭陽兩處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

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欽此臣伏查儀封缺口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將民隄合龍今據南岸管河同知劉永錫稟稱儀邑大隄已於八月十一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墊指日全完蘭陽板廠後缺口副總河嵇曾筠正在下埽興築適河臣齊蘇勒到工諭令河員搶築鐵心隄費省工速亦於十二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厚指日完竣其一帶危險工程業屢飭廳汛印河各官加意修防今蒙皇上軫念民生周祥指示臣復謹遵諭旨會同嵇曾筠面商查有卑薄隄工立即遴員逐細確實勘估具題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臣於十一日接准山東撫臣陳世倌來咨內稱據黃河同知牟鏞元呈報蘭陽北岸板廠決口黃水橫流由曹縣衝斷太行隄入城武縣境隨卽親臨查勘自城武沿隄而上至曹縣魏家灣太行隄被衝處所經歷數十村莊平地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同日又准直隸督臣李維鈞咨據大名府長垣縣知縣梁芑呈稱上月十四日有黃水一道自西南蘭陽地方蕭家潭口流至黃家集等處復差探得陶背河一帶黃流自西而來甚是洶湧自梁家集東北由於李集南水寬一里餘遠流入長垣黃家集等處是日黃河南岸儀蘭兩縣交界地方清凌塌決開口門五十餘丈至十七日汕刷百丈許水流南走黃河北岸板廠等口淤塞斷流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查蘭陽板廠後決口實因天時久雨隄根內外俱有積水上淋下浸又遇狂風驟雨遂致漫溢塌陷原非全被黃水衝激漫開決口臣前聞報往勘並未掣動大溜灘已涸出驗其初漫水痕實止二三尺不等隨據委員稟覆沿隄往東計長二十餘里至蘭邑之傅家寨而水竭往北約寬八里流至洮濱河而水止細查田廬雖有被水之處然並未

坍沒。今據陳世倌咨稱。流入曹縣魏家灣等處。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等語。則是近隄決口處所。非水深丈餘及二丈之水。不能流入曹邑。如此之深。且豫省近隄民房田禾。非先被淹沒。不能流入曹邑。如是之甚。又必掣動大溜。流成河形。然後淹沒曹邑村莊。如是之多。卽或水勢已退。地上淤泥。必有數尺餘深。方足憑據。今臣聞曹縣芝蔴集地方。亦因久雨。河水漲發。從隄上漫溢而過。其魏家灣等處。俱係清流。並非豫省流入之水。况中隔洮濱河一道。如果黃水盈溢。則直隸長垣。東明等縣。水勢必更甚於曹邑。何以李維鈞來咨。內雖有黃水流入之事。並未有淹沒田廬之語。豈直隸接壤之水反小。而東省越境之水獨甚乎。再李維鈞稱。清凌壩決後。板廠等口淤塞斷流。似北岸之水。業已斷流。曹縣之水。又從何來。且清凌壩離儀封大寨漫口。相隔六七里。亦未缺口。如果衝開口門五十餘丈。汕刷一百餘丈。則非惟歸德府屬之虞城。考城。商邱一帶。皆成巨浸。卽江南徐州等處。亦俱爲澤國。何以江南撫臣並無移咨。虞考等縣亦俱無恙。且齊蘇勒往來三省。其中有無被水。自必目擊。不知陳世倌與李維鈞是何意見。一任各屬混詳。捏詞誑奏。致上廬聖懷。除一面委員前赴二省。逐一再加確查具奏外。據實先爲奏聞。奉上諭。陳世倌李維鈞來咨。所稱水勢情形。旣大相懸殊。何不分具覆文。與之辨析。否則卽將摺內陳奏之語。竟行具題聲明。此事朕甚疑之。硃批。諭旨。

九月初十日。齊蘇勒奏。治河物料。葦柳爲先。歷年捲埽之葦。俱動帑購買。每年費不啻千百萬束。至柳枝一項。產自官園。伐以濟用。例不動正項錢糧。蓋埽以柳爲骨。柳多則工堅而帑省。若柳不敷用。勢必以葦代之。不惟工不堅固。且多費帑金。是柳株之廣爲栽種。誠不容緩也。康熙十五年。立有勸栽議敘之法。然

舉行不過三五年而止。臣到任見沿河兩岸柳株寥寥。歷年雖有栽補之名。每多春報栽植。而秋報枯損。雖近有條陳捐栽議敘之例。至今未見有具呈捐栽之人。若不亟爲整理。將來不惟工料大虧。而糜費錢糧。恐無底止。臣於去歲冬。與道廳各官細加籌畫。勒令各營弁兵。於空閒之地。額定補栽柳秧一百萬株。又勸令文武官員。自通判守備以上。各出己資。栽種柳秧五千株。州同千總以下。各出己資。栽種柳秧一千株。方爲稱職。如果於此額外。有能廣行栽種。爲數甚多者。照例題請議敘。今據各官共報捐栽過柳秧三十萬一千餘株。各營兵弁共報補栽過柳秧九十三萬二千餘株。臣親歷閱視。除枯損外。現在成活者。共有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再臣往來看工。見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甚多。似可布種蘆葦。今春諭令廳員尋買葦根。試種一二處。物性土脈。果否相宜。現據徐屬同知等報稱。微山湖邊淺水有泥之處。布種葦墩共八頃七畝零。現今蔓延長發等語。今栽柳葦。既試有成效。是勸懲之法。不得不爲之計。今次道廳等官捐栽之柳葦。係各盡職分。毋庸置議外。請於前後所定捐栽柳秧議敘之例。多寡之中。量爲增減。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河南沿河空閒官地內。果有各出己資。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四頃者。紀錄二次。六頃者。紀錄三次。八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有情願捐栽葦柳者。亦照此例議敘。再民人有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照原定議敘例。給以頂帶榮身。但目前工料匱乏。亟宜整理之時。若俟三年後酌量議敘。恐人心退縮不前。請仍照舊例。於冬末春初。令廣爲栽種。於次年春末夏初。查驗成活數目相符者。題明議敘。以示鼓勵。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敘之條。今請每兵每年

栽柳一百株。務期培養成活。若不能如數。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栽補柳秧成活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栽補。守備。罰俸一年。以彰懲戒。如此三五年間。柳株成林。徧湖蘆葦。不惟工料充裕。且節省錢糧。不啻倍蓰矣。硃批諭旨。今按十月部議。奉旨准行。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加幫大隄。綿亘千有餘里。其間地勢高下不一。但從前勘估。止論隄面。隄根。估計丈尺。一律加築。臣於今歲。屢赴河干。逐一查勘。見地勢高阜者。水離隄頂。尚有二三尺。及四五尺不等。其低窪處。隄工丈尺。雖無減少。而形如月牙。勢甚危險。有水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漫過隄頂。臨時加築子堰。或下埽搶護者。甚有先年舊隄。前議加幫大隄時。並未估修。卑矮單薄。兼多殘缺。卽如蘭陽板廠缺口。亦係未估之加幫大隄。此等工程。若不急爲加築。難以防禦。且聞江南朱家海地方。自六月十五日漫決後。正河逐漸淤高。一經堵築決口。則水勢不能暢洩。而豫省地居上游。恐明歲桃伏秋汛。黃水加長。無可容受。凡地勢低窪處。更爲可虞。臣於八月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欽此。臣遵於初六日。前赴蘭陽工所。卽與齊蘇勒公同遴委熟諳河務廉幹能員。細勘實估。題請。至所需銀兩。約計十餘萬兩。便可一律加幫。永久堅固。應否動用正項錢糧。分發興修。抑卽豫省存貯公項內撥用。如蒙皇上鴻慈。允臣所請。卽咨會正副總河。會疏具題。再檄令藩司。動撥銀兩。移解河道。於今冬明春。乘農務閒暇。備料修築。庶隄岸鞏固。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矣。奉上諭。此乃一勞永逸。當爲之舉。但須詳細勘估。籌酌合宜。會疏具題。候旨遵行。硃批諭旨。

十月初二日。嵇曾筠奏。豫省隄工。年久廢弛。蒙皇上軫念連道民生。大加修治。一切明險之工。俱已加幫。

高寬足資捍禦。惟外有民隄。月隄。當時原估之員。慎重錢糧。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估。卽間有估修。亦不過每丈加土二三方。略補殘缺。但民隄築自民間。卑矮虛鬆。非若大隄之高寬堅實。而月隄亦多年不修。單薄頽圯。均難足恃。查豫省每因民隄成患。如本年儀封之大寨。蘭陽之板廠。皆民隄先潰。致漫大隄。卽前年中牟之陽橋十里店。亦俱因民隄漫開。可見暗險之工。急應爲綱繆未雨之計。又查加幫大隄。原估之時。工程綿遠。俱未測量地勢之高下。每有間段。高低未能一律。今秋水漲。其地本高者。隄亦高。水不能漫。至低處。水平隄頂。危險非常。隨於隄上加築小堰。暫爲抵禦。亦非長久之道。臣仰體皇上慎重河防至意。謹委諳練河員。逐細算估。臣再覆看明確。與河撫二臣會題興修。以期永遠無虞。硃批諭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尙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流通。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概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尙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誤之患。憲皇帝聖訓。

是月。命加副參領靳治豫。工部侍郎銜。協理江南河務。治豫。靳輔之子也。河渠志稿。

是月。齊蘇勒奏。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有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一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盔甲器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二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隨役及



卷案不可減省。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前此尚可勉強支持。今春由徐州赴武陟。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仁言。庫收額解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衙日用。及各項工食。不過千金。餘銀三千兩。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未敢擅便。儻蒙恩賞給。則看工之盤費弗缺。益得殫竭心力。辦理河務矣。奉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齊蘇勒傳稿。

是年。嵇曾筠。田文鏡。加修南北兩岸危險工程。增培兩岸隄工。加築土埽。預爲之防。按防河急險工而緩視無埽之隄。此恆情也。大溜當前。隄埽震動。不得不爲思患預防之計。人夫料物。以時畢集。而工安矣。聖主廡念河防。不惜金錢。大修南北兩岸縷隄。次及遙月格隄。並增歲搶二修。及秋水泛漲。又令預爲之防。補前估所未及。並前時之未涉險者。至是益加周詳。增築隄壩。加鑲防風。以期永固。增培南岸鄭州。祥符。中牟。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二萬。三千餘丈之隄。及北岸武陟。原武。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山東劉家口。曹縣。萬有七千餘丈之縷越各隄。均加培高厚。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池。南北各隄。臨河當衝。及隄內地勢窪下處。增修埽壩。趙州之薛家寨。來童寨。祥符之陳家寨。蘭陽之河渠。韓陵。儀封之馬家店。汴家莊。周家莊。唐家口。考城之王家道口。十四堡。商邱之楊家營。楊家堂。虞城之張家潭。原武之胡堂莊。朱家莊。蘭陽之管李寨。耿家寨。儀封之雷家寺。宋家營。十九堡各隄。均擇險下埽。加鑲防風。以資鞏固。蓋所以大爲之防者如此。黃河古稱天河。天一所生。爲地之紀。然隨人事爲轉移。禹貢九澤既陂。陂卽隄也。神聖如禹。不能舍隄防河。厥後二十餘年。豫省漫決罕聞。固由如壩之隄。有以防患於未然與。河渠紀聞。是年。豫東南北兩岸增培隄工。報竣。議修月格等隄。按豫省月格等隄。每不如江省得力。江省遇大水。

溢湧。縷隄著重時。開倒溝放水入越隄。灌滿隄內。回流漾出。頂溜開行塘內。漸次填淤平滿。名曰放淤。豫省雖有月格隄。多不啓放。以土性沙鬆。遇水易潰也。然工程緊要之處。備防不可不周。北岸蘭陽雷家新莊。耿家寨。四門堂。摺陽等處。水湧溜急。隄後灘地低。大隄二丈餘。空虛無靠。應築月隄。加幫隄堰高厚。以爲外衛。南岸祥符一覽臺等處。大隄切近省城。幫築貼隄。以爲內戩。又姜家莊。程家寨。月隄格隄。加築高厚。考城胡家道口。石家莊。商邱。蔚家窪。虞城待賓寺等處。各月隄加幫高寬。並築子堰。以爲重障。選土築實。皆能得用。銅瓦廂古稱極險。加築後。月隄每歲增培。積至五六年。高厚倍前。乾隆乙卯。大溜曲注。危險異常。開倒溝引入內塘。登時灌滿。水仍外出。頂溜開行。此其驗也。未有爲之而無其功者。視其實不實耳。

河渠紀聞

是年曹縣芝蔴莊築挑水壩一座。長十八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曹縣黃河大溜北徙。按此卽潘宮保築長隄跨壓之順隄溝槽引溜成河也。北岸向有隄根水溝。

一道。寬深引溜。灘高水不至隄。一遇漲發。漫水乘高勢下注。爲時已久。卽能移溜。北大溜之所以北徙也。

治溜北徙。惟用前人跨壓溝槽築壩挑水一法。齊蘇勒言。曹縣大隄迎溜著重之處。有四。皆切近運道。關

係緊要。曹縣芝蔴莊衛家樓大隄。俱迎溜受衝。議於芝蔴莊建挑水大壩。挑溜開行。壩前後加魚鱗護埽。

後月隄內接築格隄。衛家樓臨河舊月隄。相隔甚近。復於隄後建格隄。選撥江南熟諳河兵二百名。遴委

千總一把總一帶領駐守。此地爲黃河上游。隄後灘地低窪。虛空難恃。下鄰諸湖。北接張秋。衝運淤湖。所

關甚大。故必慎其防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桃源縣越隄三百九十丈。今本工淤平。桃源縣志。

是年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山陽縣尹家莊月隄。淮安府志。

是年安東縣知縣余光祖憂南門一綫之隄。難於持久。具詳蒙允幫築。自便益門經南門至東門。計共長五百九十四丈。頂新舊闊八丈。底闊十二丈。蕩蕩平平。屹若天塹。及秋汛暴漲。特此無恐。頭堡險工。波濤洶湧。齊公飭委余令代辦工料。十日完備。頭堡亦獲底安。安東縣志。

雍正四年二月初八日。工部咨稱。會議得河道總督齊蘇勒疏稱。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請東省曹單二縣南岸開挖引河。並勘明估修北岸工程。仍撥河兵駐守巡防。奉旨。陳世倌所奏。著交與齊蘇勒卽速確勘。定議具奏。欽此。臣往看曹縣芝麻莊對過沙灘地面平衍。非上高下低。難以引溜下趨。不宜開挖引河。應請於險工上流處所。建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減其勢。可免衝刷。再今歲所修埽工之前。復加魚鱗護埽一路。以資捍禦。又芝麻莊大隄背後。原有月隄一道。甚屬單薄。應於此處接築長二百八十丈。隔隄一道。以爲重障。又曹縣北岸衛家樓大隄。離河切近。舊有月隄。相隔大隄甚遠。應於背後建築長五百四十丈。格隄一道。以資鞏固。共約估料值土方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除飭兗寧道將應修工程丈尺需用銀兩造冊送部查核。至撥兵駐防一項。查山東河南隄工。平時歲修。係用堡夫。徭夫。遇有大工。撥用民夫。其椿埽搶救事宜。茫然不曉。猝遇緊要工程。率多觀望不前。今曹縣黃河大溜北徒處。共有四工。此地切近運道。關係緊要。請照河南例。將江南熟諳椿埽河兵。選撥二百名。遴委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帶領駐守修防。但江南工程亦屬緊要。請於濱河傭工。慣夫內。擇年力強壯。能登雲梯。知曉捲埽者。頂補二

百名以供力作。其山東堡夫應照河南例。令河兵教習樁埽事宜。該管廳員時加考驗。別其勤惰。定爲賞罰。如遇兵丁缺出。挑選補額。至二三年。堡夫嫻習。卽充作河兵。將江南之兵掣回。卽將頂補之慣夫再行裁退。其山東撥夫之官兵。應食俸餉。亦照河南例。在山東藩庫就近支給。奉旨依議速行。東河事宜冊。先是奉旨飭查河工條奏一款。一。河工險要之處。宜先期備料。以濟急用也。凡河務同知通判。承辦料物。歷年於秋汛後。在道庫領銀採辦。轉瞬寒冬。勢難搬運。俱俟來年正二月間。始往各處採買。但物料產非一處。蘆葦出在海套。檉麻出在河南。椿木又在江寧。搬運維艱。一時難以畢集。以臣愚見。應於先一年開印後。承領次年辦料銀兩。令分頭採買。陸續運工。仍著河營守備。將到工料物。一月一報。定限霜降後。運齊工所。總河委員協同地方印官。查核出結。呈報。儻察出徇隱。均治以罪。則料物緩急足恃。而冒銷虧空之弊。亦可除矣。奉上諭。有人條奏此一事。或與河務有益否。觀其所論。亦屬有理。但恐不得其人。錢糧似覺可虞爾。其盡心籌畫酌妥具奏。

是月初九日。齊蘇勒奏。正月十一日。恭接皇上發下條奏一摺。奉有硃批。諭旨到臣。看得河工備料。每年霜降後。按工程險易。量丈尺多寡。陸續酌發銀兩。分頭採辦。於來年春二月。各料辦齊。或總河親歷驗看。或委員盤查。必令足數。堆貯工所。以備修防之用。若遇新報險工。再量給添買。此成例也。查先年庫道馮佑等虧帑各案。河員領去帑銀。而物料工程。並無實據者甚多。及至參出。所空已至數十萬兩。歷經前任各河臣催追二十餘年。多屬人亡產盡。至今毫無完解。臣細察其由。無非指稱辦料名色。將領去帑銀。營私肥己。兼以請銀時。轉詳之道員。批發之總河。各扣十分之一二。致領銀入手。已耗十分之五六。欲其辦

料足數。修工有據。不可得矣。又事已敗露。上司礙難參追。不得不任其開銷。互相掩飾。遂使正項錢糧。咸飽無壓。貪壑。臣目擊河政廢弛。將屬員內有辦料無實。做工無據者。屢經嚴參治罪。勒限追賠。近覺領帑之員。稍知儆戒。臣每遇廳官領銀辦料時。或另差妥役。押催採辦。或另委別員。眼同購買。三年以來。始覺前弊漸除。夫以廳官領銀。數月之間。臣尙恐不能防範。今欲於前一年開印後。給發錢糧。令承辦次年之料。則時日太寬。難於稽察。必才守兼優之員。方可委任。誠如聖明所照。臣實難得其人。若照條奏所云。杜虧空之弊。適足開虧空之端。况邳州以上。撿用秫稻。宿遷以下。採買海葦。瓜洲一帶。純用蘆柴。上下相去。俱不過三百餘里。與夫椿麻等項。多係水運。自霜降至清明。五月之限。綽可辦齊。亦不至遲延干咎。奉上諭。所奏是當之至。朕原甚不然其說。但既有此論。其中或不無些少裨益。所以詢汝者。此意耳。今覽爾奏。朕洞徹矣。硃批。諭旨。

三月。浙江巡撫李衛奏。竊臣蒙皇上面諭。令臣便道由清江浦。與河臣齊蘇勒。將河工情形。議論大概。看伊如何回覆。著到任後奏明。欽此。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至淮安府屬之阜河。適河臣齊蘇勒。在朱家海。堵塞決口。因帶領淮徐道張其仁。來請皇上聖安。臣隨同至廟中。問及河工近日情形。據稱。朱家海決口。前已合龍。雖復開少許。不日可以告竣等語。臣復問此番決口。黃河全勢。俱由朱家海歸洪澤湖。當慮沙淤墊高。湖底以爲後患。據稱。勤淤懶沙。不能遠去。其洪澤湖上流。仍有三處小湖相連。沙淤俱就。近處窪地墊高。竟可以添設州縣。增益錢糧等語。臣又問。此三處小湖。既與洪澤相連。又在上流。乃大湖支派。受水分洩之淵藪也。若已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勢必盈科而進。仍填洪澤湖。高

堰更險爲之奈何。如果沙淤可以添設州縣。廣益財賦。恐前人久已放水墊平。無俟於今也。尙該留蓄水之處。爲是。伊答云。別無善法。總之時加防範。以期不至開決。臣又問。各處險工。埽壩料物。必須蘆葦。今葦蕩營裁汰。已三四年。却被鹽商假借民墾名色。暗中分肥。蘆葦漸次缺少。一遇險工。難保無虞。况目下各工。俱用秫秸豆秧麥穰等類。入水數月。卽朽爛不堅。何以禦汛。不惟虛費錢糧。且搬運馱載。勞民妨農。苦不堪言。將何以處之。據稱。此係前任趙世顯。因葦蕩營有弊。故爾裁去。如今料物果難辦理。如今要復葦蕩營。雖是目下買用秫秸等物。發價亦甚公道等語。臣又問。治河之法。還是借河水急湍之勢。以濬洩下流。疏通海口爲要。抑或專顧衝決。以堅牢工程爲主。據稱。海口亦是要緊的。我會親看過。從前甚淺。我去年將清口打壩攔住。留的口子甚窄。令其敵住黃水。並借清黃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衝深。目今海口亦深無底。因打此壩。會蒙皇上賞我翎子等語。據此一段。若果如所言。實與治河之法相符。臣又問。每逢夏秋二汛。防河如同迎敵。不知各汛文武官中。何員可以爲將才。善知水利者。曾得幾人。伊云。實未多得。難以指出等語。臣又問。先言朱家海決口。不日合龍之說。定於何日可以告成。伊云。十五日前後。臣說目下止宜保住兩邊壩頭爲主。立春後再過一九地。凌方開。其色青。下面帶有黃泥。較水面之凌更甚。此凌一出。隨帶有積凌水。同下。三五日後。方得水平。凌盡。皆可以施人力。早則河無故道。水不東行。陸地豈能走凌。壩埽恐難支持。必至正月二十日間。合龍未遲。伊云。甚是。遂向淮徐道張其仁云。我自到河工。惟憑己見。並無人講究。及此。再臣探得。河臣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辦事不避勤苦。居心極欲求好。但治理黃河之處。未得其要。更無好官相輔。又兼自負過高。不能納言爲慮耳。所有臣與河臣議論河工大概緣

由據實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嵇曾筠奏報桃汛平穩。奉上諭。凡事每成於難。而敗於易。人情多慎於危。而忽於安。毋因桃汛平穩。遂爾稍涉疎慢。須保固數年。河底日漸刷深。永無出槽之虞。方可釋懷也。硃批諭旨。

是月。修築鄭州等處隄工三千五百二十三丈。祥符等處南岸隄工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丈。考城等處隄工五千九十四丈。武陟隄工二千四百五十三丈。原武等處隄工五千八十一丈。又修祥符北岸隄工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丈。河南通志。

是月。齊蘇勒題請復採葦官兵。葦柴一項。產自河濱。宿遷以下。埽壩工程。皆賴此項葦柴。以濟修防之用。先年。河臣于成龍。題准於海口附近。設立葦蕩二營。安駐戰守兵目一千二百三十名。統以遊擊一員。守備三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專管採割海山等處葦柴。每年額定交柴一百二十萬束。以佐工用。後於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河臣趙世顯。以蕩地淤墊。不產葦柴。虛糜糧餉。將此葦兵具題裁汰。每年節省俸餉銀一萬八千兩。淤出之地。卽令裁兵墾種。輸租。每年可得銀四千兩。以抵購買額柴之費。於是採葦官蕩。被民侵墾。而工需葦柴。皆費帑購買。致商販頓興。料價日貴矣。查海口地方。一派沮洳。淤泥潤澤。蘆葦叢生。似此河工有用之物。無兵採伐。深爲可惜。况海口關係緊要。其間地勢遼闊。蒙茸稠密。易於藏奸。雖東有登萊。南有正紅。各設重兵防守。俱相隔千里。不能越境巡查。廟灣雖有遊擊一員。亦相距二百餘里。勢難兼顧。今海口止有煙墩木樓。戍兵數人。甚非慎重海疆之道。臣細加籌畫。請於海山二州縣海口地方。仍照舊制。復設採葦戰守兵目。除照向年額採葦柴外。再加三十萬束。共成一百五十萬。以佐工用。此項柴

束以官價計之共值銀三萬三千兩每年除給官兵俸餉銀一萬八千兩外可節省銀一萬五千兩其各兵居住窩鋪需用器具並挑浚運葦河渠等費統於此項節省銀兩酌量給發年終查核報銷二年後如蘆葦更加生發再查明增額以充工料所有守備千總等弁均照舊制題復聽淮揚淮徐二道兼轄查催舊有遊擊一員恐不足以資彈壓恭請皇上欽點改放參將一員以專重任再兵目內挑選馬兵一百名給與馬乾以便於扼要處往來巡視其各兵每年採割之餘務令勤加操練熟習軍械似此營伍一成將見河工料物無虧帑項可省抑且海疆防範有賴奸宄難容庶河防與海防皆有裨益奉硃批朕覽此奏甚屬得理九卿再加詳議速奏欽此兵部會議核准設立參將一員統轄兩營左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王營大壩官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洪福莊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以上左右二營營運廳運共額柴一百五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今之葦蕩營卽斬文襄屯田之遺也屯政以疑謗廢棄而官荒所在叢生蘆葦大適工用于成龍因之於附近海口奏設葦蕩營嗣經趙世顯議裁至是齊蘇勒題請復設採葦照向額加增三十萬束以濟工需河渠紀聞

四月二十日奉上諭昨據總河齊蘇勒奏報四月初九日朱家海漫口水勢陡長致將東壩臺大埽墊陷



九箇。目下正在防守修築等語。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漫溢。河水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關係甚爲緊要。齊蘇勤在工年久。歷練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已望七。恐精力稍減。河務勤勞。思慮有不及處。兩廣總督孔毓珣。素諳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陛見。今准其來京。著先至河工。詳勘水勢。協同齊蘇勤。將河工一切修理事宜。細加商酌。妥議後。請來京。江南通志。

五月二十八日。嵇曾筠奏。新估增卑培薄等工。其至險至要處。如蘭陽之板廠。儀封之大寨。陽家橋。埝陽隄。祥符之青名堆。瓦子坡。程家寨。商邱之蔚家窪。楊家堂。虞城之劉家口。凡臨河外越隄工。臣俱親督。晝夜催儻完固。已有重門保障。其餘亦不時查勘。嚴飭修築。至考城支河六道。親往外灘相度形勢。率領通判葉光會。知縣高鐘等。駐工督催。盡行堵塞。大隄又用埽鑲護。足資保固。所有歲搶工程。業已分投儻修。仍多積料物。以備低禦。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臣於四月內。飭令管河同知。將節年河泓刷深若干尺寸。據實確查。分晰稟覆。今據開封府上南河同知稟。所屬鄭州。滎澤。中牟。三州縣河泓。自雍正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四尺不等。又下南河同知稟。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八九尺不等。又署上北河同知稟。所屬原武。陽武。封邱。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四五六尺。及八九尺。一丈不等。又懷慶黃河同知稟。所屬武陟。縣趙莊壩下。至滎澤縣交界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共刷深五六尺不等。又歸德府河務通判稟。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六七尺不等。查現在河身漸次刷深。則河面漸次收窄。將來由窄刷深。則崖

岸日高。水行地中。自可永安瀾矣。硃批諭旨。

八月十六日。嵇曾筠奏。十二日。臣接撫臣田文鏡自閩中所發之書。內云。九日。跪接皇上硃批奏摺。奉旨。覽奏。早晚禾稼豐茂。工程平穩。各情形深爲慰悅。但朕心意之間。只覺今歲秋汛。似有可虞。目下正當水勢長落不定之際。汝與嵇曾筠。其協力同心。謹防毋忽。欽此。擬即覆奏。因在棘闈。不敢用墨。祈代爲入告。恭慰聖懷。臣查七月內工程。水勢平穩。已於八月初一日。恭奏。月來秋陽晴皎。雖初五六等日。水長四尺有餘。旋即消落。不似上年壅滯。卽此可徵河底深通之驗。今白露已過。水勢日漸歸槽。卽至霜降。可幸無虞。臣細閱水勢。查北岸武陟釘船幫一帶。自蒙聖恩。俞允發帑挑挖倉頭中灘。引河。吸引大溜。自西而東。今趙莊壩迤下。悉淤成灘地。釘船幫。秦家廠等處。工極平穩。迤下原武。陽武。封邱。支河堵塞。非有大水。不到隄根。其祥符。陳留。蘭陽北岸水勢。埽灣拖溜。皆有重隄護埽。惟儀封北岸之三家莊。與東省芝麻莊。接壤。大溜潞洄。河形尙有南北頂衝之勢。已經積料。調夫晝夜防守。現在增築越隄。務期有備無患。其南岸。自潞澤。鄭州。中牟。皆係從前險工。連年修守。土埽工程堅固。迤下祥符。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虞城等處。內外大隄。越隄。業已增培高厚。埽工時時鑲墊。兼之今秋豐收。料物雲集。工程修整。足資捍禦。撫臣田文鏡。坐鎮省城。遣官查察。臣奔馳兩岸。晝夜催儻。隄埽等工。凡明險暗險。俱相機盡力修防。荷蒙聖諭。詳切。臣惟有愈加勉勵。盡心協力。加謹防護。仰副睿慮。憂勤。不敢片時稍懈。硃批諭旨。

#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

## 河水章 續四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嵇曾筠奏。臣前恭進黃沁安瀾圖。奏事張文彬。傳臣齎摺。家人展圖。指示口宣。皇上聖旨。令於所指之處。或應開挑引河一道。若別處有形勢類此者。俱應相機開河。傳諭到臣。伏查黃河形勢。東西暢流。則勢順而安恬。南北斜衝。則勢橫而激蕩。今河身上自廣武山而下。引河深通。行於兩岸之中。祥符以下。河勢多曲。每遇掃灣轉溜。卽成南北斜衝。兩岸險工。均坐此病。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處。北岸儀封之三家莊。其最著者也。細閱河身。自儀封北岸之趙家寨迤西。灣環起勢。直走正南。至考城之縷水隄。迤北環向正東。掃逼勾家寨。洶作兜灣。每至水長。下行不暢。則橫流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此司家道口一帶受病之源也。又自勾家寨斜趨西北。折行東北。經豫省三家莊。東省芝麻莊等處。繞道而南。至王家樓迤下方斜流東注。此北岸兩省險工受病之源也。今若將南北兩灣。從中挑斷。引水直流。則改南北之形。成東西之勢。兩岸工程。誠有裨益。但從來開挑引河。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庶可期其必成。至於上下接挑。尤必上段河尾。與下段河頭。吐納相應。呼吸相通。方能一氣貫注。今儀考兩邑河灘。皆係平沙漫衍。並非西高東下。而兩層首尾。亦不能直接順通。且河頭接溜處。去北岸較遠。南隄較近。恐北岸險去。南岸險增。似難必其萬全。臣兩年來。因儀考隄工告險。往來救護。舟楫頻經。再三相度。緣未獲機宜。不敢冒昧陳請。今惟有督率各員。加緊保守。以防明歲汛水。儻河形遷改。機遇

可乘。卽當隨時具奏開挑。斷不敢因循貽誤。奉上諭覽奏。朕甚嘉悅。如此方是。若不論當否。一味逢迎阿順。我君臣將無貽天下後世笑柄乎。百凡行爲。當以斯事之居心爲準。乃朕所朝夕期望於諸卿者。勉之。朕昨閱圖。不過偶爾之見。聊就紙上商較形勢耳。果有深知確見處。則何不明白批諭。而猶爲此泛泛一詢耶。殊批諭旨。

十二月奉上諭。齊蘇勒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謹慎勤勞。操守廉介。實心供職。潔己奉公。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齊蘇勒遵朕諭旨。督率河員。加意堵築。今據奏報。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朕心甚爲慰悅。具見悉心任事。經理有方。使泛溢河流。有安瀾之慶。甚屬可嘉。齊蘇勒著加太子太傅。以獎勞績。江南通志。是月。齊蘇勒題請。以河工人員調補沿河州縣。疏黃運兩河攸關緊要。沿河州縣同心共濟。呼應靈而成功。速江南徐邳豐沛蕭碭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桃源清河安東山陽寶應高郵江都等沿河十七州縣。爲黃運兩河必經之地。百川總匯之區。嗣後遇此等沿河州縣缺出。仰請皇上敕令江南督撫。准照東豫兩省例。於所屬現任州縣內揀選。會同保題。引見調補。如州縣內難得其人。卽在佐貳內揀選。保題補授。再查豫省奉旨定例。沿河府州縣。有才嫻河務者。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陸調河工之道廳。其河工之廳汛。有才守兼優者。准令保題。陸調沿河之府州縣。通融調補。更於河防有裨。奉旨允行。淮安府志。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楊橫莊埽。工長三百六丈。又圈築越隄二道。共長二百九十九丈。江南通志。是年。築下大王廟挑水壩。原武縣志。是年。築高令望莊順水壩。嵇曾筠上增修埽壩防風疏。豫省土脈虛鬆。一切隄工。必須相機修守。保護萬

全仰賴我皇上洞悉河防。特頒諭旨。將危險工程。增卑培薄。預爲之防。現在另冊估報。但連年黃水泛漲。兩岸隄根。沙停淤墊。隄身多有卑矮。兼以隄內地勢甚窪。一遇汛水長發。大溜頂衝。甚屬危險。亟應擇險要處所。增修埽壩。鑲做防風。保護隄工。今據管河道副使修鎮詳。上南河廳屬鄭州汛內。薛家寨一帶險工。長七百六十丈。應鑲防風。來童寨險工。長一百四十丈。應下埽裹隄。加鑲防風。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程家寨險工。長二百三十丈。應下埽加鑲。蘭陽南岸河渠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又韓陵寺險工。長一百丈。應鑲防風。儀封南岸馬家店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又元家莊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又周家莊險工。長八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東壩險工。長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北壩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歸河廳屬考城縣汛內。自司家道口起。至王家道口止。險工。長六百二十一丈。內應建礮壩二道。工長共二十一丈。接鑲防風六百丈。又十四堡險工。長二十六丈。內應建礮壩一座。順長六丈。接鑲防風二十丈。商邱縣汛內。自考商交界起。至楊家堂止。工長七百七十丈。內擇選處做防風二百丈。又楊家堂小月隄險工。長七十二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虞城縣汛內。張家潭險工。長二十七丈五尺。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上北河廳屬原武北岸胡唐莊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朱家莊後大隄兜灣險工。長六十五丈。應鑲防風。又柳園村前險工。長七十丈。應鑲防風。又劉務村後險工。長二百丈。應鑲防風。下北河廳屬蘭陽北岸管李寨撐隄橫隄。共長四百八十四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又管李寨圈隄內險工。長六百八十丈。應鑲防風。又耿家寨險工。長一百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儀封北岸雷家寺迤西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並下裏頭埽。又宋家營一帶險工。長六十六丈。應下埽加

鑲。又十九堡月隄險工。長五百二十二丈。應鑲防風。通共估用工料實銀四萬三千一百兩五錢三分零。請會核題估發帑興修。統俟本年十月內。將用過工料彙冊題報。次年四月題銷。又上增修南岸險工疏。三年八月初五日。准工部咨開。奉上諭。今歲入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心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摺。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黃淮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南岸大寨。蘭陽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五十餘丈。此皆朕躬不德。或用人行政有缺失之所致。返躬惕勵。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卽動正項錢糧。衝沒田地。詳細勘估。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兩處。旣被衝決。例應參處。但朕自念不德。其疎防各官吏。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賠修亦著寬免。特諭。欽此。臣等會看得豫省黃河兩岸。土埽工程。荷蒙聖恩。估計加幫。并增歲搶二修。業已綢繆未雨。隨經令管河道廳細核估幫築。臣等親勘兩岸隄工。原有暫緩加幫之大隄。並有未經估計加修之遙月等隄。又有雖經加幫。或因地本窪下。未能與兩頭一律平高者。更有兩岸隄根。被沙淤墊。隄身卑矮。亟應加高培厚者。今據該道詳開。封府上南河廳屬鄭州。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七方二分。來童寨舊斷隄。工長二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方五分。中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七萬七十九方四分。月隄。共工長三百六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八方六分。開封府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千七百九十

八丈五尺。估加新土三十一萬四千六十方九分。又攔土埽工長十三丈。月隄共工長五千二百六十三丈二尺。估加新土十八萬六千三百五十方七分。陳留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八百八十八丈。估加新土三萬五千四百六十一方六分。蘭陽南岸。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百五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方。儀封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百六丈。估加新土十二萬一千四百九方三分。月隄工長二千六百四十九丈。估加新土十五萬六千四百六分。歸河廳屬考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一千九百一十方。商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三百四十四丈。估加新土八萬七千八百三十三方五分。虞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五百二十丈三尺。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六方四分。懷慶府黃河廳屬武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二千三百九丈。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牙池周圍長一百四十四丈。共估新土十一萬四千二百二十方七分。開封府上北河廳屬原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二百六丈。估加新土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四方。陽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三千七十五丈。估加新土八萬八千八百九十九方九分。月隄工長三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六百方。封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百六十丈。估加新土二萬四百七十七方。開封府下北河廳屬祥符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十五丈。估加新土二千三百八十二方七分。子隄工長一千四十三丈。估加新土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六方。蘭陽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十四丈五尺。估加新土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九方六分。月隄工長一千九百四十三丈。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七百八十四方一分。儀封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七百五十一丈。估加新土十萬

四千五百三十八方七分。格隄工長四千五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方一分。又山東黃河廳屬劉家口曹縣外月隄工長七百五十七丈五尺。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九方七分。以上各廳所屬豫省大隄。通共估用土方銀一十四萬五千五十八兩五錢四分零。月格隄工通共估用土方銀八萬七百九十四兩四分零。二項共銀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二兩五錢九分零。俱據實估報。臣等復加親核。因係緊要工程。照例行令布政司撥銀擇險完修。業經委員分段儻築。以禦汎水。一面移咨山東撫臣。飭令黃河廳將劉家口曹縣隄工一例發帑興築。原武縣志。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等先後奏報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至江南之桃源縣河水澄清上下三千一百餘里綿歷三旬有餘陝西山西始自本年十二月八日至下年正月十三日凡三十有六日河南山東自十二月九日至下年正月十日凡三十有一日山東單縣自十二月九日至二十二日凡十四日江南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凡七日俱以漸復舊其清自上而下諸王大臣合詞奏稱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陸殿受賀上不允所請專遣祭告景陵並遣大臣致祭河神內外大小官員各加一級羣臣恭請宣付史館御製碑文勒石得旨允行皇朝通典。

雍正五年正月三日工部咨開奉旨近午豫省河務險工下移隄岸完固平穩山東河務甚屬緊要向係山東巡撫管理但巡撫有地方責任恐不能專理河務山東與河南接壤作何令副總河嵇曾筠兼管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山東與河南接壤皆黃河所經兩省隄工最稱險要查河工事



宜本係總河專責。今河南既設有副總河。現駐武陟等處。與山東接壤。理應欽遵諭旨。將山東與河南接壤之曹縣、定陶、曹州、單縣、城武等處附近黃河地方。凡一切修築隄岸等工。應交副總河嵇曾筠就近管轄。奉旨依議。硃批諭旨。

是月齊蘇勒奏修黃運兩河輒石土埽等工一百十四處。江南通志。

二月諸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副總河嵇曾筠奏。豫省大工。以及搶修埽料。嵇。俱係臨時濟急。購運艱難。每百觔實銷銀九分。並穀草椿麻萬難議減。俱無庸議外。其歲修所用嵇。應如所請。行令副總河於本年承辦六年歲修。其所用嵇。酌定足用數目。務於八月內。動支道庫銀兩。給發各廳。勒限十月內。照額辦足。責令管河道查驗。如有限內不完。將承辦之員參處。工完之日。將用過數目核實。每百觔即照七分報銷。至柳束。係埽料必需之物。豫省向有柳園若干。現已坍塌若干。應行巡撫。責令沿河州縣等官。將現存柳園。并從前坍塌及新淤地畝。逐一查丈立界。嚴督河員。廣爲種植。二三年間。不惟嵇。可省。抑且埽料足用。又沿河州縣官。有嫻熟河務者。准保題陞調河工道廳。其河工廳汛官。有才守兼優者。准保陞調沿河府州縣。儘徇情陞調。貽誤地方河工者。除將該員照例治罪外。仍將保題不實之上司。照濫舉匪人例議處。又豫省隄工。向會調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派防守。嗣請將兩岸堡夫。仍留學習椿埽。如果熟諳。補充河兵。將南兵發回原汛。今應於堡夫內。逐漸拔補足額。即將南兵逐漸扣除發回。其撥來之千把總六員。亦應發回本汛。不便久留豫省。應請專設千把總二員。把總四員。分隸開封府南岸河廳管轄。至歸德府通判汛內。應將原設武陟千把總二員內。調往一員。分撥河兵一百名。移駐歸德。各工交與該弁管領。

應如所請。仍飭各廳嚴加約束。又豫省大隄。舊制每二里設立堡房一座。以便堡夫棲身修守。因年久塌毀。十無一二。前次兵到。竟無地容身。仍照舊制。令地方官設立一座。約銀三兩。卽於節省項內動支報銷。又臨河月隄。居其大半。堡房未設。防守無人。應如所請。亦如前制。建造堡房。其堡夫旣不必另設。卽於河兵一千名內。酌量調撥防守月隄。仍將造過堡房。報部題銷。又開封府祥符縣隄。長八十餘里。止有縣丞一員。近日險汛下移。祥符一帶工程。更爲險要。應將開封府南岸。添設主簿一員。於開封府下北河地方。添設巡檢二員。一駐祥符。陳留適中之地。一駐蘭陽儀封適中之地。如遇險工。協同廳汛募夫辦料搶護。一切逃盜事宜。令其稽察。其祥符等處北岸太黃隄一道。并令管理修墊。應如所請。酌量題補。其俸工等項。令巡撫酌議題奏。又江南黃運兩河。凡遇歲搶工程。俱有柳船載料撥運。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歲搶二工。剝運無船。不能濟急。應如所請。照江南浚船寬長丈尺式樣。每汛造船五隻。給發各汛河兵。運駕看守。如河兵不勤照管。致有損失。該管廳汛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部覆議得。河南巡撫田文鏡疏稱。河性變遷不常。當汛水長發。素稱平易者。忽成險要。宜暫用民力。每歲夏至後。凡有田地村莊相離大隄一二里者。傳集公所。各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偶有急工。隄上鳴鑼爲號。各照所認民數。無分雨夜。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非計日可竣之工。按名給與工食。在搶修項下核實開銷。詢據紳士僉稱。出一時之人力。享萬載之安瀾。並無不便之處。輿情允協。儻非汛水長發。亦非忽成險工。河印汛弁各員。藉此冒銷工帑。擾累里民。并令紳士富室佃戶。用錢買脫。派及一二里外無力窮民者。查出題參革職究擬。庶幾行之無弊。於隄工不無裨益。均應如所奏遵行。河南通志。

閏三月田文鏡請於河北彰衛懷三府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兵備職銜河北一帶隄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夫并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修防巡查小舟河等水利疏通零星小泉彙流入衛以濟漕運并稽查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部議應如所請河南通志

七月十九日御製黃河澄清碑記朕聞上天孚佑生民日監在下垂示休徵警覺有位凡欲使之懋德勤政無怠無荒而修省加虔用答嘉貺天人感應之理至不爽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功德隆盛臨御久長厚澤深仁洋溢於薄海內外朕寅紹鴻圖仰承盛烈蒙被福蔭民物阜安數年以來嘉祥疊見乃雍正四年十有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先後馳奏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以至江南之桃源冰開水清湛然澄澈其在陝西山西始見於雍正四年十有二月八日乙丑迄於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庚子凡三十有六日其在河南山東始見於十有二月九日丙寅迄於次年正月十日丁酉凡三十有二日山東之單縣亦清於丙寅至癸酉甲戌清澈見底而是月之二十二日己卯漸復其舊凡十有四日其在江南則始於十有二月十六日癸酉迄於是月二十三日庚辰凡八日蓋其清也自上而下及其復舊則自下而上故時日先後遠近漸次如此維時中外臣民僉以河清爲千年罕見之盛事稽諸史冊咸稱上瑞况橫亘三千一百餘里繇歷三旬有餘尤亘古所未覩合辭懇請御殿受賀至再至三朕惟上天之錫福降災猶人君之用賞行罰感召之機分於敬肆一念甫動休咎頓殊朕祇若上天敬恭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敢懈怠因得仰邀皇考昭察默顧蒼穹賜茲福慶朕惟慮前此之受貺無因且恐將來之承休不易朝乾夕惕益深謹

凜特命虔告景陵。以申忱悃。專遣大臣致祭河神。以彰靈應。至陞殿受賀。沿襲頌美之虛文。朕所不取。是以堅却不允。而廣推皇考錫嘏宏仁。施恩中外。羣臣有專職者。咸晉一階。諄諭周詳。共加敬勉。爰允廷臣所請。勒石以紀。夫天一生水。實爲天地之氣所流通。而河稱四瀆之宗。上應雲漢。澄潔安流。用昭嘉瑞。天和協應。必有自來。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文王與天同德。而子孫蒙其福澤也。我皇考配天之靈。於昭在上。眷顧啓迪。至深且厚。朕祇承瑞應。恐懼悚惶。嘉與羣臣。增修實政。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先王奉若天道。君臣上下之間。無忘戒儆。朕亦惟是嚴恭寅畏。不敢康寧。庶幾求無負於上天。皇考錫予嘉祥之至意。濡毫紀實。鐫勒貞珉。用抒朕祇敬之誠。永自儆勗云爾。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五日。田文鏡奏。欽奉硃批諭旨。歲功河防。兩俱告慶。朕心不勝欣慰之至。自春徂秋。三汛旣暢。流無阻。河泓又復。刷深幾許耶。隨便查奏。以聞。欽此。伏查豫省黃河。綿亘千里。自當查驗確實。今據上南河同知。上北河同知所屬鄭州。滎澤。陽武。中牟。四州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五六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下南河同知。下北河同知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現今刷深自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歸河通判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一丈四五尺至二丈不等。較上年加深六七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其最深處所竟有刷深至二三丈七八尺及四丈二三尺不等者。九月二十日。據管河道祝兆鵬稟報前來。與臣查勘無異。從此泓河日深。河岸日高。將見水由地中。自可永慶安瀾。此皆我皇上至誠上格之所致。理合據實覆奏。硃批諭旨。

十月二十九日。嵇曾筠奏。黃河湍悍變遷。其性多曲。每遇埽灣轉溜。非斜趨而北。卽直注而南。致兩岸隄工。或當大河之頂衝。或被支河之汕刷。此南北兩岸各工致險之源也。上年十月。臣恭進黃沁安瀾圖。仰蒙聖慈。就圖指示。將灣處挑直。隄工卽可化險爲平。諭臣查看具奏。臣遵卽來往河濱。詳細審視。今查得儀封北岸雷家寺工。向因大河自南岸青龍港迤下。由西南掃灣起勢。直注西北。致將雷家寺上首之灘。刷開支河一道。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徐家堂。曲家樓等處。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騰波湧浪。勢同奔馬。每遇汛水泛漲。上下搶護。救應不遑。曾將支河堵築土壩攔截。以保大隄。而水力甚大。殊難抵禦。現今青龍岡迤下水勢。潑洄紆折。將上灣洶作深兜。與下灣相對。止隔四百一十丈。臣率領道廳汛員。細加看驗。上水河頭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領之勢。亟宜乘機因勢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則河身順直。水不紆回。大河流暢。自支河勢緩。隨築壩攔截。可以經久捍禦矣。引河旣成。支河之壩旣築。俾黃流全歸正河。自當愈刷愈深。將來河灘漸次淤高。不特雷家寺迤東五十餘里之埽工。可漸次減省。而涸出之灘地。亦得廣爲耕種。實與運道民生大有裨益。今據道廳詳估前來。臣復勘核。該挑引河四百一十丈。及堵築支河土埽等工。共銀七千餘兩。謹繪圖先行奏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工部議得河南副總河嵇曾筠等疏。請議給額設徭夫工食一摺。查東省徭夫之設。原爲重運。經臨。遇有淺阻。卽挑濬深通。以濟漕運。今曹州等六州縣徭夫一千三百零八名。副總河旣稱令各州縣於每年正月內。解送黃河廳。點驗派工力作。照價派夫分築。如有險要。卽行調集搶救。應如所題。令各州縣將徭夫花名清冊。如期造送。點驗派工力作。遇有險要。卽搶救。毋誤運行。至曹州等各州縣。應解幫

貼銀七千二百一十七兩八錢一分。務於每年三月內解交曹單二縣。查收貯庫。再曹縣原設堡夫一百六名。每名歲得銀四兩一錢四分。城武縣原設額夫二名。每名歲得銀七兩。工食有多寡之別。又曹縣額夫較多。單縣過少。今照豫省堡夫每名歲給銀六兩之例。計額夫二百三十七名。共該銀一千四百二十二兩。內除舊額給發外。尙應添給銀三百七十二兩一錢六分。應如所請。在幫貼銀內找給。仍將曹縣堡夫派撥二十名。赴單縣工所巡防。至曹單二縣臨河各工。遇有搶修。在餘剩幫貼銀內動用。工完照例題銷。如有餘剩。仍解運河廳庫。以爲挖淺疏濬之需。年終將收完給發各數目。一併報部查核。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副總河嵇曾筠。會銜衙門無養廉之項。令河南山東二省。各於公用銀兩內。以三千兩給與嵇曾筠。爲伊用度。硃批諭旨。

是年齊蘇勒題定。每年撥解河工鹽課銀三十萬。爲辦料修防之用。兩淮撥解河銀。始此。按此撥解兩淮河銀。以補額解之不足也。河工頃刻異變。需用無時。額解之數。不敷應用。移調猶恐後期。奏定撥解鹽課。爲有備無患之道。向例額解之數。多寡不一。兩淮兩廣兩浙長蘆福建各運司。江寧江蘇安徽三藩司。及淮揚二關額解定數。并江寧藩司撥解各州縣。撥補豫東等省河銀。統計爲數三十四萬四千有奇。浙江省仁錢吳吉海各州縣。江安糧道揚糧廳。阜清鹽三縣。秦東秦三州縣。淮揚徐海各州縣。額解銀二萬三百有奇。通計南河歲修錢糧。爲數六十六萬五千有奇。此河庫經收之定額。儲備工用者也。河渠紀聞。是年築蘭陽南岸管梁蔡耿四水口隄壩。下長椿大埽。上下接做護崖順埽。加高大隄。創築魚鱗月隄。四

道以作重門。按是時河勢南趨。管蔡梁耿四水口灣曲生險。大溜壅注隄根。非長椿大埽不足以捍其衝突。逼使開行。又恐大埽孤立。加幫戢隄。鑲墊堅固。再於梁蔡耿三水口迎溜處。接築護崖埽。以固其勢。大隄之低者高之。增月隄爲後障。防守益密。四水口古稱大險。河勢大而禦之亦力。不爲大患。時祥陳二縣歐潭蓋莊等處民堰。水長漫缺。全河之勢湧進不可遏。搶護缺口。鑲填實固。水卽消退。民田涸出。以至蘭陽之二三堡。陳留之八九堡。地本低窪。溜湧隄前。俱能扼其湍悍。使之安流。河南爲黃河上游。治河南之河。難於江南。江南土性膠結。河深水聚。名曰槽河。河底堅實。深至三丈以外。卽得老土。凝結不浮。下流湖河水頂平緩順流。偶有漫溢。亦易築塞。爲其底堅水平。而槽深也。故塞決不須挑引河。但斷決口之流。水自循槽而下。浮淤隨之俱去。河南土性浮鬆。河闊水散。名曰坡河。河底沙潰。常時中泓水深不過一丈以外。遇溜淘刷。則無底。下流建瓴。水勢湧激。遇有漫溢。正河卽淤。故稱難治。仰惟睿慮周詳。慎重河南河務。專設河東總河。畀以重任。添設道廳。分任其責。以至營汛員弁兵夫。隨宜增設。不惜鉅萬帑金。大加修築。建挑壩以殺其流。開引河以疏其氣。固正隄以大其防。修格越以善其後。蘭陽陳留祥符之加隄固埽。歲無停息。及河勢南徙。治之裕如。而不覺其難者。慮於幾先也。如前時中牟祥符蘭陽諸隄。雖屢告警。不逾時決塞如故。旋決旋塞。而不覺其難者。未及於難之時也。中牟諸工之易塞。蘭陽諸險之易平。固由人力之齊。抑治河於河工大治之後。其所乘之勢異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大清一統志。  
是年修砌徐州北門外黃河南岸胡家巷口石工。長一百四十八丈。東門外小關口石工。長十四丈。下洪

石磯嘴石工長十丈。又創接韓家山南山窪隄工長四十五丈。又建潘家馬頭埽工長二百丈。創築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創築牛市口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又創築黃河北岸土山市街隄長二十四丈。創接常山頭隄工長二十四丈。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清水潭越隄長六百丈。又創撐隄長四十丈。又建戴家樓挑水大壩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建朱家口上水頭挑水大壩埽工長四十九丈。又於合龍大壩前面捲下樓崖埽工長九十七丈。又於下水頭下護崖埽工長四十四丈。又加鑲下水頭埽工長二百一十九丈。又創築合龍大壩背後月隄長三百六十二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三丈。又於對岸挑挖捷河長五百八十丈。又於下尾搶挖子河長四千六百六十八丈。創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八十八丈。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樓崖埽工長三百十丈。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犬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丈。又創築蔡家樓越隄內撐隄長六十丈。又創築彭家堡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增築陳家道口迤裏月隄長五百丈。又於越隄內創築撐隄長九十五丈。又建臧家莊上水頭挑水壩長二十丈。又接下邁埽長一百六十丈。又創築五堡月隄內撐隄長一百四十四丈。又加築黃河北岸楊家莊越隄長一百三十丈。又補築缺口長十丈。又加築河北鎮越隄長六百六十丈。接築越隄長二十五丈。又越隄中創築撐隄長九十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五十丈。又添築大古城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又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又築胡家莊越隄內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又築顏家莊越隄長三百七十丈。撐隄長一百四十五丈。今按桃源縣志云。撐隄三道。共二百三十一丈。又築談家莊撐隄二道。一長九十六丈。一長九十丈。又築高家灣



撐隄長一百四丈。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又接築黃河北岸九里岡格隄二道。今按淮安府志作月隄一道。東格隄一道。一長一百二十丈。一長九十三丈。又築三岔撐隄長九十丈。半路劉撐隄長八十七丈。今桃按源縣志作題築撐隄三百七十丈。又築徐昇壩越隄長三百二十丈。撐隄長五十丈。又築七里溝壩臺長十四丈。撐隄長三十五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長六百三丈。又補築黃河南岸清口西壩邊隄長四百六十二丈。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王公隄工長二千三十丈。又補縷隄頂工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又加高老壩口外坡隄長一百三丈。大車路口隄長一百九十丈。又加幫尹韓二莊越隄等工。共長二千七百五十一丈。又加幫沈家園越隄格隄等工。長八千五百九十八丈八尺。江南通志。

是年又築單家莊大越隄一道。越隄內撐隄一道。築高家灣吳城縷隄。上張莊至三岔縷隄。柴市至沈家莊縷隄。築大王廟後格隄。壩尾撐隄。築湯董莊撐隄一道。北接越隄。西頭穿二隄。南至汰黃隄。築孫金莊撐隄一道。自埽工起穿二隄。至汰黃隄。加幫童家營越隄一道。築越隄內格隄一道。築羅家莊越隄一道。築陳家莊舊埽工。西礮舊埽工。掌家港舊埽工。築黃家莊越隄。築陳家社南北越隄二道。築佃湖大越隄。淮安府志。

雍正六年正月二日。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椿埽。尚可留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設參將一員。遊

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參將統轄遊擊分管名爲河營憲皇帝聖訓

是月命侍讀學士西柱協理江南河務今按八旗通志總督題名河渠志稿均以西柱是年正月任江南副總河是時南北未分。稽文敏爲副總河餘皆協理。查七年四月尹文瑞奏內西柱自閩回工。十一年九月稽文敏奏內西柱請修築范隄。十一年十一月高文定奏內西柱操守尙好不能裨益河工是西柱在工數年隨同學習不會銜奏事。今河臣題名碑亦載。雍正十年西柱爲副總河均屬未核。

二月齊蘇勒奏河南雷家寺一帶堵截支河開挖引河臣欽遵聖諭於上月三十日前至工次會同副總河臣嵇曾筠沿隄詳勘黃河大溜於北岸雷家寺上首刷成支河三道沿隄走溜直至三家莊埽壩頂衝之處抵其大溜始歸正河我皇上明燭萬里於河圖之上硃批諭旨此支河雖在在險工尙有敵三家莊頂衝之力此支河斷流則此三家莊埽工當著實留心欽此仰見我皇上洞悉河防恐致顧此失彼之虞深合以水敵水之道臣等細度河勢情形今引河一開支河一堵則三家莊頂衝之勢自必增重必須先於三家莊埽壩受衝處添築迎水大壩一座以抵全黃直衝方爲至當再山東曹縣芝麻莊埽工地居三家莊下游正當黃流埽灣水勢甚屬猛悍應於舊埽上首添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順其勢除開挖引河堵截支河已會題動帑興工外其添築之迎水壩現在指明壩基令各該員動銀備料剋期儻竣以資鞏固硃批諭旨

按雷家寺順隄支河河勢自青龍岡迤下埽灣直趨北岸刷成支河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刁家樓徐家堂曲家樓楊家橋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激流汕刷上下搶救不遑乃於雷家寺上首加幫高寬接築土

壩一道。跨斷河形。內外下埽鑲墊。以固其勢。其埽灣之處。上灣洶作深兜。與下灣順直相對。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瓴之勢。開挖引河。水長溜擁河頭。開壩放水。大溜掣入。陡刷深通。舊河淤平如鏡。又耿寨河溜坐灣。對岸長出灘嘴。逼溜北趨。直注隄根。刷深三四丈不等。洶湧倍常。先於上水裏頭外。邁沈水大埽。簽釘長椿。堅築高寬。逼溜開行。隄內有積水深潭。釘椿下埽。填實底土。加築內戩。仍增培大隄。用埽摟崖。以禦回溜。刷汕。並修越隄。以資重障。河工搶險。惟開引河。築挑壩爲善法。而河長至五十里。漲水坐灣。逼注隄根。順隄行溜。流長則勢盛。而力益大。衝刷迅利。搜削隄根。河刷深一尺。水力大一尺。日久不治。引溜入垣。推之不去。治之無術。不但爲一時之害。且爲方來無窮之隱憂。惟挑引河得勢。吸川建瓴。引溜分殺。爲效速而且大也。河水遇灣更曲。不得遂其就下之性。愈曲而愈急。非必與隄爲難也。灘嘴旣當其前。溜勢復蹙其後。勢必攻隄。引之使直。以順其性。而力反爲我用矣。第非有挑壩以激之。則不能聚全力於新河。而支河猶得少分其勢。勢分則河不能速成。雷家寺引河之成。成於河頭之得勢。實成於跨斷河形之大壩。逼溜入河也。河渠紀聞。

三月。稽曾筠奏。蘭陽北岸耿家寨臨河險要。必得重門保障。方資鞏固。因議將大隄及臨河縷水隄。並中間土堰一道。亦幫作越隄。共有三重。均酌量估計。於雍正二年三年。陸續題請加幫。近因河勢下移。南岸長出淤灘。黃流北注。漸成頂衝。本年二月間。該廳汛具報。埽工蟄陷。歷經鑲墊搶護。嗣於三月二十八日。據下北河同知張近光報稱。二十七日未時。河勢陡湧。大溜衝刷隄根。走埽一箇。連夜捲埽搶護。至二十八日卯時。場卸隄頂一丈餘。臣隨赴工查勘。見水勢已緩。卽住宿工次。相機修守。如式下埽。簽椿堅實。買

土鑲填業經搶築平穩。伏念桃汛水勢易長易消。尙然報險。急應未雨綢繆。以防伏秋二汛。因查第三道大隄久已加幫高厚。其第二道越隄。雖經加幫。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尙嫌卑薄。其臨河第一道縷水隄。近因大溜直射隄根。深至二丈有餘。臣現於隄南迎溜頂衝處。下樓崖埽一路。沈水埽一路。又預備料物。相機下魚鱗埽一路。再查縷隄北面。有積水深潭。因晝夜趕築裏餞壩臺。密釘攔土排椿一路。又於險工左右隄頂。盡行酌量加高。則頭門已屬穩固。次將第二道越隄。隨地勢加幫。高至一丈五六七尺。頂寬三丈。底寬十二丈。并估下等埽一路。則二門亦有捍衛。再於第三道大隄上。添貯料物。以備不時需用。多撥員弁兵夫防守。則三門亦有准備。再估從縷水隄北直接大隄。東西建築格隄二道。預爲收束水勢地步。則四面層層有備。雖至伏秋。可保萬全矣。今按是月田文鏡奏報桃汛工程平穩。與臣會筠摺略同。奉上諭覽奏。抵禦機宜。朕懷似可不爲伏秋慮矣。雖然。天下事往往功成於險。變起於平。智或有時。不及施力。亦有時不足恃。心一放。則必至懈弛。故書垂無逸之訓。而詩載戰兢之誠也。要當敬慎日增。斯須不可去念。期共勉之。硃批諭旨。

四月。命內閣學士尹繼善。協理江南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挑蘭陽縣雷家寺引河長四百二十丈。河南通志。

是月。命左僉都御史徐湛恩。協理河南河務。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八日。齊蘇勒奏。臣前奉命會同廣東省臣孔毓珣。將兩河古隄舊岸卑薄殘廢之處。勘明通盤修理。仰荷聖恩。以此項工程浩大。恐臣難以親歷周到。欽命工部侍郎臣靳治豫。奉天府丞臣黎致遠。專

司稽察之責。俾臣得以併力巡視。不致周章。所有應行修理石土閘壩等工。次第修舉。今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通行完竣。計幫修過土隄共長十一萬七千餘丈。修砌過甃石等隄共長一千三百餘丈。修築過埽壩防風排椿等工共長一萬四千一百餘丈。創築過月格等隄共長二萬八百餘丈。疏濬過河道共長五千四百餘丈。修砌過石閘六座。石礮一座。查黃河自碭山縣以下至海口。運河自邳州以下至江口。縱橫綿亘三千餘里。兩岸隄防增新補舊。一例高寬平整。全河永慶安瀾矣。硃批諭旨。

是年議近海諸河設犁船混江龍以疏積沙。按此宗靳文讓設濬船用鐵掃帚之法也。初郎中鄂禮議設犁船混江龍以隨流滌沙不用人力一切疏濬之功皆可節省。文襄前經議行治河書云。浚河之法非船不行。先造船二百九十餘隻試用。每船一隻外鐵掃帚二枚用之有效。再添造三百餘隻置鐵掃帚二千箇以廣洶滌。又云鐵掃帚揭沙乘流浚深河底之法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與其雇船煩瑣不如多造官船兼可爲守隄官兵平時運料之需。靳文襄治河於大壞之秋疏歸故道不能驟刷寬深下流無可施治。故設濬船滌蕩之乘東下之急流。刷未盡之浮沙。需以歲月假之便宜以程功。然其事費繁而功不易得。必得治事之人。水之勢有可乘。駛船之夫役齊力。管駕之弁兵用命。則易見功也。河渠紀聞。

是年齊蘇勒奏黃運兩河蒙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特命通盤修理。徧將兩岸隄防一舉全成。但大工縱橫綿亘數千餘里。其保守之道尤不可不預爲籌策。從前隄頂之上。愚民私蓋房屋。櫛比而居。其在險工者。不惟搶護之候有礙捲埽之地。且久住房內。或鼠穴叢生。或人畜踐踏。其中不無孔隙穿漏。更爲可慮。臣於上年修理卑矮各工。俱以增高一丈爲度。而淮安府寶應縣城門外居民佔住之隄頂。更屬卑窪。若

不急令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隄上之草房數楹。而故留一大缺口矣。彼時按照房數。給以重價。令星速拆讓。隨即買土儼築。一律加高。工甫竣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舊日隄頂高四尺有餘。此時遷移之衆。方知前居隄上。必無生理。而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避險遷移者。今沿河隄工。凡險要處所。已拆讓加幫。惟遙越等隄。與運河繚繞。道里綿長。鄉民佔住日久。一旦盡令遠遷。恐致失所。臣之愚見。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蓋於隄傍高隙之處。逐漸遷移。數年內即可除傷隄之患。而河工搶護亦不致於礙手。民社河防兩皆有裨矣。再佔住隄上房屋內有輸納房租者。自徐邳以至江口。每歲徵銀不過百有餘兩。其有益於國課者甚少。而有害於河防者甚大。此項錢糧。應請聖恩豁免。庶可杜私佔之由。而緊要官隄。均得永保鞏固矣。皇清奏議

是年單縣諸望壩建埽工八十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題准添設河營曹縣千總一員。駐芝麻莊。河兵一百二十名。單縣把總一員。駐諸望壩。河兵八十名。兩弁分防險工。統歸黃河同知管轄。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曹家壩。今按徐州府志作曹家莊。埽工長一百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

家堂縷隄長四百六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阜河集前縷崖埽工長一百六十丈。建桃源縣北門

外黃河南岸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又建黃河北岸單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高家莊舊埽工。淮安府志

#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

河水章 腰五

雍正七年正月，以齊蘇勒患病，硃批諭旨，命蘇州巡撫尹繼善署理河道總督。尹繼善傳稿。

二月初五日，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稽曾筠爲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其與稽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卒，賜諡勤恪。齊蘇勒傳稿。

三月，改河道總督爲江南河道總督，調廣東總督孔毓珣補授，改副總河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稽曾筠補授河渠志稿。

是月，以副總河稽曾筠爲河東河道總督，將山東境內運河一併管轄，分河道爲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東河總督駐濟寧，又設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按此三河分治之始也。明時以界連四省，不相統攝，令格不行，選風力大臣出鎮，仍復紛如。至此畫疆分治，仍咨詢商榷，無畛域之分，所以並治也。北河事簡於東南二河，直督兼理其事，統於一矣。河渠紀聞。今按此條未確，時稱北河卽指河南山東，對江南言之也。八年十一月，始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後人別於東河南河，稱直隸爲北河，始有三河之目。

五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二麥收成分數奉諭旨今歲直隸各省雖不爲旱大都雨水欠足從來物極必反春末夏初既苦恆暘夏末秋初或恐霖潦不免也一切河工隄岸之防護俱當綢繆於早加倍慎重將此諭轉傳河臣嵇曾筠暨大小河員悉令知之硃批諭旨

是月擢徐湛恩內閣學士仍協理河務凡估修事宜一切題奏准列名連銜硃批諭旨今按此齊蘇勒所謂河東副總河始此田文鏡奏內卽稱副總河可爲依據

七月初八日上諭內閣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隄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隄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隄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卽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隄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隄工雖千有餘里若按文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况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銅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并定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按此河工定例歲加五寸之始也河隄工段綿長風雨剝蝕兵夫之力勢有所不及予之歲加五寸以紓



其力良法美意。圖慮深遠。河督孔毓珣議隄身去河遠。近高卑不一。分別緩急。將統加五寸錢糧。以次增修。部議以輪流加增。恐承修各官移舊作新。希圖冒銷。仍令照例估銷具題。歲用銀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潘宮保歲加五寸之請。至是始行。其法綏急不分。歲以爲常。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尹繼善奏竊查前河臣齊蘇勒。因黃運兩河隄工緊要。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居高隙之處。以免作踐。隄工經部議准轉行。及署撫臣王璣到清江浦。又傳諭旨。命臣於隄上民房一事。妥協辦理。仰見我皇上愛民如子。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以安土重遷。不忍催迫。直待房屋傾圮。方令移居。復恐奉行不善。或至擾累。令悉心籌畫。此誠恩周蔀屋。澤遍茅簷矣。臣見黃運兩岸。隄上居民。不下數萬餘家。稠密之處。比屋相連。長至數里。實不無踐踏。但細查隄上之民。並非擇地而居。因卑下之地。積水恆多。高阜之田。有主管業。不得已而向長隄托處。子孫相傳。安居樂業。已非一日。若少有損缺。即不准修葺。勢必擾累窮黎。殊非仰體我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若待其房屋傾圮。然後禁止重修。小民樂於便安。明知傾圮後。便需遷移。勢必隨時粘補百計支撐。是民房常見完整。而官隄無人愛惜。雖歲費無數金錢。終不足供無窮作踐也。臣愚以爲嗣後隄工。或大有衝刷。仍動帑興修外。其餘民房左右。或稍有殘缺。於農事已畢。即勸率居民各行墊補。略爲培植。不過一舉手之勞。而隄日增高。民仍安堵。雖平素少有作踐。而年年漸次增培。在窮民得地而居。即微勞亦非苦累。如蒙恩俞允。當徧示曉諭。似於河道民生。均爲兩便。奉上諭。此非輕率可定之事。據奏小民樂於便安等語。俟朕廣諮博採。詳細思維。得有主見後。降旨示汝。方可通行曉諭。永久遵行。茲且密之。不宜宣露。殊批諭旨。

閏七月添設懷豫兩河營守備二員。凡一應修築事宜。令督率千把總堵築防護。其所添守備員缺。令督臣於河營千總內揀選。在工年久熟諳河務者。照例題補。河南通志。

八月初三日。田文鏡奏。查豫省黃河兩岸隄工。荷蒙皇上疊發帑金。指示修築。是以高壘完固。臣時飭管河各官。敬謹料理。如車馬往來。另有道路。不在隄上行走。不致輪蹄踐踏損傷。其雨淋殘缺。水溝浪窩。令兵夫隨時修補。若新修之隄。頂面兩旁。尙未有草根盤結。風吹雨淋。不免侵削。則於霜降後。兵夫工閒。各就所管之工。擡取細土。填墊豐厚。夯礮堅實。日積月累。由少成多。帑不費而工自固也。况豫省所築隄工。有逾四五年者。二三年者。在工人員。各就土性所宜。種草固隄。現今草蔓叢生。盤結堅固。若加幫新土。須剷去隄面草根。方與舊土膠粘。草根一去。新土虛鬆。又不如舊土草根盤結之爲堅實。臣與嵇曾筠面商。深以爲然。隨令河北道等。各將南北隄工。親加查丈。據稱。現在丈尺。較原估相符。是豫省隄工。一律高壘。並無卑矮處。所似毋庸歲加五寸。概議增修也。惟豫省額設河兵一千名。上年添設浚柳船隻。卽經挑選三百四十名。現在河兵止有六百六十名。不敷力作。且河兵簽樁下埽。往來調遣。未能專守隄岸。今豫省現在堡夫一千五十八名。專以守堡修隄爲事。臣擬添設堡夫三百四十名。分派兩岸力作修防。以補河兵之數。臣亦與嵇曾筠商議。所見相同。伏思黃河兩岸隄工緊要。我皇上不惜帑金。爲未雨綢繆之計。命河臣酌議。歲加五寸。原恐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損壞。額設兵役。不能修補之故。今豫省隄工。一律高壘。擬請停加修隄工。止酌議添設堡夫。則力作多人。卽偶有雨淋殘缺。修補更易。而隄工日益鞏固。國帑不致虛糜矣。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四日。吏部尙書總督河南山東河道嵇曾筠。內閣學士協理河工事務徐淇恩奏。豫東二省黃河入伏以來。臣等凜遵諭旨。所有南北兩岸應行修守處。時飭道廳汛弁將土埽工程增加寬厚。茲於八月初旬。因大雨積水。黃沁加長。初七八等日。接連異漲。埽灣迎溜處。長至七八尺不等。緣從前汛水尙未全消。而大雨連日。山陝兩省伊洛瀍澗丹沁諸水。匯入黃河。並漲遂致平漫出槽。直至隄根。全賴兩岸隄工堅固。埽壩防風。俱各鑲築高寬。足資捍禦。間有臨河越隄。逼近黃流水勢沿灘而上。曉夜搶護。並無貽誤。再豫省三家莊原爲首險。黃流自南而北。久成頂衝之勢。上年曾蒙聖諭。於對岸沙灘。相機開挖引河。導水東流。因係曠衍平灘。未敢輕舉。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身。俱爲淤斷。而對岸大灘內。修汕深渠。中流直瀉成河。大溜離三家莊壩臺。竟有數百丈之遠。伏思開挖引河。非千萬人夫不能趨事。亦非盈萬帑金不能興作。今自汕河泓奔騰浩瀚。百日之工。成於一旦。三家莊埽壩俱見淤灘。化險爲平。藉非神力。何能至此。皆由我皇上愛育黎元。奠安河岳。上格於天。所以水土治平。下孚於地。臣等驚喜之至。愈生寅畏。服膺聖訓。更加敬慎。奉上諭。所奏欣悅覽焉。此乃卿等忠誠敬慎。默有以感格神明之驗。朕嘉與慶幸。筆不能宣。覽愈生寅畏一語。來歲安瀾。又可預卜矣。我君臣期共加勉。以竣硃批諭旨。

按大溜刷灘成河。必待盛漲。走灘勢猛溜急。取直逕下。非兩岸隄堅。束水不洩。則不能逼使順軌。三家莊黃河自南而北。直衝埽前。歲用長椿大埽。晝夜防修。長水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俱爲淤斷。對岸大灘內。修汕深渠。中流直瀉南趨。亦緣蘭陽耿家水口挑壩得力。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勢取直。東西坍塌。天然自汕引河一道。河流隨灣而行。南岸蘭陽四水口兜灣之。河勢橫亘數十餘里。水大自爲開

關上流溜勢先變。下流北岸之三家莊隨之俱變。勢使然也。然以蘭儀極險之工。灘亘數千丈之長。無舉手投足之勞。而工成不日。固由防守之功密也。河渠紀聞。

九月初六日尹繼善奏。河道工程關係甚重。河工錢糧難容虧缺。查有各項虧空。年久未參者甚多。一面勒限嚴催。經臣奏明。俟逾限不完。卽行參追。隨又逐案細核。通計未參虧空銀八萬兩有奇。或係核減。或係節省。或係認還借欠。或係蕩柴價值。因從前未經參追。承追者視非部案。不肯上緊。虧空人員遂任意延捱。致數十年積案不能清結。查此等銀兩。雖與實在侵蝕者不同。但總係庫帑虛懸。豈容怠玩。且多係有著之項。因協力查催。自二月至今已陸續完過銀四萬餘兩。尙有四萬餘兩未經完補。各員視爲未破之案。有觀望因循者。有本人已陞遷他往者。且有家口已回籍者。若不定限行催。終必無著。臣現在題參。請勒限一年追完。如再不完。卽革職離任究追。查產抵補。再從前已參各案虧空。臣到任後。追補過銀一萬二千餘兩。查出田房等項約值銀一萬數千兩。咨查各處原籍家產。尙未覆齊。現在逐案辦理。亦照江省虧空一體清查。至各廳歷年庫貯。除桃源廳張充國。署山旰廳鈕天麟。虧空銀兩已特疏題參究追。其餘委員徹底盤查。已漸次清楚。又責令淮徐淮揚二道。逐一清盤。不使徇隱。理合奏明。硃批諭旨。

是月內閣進呈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廬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宸衷。規畫數十年來。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稽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

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具奏。江南通志

是月田文鏡奏。九月二十五日。據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報稱。黃河自蘭陽北岸銅瓦廂。流至朱家莊。又自朱家莊。流至南岸文家寨。東流至四水口。從四水口。流至朱家寨。周圍環繞。長四十五里。中隔乾灘二里。有餘。河勢兜灣。不能暢行。致上流停壅。屢生新險。蓋因大河形勢。自蔡家水口對面。至耿家水口。河勢兜灣。迎溜衝射。鄰近大隄。甚爲險要。連年將耿家水口支河堵斷。不致掣溜向南。今歲伏秋水大。遂漸坍塌。河崖塌去百餘丈。切近耿家水口支河壩工。九月十九日。仍復坍塌。正欲於支河壩頭。下埽裹護。修建挑水壩。以防侵汕。今耿家水口支河壩北頭大溜。是日仍走南崖。於二十日酉時。河流勢緩。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流直趨。刷透舊乾灘。竟成新河一道。順勢東流。從前灣繞之大河。淤斷不流。新河面寬百十餘丈。深一丈六七尺不等。大溜東下。往來船隻。行於其中。舊日之河。繞行四十餘里。今新開之河。取直止有數里。舊河淤墊。將成陸地。可供耕種。蘭陽之工。化險爲平。莫不感頌聖德。歡呼載道等情。復據管河河北兩道具報無異。臣查銅瓦廂至朱家寨。河勢兜灣。繞行四十餘里。河流壅滯。易於生險。今不勞人力。不費帑金。天然新開引河一道。一旦成功。實出神助。在工官民兵夫。傳爲罕見。此皆仰賴我皇上廬念河防。至誠至敬。感格天祖。是以神靈默佑。化險爲平。河流循軌。萬年底定。並舊河淤墊成地。將來可供耕種。則樂利攸資。安瀾永慶矣。硃批諭旨。

十月。孔毓珣蒞任。尹繼善仍以蘇州巡撫協理河務。硃批諭旨。

是月孔毓珣奏清河南岸御壩工程。臣陛見時。面奉上諭。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時。指授修建挑水壩一座。挑溜向北引河。得以暢流。兼於清口有益。聞得近日此壩。比從前短窄。爾到任時。可細加查勘。仍照從前原修加築。寬長爲是。欽此。臣於十月初八日。舟抵清口。查此壩。康熙三十八年建築。工長三十丈。寬七丈五尺。嗣後遞年加修。現在壩身共長四十一丈。寬十二丈。又陸續添建雁翅三道。重重包護。較原建丈尺已增。頗爲堅固。相其形勢。壩已逼近中泓。欲再加長。卽越過河心。椿埽難以穩立。欲再加寬。而上水雁翅埽工。已斜至隄根土堰。下水雁翅埽尾。又溜避沙淤。現成平緩。此壩寬長丈尺。均可無庸加築。臣謹繪圖貼說。恭呈聖覽。奉上諭。據奏壩工情形。乃朕所聞者。誤也。旣如此。惟當遵守皇考舊時指授。保固勿失。不必另議加築矣。圖留覽。硃批諭旨。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江南河庫錢糧。原有河庫道專管。經前河臣張鵬翮題請。以淮徐道兼管河庫道事務。歷今二十餘年。茲蒙皇上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加修高堰工程。錢糧繁多。出納匪輕。淮徐道管轄徐屬邳。睢。虹。桃源。黃河工程者四廳。運河。宿。桃。中河一廳。而徐。宿。桃一帶黃河。更屬險要。該道勘估工程。稽查料物。督催修防。俱須親身往來。且又分巡地方。不能兼顧庫務。仰懇聖恩。將江南河工錢糧。照舊復設管理河庫道一員。以司收支出納。俾淮徐道得以專心經理地方河務。如蒙恩允。請將庫道一缺。卽以現在兼理庫道事。淮徐道康弘勳補授。奉上諭。此奏甚是。已有旨諭部照所奏行矣。硃批諭旨。是年。尹繼善奏。裁專收睢。虹。泗。桃。宿五州縣之衛守備。並減租賦。按齊蘇勒初。以五州縣各有淤出腴田。請增輸錢糧。並設立淮安衛守備。專收五州縣增輸之賦。當時議者以睢。虹等處增賦。爲淤洪湖之證。

射陽湖涸出田地爲塞海口之證。朱家海塞以三年訟言紛起。有由然也。沿湖近海涸出田地。坍塌無時。水退則麥秋可穫。水長則一望瀰漫。原難據以爲常。至是尹文端奏裁得事理之正。齊勤恪就現在情形。因時起事。而訾及河工。甚矣河工之好訟也。射陽有淤田。而海口未嘗不可通。睢虹有沃壤。而清口引河未嘗不可開。語云築室道旁。三年弗成。治河難治。訟尤不易。非識力堅定。未足當大事而不搖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單縣諸望壩臨河大隄。按是時豫東慎重北岸運道。設懷豫兩河營守備。曹縣千總駐芝麻莊。單縣把總駐諸望壩。分防額設徭夫一千三百名。分發各汛。派工力作。曹縣沿河大隄二百三十餘里。密邇運道。水長沿隄走溜。近隄低窪之處。水落積水停蓄。經年不乾。風波衝刷。隄身所在堪虞。諸望隄當河勢兜灣。南岸淤出大灘嘴。逼溜北趨。全黃大溜直注邁沈水大埽。上加套埽。鑲勢高寬。簽樁堅實。逼溜開行。再下護崖埽以固大壩。並將埽下舊有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再於壩後圈築小月隄一道。以資重障。沿隄擇要增培黃奶奶廟工。加鑲防風防守北岸之道。亦加密矣。東志言曹單密邇運道爲治黃之要。宋元以來。河患非曹則單。正嘉之間。視他州縣幾十之八。至萬歷之決黃岡。徙蒙牆。崇禎之決曹十四堡。單流河口。連決曹家口。幾於無歲不決。至本朝順治元年。決曹流通口。康熙元年。決石香爐。又決牛市屯。及單之瞧龍寺。復決黑龍潭黃岡等處。運道民生大受其害。其故緣順隄河沿隄走溜。積水停蓄。河岸高於隄根丈餘。內塘矮隄三丈。是以漲水大至。溜擁隄根。上下二百餘里。猝難搶護。內塘視如井底。隄根不固。風浪撞擊。易至坐墊。治法惟塞斷順隄溝槽。築壩挑溜。爲古今不易之道。潘宮保稱碭山隄

根水埽順隄成河。另築月隄。以爲保障。碭單接界之所。築順水斜埽。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衛內。伏水止漫。至隄根。卽順埽歸河。不復浸及。纓隄。今閱二百餘年。埽址尙存。靳文襄亦嘗亟亟於此。稽文敏協理馬營秦廠諸決。築埽挑河。孜孜數年。首事曹單。建諸望大埽。用大埽以逼溜開行。隄前支河。建土埽二道。使水不致注入。不知者反謂留順隄河爲分洩之路。初不計水旁洩則中泓必淤。全河不能下注。南衝北撞。非此卽彼。順隄河衝刷寬深。隄不能守。又或以挑埽遮礙水路。不知挑之使不攻隄。而歸中泓水與隄遠。與河近。隄可保而河易成。數百年來治河。均因此法。况曹單大隄。南北寬二十餘里。豈百餘丈之壩能遏數十里之河流。觀文敏治曹單制順隄河之法。亦可瞭然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道北趨。議開荊隆口對岸引河。按荊隆口緊接古黃池。內臨舊時決口。下有深潭。形同釜底。南岸河勢從黑堽口直注而北。自南至北三十餘里。大溜頂衝注射。衝塌河崖。密邇運道。尤須先事預防。黃流由古黃池繞灣南向。至柳園口迤東。曲折紆回。激流洶湧。黑堽迤下大灘埽灣之處。刷成兜灣。天然自成。河頭有吸川之勢。下游柳園口自高而卑。刷成陡崖。得建瓴噴瀉之勢。乘勢開挖引河。長三千餘丈。取直順下。大溜直注中泓。不特荊隆可保無虞。卽古黃池一帶。均得穩固。時又以陳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溜逼注。水勢上提。下坐。奔騰壩下。節次加鑲。仍進邁埽。以資抵禦。險雖次於荊隆。而逼近省城。尤加防護。蓋慮患於未然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馬頭樓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桃源縣沈家莊埽。工加清河縣石人溝纓隄。楊家莊王家營隄。淮安府志。



是年桃源縣北門工。河勢由單家莊南下。大溜直衝。離城僅數十武。建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桃源縣志。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嵇曾筠、徐湛恩奏。豫省黃河全勢。既復故道。則舊時險要之處。必須先事隄防。茲有封邱荆隆口。因南岸淤灘日漸增長。全黃大溜逼注北岸。坐當數十里。頂衝埽灣。汕刷塌卸。河崖去隄僅五六十丈。查該工乃舊時決口。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由直隸長垣。越東省運河。北注於海。與工堵塞。夫役錢糧。累歲不下數十萬計。今荆隆口與大王廟。古黃池首尾交接。咫尺相連。內臨積水深潭。形如釜底。北面雖有汰黃隄舊隄。卑矮殘缺。難資捍禦。外灘全屬浮沙。隄根之下。又係朽椿腐埽。一遇黃水漫灘。未免氣脈相通。若至伏秋汛長。水勢撞擊。縱有椿埽衛護。難支經久。且埽工必須歲歲加修。需帑繁多。而大溜緊逼。上提下挫。呼吸變遷。終非萬全之策。必須於上游對岸。開挖引河。分洩水勢。則荆隆口一帶險工。便可放淤成陸。洵爲一勞永逸之舉。隨率道廳等官。細加審度。現今上游黑堽口。刷成兜灣。天然自立河頭。有吸川之形。至柳園口。自高而卑。河尾噴瀉。亦得建瓴之勢。形勢旣成。急應迎溜開挑。俾水由中泓暢流東注。南北隄工。俱堪保護。從前武陟之倉頭口。儀封之雷家寺等處。引河至今通暢。舊日河身已爲沃壤。今若於荆隆口上游開挑引河。便得化險爲平。則運道民生。皆沐我皇上胞與生全之德矣。臣等查勘詳確。會商督臣田文鏡。當飭道廳確估工長三千三百五十丈。需用土方銀二萬七千九百二十兩零。一面先動河銀。選委幹員。劃地分工。檄委河北道催僱。乘時挑挖。復嚴催速竣。俟汛水長發。相機開放。以保荆隆口古黃池一帶要工。敬會疏具題。照例請撥藩庫銀兩還項。奉上諭。所見甚是。詳覽圖式。

審度地形。允宜開挖引河。以分洩水勢。務於伏汛前竣工。方爲有益也。硃批諭旨。今按荊隆口引河。於是年五月十五日工竣。卽日開放。

四月。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奏。賜謚溫僖。孔毓珣傳稿。奉上諭。南河總督印務。關係緊要。著尙書嵇曾筠前往署理。北河總督印務。著田文鏡暫行兼管。硃批諭旨。

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大雨。河水陡漲。大溜頂衝。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漂走四埽。隄工坍塌過半。督臣田文鏡。率領各員。役夫萬人。晝夜加幫。裏餞一百四丈。七月二十八日工竣。河南通志。

是月二十二日。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河水趨南岸。原屬險要。經前河臣嵇曾筠題估。邁埽加鑲在案。時屆伏汛。又值大雨時行。於六月十四日。驟長水三尺八寸。全河大溜。盡注埽外。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隄埽蟄陷。臣飛飭。署開封府知府劉永錫。上南河同知陳儀。下埽搶救。並調河營備弁。及別汛兵夫。埽手齊集。保護。并差臣標把總。及在省試用効力人員。咸赴工所。以備委用。緣十五六七等日。河水日長。共計五尺五寸。勢湧溜急。新舊埽箇。漸次漂走。隄外水深四五丈不等。巨浪洪濤。難以下埽。惟有急加裏餞。以爲後衛。隨於十七日。面委署布政使陳世倬。多帶錢文。赴工分發買土。適河北道朱藻。至省。臣因其平日熟諳工程。委令協辦。臣於二十日。赴工督率。自十八日起。至二十日辰刻。水已消落三尺。查險工八十餘丈內。舊隄全刷者。止十餘丈。汕去十分之六者。六十餘丈。其新築裏餞。現今寬有六七丈不等。高與舊隄相等。人夫共有七千餘名。晝夜趕築。加幫高厚。而隄外之水。止深一丈六七尺。護崖埽箇。俱已下齊。現在疾儻。簽加大椿粗纜工程。可保平穩。其善後事宜。并搶修工料。另疏具題。理合奏聞。

硃批諭旨。今按程家寨工程。是年七月田文鏡奏。大溜北趨。埽外淤出嫩灘。再遲數日。即可淤平。

八月初四日。田文鏡奏。竊臣猥以菲材。荷蒙聖恩。掌管北河河道總督印務。奉命以來。敬謹從事。茲查豫省南北兩岸險工。臣已嚴飭道廳等官。加意修防。現在隄埽各工。俱保護平穩。惟舊口大隄。尚有卑薄。前雍正三年。奉旨增卑培薄。彼時因尚非險要。暫緩加幫。今連年伏秋汛漲。隄外漸次淤高。隄身漸覺卑矮。必須急爲增修。與前此增培之工。一律高寬。臣現飭管河河北兩道。擇其應修者。親勘確估。臣具題動帑興修。務於來歲桃汛前完工。以資捍禦。硃批諭旨。

九月。田文鏡奏。請以河北道朱藻協理河務。奉旨。朱藻加僉都御史銜。協理河務。硃批諭旨。

是月。稽曾筠題。請預備各工搶修料物。按河工先籌料物。備料首重購稽。在登場之時。所在皆有。價廉用省。稽本粗重之物。購易運難。秋末冬初。農工已畢。車牛空閒。取用便宜。若遲至春初。存稽已少。又當農事方興。車牛不暇。購運價倍於前。恐備不如數。至遇伏汛搶險用缺。近地稽料。搜括已盡。往往採辦在一二百里外。運值不啻十倍。又不能及時濟用。稽曾筠題。稱江南河道。自碭山至山安海口。綿長一千六百餘里。險汛鱗集。兼邳宿桃中高堰。淮揚一帶。湖河工程。歲費帑數十萬兩。用料億千萬束。除額運葦蕩營柴一百五十萬外。俱於河庫道發辦。購料不過十分之二三。工多料少。分貯難周。臨期陸續購辦。緩不濟急。且自海口轉運蕩柴。守候風信。更延時日。請照豫省例。每年九十月內。核定各廳用數。發銀預備十分之七。分貯各工。定限十一月運工一半。正月全數到工。再於歲搶料物外。酌發銀三萬兩。每年辦料堆貯上游。遇有新險。卽協運濟用。如不需用。入於次年歲搶工程動用。均如議行。如是緩急有備。歲搶無虞矣。

河渠紀聞。今按南河辦歲防料始此。

十月擢雲南巡撫沈廷正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硃批諭旨。

是年秋汛異漲。東省山水暴發。匯歸駱馬湖。浮黃溢運。南注洪湖。河決山陽沈家圩。安東陳家社。又決中河劉家灣等子隄九處。時冢宰嵇文敏公親歷要害。探行潦來源。策異漲去路。先啟山盱天然南北諸壩。分洩洪湖逆流。以殺水勢。繼塞外河安東決口。使黃水歸槽。徐定善後之策。請築禹王臺竹絡壩。工則蒙沂諸山水不復侵沭河矣。關六塘河故道。則駱湖異漲不致旁溢矣。修建高堰石工。估築山盱隄埽。引淮水暢流。移天妃閘。接清口壩。使漕運利涉。歲加隄工。以捍異漲。挑浚引河。以資宣洩。接築四套月隄。以防漫溢。而大河奠定矣。改淮徐道。駐劄之所。調廳員管轄之工。責任專。統轄嚴矣。設立堡房兵夫。定積土章程。預備歲搶上游料物。立稽查條例。而緩急不虞無備矣。河工自張文端經理而後。至此又爲一治。淮安府志。

是年秋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大隄漫水。旋卽築塞。加築越隄。固其外藩。按孟城庵築塞未久而卽開築未實也。已開卽塞者。大溜未掣。水落勢緩而易塞也。大隄不可恃。加築越隄。其要總在得土。潘宮保用固隄束水之法。必遠取真土。車輦駝載於一二十里外。勞費弗惜。隄後加越。率因大工善後而設。向來漫口築塞之地。大溜經行。浮沙填淤。近隄取土。盡是飛沙。用沙築隄。適足誤事。孟城新工後所築之隄。此明驗也。時徐州楊家窪。睢寧劉家樓。皆築越隄固防。若貪取近土。率用飛沙。卒不能善其後。如朱家海大隄衝決。水至越隄。夜半忽由地中潰沙伏流。越出隄南平地如泉湧。須臾隄亦坐墊不可救。可援爲戒矣。

是年，稽曾筠奏修黃運兩河善後隄工，以工代賑。按是時邳宿河湖異漲，自徐以下，濱河州縣頻被水淹，皇仁如天，蠲賑兼施，又於麥未成熟，以工代賑。稽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工，與豫省不同，地勢本卑，衆流畢集，水高而隄愈險。黃河上自虞城，迄安東海口，兩岸工程二十四萬一千七百餘丈，運河自臺莊至瓜洲江口，兩岸工程一十九萬二千一百餘丈，從前修理不過十分之三。遽逢秋漲，水勢盈溢，徐邳以下，瀕河居民被水淹浸，雖加賑卹，而當麥未成熟，覓食維艱。黃河隄岸所關甚鉅，運隄經山水漲漫後，亦當急爲修築。乘此青黃不接，興舉黃運諸工，俾沿河數十萬無食之民，得以力作資生，亦補助賑濟之一法。當經部覆准行，剋日募夫起工。先修黃河隄工緊要處，并將運河殘缺處所，次第修築。濱河印官會同河員分段管理，以專責成。因水衝必需之帑，爲拯恤災黎之用，工費僅及二十萬金，活億萬戶待斃之民。自八年十一月始，至九年四月迄工。濱河災民爭先趨事，積至半歲，兩岸隄防屹若金墉，而二麥已盈疇矣。河渠紀聞。

是年，築靈壁縣張家瓦房挑溜大壩，并樓崖護埽，以保固隄工。按此因坐灣迎溜，築大埽以逼溜當衝也。瓦房一工，坐當埽壩，氣脈尤大，水勢由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埽灣而來，大溜直射南岸，力大勢猛，埽壩迎溜當衝，初生工時亦止百餘丈，迨後愈灣愈曲，埽隨灣跟鑲，生工至千餘丈，歲費帑數萬，輾轉相度對岸沙灘，長十餘里，寬三四里，中有行水故道，若於灘上開寬深引河一道，直至下灣，再於上流視河勢轉灣處，有吸川之勢，按定河頭順勢建挑水大壩一道，逼溜歸入引河，用長壩由大隄生根，隨灘向東，堅築

土隄至水涯始用料築至深水。土隄近水處皆鑲防風。待漲發引滿。開壩放水。吸溜成河。則千有餘丈之工皆可閉歇。此以費爲省之道。時蕭縣徐莊埽工當衝對岸漲出沙嘴。大溜直射南岸。搜刷埽根。加築樓崖護埽。以資抵禦。近時溜移向南。直衝埽根。沿河東下。皆無埽之隄。若上壩不守。水臥入下壩。則沿隄生工。不止大溜逼進。工長費重。一時趕鑲不及。難免疎虞。今於下壩建挑水大壩。長十餘丈。挑溜向北。衝去對岸沙嘴。壩下一帶所生之工。盡皆淤閉。無庸鑲修。此近事之可徵驗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樓崖埽工。長三百一十丈。建宿遷黃河南岸鈔關前樓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沈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加高黃河南岸清口東甘羅城隄。長一百四十六丈。卞家汪隄。長八十四丈。天妃壩隄。長三百二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伍家營樓隄一道。加高清河縣黃河北岸石人溝樓隄。長五百二十丈。楊家莊隄。長一百一十五丈。王家營減壩迤東起隄。長二百一十六丈。築徐家莊越隄一道。自東莊至陳家浦。後生大車路埽工。淮安府志。

是年。祥符閘西決口一段。水直趨馬牙湖。與上游合。衝倒居民廬舍殆盡。知縣睦文煥協同在河員弁募夫築閉。築半邊店樓隄一道。自高工頭起。至本工頭止。加幫計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又分築善後大工。自三壩起。至越隄頭止。加幫隄工計長二百六丈。又迤上自王家塘起。至邵家道口止。計長三百四十五丈。桃源縣志。

#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

## 河水章牘六

雍正九年六月。兵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徐州宿遷二營改隸河標一案。臣查清江至清河縣三十餘里。汛地歸宿遷營管轄。所有汛兵原防。係漕標城守營。不在徐宿二營之內。今營制既分。漕標遂將城守營兵撤回。其一切汛防。於宿遷營分撥安塘。不敷調遣。至隨標一項。復於徐州宿遷兩營弁兵。通融酌撥。而徐州地方遼闊。汛廣兵單。若抽調更換。亦非經久之計。經漕臣請將原防清江裏汛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二名。並清江閘上原防兵三十四名。歸宿遷營管轄。至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亦關緊要。查蕩營內馬步兵一千二百三十名。祇供巡防催儻葦船。原無專汛。尙堪分撥。今酌量抽調馬兵二十名。守兵二十七名。歸弁宿遷營管轄。加以漕臣咨回城守營兵丁一百六名。合之原溜濟標馬兵四十七名。以足二百名之數。除派防外。可供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之用。但清江止有新歸漕標把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請設立守備一員。令其兼轄駐劄清江。隨標操演等因。均應如所請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隄工。逼近省城。因北岸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全河之勢逼射。甚爲危險。必得於北岸兜灣處。挑挖引河。引溜直行。則該工不致頂衝。經臣題估。奉旨允發帑興挑。茲於六月初八日。汛水驟長。大溜直注河頭。隨於初九日。已刻。乘機開放。風利溜急。全河歸注。頃刻成河。連日大溜奔注兩岸場崖。河頭現寬五十餘丈。河身寬二十餘丈。河尾寬四十餘丈。俱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餘不

等重船過行。所有舊河淤出新灘。伏秋汛後。即可淤平。此皆仰賴皇上至誠至敬。崇祀河神。是以引河開關。默相成功。殊批諭旨。今按是年七月。河督沈廷正奏。開放程家寨引河通暢。工程平穩。與田文鏡摺略同。

七月初七日。沈廷正奏。豫省黃河兩岸。考城縣顏家支河。歷年遇汛水長發。漫灘進水。致田畝屢淹。臣特委濬縣縣丞。並効力人員。該管廳汛。分別搶修。建埽壩以塞支河。築月隄以資重障。其顏家莊迤上陳家莊等處隄工。幫築寬厚。復擇緊加鑲。保護周密。本年四月十四五六等日。河水長至五尺。支河並不進水。口門漸次受淤。不但大隄得免浸汕。而向日淹漫之區。盡成沃產。二麥豐收。現在秋禾茂盛。顏家莊迤東約長八十餘里。地三千餘頃。約計收麥數十萬石。沿河數十村民人。僉稱從此可以辦課養家。莫不感戴皇恩。而考城一邑。亦皆比戶安輯。敬奏聞。殊批諭旨。

九月。沈廷正調任。以副總河朱藻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河南布政使高斌爲副總河。河渠志稿。

十二月十九日。稽曾筠奏。臣接准戶部遞到大學士張廷玉等字寄。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爾等所奏登鎮河標漕標添兵之處。行文各處時。再寫信與總漕兩處總河。登州總兵。官文到日。著卽行召募挑選。務擇技勇漢仗可觀之人充補。毋得延玩怠忽。虛應故事。一應添設員弁營房事宜。亦作速會同督撫定議具奏。其兵丁召募完日。先行咨會爾等。欽此。又准戶部咨內開。遵旨酌議。請將漕標及兩河標兵各添設一千名。與添設登鎮陸路兵共四千人。精選技勇壯健。一應馬匹盔甲軍器。務製備齊全。一有調撥。卽可起程。其應加守千等員。及應建營房。會同該督撫詳議具題。奉旨依議。欽此。移咨到臣。當卽飛檄司道標



營籌議。一面召募挑選年力強壯熟嫻技勇之人方准入伍其營馬一項最關緊要應星速購買若俟議定始於司庫領價赴買誠恐往返稽延。臣遴員暫借河庫帑銀令速往直隸等處採買但路途遙遠隆冬草枯卽剋期辦到餵養需時復諄諭通工文武官弁卽在附近地方領價協辦一百餘匹一俟兵丁招齊卽爲分發如有調撥先有協辦肥馬並添選兩營舊馬儘可足用其一切軍裝甲械行營礮位在所必需臣飛檄司道標營隨議隨辦解送呈驗至加添守千等員及營房糧餉事宜現在督撫各臣俱集清江會審臣面爲商酌妥協會題。硃批諭旨。

是年嵇曾筠題請准照豫省例每河隄二里蓋堡房一座設堡夫二名住宿堡內常川巡守搜巡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每月挑積土牛以資工用。淮安府志

按黃運兩岸大隄二千餘里多無工之處人跡罕到遇有洞穴報至已後時失機設堡夫巡守上下相應遠近互爲聲援法至善也其法每二里設一堡房每堡設夫二名歸汛員管轄住隄巡守無事搜尋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堆積土牛有警鳴鑼集衆搶護計造堡房千有一百五十餘間堡夫三千三百有奇按名月給工食以資防守黃河堡夫除寒暑兩月外月積土十五方運河堡夫除糧船往返修補犁溝礮眼外月積土十二方責成汛官查報河兵在埽壩力作霜降後工務稍閒兩月照堡夫每二名月積土十五方黃運兩河除椿夫埽手撐駕濬船并各該將弁養廉外力作河兵五千餘名所積之土入於該備冊報立法詳密然爲堡夫計守堡憂室家之累離堡羅曠役之譴或官查而始來應名或謀生而時不到汛皆事勢所必有有堡夫之名而無其實與無堡同一夫數口日食不敷勢難迫之安役惟籌其養贍使得

安心出力。而後堡不圯而夫可用也。近隄淤出官地。按名量給。以資耕作。黃河日漸淤高。隄前臨河。高者出土六七尺。隄後黃水不至。舊制猶存。高者出土二三尺。低者不及二尺。歲修祇加培隄。前因隄後工倍費。重例不估修。今照隄前較量。六七尺以下之隄。皆爲空虛無用之地。每堡二里。得隄坡三千餘丈。令堡夫自種梨棗果實。數年成活。落實歲可得數十金。堡夫自顧生計。挈眷看守。棗結實時。正當伏秋。公私兩得其益。不待驅迫而自赴功也。隄內外十丈。皆屬官地。督令勤種柳枝。照六柳之例。多方培植。空地間種蔬菜禾豆。爨食有資。誰不樂赴。然其責任。則在員弁鼓舞善導。不侵其所有。不責其所無。而人皆用命矣。

河渠紀聞

是年。嵇曾筠奏改漕標弁兵。抽撥革營兵丁。增設守備。歸入河營操防。按河道未分南北以前。河督駐濟寧州。設立中營副將。左右兩營。及城守營。統兵防護。自雍正七年。分任南北。濟寧原設官員。悉歸河東管轄。江南河道總督駐清江。向未設有標營。是以議調議撥。初。署河督尹繼善奏。將漕標之徐州營副將。改爲河標中軍副將。宿遷營遊擊。蕭營守備。俱改歸河標統制。而中營駐徐州。右營駐宿遷。路遠兵單。營制未備。迨後清江浦添設河標中軍副將。徐州營改爲左營。中左右三營。分汛鎮守。江南標營。從此整飭。至是以清江原防汛兵撤回。暫於宿遷營分撥。不敷調遣。移商各督撫。議將漕標原防汛江裏汛把總及兵丁。并清江閘上原防汛。歸宿遷營管轄。照舊駐劄。再於葦蕩營抽調馬兵守兵。亦歸宿遷營管轄。加以原防汛江汛兵。並原留濟標馬兵。共二百名。以供操防。添設守備一員。將新歸漕標之把總。令其兼轄。仍聽宿遷營遊擊管轄。員缺歸總河題補。所有徐州宿遷二營內。抽調千把兵丁防守道庫。概行停止。嗣奉

諭旨增設標兵一千名。以六百名留於清江浦。隨營操演。四百名分撥徐州宿遷左右二營。添設副將一員。以爲河標中軍副將。原設守備。改爲都司。添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右營各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營制始備。嗣因御史蔣炳條奏。請裁額外添募之兵。議及河標新兵。中左右三營各裁新兵一百名。中營新舊共留六百九十八名。左營新舊共留八百四十九名。右營新舊共留七百九十一名。以備差操巡防。清江當南北通衢。水陸津要。徐州爲江南全省門戶。白洋河介黃運湖河。催漕巡緝。均關緊要。與河營止管黃運兩河工程者迥別也。河渠紀聞。

是年。嵇曾筠議定河隄修築土方漕規。分別遠近難易。釐爲八則。按此河工土方定價之始也。河工築隄。選土爲上。近地沙土難用。不妨涉遠。論遠近亦論土色。又以食用米糧之平減貴費。定役值之高下。此須斟酌於臨時者也。若論其常。則必予以定規。俾有遵守。分爲八則。一曰近取乾土。二曰遠取乾土。三四曰濇地取土。分遠近。五曰遠越坑塘取乾土。六曰遠越坑塘取濇土。七曰隔隄隔河乾地取土。八曰隔隄隔河濇地取土。方價一錢至二錢不等。至二錢五分而止。計方以高一尺方一丈曰方。按方論價造報。嗣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再減十分之二。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亦可再減十分之一。奉硃批。朕思所減錢糧。不必定爲成例。應於奏銷時仍照例造報。聲明所減數目。存貯河庫。以備各項工程之用。仰惟訓諭周詳。不定成例。慎重工程。惟恐價值節減。或致草率。誠鞏固河防。永慶奠安之大計。河渠紀聞。

是年移淮徐道改駐宿遷。未幾仍還駐徐州。按此因山水奪運淤河而移駐也。初淮徐道管理黃運湖

河隄岸工程。分巡徐邳二州。兼轄桃源縣及徐州。潼安二衛地方事務。兼轄河庫錢糧。駐劄清江。雍正七年。河督孔毓珣。以該道有工程地方事務。不能兼轄河庫。仍循舊例。分任職掌。河庫道駐清江。淮徐道駐徐州。至是復請改駐。蓋新經蒙沂山水漲發。匯駱馬湖之水。衝入邳宿。奪運淤河。宿遷界黃運兩河。適當衝要。故移駐於此。然徐州爲江南上游門戶。豐碭銅沛邳睢之工。均關運道。尤爲緊要。故不逾時仍復舊制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黃運兩岸工程。按江南黃河兩岸大隄。自虞單起。迄安東海口。運河兩岸縷隄。自臺莊起。至瓜洲江口。歷年修理。不過十分之四。至是通盤修補。仍擇要築治。黃運隄經水漫衝損及剝蝕殘缺之處。一并修補。餘工以次並治。瀕河被水災黎。令其就食資生。兩得利益。需土方銀二十萬三千五百餘兩。動支鹽課銀二十萬。不敷之數。於河庫存銀支給。又加修各閘。移建天妃石閘於二草壩北岸大隄之內。上下挑通引河兩岸。築以東水。輿越河閘互相表裏。重修清江龍王閘及芒稻石閘。儀徵縣響水攔水二閘。以資啓閉。河東自嵇文敏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以及挑築之工。用出納之冊。查核之宜。犁然具舉。規制加備。及調任江南。如葦蕩之柴。兵夫之土。住夫之堡。隄河兩岸之柳。皆詳審切究。俾有實用。總制江豫河務十有餘年。未嘗有赫赫可喜之功。其所爲亦無異人之事。而所至成治。遇險皆安。惟不矜才。聘異也。公立法隨宜。行法以實。馬營之役。露坐小船。沿流審視。自三門七津。歷溫孟以東。尋其致患之由。挑官莊山嘴。而秦廠安於盤石。順水性也。其所經畫。如挑水順水等壩。視溜之大小。緩急深淺。以定壩之長短闊狹。築磯嘴厚壩。以禦大溜。壩下更築挑壩。以助之。埽灣勢猛。挑水過急。溜勢盤旋。潑洄。汕刷隄根。築扇面壩。

以緩之。又宜洩漲水，兼用減水壩。悉依平準法，察土性堅凝，度壩基長短，審水勢淺深，酌口門廣狹，以量出納之多寡。如壩不能挑溜遠行，水不能盡洩，則開對岸引河，以疏其氣，而吸川建瓴，首尾必得其地。又塞支河以避衝，築壩於河岸高阜，絕其來源，沿隄串溜之水，多置束壩於隄下，壓其溝槽，又於溝水歸河之所，築壩以斷去路，則流行不疾，而淤可停，至築隄以求土石融結，塞漏以防頃刻異變，細及簽椿壓土盤壩進埽，具有章程，而探埽聽椿之法，更得其微妙。埽繩皆繫於椿下，有坑窪過水之處，深者椿必顛，聲必大，淺者椿雖不動，亦必聞水聲，傾耳細聽得之，加土重壓，務至毫無聲息方已，或壓至格格作哽咽聲，亦不致汕跌成患，此皆切用之實功，深思之而得其理，自無鹵莽之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蕭縣黃河南岸徐家樓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創築徐州黃河南岸楊家窪越隄，長三百丈。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劉家樓迤裏越隄，長五百五十五丈。朱家壩迤裏越隄，長五百一十六丈五尺。建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張家瓦房壩臺，并樓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越隄，長二百五十丈。又建築黃河北岸王家灘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一百一十丈。建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蔡家莊壩臺，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八十丈。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縷隄，長三百九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石馬頭一座。淮安府志。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稽曾筠奏新募兵丁已足一千名之數，內以六百名留駐清江，四百名分發徐宿兩營收伍，即於兩營舊兵頭目內，考拔技勇優長，弓馬嫻熟者數人，授以外委千把，令教習新兵，勤加

訓練。硃批諭旨。

三月。調高斌兩淮鹽政。以大理寺少卿孫國璽爲河東副總河。硃批諭旨。

十一月。孫國璽署河南巡撫。以阿蘭泰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

是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越隄長一千八百丈。又建築龔家營。越隄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徐家莊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按。嵇曾筠疏略。阜寧縣黃河北岸四套。五套一帶。當黃河尾閘諸水匯歸入海之區。地形最窪。雍正八年秋汛。水勢驟長。將四套埽工衝塌。今南岸長出沙灘。溜勢日漸北徙。四套上下甚屬危險。若再搶築埽工。則臨河地勢虛鬆。旣難保護。且錢糧浩繁。臣赴工確勘。必須寬築隄防。以禦汛水。於三套以下。高阜處。建築越隄。庶上下包護。兜灣俾水勢循軌東注。不致出槽旁洩。又疏稱。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當黃水入海門戶。因舊有縷隄。臨河太近。大溜汕刷河崖。坍塌入裏。致成埽灣險工。若下埽修防。工段綿長。料物浩大。且全黃建瓴而下。衝刷埽根。更難保護。急應在縷隄南圈築越隄。避其激湍之勢。又阜寧縣南岸徐家莊。去海更近。雍正八年。大溜口漸南徙。經前河臣孔毓珣題建越隄。自徐家莊至陳家浦止。計長二千九百八十丈。原估止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六丈。續經臣等題修。迄今復歷三載。北岸沙灘日長。頂衝大溜。直射南岸。該處地形窪下。前次所築之隄。殊屬卑薄。恐汛水長發。黃水下注。海潮上湧。難資捍禦。亟應加幫高厚。以固隄防。請於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上自邵家莊。後起。下至吉家莊。後止。創築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自阜寧縣黃河南岸徐家莊起。至陳家浦止。加幫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江南通志。

按。靳文襄築雲梯關至海一萬八千餘丈之隄。引同爲逆河之說。謂河性合則急而沙行緩則漫而沙積。作隄以束其氣而急之使攻沙也。張文端既拆攔黃壩而修歪支套。辛家蕩之隄。不如是則河水漫流。海潮挾鹵以入。歸墟向若之塗閉矣。四套二套一帶當黃河尾閘。爲入海門戶。雍正八年秋水暴漲。將四套埽工衝塌。南岸長灘溜勢北徙。四套危險。若搶築埽工。臨河地勢虛鬆。不特埽難保護。且需費浩繁。莫如寬築隄防。因於三套下建築越隄一道。上下包護兜灣。水勢東注。無出槽旁洩之患。又襲家營舊有縷隄近河。大溜刷塌河岸。致成埽灣急溜。卽在縷隄南圈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湍。徐家莊去海更近。大溜南徙。原築越隄卑薄。加幫高厚。以固其防。蓋當黃河尾閘諸水入海之區。隄防不固。一有旁洩。淤沙立至。每見清水盛大之年。海口深通。倍於往時。刷沙之力大也。故海無可濬之理。而沙有自刷之勢。蓄清水而沙自去。束河隄而刷沙之水自急。此以水治水。百世不能易也。河渠紀聞。今按築山陽縣翼家營越隄。阜寧縣徐家莊越隄。江南通志。淮安府志。誤作十一年。按大清一統志。河渠紀聞。均作十年。

是年築桃源縣李九莊險工。築御壩迤東頭二三壩埽工。並龍亭護崖埽。龍亭前護崖埽工。築小車路口埽工。接築王家莊埽工。接修張家莊埽工。修孫金莊埽工。接築沈家莊埽工。築尹家莊埽工。築韓家莊埽工。築卞家汪護石埽工。築天妃壩石工外護石埽工。加長惠濟祠前挑水壩工。築祠前臺基下埽工。祠旁護石埽工。加祠西拐角挑水壩埽工上下雁翅。築山陽縣新港埽工。築五墩埽工。築高家莊裏頭埽工。築周家渡埽工。築唐家堡埽工。築外縷隄埽工。越隄一道。格隄二道。築小菱陵埽工。築何家莊埽工。築大菱陵埽工。築童家營東西裏頭埽工。築左家莊埽

工。范家莊埽工。楊家莊埽工。羅家莊埽工。築安東劉家莊舊埽工。築時家馬頭舊埽工。築周家莊舊埽工。築單家莊埽工。越隄一道。自三套以下起至五套。淮安府志。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大學士張廷玉奉。上諭。年來嵇曾筠辦理河工。甚爲妥協。但黃河工程。關係緊要。除嵇曾筠外。欲更覓一明曉河道情形者。不得其人。朕思高斌現在江南管理鹽政。若從此講論河工事務。將來可望熟練。著就近在嵇曾筠處學習。並非以嵇曾筠不能專理。更須人協助也。爾可寄信與嵇曾筠。令其留心教導。並寄字與高斌。令其加意學習。凡有題本奏摺之處。高斌俱不可列名。殊批諭旨。

四月。授嵇曾筠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命仍總督江南河道。嵇曾筠傳稿。

七月二十日。大風雨。河水漫決。陳留縣七堡九堡。督臣王士俊。河臣朱藻。阿蘭泰。率領各員。募夫堵築。數日內。河崖掛淤。大灘畢露。得以取土施工。因晝夜搶築。於八月初八及十三日。合龍斷流。築七堡越隄一百二十丈。大隄五十五丈。九堡越隄二百一十丈。大隄一百六十五丈。十月初一工竣。河南通志。

按是時。陳留七九堡漫溢。上下並決。不數旬。卽能築塞。至加築大隄。通修越隄。旬時告竣者。由河平日久。河槽衝刷已深。大溜不移。水落挂灘。而施功易也。大河流通不息。水日加深。水深則岸高。逢異漲始能出岸。汛水長落無時。暴漲暴消。決口雖跌深槽。灘土未經跌透。一至水落。灘水仍舊歸槽。決口之流遂絕。以柴土塞之。自定。此在南岸尤易。南岸內塘地高。未能卽時掣溜。故隨水消歸槽。若北岸河高內塘二三丈不等。建瓴直下。如落井底。浪翻溜急。濤聲遠聞。消落稍遲。卽掣動大溜。不可救治。故北岸之搶修尤急也。治河惟在固隄深河。隄愈固。河愈深。而險可爲平。如江南邳睢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挑溜。向稱險工。是



年八月。水長溜急。忽將灘嘴刷去。中泓衝開引河一道。大溜北趨。通工淤閉。蓋由上下河道深透。長水力大。走灘湧入深塘。頃刻跌透灘土。舍灣就直。自然之勢。若河道未深。雖逢長水。亦止平漫。無塘可跌。跌亦不透。故固隄爲上。修防不可不慎也。河渠紀聞。今按陳留七九堡漫溢。南河通志載。係雍正十一年。河渠紀開作十二年。疑誤。

八月。邳睢黃河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天開引河一道。險工永停修防。江南通志。

十月二十二日。嵇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岸。祇有河兵看守埽壩。一遇汛水長發。各處調撥。至長隄之上。防護無人。臣於雍正九年八月內。題請循照豫省例。添設堡房。召募堡夫。每名按月給工食銀五錢。卽令常川防守挑積土牛。以資修補隄工之用。荷蒙皇上恩准添設。欽遵。今臣統計堡夫積土。每年有十五萬餘方。以收費少工多之效。惟堡夫有勤惰不齊。該管汛官亦賢否各別。設不嚴立章程。則日久法弛。臣請核定成規。以雍正甲寅正月爲始。責令該管汛官。將所屬汛內堡夫。從前積過土牛。逐堡挨查確實。作爲舊土。報明備案。卽於正月起。照依前定數目。每名按月如數挑積。仍將挑過之土。每月造於新土冊內。彙報算入交代。以專責成。若不能如數挑積。將專汛文員罰俸一年。該管廳員罰俸半年。儻或挑積不及一半。卽將專汛文員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儻挑。該管廳員罰俸一年。如此則廳汛各員。畏干處分之例。自必上緊督率挑積矣。再河兵舊例。每年霜降後。計算兩月日期。照堡夫積土例。計河兵五千名。共應積土七萬五千方。亦應將所積土牛。查明造冊入於該備交代項下。以專責成。若該管備弁不勤加督率。亦照前定例。分別查參議處。則兵夫自無閒曠。錢糧不致虛糜。奉上諭。兵夫積土。著爲定例。旣可節帑。又

以護工。足見奉公體國之誠。斯議嘉是覽之。如應題達。具疏題奏以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卽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如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爲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爲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卽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卽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憲皇帝聖訓。

十二月。稽曾筠丁母憂。命高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稽曾筠傳稿。

是月。大學士仍管理江南總河事務。在任守制。稽曾筠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高斌奏。海防廳屬南岸。辛家蕩縷隄。當全黃尾閭。年來北岸長灘。逼溜南趨。埽灣汕刷。河崖塌卸。致成迎溜險工。將來汛水長發。衝射隄根。危險堪虞。臣等相度情形。縷隄南首板荒地內。應圈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湍之勢。順其就下之性。庶幾有備無患。奉旨允行。硃批諭旨。

是年。因房村西北牛市口。內有越隄。外有子堰。中間約長二十里。寬五六里。雨潦無從宣洩。地淹民困。知州石杰。議請於越隄設立涵洞。每年九月間開放。以便栽麥。二月堵閉。以防異漲。總河稽曾筠批允。令南岸主簿專司啓閉。數年以來。始無水患。徐州府志。

是年河溢陽武大隄以南懷慶府志

是年復生朱家溝埽工修洪福莊埽工淮安府志

是年改宿北同知一員歸徐州府舊宿虹同知屬淮安府康熙九年設至是始改歸徐屬宿遷縣志

雍正十二年四月嵇曾筠高斌奏增築海口辛家蕩越隄及閘座嵇曾筠傳稿

七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江蘇布政使白鍾山爲南河副總河專司河務殊批諭旨今按江南設副河始此

八月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十月二十八日嵇曾筠白鍾山奏河防全在土埽工程既當修築堅固帑項又須因地制宜隨時酌減臣等見所屬工料俱比從前豐足堅實土埽二工有尙可節省之處敬爲我皇上陳之一土工價宜分別酌減也查土方則例業經酌減分出水旱遠近乾溼擬定成規部覆准行在案但土頭有厚薄人夫有強弱向例各廳土工漕規畫一未曾因地分晰今臣等詳細分別各廳除堰盱裏河陽河江防五廳或緊臨漕運或卽比河湖大江且居民稠密取土不易土方價直無庸再減外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尙可減十分之二至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尙可減十分之一如此則每年土工方價酌減報銷工程不致草率仍可照估價修一防風埽工用料宜酌減也查黃運河湖水深處所下沈水埽筒與加鑲埽料水勢湍激工多墊陷料物自應照依向定漕規不能改減其水淺處恐有風浪汕刷於隄根鑲做防風保護崖岸舊例每單長一丈用柴三十八束或用

草一千一百四十觔。但前項工程雖亦有蟄陷。不比頂衝首險。料物尙可減省。今酌定柴鑲防風。每單長一丈。減去柴八束。用草加鑲者。減去草二百四十觔。以省工料。再前項防風工程。向因所用料物與鑲墊之工相同。是以開報防風者。亦有開報鑲墊。今既酌減工料。則嗣後估銷冊內。應將水勢深淺。並防風字樣。逐一聲明。查核報銷。儻不據實聲明。臣等查出參處。以上酌減土埽二工錢糧。請於雍正乙卯年爲始。照例核冊估銷。於帑項可以節省。而工程仍復鞏固。奉上諭。因時因地。酌減土埽漕規。具見忠誠任事。自屬節用良籌。然朕以爲不必定作成例。奏銷時仍照舊報冊。惟於題本內聲明情由。將所減銀兩存貯河庫。以備別項工程之用。殊覺妥協。卿意何如。硃批諭旨。今按東河防風工程。雍正十三年。經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明。循照南河之例。每防風一丈。節省八束。見河南開歸道事宜冊。

十一月。修築宿遷、桃源、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又下埽加鑲埽臺。  
江南通志。

十二月。朱藻調任。命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傳稿。阿蘭泰罷。以劉勳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高斌仍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嵇曾筠奏江南葦蕩營原係出產工用葦柴之所。康熙五十九年。蕩地淤墊。將葦營裁汰。雍正四年。經河臣齊蘇勒奏請復設葦營。加增額柴。并於額柴外搜採盈餘中柴。折爲正柴。每年供採額餘正柴。統計一百五十萬餘束。俱分派各廳運貯要工。照各廳漕規柴價。解繳河庫。以爲發給葦營兵餉之需。立法誠善。但前於各河營濬船內調撥赴蕩。令河兵撐駕運儻。因柴束繁多。止裝運九十萬束。堆貯清江王營。

洪福二廠聽候各廳運回本工其餘額柴六十萬束并盈餘柴束俱令各廳雇船自運遂有不肖之員吝惜運脚延挨推諉遇有要工臨期購料緩不濟急而營柴採完堆貯水口日久不運又有霉爛缺少并海潮漂淌弁兵盜賣之弊及各廳雇船到蕩則又無柴裝運互相推諉是以應繳柴價經年拖欠臣到任後將從前未清柴價逐一查出題參勒限追繳今年海灘一帶雨水調和蕩地葦柴豐茂隨飭令葦營參將黃正元督兵搜採在每年額餘柴束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俱令濬船裝至二廠同自運額柴一并勒限令各廳全數償運是以本年柴束不但修防及期無誤且多採正柴二十餘萬束於工料不無小補今葦營額餘柴束若不嚴立章程恐日久又滋弊混臣請葦營額柴自雍正十二年起應加增正柴二十萬束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各廳照舊雇船自運六十萬束其餘一百一十萬束仍令濬船及期償運二廠分撥各工濟用繳價務令按年清楚如有採不足額弁兵盜賣并不速運到工等弊廳員令淮徐淮揚二道查察揭報營員令葦蕩營參將揭報分別嚴參議處勒令賠補至此後再有盈餘按年查實報部設遇風潮損壞及雨澤稀少額柴虧缺之年亦查明報部免其追賠如此則葦營柴束得以年清年額而應繳柴價亦不致拖欠日久矣計派左營加增柴十二萬束右營加增柴八萬束以上葦蕩左右二營共加增出正柴二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清釐蕩地斬文襄以此召謗稽文敏以此濟工所爲之時同而得用異也蕩地產葦豐茂除原額正柴外又搜探出盈餘二十萬束遵照原題以產柴地歸營不產柴地歸民文明二營蕩地計萬有二千九百八十頃零除產葦稠密八千頃零剔出民糧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外餘出蕩地三千四十二頃零內

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交左右二營。分汛樵採。自雍正十三年爲始。增採正柴并原額通計一百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增葦蕩營戰守兵額。原設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馬兵八十名。裁減馬兵二十名。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稽文敏清釐蕩務。遞增柴額。可謂殫心經營。不遺餘力矣。然遲遲則霉爛。惰催則盜賣。或飾言餘柴。反虧正額。或侵蝕柴價。虛報漂流。到工既無實用。柴項經年不繳。有增額之名。無足額之實。是尤在當事實力奉行也。河渠紀聞。

是年山東黃河廳蔣祈年議將曹縣汛內河形。用土填平築實。高出灘面。以斷其流。按此卽河工歲築之土格。以禦漫水。而大汛水發。卽滅頂而過。不足爲恃。爲其四面無倚。水從壩尾汕刷而易去也。每歲兵夫應名築填。汛後蹤跡不存。多難濟用。蔣祈年因本汛內有支河數道。估做埽壩。橫擔河身。三面環水。無收頭接尾之處。焉能穩固。填平加高於平灘之上。難資防禦。曹縣一帶舊有順隄。河形靠隄生根。築壩挑溜南行。則外灘北上之支河自淤。此爲治事之本。若祈年所稱沿灘築壩。名存實亡之道也。時修築桃源宿遷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并下埽加鑲。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此修防之實功。與徒以土格浮衍者異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大隄以南水深數丈。陽武縣志。

是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生玉皇廟埽工。生楊家馬頭埽工。淮安府志。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卽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客船。勒令中途起貨。致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濬船。卽使搶築之時。濬船或不敷用。祇應雇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嚴行查禁。憲皇帝聖訓。

四月。稽曾筠高斌奏。陸路墩鋪與水路巡船。均爲防汛戡匪要務。必須布置周密。聲勢聯絡。方資捍衛。查江南河標所轄水陸營汛。爲南北通衢。差使殷繁。撥護絡繹。空重糧艘。及民船客貨。往來如織。汛防均宜慎重。今查南自王家營起。北至山東交界紅花埠止。計二百六十餘里。係進京大路。其原設墩鋪。遠近不一。除相隔十里以內道路均停者不議外。其相隔十二三里至十七八里者。未免瞭望不及。防禦難周。又南自清江浦起。北至山東交界臺兒莊止。計三百七十餘里。係漕運要道。其沿河原設墩鋪。內有相距十七里至二十里及二十一里不等。路途較遠。策應維艱。臣等詳加籌畫。應將篤遠之墩鋪。各於適中處酌添一座。共計添設墩鋪一十六座。每座撥兵四名。共需兵六十四名。各於本營存汛兵丁內輪流抽撥。令住宿堡房。勤慎防守。又黃河自江南清口淮黃交匯處起。至河南虞城縣交界止。計五百三十餘里。沿河地方遼曠。奸匪易於出沒。巡防尤宜嚴密。但近岸難建墩鋪。必得安設巡船。撥兵常川查緝。至運河雖設有墩鋪。但汛兵僅能防範陸路。其巡哨河面。非船不可。今運河內惟夏鎮汛舊有巡船一隻。黃河內惟銅山睢寧蕭碭等縣舊有巡船八隻。其下游桃源宿遷白洋隅頭泃口清河清江等汛。均係緊要。向未設立巡船。應於桃宿等緊要河汛。添設以資巡緝。計黃運兩河。共添巡船十一隻。每船兵五名。共需兵五十五

名亦在本營存汛兵丁內抽撥查照所管河汛往來巡緝勤加稽察務使宵小屏絕河路肅清則商船客貨均得防護安全矣硃批諭旨

是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劉永澄爲江南副總河硃批諭旨

六月築程家寨隄時河溜復如八年頂衝程家寨埽箇漂沒隄工悉壞總督王士俊總河白鍾山率領

員役晝夜搶築尋平穩祥符縣志

十一月兵部會議得大學士仍管理江南河督事務嵇曾筠等疏稱蕩地濱臨河海一派沮洳緣淤墊之漲坍無定兼營制之裁復相仍致官民地畝間雜界址混淆不特爭訟抑且曠廢經臣詳察情形移咨前副河臣白鍾山具題委員徹底清查欽奉諭旨敕部議覆准行今據署淮揚道朱定元等詳葦蕩四望平蕩向無魚鱗圖冊可查亦無墩堡烽堆可據兵民爭執均不足憑惟有先行統丈遵照原題以產柴之地歸營不產柴之地歸民將原額剔還則所餘之多寡自然畢露隨遴委陞任海防同知高越等查丈左右三營蕩地共計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二十七畝六分零除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二分零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又剔出現在行糧民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五十二畝四分零查明正身業戶給還耕種輸糧相度四至地形畫清官民界址築立烽墩以結塵案實計官民界外丈出多餘蕩地三千四十二頃九十一畝九分零臣等查現在丈多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九十五畝零請一并給令左右營分汛樵蘇自本年爲始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連上年加增柴二十萬束較比原額通計增柴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至新增之柴需船裝運請將各廳現在高堰歸工



石船抽撥二十隻。雇募水手。運柴交卸。王營洪福二廠。分派各廳轉運濟用。其成造濬船。暨駕船兵丁。均可毋庸添設。以節帑項。惟查葦營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未免汎廣。兵單應添募戰守兵二百五十六名。以供樵採。查葦營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因蘆葦茂密。馬兵難於馳走。可以裁減二十名。卽將應支乾餉。并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祇須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計新舊加增柴七十五萬束。值銀一萬五千餘兩。除添募戰守兵丁應給餉折等。並雇募駕船水手工食。共需銀三千六百餘兩外。實計每年接濟工柴。可節省河帑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又查丈多蕩地內。有不產葦柴淤墊灘地一千二百三十頃。九十六畝八分零。除河灘新淤地一百七十六頃九十九畝九分零。係初凝浮淤。難用牛犁。請寬限二年。俟地土堅實。再行招墾。其餘高阜曠衍地一千五十三頃九十六畝八分零。請飭令地方官招民領墾。照中則每頃輸銀五錢。按數徵解河庫。以充公用。統入河銀考成造冊報部查核。嗣後遵照原題。統以二年爲期。查丈一徧。新淤者照例陸科。坍塌者查明豁免。再海灘地畝。本屬漸次淤成。其間距海遠近不同。土脈肥磽各異。現今左營界外海州境內罟山地方。沿海長有嫩灘約二千餘頃。蘆苗尙未茂盛。斥鹵新淤。不能遽議開墾。未曾彙案查丈。俟下屆清丈時。再行查報。其領墾地畝數目。花戶姓名。俟該州縣招民領完造冊咨部外。相應具題前來。查先經大學士管理江南河督事務稽曾筠奏稱。葦蕩營每年共採額柴一百五十餘萬束。今蕩地葦柴豐茂。每年額採之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交工濟用。請自雍正十二年起。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續據副總河今陞河南山東河督白鍾山。以葦蕩一片平蕪。向來疆界未定。

段落不分。官民竈地錯綜間雜。沿海居民每稱設營之時。圈有納糧民地。希圖侵佔霸墾。訐訟不休。請於本年冬。底額葦採完後。遴委大員。率領地方官暨葦蕩備弁。徹底清查。如內有不產葦柴之地。卽招民開墾。照例陞科。將附近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卽令營兵樵採。其營地之外。海灘地畝甚多。通盤清丈若干頃。儘數報墾陞科。營地內如果圈有民田。查明正身業戶各年納糧印票。核對四至段落。確有憑據者。卽令給還耕種輸糧。嗣後每以二年爲期。查丈一遍。如再有淤墊不產葦柴地畝。卽照例招墾。仍將附近產葦之地。如數抵補等因。經工部俱各議覆准行。今該督等將前項蕩地查丈數目。并添設兵丁增廣額柴。及招墾灘地。濟工節帑等項事宜。具題查葦蕩左右二營。丈出蕩地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三十七畝六分零。內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以符葦營原額之處。旣經該督詳悉聲明。毋庸議外。其現在行糧民竈地畝。旣經查丈明確。應卽給還業戶耕種輸糧。并將給還地畝數目。造冊報明戶部查核。仍令該地方官將丈過處所。相度四至地形。築立墩堡烽堆。以清界址。至丈出多餘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淤地。應以本年爲始。責令左右營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并同原額加增。各處按年清額。永爲定例。至所採新增柴束。應需船隻。准抽撥該廳歸工石船裝運交廠。儻有堆貯水口。久不運工。霉爛缺少。海潮漂失。及弁兵侵隱盜賣等弊。卽將該管員弁嚴參。交部議處。仍將缺少柴束。勒追賠補。儻定額之外。再有盈餘。卽令據實報部。其河灘新淤地。亦應准其二年後招民開墾。無致荒蕪。至現在高阜曠衍地。應將所墾地畝陞科年分。按照中則輸納糧銀。令地方官照數催徵解庫。所徵錢糧。照例造入河銀考成冊內題報查核。仍將前項地畝領地花戶姓名。并領墾地畝數目。先行造冊送部存查。嗣後凡遇新

淤之地。農民情願領墾者。卽報該管官丈明頃畝數目。照例陞科。如有坍塌之地。亦卽呈明地方官查明確實。具結題請豁免。不必拘定二年查丈。致滋繁擾。至罟山地方新長灘地二千餘頃。應俟地土堅實。可否開墾之處。再行查勘。據實報部查核。再疏稱請添募戰守兵。裁減馬兵。及雇募駕船水手等語。查左右二營額設採葦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巡防馬兵八十名。今葦營蕩地既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汛廣兵單。應准其添募戰守兵丁。以供樵採。於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內。裁減二十名。卽將應支乾餉并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仍將裁減馬兵并添募戰守兵花名造冊送部查核。再從前該督等題請加增正柴。俱令營兵濬船裝運。二廠今加增正柴。自應照例責令營兵僱運。何得雇募水手撐駕。請給工食。與例不符。應將該督請給雇募水手工食銀兩之處。毋庸議。其添募戰守兵丁餉折銀兩。俟招募齊全之日起。支入於該年兵馬奏銷冊內。具題查核可也。奉旨依議。欽此。當卽招募戰兵二十九名。守名二百二十七名。內派左營步戰兵十五名。守兵一百一十三名。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三十名。守兵六百四十七名。兵戰馬三十四名。右營步戰兵十四名。守兵一百一十四名。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二十九名。守兵六百五十三名。兵戰馬三十四名。以上左右二營實在馬戰兵六十名。步戰兵五十九名。守兵一千三百名。兵戰馬六十四名。奉添新增柴五十五萬束。內派左營採柴三十三萬束。右營採柴二十二萬束。以上葦蕩左右二營。每歲舊額新舊加增共計柴二百二十五萬束。內派左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二十萬束。右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五萬束。南河成案。

十二月命大學士稽曾筠總理浙江海塘工程。稽曾筠傳稿以高斌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是年議定東河弁目兵夫照南河例。按月積土。搜治獾鼠洞穴。按河工有事極微細而竟成大事者。莫如老隄之獾鼠洞穴。獾洞尤大。出水尤猛。鼠穴雖小。初出甚微。及至潰大。往往赴救不及。此汛兵堡夫專任搜捕者也。莊敏初蒞官河東。首重防汛。課兵夫積土。又飭令廳營召募獾戶。督率兵夫搜捕獾鼠。其洞穴屈曲穿透之處。務令刨挖到底。填築堅實。所獲獾隻。持耳尾呈驗。給賞獎勸。誠知其重也。東省黃河同知所屬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嗣因汛長照應不及。照標營外委千把之例。添委効用目兵協防。仍照例派定隄河汛地。報部查核。兵夫住宿隄上。挑積土牛。以備不時之需。照南河堡夫河兵積土牛。入備弁交代。項下查驗不足數。將該管廳營汛參處。慎重隄防。工無遺事。人無遺力。久安長治之道也。河渠紀聞。是年秋汛水盛長。山東單縣劉家莊前衝開引河。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單汛諸望大壩。化險爲平。按黃河頂衝坐灣之處。壩前必衝深潭。對岸雞嘴。隨灣加長。此定勢也。開挑引河。以順其勢。此常法也。然必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始可從容奏功。若不煩疏鑿。天然自成引河。罕有之盛事也。河督白鍾山疏稱。單汛諸望大壩。挺立河心。迎溜頂衝。對岸大灘。寬闊長五六百丈。大河圍繞。東西不能直達。曲折兜灣。形勢如環。極爲險要。伏秋汛水盛長。忽開引河一道。自灘西南劉家莊前。至東劉家莊。五百八十餘丈。初流尙淺。深不一。至八月初旬。水勢奔流。自西至東。條貫直注。河頭寬一百餘丈。河尾寬五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口門淤墊。漸平。不煩疏鑿。天然自關中泓。水流順軌。壩工鞏固。翕河效順。國家之休徵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楊家馬頭越隄一道淮安府志

續行水金鑑  
卷九  
河水

二九

此  
页  
空  
白

#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章廣七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正月奉。上諭。河南孟縣地方。有小金隄一道。捍禦黃河。向係民築民修。朕思民力不齊。工料欠缺。則修築多不堅固。卽能堅固。而每歲攤派銀錢。亦未免竭蹶。著河東總河將此項隄工。確實勘估。委員承修。其需用銀兩。統於歲搶項下動支報銷。毋得絲毫派累。續河南通志。今按前項隄工。隨經估修。防風長五十丈。歷年備料鑲修。至乾隆十九年。河溜下移。情形平穩。總河白鍾山奏明停止。勦帑。仍歸百姓自行修防。

是月。工部覆河東總河白鍾山咨稱。河工埽壩。舊例每單長一丈。准用柴三十八束。惟黃運湖河水深處。所下沈水大埽。與埽上加鑲。湍激墊陷。料物自應照數。其有水淺之處。恐風浪汕刷隄根。用柴鑲護。以擋風浪。名爲防風。雖亦有墊陷。不比頂衝首險。其物料尙有節省。上年在河南河副總河任內。會同大學士稽曾筠。請將此等水淺防風工程。每丈節省柴八束。止用柴三十束。誠恐河東形勢不同。未敢輕率議減。每於勘工之時。詢之廳營。僉云。每丈三十束。實已足用。復在工親看鑲做。實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修做防風。用料既係相同。自應畫一。每丈節省八束。去淨多之料。以資別工之用。除將節省銀數。存貯河庫。如有別項工程動用之處。報部查核外。所有節省緣由。相應咨明等因。查先於雍正二年二月內。據前任總河齊蘇勒奏稱。江南各廳奏銷案內。用料數目。多有參差。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

束有用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開銷互異，請自今以後，均照桃源廳鑲墊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之例，定爲準則。經本部議覆，准行。今據該督咨稱：河東所做防風，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相同，自應畫一。所有雍正十三年河東歲修案內鑲做防風，循照南河奏准之例，每次改用三十束，於銷算冊內，據實聲明，並知照江南總河，直隸總河，畫一辦理。南河成案。

二月，奉上諭：朕聞河南武陟縣木欒店沁河隄工，關係居民廬舍，每年派民夫修築，以防水患。里民按畝派錢，約計二千四百餘兩，頗爲地方之累。若設立長夫三十名，歲支工食銀三百六十兩，即可省民間二千餘金之幫貼。著該部傳諭河南總河白鍾山，照此辦理。其設立長夫，應領工食，卽動豫省存公銀兩。續河南通志。

五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聞河南永城縣地方，於本年四月內，黃水忽發，從江南碭邑之毛城鋪閘口，洶湧南下，將申公隄祝家水口衝坍，並東首古隄亦坍二缺。潘家道口等集一帶平地，水深三五尺不等。雖未損傷人口，而二麥被淹，房屋亦有傾圮者。朕已切諭豫省巡撫等，將被水人民，加意賑卹，毋令失所。查潘家道口一帶地方，年來屢遭水患，自應亟爲疏通，爲又安百姓之計。但此水下流，多在江南蕭宿靈虹睢寧五河等州縣。今若止議挑濬上源，而無疏通下流之策，則水無歸宿，仍於河渠無所裨益。著河南巡撫富德，會同江南總督總河，各委賢員，會勘明確，妥議速辦。務令水害永除，閭閻安堵，以副朕爲民防患之至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河之道，在因其勢而利導之。司河務者，必將全河形勢，熟悉胸中，隄防疏



濬。在在得宜。始可以行所無事。黃河自河南武陟。至江南安東入海。長隄綿亘二千餘里。舊設總河一員。駐劄淮安清江浦。雍正七年。復添設河東總河。誠慮鞭長不及。故俾南北分隸。各有責成。惟是河流日久。變遷舊險。既去。新險復生。其間防濬之宜。有病在上流。而應於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流。而應於上流治之者。必須通局合算。同心辦理。庶無顧此失彼之憂。若河臣於南北形勢。未能洞悉。遇有開河築隄等事。或至各懷意見。彼此參商。則上游下游。必有受弊之處。所關匪細。徐州府當南北之衝。爲兩河關鍵。最爲緊要。現設南河副總河。應著移駐徐州。以專督率。如兩河有應會商事宜。就近可與南北河臣公同踏勘。應開濬者。卽行開濬。應堵築者。卽行堵築。毋得推諉。亦毋得掣肘。於河務似有裨益。著江南總河、河東總河會同確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六月。高斌疏言。葦蕩左右二營。額採蕩柴。分爲廠運。自運二項。共需運脚萬餘兩。請將蕩柴內給各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繳價若干。其應給運脚。卽於應繳價銀內扣除。餘充兵餉。至自運易滋弊竇。應歸廠運。高斌傳稿。

是月。嵇曾筠奏。臣於六月十二日。准江南河臣高斌密札內開。欽奉諭旨。咨商毛城鋪迤下河道事宜。令臣悉心妥議。欽此。伏查毛城鋪減水口門。係前河臣靳輔興建。與天然石閘。峯山四閘。俱屬減洩黃漲。保工衛民之要務。歷年既久。水道淺澀。更兼從前朱家海黃河決口。迤下河道淤平。易致散漫。上年曾准兩江督臣趙宏恩會商。臣親率河員。勘估疏濬下游。廣通去路。嗣河臣高斌親往查勘。毛城鋪迤下洪溝河中。多廢橋石塊。場卸河心。阻遏水勢。應揀撈清理。以疏壅滯。並將河頭挑挖寬闊。順勢過行。又恐洪溝一

河不能容納。再於上首蔣溝河疏通分勢。既有二河通疏。足資宣洩。水勢東注。其永邑祝家水口一帶低窪地畝。自無湧漫之患。又天然石閘迤下引河。亦有淤塞。并請開通。匯徐溪口下注。查徐溪口以下。係濰河故道。今按濰或省作睢。詳淮水原委。現在寬深。惟灰谷堆。燕子口等處。間有淤淺窄隘。應行疏濬。下至靈虹境內之五湖。係積水巨浸。上游之水。湧急而來。正賴五湖瀦蓄。又下至宿邑小河。乃諸水經由要津。誠恐淺窄難容。亟應開挑深廣。但內有烏鴉嶺。全係砂礪。河心較高。難於刨挖。且慮諸河之水。全注小河。不能容受。應於烏鴉嶺以上。舊淤之謝家溝。一併估挑引河。入汴河以分其勢。再利仁閘而下。至安河一帶。間有淤高仰面處。亦應疏濬。俾水由陡門及種家溝。紀家衝等處。歸湖利順。再峯山四閘。引河淤墊。今毛城鋪以下。河形既經通利。則四閘所出之水。亦有歸路。並應疏濬。以備減洩。黃漲一切仍復舊制。如此則上自毛城鋪。經徐宿蕭碭靈虹睢泗宿桃等州縣而下。以至安河陡門。周圍曲折。約有六百餘里。中間節節深通。處處利導。容納有地。分洩有路。自不致泛漲旁溢。淹浸民田。仰請天恩。准於冬令水涸。詳勘確估。舉行再上游之水。全歸洪澤。必須暢出清口。會黃入海。但洪湖舊有七道引河。係出水門戶。應委員時加察看。遇有淺澀。隨即撈濬。庶湖流暢出。并力刷黃。有裨運道。更非淺鮮。如遇湖水過大。則滾水壩。既任其宣洩。而天然壩。又必須開放。應并將湖水徑由之高寶。及下河。興化。鹽城一帶水道。豫行籌畫。勿令淺阻。導引朝宗。至毛城鋪。祇可減黃河有餘漫灘之水。其大溜仍歸北岸。又恐下游宣洩太甚。掣溜南趨。大爲可慮。應於伏秋大汛。審視對岸形勢。如有淤灘阻溜。即於秋汛後。挑切疏濬。使大溜總歸北岸。正河防微杜漸。亦不得不鯁鯁過慮也。南河成案。

六月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江南河工每年歲修搶修共銷帑銀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自應遵守大學士嵇曾筠已驗之章程實力辦理。但現在辦理互異不敢不據實奏明懇請議定成規。載入江南漕規之內。所有事宜三條。一各廳夫土銀兩宜核定給發據實報銷也。查各廳加鑲柴草工程每單長一丈例應壓土半方。從前雖於報銷冊內開係河兵挑運不計錢糧其實在於領辦物料銀內通融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墊用辦料恆多不足請嗣後歲搶修鑲填工段需用土方責令河兵挑運十分之四用夫土十分之六約計銀二萬數千餘兩與往年酌給之數相符並無多費即於歲搶修估銷冊內據實造報不必入於埽料內通融銷算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據實開報如有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名色苟簡物料察出即行指名查參。一領運葦營蕩柴應給水脚宜核實分款請銷也。查葦蕩左右二營每年額採蕩柴一百五十萬束內以九十萬束調撥各營浚柳船隻運交王家營洪福莊二廠仍令各廳雇船赴廠轉運交工其餘六十萬束分撥各廳自備船隻裝運交工將柴價解繳河庫以充葦營俸餉之需前經大學士嵇曾筠於料價之外每年酌給水脚令各廳雇船裝運交工每年需銀六千九百餘兩又雍正十三年新增額柴七十五萬束亦係廠運約需水脚銀三千餘兩現在遵循辦理但查漕規內向無運脚一款各年仍須通融報銷應將前項運脚銀一萬餘兩在於每年新舊應採蕩柴內分給某某等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應繳價若干其給發過運脚即於應繳價銀之內照數扣除歸款其餘充作葦營弁兵糧餉之需仍按年造冊具題送部查核再查廠運柴束在廠有查料官給票發運到工有委員按票查收惟自運柴由各廳雇船徑赴葦蕩裝運不肖之員混將蕩柴捏作自購易滋弊竇請將自運柴六十萬束

亦歸廠運。調撥辦石歸公案內船隻。並於應給各廳自運水脚之內。酌量分給葦蕩營。令其雇募水手。運貯廠內。再令各廳轉運交工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將各廳應繳柴價及扣給過運價細數。造具清冊。報部查核。毋得仍前入於歲搶案內通融報銷。南河成案。

七月。高斌奏。遵旨酌議勘濬毛城鋪迤下河道事宜。上諭曰。大學士稽曾筠亦已奏到。殊爲詳備。朕已批令照議矣。至於先後緩急之序。則汝等現在河工。大學士已離一載。河務呼吸變遷。大學士安能遠定。則又在汝等酌量隨時而不可泥者也。應具題者。仍具題可也。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劉永澄遷去。以德爾敏爲江南副總河。劉勸調任。罷河東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是月。白鍾山奏。河標兵駐濟寧。每青黃不接。無倉儲可資。不得不稱貸貴糴。迨領餉償還。約糧一斗。費二升之價。現有河標生息銀三千七百餘兩。請買穀四千石。設倉存貯。令城守營守備經管。河標副將稽察。春間糧貴。借給兵丁。秋收還補。免加息。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高斌疏。江南河工。向因未設河庫道。凡各省州縣外解書夫等項。河銀並關稅。計十八萬五千餘兩。係各廳自行支領。致多弊混。請將此項河銀。自乾隆二年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管。隨時報明查核。高斌傳稿。

是月。白鍾山奏。豫東河防事宜。一、東省管河千把總共八員。河兵六百名。應增河營守備一員。駐要地。巡防聽河道管轄。一、河灘土本虛鬆。漲發漫灘。刷成支河。黃水勢分。則溜緩。沙停正河。日致淤高。應責成該管官。於水落時。堵塞支河。堅實違者參處。如式者議叙。一、伏秋水發。搶護險工。購募夫料。刻不容

緩請撥河南司庫存公銀五千貯南岸鄭州及歸德府庫五千貯武陟封邱縣庫撥山東司庫銀三千貯曹縣單縣庫動用仍按數歸款永遠儲備均下部議行白鍾山傳稿

是年高斌奏定各廳夫工運料報銷之例按河工核實報銷爲杜弊之法夫工運脚碎石等項融入庫貯報銷則影射假冒之弊生轉難分晰釐剔流弊至不可言司河者所宜覈實也疏稱江南河工每年歲搶修銷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定有章程而現在辦理與報銷互異如各廳加鑲柴草工程向係河兵挑運於領辦料內通融請銷今擬定河兵挑十之四夫工十之六核實報銷又葦蕩營轉運柴漕規內向無運脚款日均入歲搶案內報銷葦蕩營額採新增蕩柴二百二十五萬束需運脚一萬餘兩應照漕規於各廳柴價內扣除各廳自運柴六十萬束亦歸廠運以杜弊竇又江工瓜洲花園港查子港等工需用石料每年約需銀一萬數千至二萬餘兩不等而報銷冊內無辦石一款統作椿埽請銷應照京口坍崖江工定例填石護根畫一報銷均如議行河工以實銷杜弊立法固善而欲節流弊宜先清弊源未清而立法以杜之弊常出於所杜之外弊在法中者以少報多侵冒在錢糧患猶可言也弊在法外者畏難懼累詭避在工程害乃不可問矣河渠紀聞

是年麥黃水漲蕭縣近湖田及永城祝家水口一帶窪地散漫爲患奉諭查詢毛城鋪迤下河道減洩事宜按蕭永爲毛城鋪下游麥黃水散漫窪田通連湖水泛溢爲患也嵇曾筠參酌高斌原議疏稱毛城鋪迤下洪溝河疏導壅滯以通水道又恐洪溝河不能容納并疏蔣河以洩蕭永窪地之水而天然開河峯山開河皆由徐溪口入宿州之灰谷堆燕子口下注沿路疏導至靈虹境內之楊疇林子土山孟山崔

家等五湖。蓄上游之水。使寬緩散蕩。不致奔騰。而毛城鋪迤下之河道通矣。至宿邑小河口。爲諸水出口。尾閘開挑寬廣。并估挑烏鴉嶺上之謝家溝。引河入汴。以分其勢。再疏利仁閘。至安河一帶。俾水由陡門迤下歸湖。湖口裴家場。張福口等七道引河。以時疏濬。如遇湖水過大。滾水壩任其宣洩。天然壩必須開放。應將高竇下河一帶水道。豫行疏導。毛城鋪減洩黃漲。伏汛後。查視對岸。如有淤灘。卽時挑濬。使大溜仍歸正河。以保萬全。當經覆覈議准施行。毛城鋪迤下河道。洩黃河有餘之水。助清刷黃。爲全河關鍵。靳文襄建毛城滾壩。減洩黃漲。仍以壩節蓄。使下游不致過漫。正河不致過洩。又於王家山建天然三閘。及睢寧之峯山四閘。以洩有餘。皆由徐溪南下。匯入五湖。法至善也。惟黃水挾沙易淤。自朱家海決口墊淤後。南岸間有漫溢。水道漸澀。此疏濬之功所不能已者。然疏淤以洩水。尤必慎洩。以保河。開壩於異漲時。上可保兩岸之隄埽。下足以助淮敵黃。逼使歸海。而又以建瓴之水。衝刷溝槽。不致平漫。若洩不以時。黃河中泓流緩。河心墊高。水不能下。分流旁洩。不獨徐宿以下之生靈受患。且洩久則下淤。勢必至於不能洩。凡用古法。必準今時。不得時而法反爲害。非法之咎也。定例。徐城立水誌爲準。水逾誌九尺。始啓毛城壩。峯山四閘。俟毛城壩啓後。察看水勢。酌啓一二。至天然閘。非異漲不啓。斟酌盡善。節宣有道。斯經國之大計也。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奏請添辦上游料物。預撥防險銀兩。以備緩急。按防河搶護險工。呼吸之間。異變百出。非料物人夫應手。鮮不敗事。每當險急。大埽迭墊。搶鑲不已。料物用盡。束手無策。惟上游料物順流而下。足以濟急。銀錢備貯足用。破格加價。人夫踴躍。土料及時到工。化險爲平。搶險樞要。莫切於此。若拘牽常法。

每至失機。莊恪親嘗甘苦。從容敷陳。疏言。豫省向有上游料物一項。於酌辦歲料搶修外。備貯上游。如遇新生要工。卽行撥運。順流而下。可濟急用。豫省黃河兩岸。計長一千餘里。備貯上游料物。萬有餘金。東省綿長二百四十餘里。並無備貯。上游之料。請照豫省例。撥存公銀一千兩。豫省再撥銀二千兩。辦料備貯。上游。以待撥運。又黃河水性。遷變靡常。歲搶向有定額。新生工段。例應另行估報。常伏秋漲。發星夜搶護。刻不容緩。跑筐買土。壓土搬柴。尤須按筐計束。隨時給發。始能濟急。若待咨行撥解到工。緩不濟急。豫省南岸。與東省黃河。均屬汛遠。工多。宜撥貯備用。請於河南司庫。撥存公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貯南岸。鄭州並歸德府庫。五千兩貯武陟。封邱縣庫。並於山東司庫。存公銀。撥三千兩貯曹縣庫。非有搶護工程。不得擅動。設有要工。動用。按數歸還。仍照例另行題估。實於河防有裨。此備河工緩急之需。常例所不及。惟實力治事。始能悉其艱難。用戒不虞。至今遵守前法。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請堵塞豫東黃河兩岸支河。按豫東土性沙鬆。兼河岸寬闊。坡水平漫。向稱坡河。不能束歸槽內。最易漫灘。漲水一發。卽由窪地漫入。刷成溝槽。日刷日深。正河日淤。日高。支河既不能容。中泓流亦不暢。壅高漲水。橫衝南北。隄工漫決。多由於此。至是議堵。疏稱。自古河不兩行。最忌旁流分洩。豫東黃河。沙灘土鬆。一遇汛水漲發。漫灘而上。刷成支河。引溜注射大隄。且河溜既分。正河必淤。尤爲隱患。應於水落歸槽。灘地乾涸時。及早堵築堅實。不惟隄工穩固。新生埽工亦少。宜分勤惰。議敘議處。以示勸懲。此先事預防之實功也。黃水之性。專則急。分則緩。急則通。緩則淤。北岸形勢。尤關運道。前明潘宮保。近時靳文襄。皆急急於此。單礪之交築壩。至千有餘丈。斷壓溝槽。以防順隄之河。蓋知河不可分。北岸重於南岸。

觀余毅中全河之說。可得其義矣。河渠紀聞。

是年奏定豫省南北兩道分管地方河道工程。按此南北兩道分管分辦之始也。初豫省河道工程錢糧係管河道經管。雍正五年添設河北道之初。章程未定。工程需用錢糧一切案件。仍赴管河道衙門支領。彙冊會轉。至是以管河道駐劄南岸省城。河北道駐劄北岸武陟。相去三百餘里。中隔黃河。一切文案支領發辦。輾轉稽誤。河北道所管工程。管河道亦無從稽核。議令河北道所屬解堡夫工食。並生息銀兩。就近起解河北道衙門收支。一切歲搶工程。官兵俸餉。藩司經發河北道收支。其估修報銷。照南河淮揚。淮徐之例。各自查造。不由管河道彙轉。而事歸畫一矣。河渠紀聞。

先是。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等處。黃河爲患。命高斌會同江督趙宏恩。豫撫富德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年。高斌等奏。黃河南岸徐州府。碭山縣。毛城鋪。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州睢寧縣峯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爲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河。巴河。爲減黃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處。將舊有之蔣溝河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疏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無淹漫之虞。至天然閘減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橋至石壩集間。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濬。又峯山減水四閘。歷年既久。自閘塘以迄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一并估挑。高斌傳稿。



是年直督李衛奏築毛城鋪減水滾壩。停止開濬引河。按是時議開洪溝。蔣河。疏毛城鋪以下歸湖之路。分黃由毛城鋪下瀉。因李衛居近毛城鋪。并使入議。衛言今大開毛城以下河道。引使直注。水勢建瓴。必奪溜徑趨洪湖。而高堰以危。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而兩岸以塞。齊蘇勒恐朱家海決久。淤湖病堰。落低天然等壩。洪湖洩出之水。歸湖不能容入運。運不能受。開高郵三壩。而下河淹湖水洩多力。微不能敵黃。倒灌清口。利害較然可見。如慮蕭碭永城民田受水。祇須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減水大石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毋容宣洩。水大則由上滾出。以減暴漲。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明。勘議建築。如設置得宜。可期經久。停止開濬引河於河道民生。兩有裨益。此欲建滾壩以節宣黃流。宗文襄之說也。毛城鋪分洩之水。由滾壩出者。足以助淮刷黃。若開河直瀉。則能淤湖益漲。水由壩上滾出。皆散漫有餘之水。中泓溜勢不移。漫流至湖。漸已澄清。反足爲用。若開深引河。外無擊束。建瓴之水。奔騰而來。順勢必奪大溜。橫衝散於江。豫近河州縣。受其淹浸。至洩水之道。亦有不可偏廢者。黃河至徐州。地勢緊束。南岸若不分洩。北岸必至受險。毛城鋪進水支河。原有十餘道。俱屬寬深。以致洩水過多。停止開濬後。支河漸次淤平。僅留倒鉤引河三道。紆回曲折。進水無幾。南岸日漸淤高。北岸日漸刷低。黃河大溜。側注北岸。不數年。卽有石林漫溢之事。又須疏通倒鉤。使洩水適得其中。不致分洩過甚。定例。徐城水誌長至九尺。開放唐灣引河。霜降後卽閉。歷無差訛。近年河底墊高。水誌長至丈餘。始從容議開。誠分洩太過。正河溜緩停淤。徐州北岸危急。不獨爲洪湖節束也。治河必權首尾。隨時變通。方隅之見。不可治萬里之河也。河渠紀聞。

是年奉。上諭。江南夏秋天雨連綿。淮揚一帶各州縣低田被淹。朕已諭督撫加意賑卹。宿桃清安高寶六州縣均有應濬河道。卽令雇募民夫及時挑濬。寓賑於工。兩有裨益。遵舉淮揚應疏應築之工以代賑。按工以衛民。賑以濟困。二者皆保護民生之重務。以工代賑。一舉兩得。欽惟睿聖。軫念民艱。多方撫卹。疏安東舊鹽河及六塘河之舊淺新淤。一并加濬。移河內輒木長橋於車路口。造九孔輒石橋。清口三汊引河。加濬寬深。使湖水暢出。高寶湖內之華家灘王家港邵伯湖內之湯家絆尤家窪及金灣滾壩下導水入江之各引河。開疏深通。董家溝壩底落低四尺。俾湖水迅直下行。俱由人字芒稻董溝等河歸江。一舉而水有歸江之路。民無艱食之虞矣。河渠紀開。

乾隆二年正月。德爾敏奏請於清口出水處。加以關鍵。啓閉由人。又逼近海口三十里外舊隄兩岸。應接築新隄束水。又雲梯關下馬家港水口。應築隄堵閉。其高堰大壩。至小黃莊舊砌石工。亦應修補。奉上諭。河工非經數年虛心平氣。明體達用。而且不用聰明。不能知其源委也。汝甫到任。卽爲此奏。具見汝留心河務。而以爲必可行。則朕不敢保也。當與高斌悉心妥議。緩緩行之。純皇帝聖訓。

二月。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奏。查毛城鋪開河一事。上煩睿慮。不厭詳慎。今據督臣李衛稱。據河臣等奏。毛城鋪減下之水。勢雖散漫。仍歸洪澤等語。夫萬里奔騰之水。支河小湖。豈能容受。勢必直趨洪澤。旣別無去路。而洪澤之水。歸於何處。自然會合清流。泛濫盈溢。勢大力猛。圩堰危險。卽或可保。亦必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豈肯尙如河臣等所奏。紆回曲折。盈科後進。不但淮揚高寶等屬。盡爲澤國。而濁流一見清水。淤沙澄沈。由近及遠。先填洪澤等湖。次及通泰各處。與揚州大江下稍并流。漸至淤塞入海之口。

其害更不可言。在河督諸臣。蓋以蕭、礪、永城等處。連歲受淹。疏通水道。可得補救。不過分其暴發過大之勢。亦止爲保守徐州以下工程耳。殊不知連年毛城鋪分洩過多。將黃河東去本身之路。河底亦被沙淤。高業經淺塞。灣曲難行。河臣等奏內稱。洪湖洩出之水。全歸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又從西隄放入運河。運不能受。又開東隄。三大壩。洩入下河。而高、寶、鹽一帶受淹。其不得已而東開西放。目前可見一斑。再將黃河全流歸并。更難支矣。推其受病之源。自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誠恐高堰難保。苟且遷就。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兩岸沙淤。水發盈溢。四出水涸。僅存河身。而黃流旣分入運。因而不能激湍。現在清口以東。下流數百里。如遇汛長。尙見大溜。一當水落。惟有河心一脈。豈但海口不能深通而已。洪湖在昔。止瀦淮水。尙不能容。今又合全黃而注之。其利害不較然可見哉。若慮蕭、礪、永城民田水淹。莫如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大石減水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則無容宣洩。水大則從上滾出。以去暴漲之勢。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稱。勘明酌議建築。如果相度得宜。辦理妥協。則工少費省。民田可保等語。查毛城鋪開濬引河。前經臣等議覆。晏斯盛條奏。令總河高斌等。再加酌量。復經高斌奏明停止興工。蓋毛城鋪洩水。若另有入海之路。則於洪澤無礙。若別無入海之路。仍歸洪湖。則爲害甚大。今總督李衛與臣等意見相同。請敕下高斌等。一并確議。務期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謹奏。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四月六日。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爲安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嗣據該督撫等。奏請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

之安河。陡門紆回曲折。六百餘里。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合。已經該部議行。隨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連名陳奏。以爲未便。朕以爲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果有所見。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不可固執已見。亦不可曲徇人言。務期於運道民生。萬全無弊。今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圖。面奏情事。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現在情形。據夏之芳等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等語。是現今毛城鋪濬河。乃因毛城鋪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濬。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壩也。乃夏之芳等妄行添入開毛城鋪一語。使朕亦不能無疑。曾已屢次批示高斌。不可固執已見。而王大臣遂亦不能定此案。朕披閱河圖。毛城鋪口門外。近年以來。刷深支河十餘道。前經高斌奏明。現將毛城鋪上游洩黃近溜支河。全行堵閉。惟留旁流之郭家口支河一道。與下游倒鉤水之定國寺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則將來毛城鋪所洩之水。較之從前。尙爲減去大半。豈從前多洩之水。不爲淮揚之害。而此後少洩之水。轉爲淮揚之患乎。况今高斌等議於毛城鋪口門中間。築亂石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則引河之水勢。自不至奔湍迅疾。從來洪湖之水。蓄以濟運。刷黃水少。則淮弱黃強。水多則高堰可慮。數年以來。湖水微弱。黃水每致倒灌入運。今清口現議疏濬寬深。則清水暢流無阻。正慮清水暢洩。有傷全湖元氣。今益以毛城鋪洩下之水。則足以助清刷黃。而清水不患其弱。且高家堰一隄。聖祖世宗屢發帑金。修築堅固。足爲淮揚保障。而天然一壩。又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定議。非遇異漲。不得輕開。則淮揚州縣之水患。自由此可免。朕令高

斌、趙宏恩、公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心講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執偏見。及王大臣等略爲辯論。卽多遁詞。其原無定見可知矣。毛城鋪斷自朕見。事屬應行。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並將現在辦理情形有利無害之處。曉諭淮揚士民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罷江南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十月初八日奉諭。聞河營兵丁內有椿手一項。下埽簽椿。履危蹈險。較之力作兵丁更爲辛苦。前江南二十河營兵丁改爲戰二守八。俾椿手均食戰餉。以賞勤勞。而河南山東兩省河兵尙循舊例。所當照江南之例一體加恩者。著將河東兩省河兵亦改爲戰二守八。使用力較多之椿手得食戰餉。以示朕慎重河防。優卹戎行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諭。豫東二道河工所用歲修搶修之柴薪。每觔給價六毫。令州縣採買。交工應用。朕因六毫之價不敷採辦。已降旨加至九毫。以紓民力。茲聞江南徐州所屬州縣濱臨黃河。與山東河南壤地相接。雖有蕩葦。難以挽運。藉用秫稻處甚多。採辦之價亦覺不足。當照豫東之例一體加恩。著總河高斌詳確查明。將應加價值之處。照豫東之例加至九毫一觔。報部著爲定例。以示朕體恤民隱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是年高斌奏移運口於舊運口迤上。與三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增建運河閘壩。以資節宣。按是時濁流倒灌。移上運口七十餘丈。其時清黃交匯。猶在惠濟祠後也。河乘高退。淮運口適與相對。灌運淤淮。爲

患甚鉅。移近三汊河。以避黃之暴。使清水外出。全河要領。握樞於此。而議者引宋時南北清水分流。前明開黃壩分黃。以濬海口。束湖水。築滾壩爲言。而不知河之不可分。海之不可濬也。又或言禹斷二渠。疏九河。漢唐屯氏馬頰並行。宋有北流東流。金元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入海。議疏封邱北岸金龍口下。由張秋入大清河。歸海故道。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而不計由張秋鎮入大清河之穿運淤運也。高文定籌議大挑運河。先移運口以避黃。而於運口建壩建閘。以次收束。更互啓閉。仿平江伯之制。上下皆有節度。俾水平溜緩。兩利並存。至今遵守其法。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四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奏毛城鋪河道情形。上諭曰。毛城鋪工程漸次就緒。但此地至洪澤湖。河湖水道。六百餘里。經歷數十州縣。土壤相錯。若無專員統轄。則各邑丞簿微員。呼應不靈。所有一切隄岸壩座工程。未必經久堅固。况現在修防疏濬。尙須逐年料理。則歲修之費。亦當豫爲籌及。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江南總督那蘇圖。悉心妥議。於就近廳員內。歸并何員管轄。並酌定歲修之費若干。於每年冬末春初。河水未發時。相度修治。俾地方永受其益。純皇帝聖訓。

五月。白鍾山奏豫東兩省歲搶修工程需用料物。撫臣尹繼善請於每年九月發銀。恐致有誤。仍請照定例。每年八月發銀採辦。限於十一十二兩月運送辦足。經工部議准。河南北道册。

九月初四日。部議白鍾山奏河防以辦料爲先。務埽工以椿木爲要料。凡歲搶大工。捲下大埽。非密釘長椿。深入老土。無以關束。而資穩固。江南河工。歷來杉櫟楊椿並用。豫東兩省。全用楊椿。每年約千百餘株。江南每次委員採買。亦不下一二千株。沿河地方。楊樹殊少。豫省各廳。向在洛陽。偃師。鞏縣。孟津。濟源。孟

縣、溫縣等處購買。東省則在城武、定陶等處購買。經部按照產地距工里數核定腳價。然道遠運難。到工每遲。且洛陽、濟源二縣已據詳稱。民間楊樹歷經南北兩河採買。及民間伐用。餘存無幾。請另定產地購辦。第思南北兩河不能一歲不用椿木。今二縣已稱稀少。若再年年採辦。必至偃師、鞏、孟等縣相繼告乏。不可不爲早計。是以屢檄廳營購買小楊。令河兵在沿河高阜地內栽植。復探訪培種之法。幸木性土脈相宜。茲據各道委員驗明冊報。已栽成五千二百餘株。長成椿木。即可供二三年之用。若山此年年栽植繁茂。用可不竭。但河兵已有應栽額柳及積土做工等項。經年力作。並無餘力栽楊。查官民捐栽柳株。康熙十五年定例議敘。雍正二三年又更定遵行。楊椿較柳株更爲緊要。似應照例。亦令官民捐栽議敘。以示鼓勵。惟柳株所在皆有。價省易栽。所以捐栽之數最多。至栽楊。必須購求小楊。每株圍圓二三寸。高七八尺。約價銀四五六分。至一錢不等。連根移栽。澆灌培護。方能長養。栽楊之難。十倍於栽柳。而楊椿之貴。亦百倍於柳束。如照栽柳株議敘。不免畏難。今約計工本。細加酌量。請嗣後河南山東沿河附近印河文武官弁。於官地內有能自出己資捐栽小楊。栽成五百株者。紀錄一次。一千株者。紀錄二次。一千五百株者。紀錄三次。二千株者。加一級。其瀕河民人。有情願在官地或在己地。栽成一千株。給九品頂戴。榮身印河各官。不得勒派。此官民捐栽楊樹。俱於每年春栽種。次年秋查驗。栽成數目。取具該道廳冊結。送部題明議敘。楊樹交汛官收管。如栽成楊樹。不及議敘之數。准次年補栽。積算議敘。交汛後。如有偷盜。及不用心培養。即將汛官參處。其民人在己地捐栽者。地爲樹佔。不能耕種。即令地方官從公估價給買。歸工豁糧。如官員希圖議敘。指民田爲官田。強佔栽種。察出嚴參。至沿河官地無多。如將來地內栽徧。或原無官

地之處。卽動河庫銀兩。酌買近河不宜禾稼。堪以栽楊之地。設爲楊園。與柳園一例。留於河工。永遠栽楊。如此則各圖議。敝自必踴躍爭先。數年後。樁木不可勝用。不但每年省數千兩樁價。而樁木可就近濟用。不致臨時拮据。於河防大有裨益。查康熙十五年十月。吏工二部議覆御史魏雙鳳條奏。捐栽柳秧。分別議。敝令管河分司道官。同知。通判。州縣等官。於各該管沿河地方。栽柳成活一萬以上者。紀錄一次。二萬以上者。紀錄二次。三萬以上者。紀錄三次。四萬以上者。加一級。再增者。照數加級。紀錄。雍正三年十月。經齊蘇勒奏。沿河物料。全憑葦柳爲先。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江南。河南沿河官地內。有能各出己資。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種至四頃者。紀錄二次。種至六頃者。紀錄三次。種至十六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情願捐栽柳葦者。亦照此議。敝再。民人栽種柳葦。近亦定議。敝之例。如殷實之民。情願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仍照原例。給以頂戴榮身。儻有不肖官員。希圖議。敝佔種民地者。查明題參治罪。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敝條例。今請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若不能如式栽種者。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補栽柳秧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一級。暫留原任。戴罪補栽。守備。罰俸一年。自雍正四年始。著爲定例。經九卿等議覆。所請爲數甚多。恐捐栽人員。觀望不前。酌減栽柳成活五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株者。紀錄二次。一萬五千株者。紀錄三次。二萬株者。加一級。種葦一頃者。紀錄一次。二頃者。紀錄二次。三頃者。紀錄三次。四頃者。加一級。其殷實之民。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頂戴榮身。儻印河文武員弁。指民地爲官地。栽植柳園累民者。該督撫題參。交部治罪。



再各處河營。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儻不能如數栽植。及補栽柳秧成活不及半。其專汛之千把總守備等。分別查參。交部議處。奉旨依議。今據該督咨稱云云。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册。

十一月。白鍾山疏。河岸查出灘地。葦地三十餘頃。栽蘆葦備用。造册報部。至運河南陽。南旺。蜀山。安山湖隄兩旁。俱長雜草。秋深可刈作埽心。因管河文武汛官。向無養廉。變價資用。未經歸公。請嗣後武汛備弁。照標營給額定隨糧。文汛州同等官。給養廉。採草備公。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白鍾山疏。管河州同等官。在黃河則防守隄埽。在運河則挑濬河道。護重價空。請照江南例。每員歲給銀六十兩。爲養廉。按季支領。白鍾山傳稿。

乾隆四年二月。命大學士公鄂爾泰閱視江南河工。鄂爾泰傳稿。

四月。鄂爾泰奏。陶莊引河長而稍曲。旋開旋淤。按引河法宜徑直。乃能迅駛刷沙。並須頭迎溜。尾順溜。放水及時。臣擬定河頭於舊河頭之東迎溜處。東北直下四百六十餘丈。尾對惠濟閘。仍係順溜。俟大溜盛時開放。再於對岸上流二壩三壩間。接築挑水大壩。令黃水全勢趨北。倒灌之虞可免。得旨如所請行。鄂爾泰傳稿。

七月。高斌疏。淮徐所屬黃運河湖隄工。額設堡夫堆積土牛。原以備增卑培薄之用。但土牛虛鬆。雨淋每多坍塌。莫如改築子堰爲善。部議如所請。高斌傳稿。

是年。清口始設木龍挑溜。水勢北趨。按是時初議開引河。築挑壩。使黃水全勢北趨。清水暢出。嗣得木龍挑溜法。試造安設。溜卽北趨。因於壩上下連建木龍五架。大溜盡趨北岸。清水暢流。木龍用後存料。仍

可起拆抵用不計數。便用而費省。木龍之設。始於陳堯佐。禦滑州河水。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後世遵用其法。木龍護隄岸。視埽靈便。埽下則引溜曲注。而河易刷深。河深則溜愈大。引溜生工。古人所戒。若木龍則禦水而不與水爭。分溜旁出。隄不受傷。當河水驟漲。汕及隄根。工料猝不及備。亟設木龍以禦之。溜勢坐灣。下木龍以緩之。然其入水僅六七尺。能挑順溜。而不能當急溜。溜急淘底。從木龍下翻出。網繫之。籬木必分散決裂。或漂沒中流。或墜入深潭。沈埋泥中。不可收拾。司事者往往以龍木不能拆貯。致有虧缺。不肯輕用。然亦必審定水勢地形。而後用之。或不得其用。糜費亦與埽等。用得其宜。隨時拆置。惟便所適。修守之常法也。河渠紀聞。

是年鄂爾泰奏黃河事宜二條。一、毛城鋪河壩之宜酌復也。查黃水渾漲患多。湖水清流患少。乘其漲滿。導以歸宿。俾洩渾漲有餘。濟清流不足。此實酌盈劑虛。補偏救弊之良法。前河臣靳輔審量地勢。知河溜南趨。漫水爲患。見毛城鋪去黃河不遠。因石砌裏頭大壩。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令漫灘之水順流而下。經灰谷堆過五湖。周遭數百里。澄清而入洪澤。又開天然壩。口門寬三丈二尺。分洩徐州以上黃漲之水。又開峯山閘河。皆所以導入洪湖。助清刷黃。然峯山王家山地勢本高。毛城鋪地勢窪下。年深日久。黃水衝齧。漫口支河太多。而下游河道淤塞。水無去路。致南北遙隄三十里。皆成巨浸。民鮮粒食。而鄰境亦因被患。是以河臣高斌將官莊楊家樓褚家馬頭等處迎溜逼隄之各支河。盡行堵塞。僅留旁流之郭家口河。倒鈎水之定國寺河。同入毛城鋪。於舊壩口門內。另作草壩。口門寬三十六丈。堆填亂石二尺許。稍作關欄。其下游舊淤河道。如洪溝。徐溪口。燕子口。謝家溝各處。俱挑濬以防阻滯。又築三汊河壩。使水趨洪

溝而永城等處不憂漫溢。此亦因時就事。不得不變通也。今臣相度參酌。現在河身北徙。河涯去毛城鋪不下三十里。較前形勢又有不同。若祇有引河二道。用減黃漲。恐南注水少。助清力微。且或值盛漲。無地爲容。轉成散漫。則一隅墊溺之患。竊恐復見。隨與河臣熟商。除已經堵塞之官莊等引河。俱係迎溜逼隄。不宜復開。擬於郭家口西增挑引河一道。長二千八十三丈。河頭北接黃河灘岸。南穿子堰。再於郭家口東增挑引河一道。長七百六十丈。河頭起清水套內。河尾皆會入郭家口河。就子堰作壩門。每歲麥收後開放。至黃水既已出槽。惟宜導之速往。壩口三十六丈。似覺太窄。亂石壩二尺許。終不如無。應將草壩亂石。悉行平撤。仍復靳輔舊規。其天然閘減水無多。引河現在深通。峯山四閘。地甚高亢。非異漲不能減。且由引河下六十里。卽入孟山湖。路近易淤。得失相半。此二處閘祇可備用。惟毛城鋪以下之引河。匯流五湖。始達洪澤。周折淤緩。最易停沙。燕子口謝家溝。雖已疏濬。安河近湖。尤關切要。似應挑濬深通。以資灌注。今按毛城鋪請復舊制一條。嗣經廷議。將倒鉤引河開通。撤去壩門亂石。悉如原議。一治黃之法。莫善於挑引放淤也。查江南黃河。自碭山至海口。千有餘里。臣詳晰查勘。凡河身通直之處。皆無大溜灣曲之所。必成頂衝。蓋勢不順。則溜自激。防益峻。則溜愈高。歷來河官。於頂衝迎溜。惟以隄埽爲急務。殊不思凡搶埽時。水必頓長數尺。凡加隄後。溜必更逼隄根。一經灣處取直。則大溜自平。窪處放淤。則頂衝立退。今河臣高斌。辦理已有成效。如邳睢廳張家瓦房。於十家灣開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灘。省最險埽工三百餘丈。睢寧房家莊。開引河二百九十丈。舊河十餘里。皆成淤灘。迤下北岸趙家莊。省險工埽壩二百餘丈。蕭碭廳沿河集。新挑引河四百餘丈。近岸河身。卽淤閉十餘里。埽壩永可不用。其餘

銅沛楊家窪。河身最曲。擬開引河。計六百餘丈。邳睢賈家莊。河流南轉向西。復折而東北。兩灣甚大。其灣河相對處。僅百餘丈。應開引河。亦現在估計。至近海大進口。迤上二十里。地名佃湖。與南岸北沙村相對。河流東行。過北沙。復北折而西。始東下。爲一兜灣。勢甚紆折。此係歸海之路。尤宜取直。當同河臣。至北沙村灘嘴相度。應於迎溜處。斜對南岸佃湖埽尾。挑引河一道。約長七百丈。使水勢直下於海口。更屬有益。此外挺出之沙尖。逼過之旁溜。凡應截應引。可以取直者。聽河臣次第辦理。至審度地勢。引河無所用。則放淤培岸。利與引河等。其法於縷隄後。將越隄幫戩堅固。擇背溜處。開倒鉤槽。二一放入黃水。令其停淤。一放出清水。仍令歸河。及至淤成。則堅實如地。凡大溜頂衝。自行退避。蓋水能衝隄。不能衝地。既不與水爭地。水由地中行。所謂棄縷守越。可保萬全者。亦以水治水。以不治治之之良法。臣與河臣沿河閱看。銅沛廳南岸之七里溝。北岸之茅家山。外河廳南岸之楊家馬頭。皆放淤已成。桃源南岸之顏家莊。外河廳南岸之真武廟。海防廳南岸之大菱陵。龔家營。董家營。山安廳北岸之大飛浦。皆現在放水。尙未淤成。而南北兩岸應行放淤處。尙多。凡一處放淤。皆可省埽工銀數千兩。萬餘兩不等。如力開引河。復力行放淤。則黃河兩岸所省生工。舊工。搶修。歲修。埽壩需費。何止數十萬兩。此二事。因勢利導。不勞而成。實治黃之善舉。果能期在必行。行之務盡。則利益又不止黃河已也。河南開歸道冊。

#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河水章 履八

乾隆五年八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河南被水歉收。朕已降旨。多方軫卹。因念該省河工埽料秬稽一項。皆採買於沿河州縣。今歲既罹水災。價值必致昂貴。查舊例。每草十觔爲一束。官價九釐。儻此價不敷採辦。勢將派累里民。著每束增銀五釐。共成一分四釐之數。河官照價購買。不許絲毫扣剋。累及閭閻。此因歲歉加恩。後不爲例。東河事宜冊。

九月工部題。臣等議得。江南總河高斌疏稱。清口北岸陶莊舊漲沙灘。黃溜南趨。上年五月。大學士伯鄂爾泰。議奏復開引河。並於南岸再築挑水大壩。現在遵照辦理。不意大水驟至。引河趕挑無及。築壩亦難施工。俟秋汛水落。相機辦理。經臣奏明。至秋汛後。水落灘現。察看情形。較前低下五六尺。恐水長易漫。開挑引河。難望成功。有効力州同李昞稟稱。能造木龍挑溜。請於南岸設木龍數架。則大溜自可挑開。多趨北岸。功效甚速。臣隨將現存各廳備用椿木運集。置辦篋纜工料。雇募師匠。令李昞試造木龍一架。卽在清口迤上御壩下。紮木龍長三十六丈。又於頭上紮龍盤十七丈。自安設以後。黃河大溜。竟趨北岸。臣見已有功效。審察情形。一龍之力。尙不足以遠挑黃溜。盡使避南趨北。應再設木龍。以相關應。又於前次所做木龍迤上。加造二架。又於王家莊建造二架。共建造木龍五架。龍盤一架。自建設以來。歷經三汛。黃河大溜。盡趨北岸。陶莊沙灘。舊寬一百九十餘丈者。止存九十餘丈。已漸次刷去一百餘丈。其南岸頭二

三壩舊稱險工。今俱淤閉。埽外漲成沙灘。寬三四十丈至一百七八十丈不等。黃河中泓。現行陶莊引河之舊址。清水出口較前甚暢。會黃東注入海。查北岸沙灘刷去。黃流業經北徙。陶莊舊引河已可毋庸開挑。南岸亦不須更建挑水大壩。且頭二三壩險工。每年歲修銀五六千兩。一遇工險搶護。所費更屬不貲。今皆可以節省。但北岸沙灘尚餘九十餘丈。須盡行刷去。南岸沙灘再漲寬長。使清黃交會之處。遠移於清口之下。雖遇清水稍弱。黃流亦難以倒灌。木龍工程始稱告竣。其採辦木料。按照漕規。動用銀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二釐九毫。將來木龍工竣。仍可拆卸。以作另項工程之用。所有簞纜雜料。夫工銀六千一百四兩九錢六分三釐三毫。應照例題估。至以後相度情形。將來有再需添設木龍工程。仍隨宜酌量辦理。其現在木龍更換簞纜。備辦雜料。以及雇募人夫防護工食等項。統於此案續估核實題銷等語。應令該總河相度機宜。妥協辦理。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白鍾山奏山東直隸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後。家有餘糧。即赴市糶賣。糧價頓減。一至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糧少價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糶。加利償還。約費賤時二斗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爲艱苦。自乾隆元年。蒙皇上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咸賴以接濟。感沐皇恩。人人頂戴。今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爲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糶。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据。臣伏思我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被聖澤。此等兵夫皆瀕河貧民。就充力役。河干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即沾一分之實惠。臣仰體聖主愛民盛心。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

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爲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年例給賞外。現存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尙有應收息銀。可以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存爲閒款。易啓挪移之端。似不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緩急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廩。臣又查有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略加修理。卽可以作爲倉廩。亦毋庸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不必另設倉儲。查現在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皇上恩允。臣請卽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爲數無多。採買自易。設或市價稍昂。卽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借麥石。繳穀還倉。卽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以陳易新。不致有沍爛耗折之慮。而黃河兩岸兵夫。得有倉糧接濟。可無貴糴艱食之虞。永沐皇恩於億萬斯年矣。皇清奏議。

是年。改兗沂曹道爲分巡兗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事宜。議定兩河効力文員。南河一百五十員。東河六十員。停止武職投効。河渠紀聞。

是年。豫省裁改濬柳船隻兵夫。積土改築子堰。酌改糴兵。捕糴固隄。按河工濬船。糜費無實效。豫省坡河。尤難見功。汰濬增柳。南北分管。以爲運料救民之需。得其用矣。兵夫積土。往往堆貯於無用之地。零星

不憚應急。改築子堰。隄日高而土可計數。每見大水之年。水與隄平。一二尺子堰當之。不致滅頂。事小而所關極大。至酌改糴兵捕糴。尤爲防險之大要。疏稱。糴鼠潛藏。大爲隄患。地鼠爲物尙小。行亦不遠。兵夫張弓伏弩。應手而獲。至野糴。性狡善走。宵行晝伏。一窟藏身。一窟貯食。彎環深邃。莫知其處。惟伺其遊行尾追。先驅獐犬逐鬪。隨用鐵叉擒獲。非慣於察捕者。不能。有本汛河兵。不能捕糴。附近居民能捕者。名爲糴戶。應於額設河兵內。每汛酌改捕糴步兵二名。令專司捕糴。俟有步糧名缺。卽令頂補。該汛員弁。令在本汛常川實力察捕。民人有察知蹤跡。或新舊糴洞。報知廳汛。另行優賞。務絕根株。不使孽生繁育。延及河隄。永慶磐石之安矣。鼠穴在隄頂二三尺內。穴淺易捕。且必至漲水平隄。始顯其患。卽患旣生。而其穴尙小。猶易爲力。至糴洞。伏於隄根。寬大難治。不待水長平隄。卽足爲患。及患成而後塞之。水已衝刷成渠。往往補救不及。歷來黃河口岸。大半由此。防河賴大隄爲屏障。如雨淋水溝。及支河注汕。風浪衝擊。顯露於外者。猶知防護。惟糴鼠洞穴。隱藏於內。草深地僻。人跡罕到之處。尤易潛伏。一遇水到隄根。卽成大患。所謂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也。河渠紀聞。

乾隆六年二月。命完顏偉爲江南副總河。完顏偉傳稿。

八月。高斌疏言。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隄一道。並無遙隄重障。又內逼運河。唇齒相依。運河南岸縷隄。通築高厚。作爲黃河北岸之遙隄。更於縷隄內酌定格隄。

九道。高斌傳稿。

是月。調高斌直隸總督。以完顏偉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先是。上以黃河大溜。逼近清口。每倒漾爲患。命循康熙年間舊迹。開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大學士鄂爾泰。往會河臣高斌。勘奏議。甫定。以汛水驟集。停止。高斌尋去任。至是。復命完顏偉。相度施工。完顏偉因奏。自清口迤西。黃河南岸。設木龍挑溜。漸向北趨。木龍之議。倡自高斌。完顏偉踵而行之。蓋慮引河工不易就。圖補偏救弊之爲。然自是陶莊引河之議。遂寢。完顏偉傳稿。

乾隆七年三月。命刑部侍郎周學健。查辦江南水利工程。隨據奏明。應行興修各工。下大學士九卿議。令將工段確估造報。南河成案。

五月。白鍾山覆奏。所屬廳汛各缺。無論舊設新增。逐一清查詳議。有可以裁減者。如河南彰德府管河同知。懷慶府沁河通判。陽武縣縣丞。滑縣縣丞。皆係舊設。但事減工少。當據實請裁。至新設各缺。如河南河北道。係題請復設。原非新添。今彰。衛。懷三府。俱在黃河北岸。與直隸。山東。山西接壤。地方遼闊。又當南北孔道。必得大員巡守。稽查官員勤惰。倉庫錢糧盈虧。數百里河道防護。催辦夫料。查工核帑。止有該道一員。地方河道吏治民生。皆其專責。未便議裁。懷慶府黃河同知。經管武陟。滎澤二縣黃河二處工程。實關緊要。况現將武陟沁河埽工。歸該同知兼管。更爲黃沁兩河最要之缺。斷難議裁。開封府添設同知二缺。係在南北兩岸。與舊設之同知二員。上下分管。各有一百數十里。至二百餘里不等。其中險工林立。在南岸則關省城。在北岸則關運道。實屬緊要。未敢裁并。新設儀考通判。曹儀通判。因舊設之曹州府黃河同知。歸德府管河通判。所管隄工。俱黃河下游。各管工程二百七八十里。相隔遙遠。水漲工險之際。倉卒奔馳不及。是以添設。畫地分防。責守始專。今如裁汰。仍歸舊設之員。實難周顧。添設祥符主簿一缺。查祥符

南岸隄工八十六里。汛長工險。舊設縣丞一員。不能照管。是以添設。今縣丞現有要工。如裁并一員。勢必顧此失彼。祥陳巡檢。蘭儀巡檢。雖分管隄工無多。但此二缺。原因地方印捕各官。俱在南岸。北岸地方。毗連直隸。山東。民俗刁頑。自添設以來。地方河工。俱屬便宜。未便裁汰。武陟縣沁河主簿一缺。查沁河水性猛烈。與黃河相等。該縣舊設縣丞。係專管黃沁兩河。工長八十餘里。皆係險要。勢難再管沁河。且現將沁河通判裁汰。則沁河工程。專責該主簿一人。仍裁并縣丞。勢難兼顧。實在不可裁汰。續河南通志。

七月。黃水大漲。衝坍石林口土壩。漫堰潰成大河。奪溜東趨。衝決沛縣縷隄。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按。是時河溜雖奪。正河尚有餘溜東下。及時堵閉。築壩開河。幫築裏餞。加築越隄。逼溜歸故道。大修沛縣縷隄。以畢工。乘其勢也。靳文襄以河至徐州城垣山根。逼束不能暢流。南岸於毛城鋪建石壩石閘。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減洩漲水時。下流初治。上流石林。黃村。灘地平曠。內外高低不甚相懸。故爲急則治標之法。流行三十餘年。黃水淤高近河之岸。內地窪下。漲水北出。建瓴直下。衝成深大溝槽。勢必奪溜歸東。乃築壩以節之。然築壩以爲節宣之道。而壩仍不可恃。伏秋漲水。勢猛力大。河岸高於內地。一洩則排山而入。下跌深潭。潭深而跌愈甚。循舊有河溝。衝激下注。是以卽有石林之潰決。不數年。又有孫集之變。至接築大隄而後已。河渠紀聞。

是月。命直隸總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德沛等。辦理水利事宜。高斌傳稿。九月十四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晏斯盛會奏。江南銅山境內。黃河北岸之石林。黃村二口。減水濟運。原係舊制。今歲黃水甚大。減洩過多。由石林等處。瀾漫而下。淹及東省滕。嶧等州縣。查石黃二口。遠在江南。

隔越東省地界一百七八十里至二百餘里。非會同南河總督協力堵禦。莫能奏效。伏乞敕諭完顏偉。速至漫口。會同相度下埽。使得尅期斷流等語。朕覽此奏。白鍾山頗有推諉之意。今年江南異漲。衝決隄工甚多。今命高斌、周學健前往查勘。在在須完顏偉經理。若因此一處工程。又令其親赴會商。則顧此失彼。能無貽誤他處乎。且隔越東省不過一二百里。何難往彼料理。若云隔屬呼應不靈。朕思公正大臣。以國事爲己事。下吏斷無不聽從者。况同屬河官乎。若如此拘泥。甚非當日分設河臣之意矣。此相度漫口之事。著白鍾山親身前往。詳加確勘。速行堵禦。有應行商之完顏偉者。令其行文咨商。庶免歧視延緩之弊。

純皇帝聖訓

諭高斌、完顏偉、白鍾山會同勘議石林、黃村開築事宜。按自靳文襄分洩徐邳水勢。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以減異漲。減下之水。歸徽山湖。一出湖口。開濟運。一出茶城張谷山。由荆山橋至貓兒窩。濟運。乾隆五年。黃水盛漲。石林、黃村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致徽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河土石危險堪虞。至冬深水尙未消。東省運河。未能築壩興挑。因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至是。御史胡定條奏。石林口起。至婁子、黃村兩集。向有三道支河。近年堵築。專由王家山開。歸入雙橋湖。吞納不及。請仍開通支河。俾水分流。旋經勘議。以開通河溝。不但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仍請堅築土壩。於水未加長之前。以爲節制河工事宜。及其時而後。知親其事而後見。前時之法。不行於後時。局中之事。難謀諸局外。如石林、黃村二口。始以分洩徐邳過盛之水。兼濟邳宿運河之漕。而不及見後時之衝運淤黃。今昔異宜也。

卽當時職河文武員弁親見黃水之衝蕩溝槽愈刷愈大無不切切以爲隱憂而局外者但見分水足以減黃而不及知黃運之變而爲患也河渠紀聞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江南河道總督職任最爲重大必得熟悉情形經練幹濟之人方有裨益今年河湖異漲原非尋常可比而議者皆以不能先事豫防及時捍禦歸罪於河臣甚非情理之平卽條奏之人並非身歷其地輒以臆度之論紛紛陳說及加考查皆必不可行之事其爲害於河工甚大若因議論紛起卽將河臣加以處分則後之膺此任者愈難辦理矣完顏偉由按察使陞任河道總督素未諳練河務且到任未久驟遇如此水災未免措置倉皇此實有之朕思河東河務較之江南尙易料理完顏偉著調補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歷任南河頗稱練習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今按此據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到任謝摺所載諭旨

是年白鍾山詳陳河東兩省河工情形按時刑部侍郎周學健奏請裁撤河東總河並添設之廳汛各官効力人員量留數員餘盡裁汰悉歸南河總理一切修防事宜撫臣會同河臣定議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專司其事廳道監督工程裁減歲搶修各費山東以上運道專責地方官辦理奉硃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白鍾山奏稱臣委任總河八年於茲河工情形無不身經目覩熟慮深思竊以爲總河可裁也添設之廳汛官効力人員不可盡裁也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可也裁減歲搶修各費不可也請以今昔情形言之卽如康熙六十年水決武陟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合流直注山東壽張縣沙灣入運河泛濫四出漕運幾梗黃水經過直隸山東皆受其患費帑不下百萬僅能塞之六十一年又決於釘船幫

由李先鋒莊逼馬營口隄裂二十餘丈。又決秦家廠釘船幫大壩。陷四十五丈。乃於王家溝官莊峪挑引河二道。水勢稍平。始得相繼築塞。至雍正元年正月報竣。而是年武陟縣姚其營。梁家營。二鋪營。及詹家店。馬營口。又漫坍八處。中牟縣十里店。婁家莊。漫坍二處。鄭州亦決來童寨。民隄二處。鄭民惶恐。遽挖官隄洩水。衝漫中牟楊橋一帶。二年。又決蘭陽板廠。儀封大寨。旋塞旋決。再決再塞。綿延至於四載。爲費已百萬不止。是時尙未分設河臣。未添建廳汛也。至分設添建以後。迄今十餘年。未嘗有連決數處。淹注數省。綿延數載之事。而周學健乃謂衝決未少於前。險要已倍於昔。殊弗察也。從來河決。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沙停。爲患無已。故前河臣齊蘇勒疏云。武陟決口。河底淤墊。已經二年。全河下注。兩岸有出水僅尺許者。有與水平者。更有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據此情形。爲患不知何所底止。而十餘年來。安然無恙。向之褰裳可涉者。今則深不可測矣。向之大隄。卑薄殘缺者。今數百里一律高厚。屹若堅城矣。向之兩岸灘地。普漫若湖淀者。今則非甚盛漲。不出槽漫灘矣。二瀆安瀾。歷年順軌。而周學健乃謂河愈治而患未除。是於今昔之情形。全未稔悉也。黃河自三門七津而下。地平土疏。億萬生靈。托命於一綫沙隄。非隄何以禦水。非埽何以衛隄。河旣偏趨。趨南則北淤。趨北則南淤。非相形勢。挑掘引河。何以挽留中行。治河惟有補偏救弊之法。昔人嘗明言之。周學健乃謂築隄挑引。爲私智穿鑿。是未知治河之成法也。至屬員蒙蔽上司。河員喜事紛更。事誠或有。然如周學健所言。工尙未險。流尙未改。豫爲張大其詞。聳動河臣。不得不爲上請。言亦太過。如果工非險要。何忍以有用之國帑。費於無用之地。况詳題則有該管河道。會題則有兩省撫臣。豈皆漫無稽察。周學健未嘗身履河干。乃以數十年前之情事。論今日之河工。亦已過矣。修

防必須料物。料中秬稭需用最多。歷係地方官承辦。不論遠近。概行派撥。亦不發給現價。料戶送於數百里外。比至工所。人困牛斃。猶且露處守候。交收無期。自設立河帑。一莖一束。皆先給價。而後交料。價銀委員。費交各知府。轉發州縣領辦。以杜牽混影射等弊。而周學健猶以爲擾民。視從前不先給值爲何如。至人夫幫築隄工。挑挖引河。皆係按方給價。瀕河貧民。情願赴工力作。賴以餬口。並非州縣派撥。搶險皆跑筐買土。不論時日。一夫到工。卽按筐給錢。視從前不給價值爲何如。至東省運河。從前大小挑時。俱係遠近州縣。派撥民夫。赴工協挑。今大小挑俱照從前額定募夫。於正項內分別動給雇募。寬其時日。酌其淤沙厚薄。令長夫盡行挑濬。不煩民力。不增募夫。運道自南至北。一律深通。視從前出夫貼錢爲何如。今擾民諸弊。悉已革除。乃反以爲擾。皆言之未得其實也。若謂擾官。殊不知河防民社原屬一體。地方官辦料募夫。非有櫛風沐雨之勞。履危蹈險之難。周學健既請將辦料責成地方官專司。亦未必不擾也。瀕河州縣。本有河道民生之責。河隄衝決。堵築用項。銷六賠四。定例府縣與道廳營汛分賠。深原例意。蓋以瀕河州縣。遇搶險。運料集夫。呼應較靈。若令優游事外。袖手旁觀。勢必貽誤。至新收工程。例應承修之員。保固地方。河員各有承修。各任保固。從未有河員承修。地方官分任追賠之事。此必一二膜視河工之有司。妄生浮議。故其所言。皆與實在情形相左。河工最忌浮言惑衆。今以動帑募夫。創爲擾累官民之言。地方官勢必借爲口實。浮議繁興。自此觀望遲延。不至於因循廢弛不已。此周學健所言之失當也。河渠紀聞。是年冬。命大學士陳世倌。同高斌。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巡撫。總河。覆勘上年兩江河水。水利通盤籌畫。次第興修。南河成案。

是年築中牟十二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奏黃河北岸應於石林口新築壩內加築月隄以資重護大修沛縣縷水隄堵塞缺口加倍高厚以遏黃河內注又於石林迤下對順河集北岸河形彎曲迎溜之處開挑引河一道引溜歸中以避危險至宣洩之宜亦應防範查分洩黃水南岸則毛城鋪壩天然閘峯山四閘北岸則中河之劉老澗壩外河之王營減壩山安之馬家港口毛城鋪壩河下達五湖幾四百里天然閘河亦下達五湖幾三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漸停至湖則澄流一泓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臣等議於天然閘對河北岸挑引河一道使大溜中趨并將迎溜河頭改爲倒鉤河頭以避直衝閘底用亂石填高數尺稍減引水之勢引河兩傍民堰加寬培厚河內淤淺處所挑挖寬深其毛城鋪壩口門水底亦用亂石量爲填高以防將來進水漸多之病至峯山四閘距五湖不及百里路近勢直濁流奔注恐致淤入湖內劉老澗壩下接六塘河而六塘河上承駱馬湖之尾來水既多復益以劉老壩減下之水勢不能受遂至漫淹民田王營減壩則去鹽河甚近黃水洩入每至受淤有礙行運况清口以下黃淮二瀆合流其勢甚大一線減壩所洩有限馬家港舊留口門二十丈以分盛漲其後漸次衝寬現在水落歸槽口門挂淤而大通口正河尙寬二百四十餘丈下流入海深通過行無藉旁分應將此四閘壩口門必俟非常之漲始令開放尋常不必分洩以慎節宣又桃源縣近城一帶介在黃河洪湖之間東西綿亘百有餘里未築遙隄僅賴平岡高地環繞爲護而陸家壩毛家集二處各長七八里岡阜中斷地勢窪下且湖河相近中無欄格尤爲可虞臣等議於陸家壩岡地接築土壩東抵高家灣越隄又於毛家集岡地接築土壩西抵歸仁大

隄與岡地相屬。勢如一帶遙隄。以爲河湖保障。再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核計善後工程。約需八十五萬餘兩。內急工約需銀六十萬餘兩。南河成案。

二月。命尹繼善署理兩江總督。協理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尹繼善奏江南河工情形。毛城鋪宜仍舊制。蓋黃河至徐州。北係山嘴。南逼郡城。以千流萬派之水。納之數十丈之中。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前河臣靳輔於上游南岸毛城鋪立減水壩。下流引河。以洩盛漲。北岸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不設隄工。聽其漫入微山湖。由荊山口入運。少殺其洶湧之勢。近因毛城鋪進水過多。圈隄築壩。層層堵閉。致南岸淤高。大溜側注。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欽差大臣議於壩口水底。用亂石填高。臣按此處洩水之路。止有倒鉤三河。其餘支港俱已淤平。若再填高壩口。是有隨時啓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不惟北岸無隄處。受全黃水勢堪虞。而上游山東之滕嶧等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爲可慮。請仍舊制。相機啓閉。開通倒鉤河。使不奪溜。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爲撤平。南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北岸之險工可保。其減下之水。歸入洪澤湖。濁沙停淤。黃澄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爲利。尹

繼善傳稿。

是年。白鍾山奏覆胡定條奏河防事宜。按昔人言平河不難。平議河之衆口爲難。自來談河者。皆以河高於地。請分河勢。請疏海口。勦襲舊說。如出一口。至是御史胡定奏河防事宜十條。奉旨交高斌完顏偉。白鍾山。令其各出所見。詳議具奏。覆稱黃河濁沙善淤。惟有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法。有明潘季馴我朝靳輔會禹貢九澤旣陂四海會同之義。師陂障之法。而爲隄師以海爲壑之法。而不令旁洩。非創論也。至



下埽之法。始於漢武帝塞瓠子。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榱。此卽捲埽之肇始也。至宋時。凡黃河有土之處。卽以埽名。如天臺埽。原武埽。廣武埽。陽武上埽等是也。元至正河防記。始有鋪捲蘊罽之法。迄今行之。黃河沙水相半。水落沙停。不能禁其不淤。但河之兩岸有隄。隄下爲灘。灘下爲中泓。沙止能淤灘。而不能淤水深溜急之中泓。水行中泓。卽所謂由地中行也。水循其道。則治。反其道。則壞。今惟有使溜走中泓。伏秋水漲。漫灘及隄。相機修守。勿令旁溢。其有大溜偏趨。埽灣頂衝。囓隄侵崖者。則下埽抵禦。或建壩挑溜。或挑挖引河。挽溜中行。如夫料應手。搶護及時。不致歧趨奪河。則無大患。除慎守河隄之外。別無他策。潘季馴有言。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守安常處順之休。遵守遺規。便是行所無事。今胡定以黃河沙漸湧高。海口亦漸就淤。恐爲運道民生之患。具奏十條。謹將見聞所及。逐條詳議。如稱黃河之沙。多出自三門以上。及山西中條山一帶破澗中。請令地方官於澗口築壩堰。水發沙滯澗中。漸爲平壤。可種秋麥等語。河流本自渾濁。自出九渡河水。卽渾濁。河南土性疎散。經行六七百里。潘季馴云。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豈能築壩築堰而遏之。使其汰沙澄源。古未有行之者。如奏稱武陟地方。向有十八里空餘之地。足容黃河汗漫之水。自挑沁敵黃。以致河身逼窄。水勢洶湧。自此防其衝決。請亟改正。以復舊制。險工可平。查雍正元年前。河臣以黃沁交會處。至詹家店。十八里皆無隄工。康熙六十一年。水漲北趨。淹及數村。請接築遙隄。河流不致旁溢。部議准行。其詹店。馬營。秦廠諸決。皆在未補築以前。決後灌注直隸。山東州縣。穿運潰隄。築塞恐後。何敢改拆隄壩。貽運道民生之患。如奏稱自雍正元年。虞城界至碭。蕭等界。壘築小縷水隄二道。北自豐縣境。壘

築小縷水隄二道。層攔重束。使上流艱於宣洩。逆激水勢。屢成橫決。宜亟去四隄。俾宣洩順利。查攔河橫截。逆小阻流。自宜亟去。但云縷水小隄。縷水者。順河爲隄。以束水者也。水不束。則勢緩停沙。而河墊束之。卽所以導之。未可驟改。如奏稱石林口至婁子。黃村兩集地方。向有支河三道。分黃河之勢。趨入微山諸湖。近年堵塞。下游到處生險。請仍開通。俾河水分流。查乾隆五年。黃水盛漲。黃村石林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以致微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湖土石隄工。危險堪虞。河臣高斌。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如將水溝開通。不特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如奏稱近日河工。防其衝突。下埽加料。苟安旦夕。糜費不能省。以河身多灣。宜漸改直。內設圈隄。防其漫溢。將所省埽料之費。以開引河。宣洩益易。查黃河水性靡常。形如穿梭。南坍北漲。卽成灣曲。非千里一曲也。河工形勢。非處處可圈。越隄處處可挑。引河亦不必於圈隄著效之後。又挑引河。更不能竟棄年久之大隄。專事新築之圈隄。斬輔言治河守險之方。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所宜。又云。護隄之用。莫善於埽。萬恭治水筌蹄云。隄防稍緩者。一年一備可也。若險要之區。椿草等料。宜以一年所備。足兩年之用。今乃謂埽可不用。亦未深考。應請仍循成規。如奏稱河道不宜兼理巡道。黃河險要。河道任大責重。原無餘暇。巡道案牘紛煩。顧此失彼。應專其任。查河道民生。本屬一體。毋庸歧視。河道所管黃河。卽其守巡地方。原可就便查辦。河道不兼守巡。州縣視爲不關緊要之上司。呼應不靈。設遇工程險急。大聲疾呼。而夫料不至。貽誤河防。爲患更大。惟遇入闈署印等事。免其派委。伏秋汛內。必令住宿河干。冬春盤查一切。不必再添守巡道。致滋糜

費如奏稱黃河同知通判應於河員內選補。州縣初任河務諸事茫然。豈能奏績。果有熟習河務能勝任者。豫行保舉。遇有缺出。方許題補。查河員專任修防。州縣協辦夫料。如果同心協力。何險不平。無如州縣中賢愚不一。往往膜視河工。是以歷任河臣皆以責成州縣爲請。潘季馴疏云。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奈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妨工債事。實因於此。靳輔疏亦云。管河同知通判佐雜等官。與民絕不相親。於街坊里下。毫無關涉。如撥夫運料等事。安能設施。府州縣正印官每膜不相關。無同舟共濟之情。掣肘誤工。不一而足。前副河臣嵇曾筠以印官河員循資陞調。分爲兩途。卽辦事同城。亦不無歧視。請將沿河府州縣陞調河工道廳。河工廳汛陞調沿河府州縣。俾印河各官協力同心。爲地方保障。部議准行。此東豫兩省題補河官之始。江南州縣調補亦照此例。如此激勸鼓舞。而州縣中有志向上者。固踴躍奮勉。其好逸苟安者。望陞之心。猶不勝惡勞畏難之念。彼蓋以離衙舍而宿河畔。辭家室而伍卒徒。舍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炎風暑雨之中。猶且身踐危隄。心駭巨浪。稍有疎虞。卽罹參處。以視州縣之安榮。不肯以彼易此。議者猶謂河員獨膺議敘。州縣徒受參處分賠。若并此而去之。則遷轉無望。其歧視推避。又不知若何。至請預行保舉定例。河工缺出。先行題署試用一年。經歷三汛。果能勝任。方出考題授。如不勝任。立即撤回。與預保無異。應請仍照舊例行。如奏稱河工効力。請照鹽大使之例。不必殷實印結。凡候補候選。及因公罣誤之員。科甲貢監人等。如有熟悉河務。願往効力者。或本地方官。或同鄉官。出具印結。河臣考核差委。驗其果堪任使。咨部註明。俟三年著有成效。分別補用。查黃河自西至東。運河自南至北。各綿長千有餘里。凡挑河築隄疏泉防險查工催料等事。需員差遣。是以歷來

願投効者。河臣俱酌量收錄。惟因公罪誤之員。例不准收。蓋恐廢員得以藉工混濫也。至効力之員。必須殷實者。則以到工租房攜僕畜馬。以候差遣。日用薪米草料。在所必需。奉差則船馬丁僕盤費更繁。非殷實之家。力不能繼。州縣出具効力河員殷實印結。如不確實。照例議處。請嗣後各省願往河工効力人員。照旗員由本旗都統咨送之例。領取本籍州縣家道殷實印結。徑赴吏部衙門投遞。由部咨發河臣收工。差委到工後。著有勞績。酌量人地相宜。分發錄用。亦無庸概定以三年。紛紛咨送。如奏稱黃河營汛立定處分。請嗣後除全河驟漲。一時人力難施。設隄搶護。動用多金。仍照定例外。儻河水原不十分洶湧。備弁平日懈弛。失於檢點。以致漂湟糜費。查照漫溢例。酌量分賠。查黃河同知通判承修工程。出入錢糧。皆其專責。捲埽簽椿壓土。以及濬築搶護。一切履危蹈險。備弁出力佐理。已修埽工。自應聽員不時檢點。豈得委之備弁。設有疎忽。漂湟糜費。惟聽員是問。是以定例。止有陡遇衝決。人力難施者。聽員按股分賠。其平常漂湟料物。著落承修聽員賠補。不便令備弁分賠。啓聽員推諉廢弛之漸。如奏稱南河每年霜降後。聽官領銀辦料。河臣於効力人員內。遣十員分發各廳。名曰常川查辦。聽官一切供應。每月另有餽儀。差員安坐寓所。料物到工。祇令工書開送。蓋用鈐記轉報。至料物多寡。工程利弊。概置不問。請令道員親身查察。停止差委。查河工料物。定例州縣承辦。每年六月發銀。料物到工。派委不管河工之同知通判。協同監收。收足之日。責成道員親往秤收。河臣於閱工時。就便抽查。並無分遣効力人員常川查料之事。至原奏內有云。洪澤湖較昔年十墊其三。又云。運口黃流漸灌。漕艘出口艱難。海口亦漸淤墊。尾閘之病。不可不急爲調理。查洪澤湖內。雖有毛城鋪分洩下注之水。然所經之地甚遠。泥沙隨處停淤。及至湖邊。已成清

水斷無渾水直注入湖淤墊之理。運口乃淮黃交匯之所。淮常弱濁。每強。惟有助清以敵黃。則黃水再無倒灌之虞。濁流既不能倒灌。運口卽不憂淤淺。漕艘出口亦無艱難之患。至海口在雲梯關外。尙有百餘里。潘季馴以爲海不可濬。惟黃淮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深。前河臣靳輔亦師其意。於關外接築縷隄八十里。其近海二十里。因潮大土濕。未經築隄。卽所謂築八十里之縷隄。高亦止六尺。隄底止寬五丈。頂寬三丈。原未高厚。不過約攔黃淮之水。不使漫散。并力奔趨入海而已。今求治之方。亦惟是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則沙隨水去。海口卽不至淤墊。前人已試有成效。舍此別無良法。此疏陳河運淮海之大勢。旁及用人治事之程法。河工機宜已無餘蘊。白莊敏盡心河事。故其所言皆有根據。潘宮保靳文襄治河力排衆議。各有因時運用之妙。而大指不出以水治水一語。所謂不鑿也。河渠紀聞。

是年調回葦蕩營濬船疏濬河道。按石林漫口水北決入徽山湖。正河一線東流。水緩沙停。卽塞缺回流。至伏秋盛漲時。河底不能驟刷寬深。勢必盈隄拍岸。爲患無已。白鍾山思復濬船刷沙之舊。疏稱黃水挾沙而行。必隨時疏濬淤沙。前河臣靳輔議置濬船。按里設兵。專令濬沙。使船行沙活。沙隨水去。以水治水之法也。迨後蕩柴需船撥運。柴額加增。又請添撥。先後撥濬船五百餘隻。存汛無幾。所存之船終年泊於河干。雨淋日曬。日久朽廢。或遣發葦蕩私運柴束。官弁不知督責之任。河兵不習疏濬之事。幾令良法美意泯然無存。去年石林漫水。南流勢緩。河道紆回曲折。流沙淤澱。須用船疏濬。雇用民船。梁底深大。淺灘沙嘴不能隨時往來。今酌派濬船八十二隻。除原存在汛船八十二隻外。請從葦蕩營調回一百八隻。計每營船十隻。照舊制。每船撥兵八名。給以篷纜鐵掃帚等器具。一船責成頭目一人。一汛責成該汛千

把董率常川疏濬。其葦蕩所少運船。雇民船補用。所需水脚無多。於節省項下動用。毋庸另籌。亦不必拘定汛地。總以有淤沙處。酌量調撥。當卽照議施行。文襄濬船之設。亦爲連年疊決。河淤已滿。引河不能卽致寬深。爲濬船以刷之。需以歲月。久而自通。迨後奉行不善。當事知其虛糜而去之。初不計及後之有事而需此也。然必嚴其督率。考察精密。昔王荊公得濬川鉞。謂回河可以力致。又疑鉞輕力少。加重鐵齒。至不能拽。舵手黠者。反齒於上而拽之。卒售其欺。濬船鐵帶。至水淺沙沈之處。須用力抽拽。兵夫惰於執事。船隨水走。懸帶不及於地。自岸視之。無由知見。終日往來徘徊河干。迄無實用。坐糜廩給。終至廢壞而後已。非法不善也。督率無人。不能程效也。河渠紀聞。

是年補築北岸禦水大堰。自李道華樓至黃村壩。接築堰工三千五百餘丈。以禦橫流。按自石林口漫溢後。外灘衝出溝槽。黃村石林旁洩之溝。形勢更大。不得不接築衛護。然黃水之性。散則普漫。聚則淘刷。築堰以抵禦漫水。而水卽與堰爲敵。水大至而土堰不能守。不得不用柴埽以護之。而埽下則水愈激。埽墊則水愈深。往往引溜至隄生工。故接築大堰後。不三二年。石林口卽生工數百丈。水湧溜急。防守不易。是工形勢屢變。自乾隆六年壩下接築挑壩。逼溜南趨。工閉。徐州以上北岸百餘里。無險急之工。閉後十餘年復出。未幾復閉。至四十八年復出。歲事搶修。直至嘉慶五年。壩下築挑水壩二百餘丈。逼溜南歸。引河石林工始閉。黃流遷變無常。黃村之接築固不可已也。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徐屬豐銅二廳。全辦秫稻。發州縣承辦。依限交工。按豐銅二廳地不產葦。而遠運葦蕩之柴。勢必虛應故事。葦價原貴於稻。而用稻抵葦。假運葦之名。得銷稻之實。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白鍾山奏。

稱南河鑲修工程。多用葦柴。惟徐屬豐碭銅沛二廳。界連豫東二省。地產秫稻。向來購料。稽多葦少。葦柴產自海蕩。距徐郡幾千里。由黃河上水轉運甚難。所辦蕩柴。往往不能僱運到工。其修防工程。歷年原不專藉葦柴。與其遠運無多之葦。急切不能應手。何如就地全辦秫稻。俾得速交濟用。應照河東例。令該管河道確核歲用料若干。於七月酌定銀數。詳明發給該府。分發各州縣承辦。定限十月完半。年內全完。到工交廳秤收。照式堆垛盤驗。備用。經部覆准。照豫省交地方官承辦。初豐銅二廳。以稽爲正。而兼用葦。部議葦稽兼用。報銷易於朦混。令詳加察勘。至是始定二廳專用秫稻。地方辦料之例。尹繼善據徐州糧捕通判李紳璽條陳。辦料章程。有當堂驗封。滾單行催。聯票交收。花戶扶秤之條。而胥吏陽奉陰違。擾累不免。甚至民有倍收之累。工無半到之稽。工用民瘼。俱不可問。當事者亟剔其弊。易民辦爲官辦。民困稍舒。而工程用大。庫貯增長。數倍於前。蓋緣近歲料價昂貴。漕規不敷。淤閉之工少。新生之工多。輾轉支絀。補苴罅漏。廳員稍有弊混。卽至不可救藥。勢使然也。其始民以有餘之料入官。工用不虧。而官民俱受其益。其繼官以朘民之甚。民不能安。反無交工之實。而工不得用。兩無依據。不得已而變法。求如向日之民。以有餘之料交官。帑不糜而用充裕。何不得也。河渠紀聞

乾隆九年四月。命吏部尚書公訥親往查江南河務。會同署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徧歷河湖。通籌全局。南河成案

五月。訥親奏。清口對岸有灘。卽向來開挑陶莊引河處。長六百丈。有奇。寬一二十丈。至四十餘丈。有差。臣與督河兩臣。商將灘嘴挑切。助溜刷去積土。則黃河循岸東趨。允合機宜。臣由清江浦沿河南岸。至老隄。

頭由葦蕩各營抵海口地名七道黃河自三百丈漸寬至五六里大溜直趨朝宗暢順黃水與潮水相接並無所謂橫沙尖沙阻截之勢傳言海口祇寬八十三丈又言淤塞亟須疏濬皆妄也河渠志稿

六月白鍾山奏江南河標四營請照東河建營倉動支閒款銀六千兩採糧遇價貴時出借兵丁白鍾山傳稿

是年河勢南徙築滎澤縣越隄東自胡家屯西至李西莊長三里續河南通志

是年清理葦營積弊以益工需按葦營自齊蘇勒稽曾筠先後加增額柴輪流運交年清年款河工得濟積久弊生左右二營延欠滋多習以爲常至是白鍾山勒限嚴追陸續補還鑒前懲後明定章程議以蕩地一望平蕪官蕩民地縱橫夾雜無界限專管兵民任意混採應將各汛地畝查明立界派兵分管蕩柴自霜降後採起年內採取者質性堅凝工用經久爲上正二月次之至三四月卽有青葦夾雜柔嫩不適工用爲最下不肖弁兵將堅柴先採貴價盜賣割青葦充數以致拖欠應責成該管將備督採定限年內採十分之六來年清明以前採完運交逾限卽將將備參究蕩地距黃河水次遼遠先由溝渠載柴出筏葦營備弁歲領挑溝銀兩挑不如式水淺不能速運出筏船到無柴守候遲誤應委員督挑取結驗報向例各船裝運額柴外艙內有餘地夾帶私柴沿路販賣甚將正柴指稱餘柴隱混盜賣又利裝少不能全運留存售賣虛報漂淌霉爛恣其弊混應每幫加裝二百餘束濬柳石三船附帶餘柴以二十三十五十束爲度委員給銀收買資其餘費各船赴廠掛號派兵催價皆有陋規改捆盜賣嚴行禁革照糧船例編號銜尾而行弁兵侵隱盜賣將該管員弁分別參處并請定採割未完處分該汛千總守備參將按未



完分數。分別參賠。備弁等官。餘柴至五萬束。十萬束以上者。分別記功。報部請紀。以示勸懲。此立法意也。葦營採運。積弊多端。弊在盜賣。如不分地界。任意混採。此以盜採資其盜賣者也。逾限夾雜青葦。此以延限肆其盜賣者也。挑溝不力。蝕價之弊小。侵柴之弊大。此以滯運成其盜賣者也。柴不多裝。預留有餘空地。此以夾帶隱行盜賣者也。不編幫次。任意停泊。此賄營汛通同盜賣者也。然弊在顯者易防。在隱者難知。弊在兵民者易治。在委官者難剔。混採。稽運。誤限。裝少。脫幫。此弊在顯者。猶可治也。若假餘柴之名。影射盜賣。此弊在隱者。不易治也。影射在兵民。猶可治也。委員收賣。分廳抵料歸帑。此以察弊之故。反爲積弊之源。不易治也。河渠紀聞。

是年清查徐揚二府柳園官地。按自稽文敏清查柳園成熟地三千三百餘頃。責令河兵栽柳。板荒地八百六十餘頃。給堡夫墾種。並招民領墾成熟。歸營栽柳。於雍正十年八月題定。至乾隆八年。南北新淤涸出地畝。歲有增益。於原報外。陸續報涸。白鍾山會同尹繼善。檄委候補道府禮部郎中謝升。率同印河各官。履畝清丈。並令自首免罪。丈出徐揚二屬侵隱地一千五百餘頃。照官民捐栽柳株例。令願捐之戶報明存案。聽其栽柳。統俟成活。驗明照例請敘。餘地召民墾種。照例交納籽粒。蒴草等項。以充工用。此清查之實效也。今文案有謝部郎底冊。民間每援爲據。而執冊較對。多係民業。或自領墾後。輾轉價售。近隄居民。日逐侵佔。不肖兵弁。通同侵隱。奸民報墾。虛糧隱射。借影侵佔。年深日久。官弁陞遷事故。兵民輾轉更易。奸民久已物故。現業之戶。皆有買契糧單。驟難究詰。清釐昔靳文襄以兩河復故。淤灘盡出。議幫丁給田。每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亦約略灘地大數。思查隱佔歸公也。然積弊已久。非一人一

家之事。非一時可理之緒。持之過急。反苦向隅之良民。甚至積嫌構釁。事端百出。雖以文襄之深心大力。而不能行之有成也。今惟守近隄十丈之議。清柳園應有之地。隨時查理。得尺得寸。總期無害於公。爲之。以漸。毋輕擾民動衆。斯集事釐奸之大要也。河渠紀聞

是年。豐碭廳梁家莊。天開引河。刷寬二百餘丈。石林埽前停淤。又邳睢廳王家堂汛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河流旋繞。忽自柏家灣直衝成河。刷寬一百餘丈。大溜全歸新河。對岸三百餘丈埽工淤閉。化險爲平。按自石林埽築後。大河坐灣。側注北岸。先於袁家莊挑引河。引水中泓。而袁家莊引河迤下。老灘橫亘。大河向北圍繞。刷開梁家莊河溜。始歸中泓。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奔騰曲注。忽於柏灣塌透成河。寬百餘丈。舊河漸淤斷流。黃水盛漲。則力大不能轉灣。直走灘面。水消力緩。仍循舊槽走灣。石林漫口初閉。下流河淤。未刷深透。水壅高直。出走灘。梁莊柏灣之天開引河。卽由於此。然新開之河。究不如舊河之寬深。水大隨溜刷開。水小仍分溜歸灣。舊河嫩淤漸次滌去。而溜復歸原矣。惟在乘勢加工。於新河上流。再建挑壩。逼水直進。新河漸刷寬深。溜不能移。始可常恃。梁家莊新河初成。石林工卽漸淤閉。不數年復開。溜走如故。聽其自去自來。而無人力爲之防護也。不然。如柏家灣塌開新河。閉張工三百餘丈之埽。何以旋卽歸原。不數年有張工決口之大變。使先時乘勢保守。加工挑護。止須修防之力。至勢變而爲之防。已無及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年八月。尹繼善奏。黃河南岸陳家浦以下。向無隄工。本年黃水過大。以致漫隄過水。約有百十餘丈。若仍在此堵閉。是與水爭地。費多益少。臣與河臣白鍾山相度情形。應於上首遠築遙隄。直接老灘高

處以東水勢力半功倍。命訥親、高斌酌議。尋奏陳家浦乃數百年黃淮入海之路。自應仍照舊堵築合龍。不失老隄故迹。方爲鞏固。河渠志稿。

十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稱本年黃河水勢。伏秋二汛異常盛漲。較上年長至二尺有餘。徐郡沿河一帶工程。竭力搶護。幸保無虞。而南岸一帶無隄之處。多皆泛溢淹浸。至阜寧縣陳家浦地方。因隄內多係蘆蕩竈地。歷來未曾下埽。聞於前歲。卽已溜逼隄根。河員僅於老隄內築越隄一道。以資保護。上年汛水長發。老隄又已坍塌。止存越隄外餘地十餘丈。本年六月間。雖於上游築挑水埽壩一道。而老隄未經修築。至七月。上游埽壩衝去。大溜直射越隄。河臣臨工。始趕集人夫料物。晝夜儻築幫戩。然已水深溜急。埽壩不能到底。致七月間。河溜下注。海潮上湧。漫決二十餘丈。黃河直由射陽湖、雙陽子、八灘、三路歸海。迨至八月。連日大雨。東北風作。潮汐倒灌。不能下洩入海。漲漫橫溢。淹浸甚廣。陳家浦潰決之口。門竟至二百餘丈。再聞陳家浦未決之前。工員四次稟請河臣發帑。河臣只給銀數百兩。以致緩不濟急。蓋河臣係河員出身。工程熟諳。一切弊竇。皆所深悉。綜覈太甚。事務不肯擔承。於錢糧上尤覺過緊。工員含怨。俱有幸災樂禍之意。此朕得之訪聞者。其言實中。白鍾山之病。夫錢糧固宜節省。但河工關係重大。與別項工程不同。現在南河需費多金。卽刻意節省。亦屬有限。若衝決一口。不但小民流離可憫。而賑濟之費。用帑不貲。較之前事豫防。臨時搶護。其所費孰多孰少耶。白鍾山祇知慎重錢糧。而不能權其事之輕重。朕所不取。至於河員。雖例用家道殷實之人。然孰是挾貲投効者。若過於綜覈。恐皆觀望退縮。不能與上官一心於事無益。將此並諭白鍾山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尹繼善奏陳家浦漫口合龍。並擬圈築重隄。上諭曰。總河雖係白鍾山。但彼一謹慎而不識大體之人。只可司錢糧出入耳。如陳家浦一事。若早發數千金之帑。以堵築於未然。亦未必致遭衝決。百姓受災。且反費數十萬帑之賑卹也。故河工一事。一以委卿。不可推諉白鍾山。朕亦知卿不推諉於彼。但不爲之隱飾。斯可矣。純皇帝聖訓。

#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二

河水章 續九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工部會議得。先經原任河南巡撫。今升刑部侍郎雅爾圖奏稱。豫省錢糧項下。額徵河工堡夫等銀九萬九百餘兩。在昔河南與江南河工統歸河道總督管轄。河督設在江南。是以河銀均解江南交納。雍正七年後。添設河東總督。豫省工程。專屬河東。所有歲搶各修錢糧。卽於本省動支報銷。惟額設河銀。仍解江南。未經更正。是豫省原有額設河銀。因運解江省。致工需無出。另動別項。而江南提解之時。起解未克如期。銀數亦難照額。且兩省相隔千里。轉運勞苦。往返資費。請嗣後豫省河銀。免解江南。應需歲搶修錢糧。亦毋庸另撥。經工部查議。以向來河南山東工程。動用錢糧。較江南甚少。所有各省徵解河銀。仍解江南。以濟要工。今該撫奏請。以豫省錢糧。留爲豫省經費。似屬可行。但直隸山東二省。各有河道工程。其額徵河銀。應否扣留免解。亦應畫一辦理。至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應於何項撥抵。亦當定議。應令江南總河。會同該督撫。將不敷河銀。作何撥補。並應否將三省河銀扣留免解。會議具題再議。並令直隸總督。河東總河。議覆。嗣據江南總河白鍾山題覆。以山東直隸河南三省。每年共應協濟銀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今河南省協濟河銀。旣請留充本省工用。則山東直隸。俱有河道工程。自應畫一。將應撥江南河銀。亦留爲本省工用。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應請在下江司庫屬解地。丁正項銀兩。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復經工部行文直隸河東總河。將每年額徵河銀實數。

並應留應解。據實查明聲覆。以便核議。先後咨據直隸總督高斌覆稱。直屬每年額徵河銀二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一分一厘七毫。內磁州清河起解山東曹東道庫銀八百六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九毫。清河起解司庫淺夫工食銀七十二兩。河間、天津、大名三府屬之故城等州縣。實起解江南河庫銀一千七百七十八兩四分五釐七毫。今豫省河銀既留爲本省應用。則直隸事同一律。請將每年額徵河銀。令各州縣徵解司庫。留爲本省歲需工用。以昭畫一。又據河東總河完顏偉覆稱。豫省額徵河銀四萬一千餘兩。每年支解本省夫役工食修補橋梁等項。共銀四千七百餘兩。下剩銀三萬六千餘兩。酌解江省。又司庫內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亦撥解江省。而豫省本地河工歲搶二修。每年於司庫地丁內題撥銀七萬兩。於新料登場。乘時購辦。如有餘剩。留作次年之用。儻有不敷。卽於額增河銀項下通融動支。而次年大工銀兩。亦在河銀項下通融支給。統俟該年歲搶二修准銷之日。將不敷銀兩。仍在司庫地丁銀內動撥還項。是以歷年起解江南河銀。並無將三萬六千餘兩盡數撥解之案。總俟本省用存有餘。然後酌解。至新生險工。或應築壩幫隄。或應挑引分溜。俱於所存河銀項下通融給發。俟工完另題撥還。並不額撥司庫七萬兩之內。今若將豫省額徵河銀。並撥補荒缺河銀。免解江南。扣解道庫。以抵豫省每年歲搶二修。實不敷用。請嗣後新生險要大工。需費繁多。向係先行通融河銀給發者。今仍於河銀內通融動支興工。俟工完。題請動撥司庫地丁銀兩還項。至每年歲搶二修辦料等銀。應將司庫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移解道庫。再於司庫地丁銀內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題撥七萬兩之數。儻遇歲搶二修不敷應用。仍循例在道庫河銀內通融支給。統俟工完。在地丁銀內題撥歸款。又山東河銀例解江南

河庫一萬八千九百餘兩。查東省黃運二河。均有歲搶工程。且東省離江南寫遠。批解未便。請解貯本省河庫。留充工用。其東省搶修工程。每年題撥司庫銀一萬二千兩。停其撥解。查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濟協江南河工銀兩。統自下年爲始。各留爲本省歲需之用。其東省每年題撥搶修司庫銀一萬二千兩。亦應停止動撥。至豫省每年歲搶修額撥銀七萬兩。今該總河雖稱免解撥補荒缺河銀。僅止四萬九千餘兩。請再於司庫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七萬兩之數。但查豫省額解江南。除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外。尙有額徵河銀。內應解銀三萬六千餘兩。統計八萬五千餘兩。雖向遇新生險工。或有築壩幫隄挑引分溜等事。及歲搶二修需用繁多。卽於前項河銀內通融動支。俟工完。仍在地丁銀內撥給還項。用無不敷。應將該省請於司庫地丁項下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之處。毋庸議。所有每年額撥銀七萬兩。應令統行停止。又江南總河疏稱。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共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請在下江司庫地丁銀內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等語。應如所請。在附近各州縣額徵地丁銀內撥給。仍於地丁奏銷案內附疏聲明。冊報戶部查核。再浙江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二毫。原係協濟江南工用。應仍解江南。以濟工需。運河道冊。

三月。以御史楊開鼎疏劾河督白鍾山。駁減工費。需索河員。漫口衝刷。匿災不報。命協辦大學士高斌。往江南會同總督尹繼善查辦。尋奏駁減需索等款皆虛。惟陳家浦衝刷淹沒事實。白鍾山坐革職。高斌傳

稿。

閏三月。命漕運總督顧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四月高斌奏。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比尙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之大小。至各處開壩開閉。則應以就近各工一定不易水長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隄可驗。清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準定則。驗度啓閉。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誤。黃河南岸洩水門戶。有碭山毛城鋪壩。王家山天然閘。睢寧峯山四閘。毛城鋪壩。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尺爲度。卽行開放。秋汛過後。至九月朔。卽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現有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洩水尤多。今應止留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營河頭。應改爲倒鉤。從前太順之口門。堅築草壩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爲度。卽行開放。水落壩閉。不拘定日期。峯山四閘。在徐城下。非遇異漲。毋許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有宿遷之竹絡壩。清河之王營減壩。安東之馬家港。竹絡壩口門。應改窄二丈。止留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東黃二壩。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卽行堵閉。王營減壩。馬家港。應照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高斌傳稿。

是月高斌奏。徐州府城河道緊窄。易於生險。皆因上游河流直瀉。而徐州以下七里溝等處。接連數折。屈曲太甚。以致來流迅速。去路紆迴。應於七里溝青田等處。開引河六道。庶上下一律通順。河渠志稿。

五月高斌奏。黃河自入江南。兩隄夾束。溜勢逼緊。一經兜折。最易生險。全賴隄埽防護。固不可玩。工惜費。亦不可無。故生工糜帑。乃近有無故生工。名曰包灘下埽。水未近隄。於河灘接築撐隄。近水作壩臺。下埽



引溜。甚至挺入河心。其撐隄有接長四五十丈者。下順埽有拖長二三百丈者。此端一開。兩隄在在生工。迄無底止。嗣後止應詳慎妥辦。不得任意生工。下大學士議行河渠志稿。

八月。顧琮奏。山安廳屬安東縣之西門。因黃河溜勢埽灣。直射隄根。逼近城垣。甚爲緊要。經大學士議於縷隄之後。城垣之外。緊靠縷隄。就地勢圈築小越隄一道。以爲重障。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查西門舊有小越隄一道。自工頭至小西門。長一百二十丈。今就舊越隄頂底均幫寬一丈五尺。以坡還坡。加高三尺。小西門迤南隄根。逼近城垣。二三丈至七八丈及十丈不等。計長二百二十五丈。且有民房數百間。無處可以遷徙。卽靠縷隄之身。加幫頂底均寬一丈。現在上緊辦理。臣思所築越隄。旣限於地勢。不能寬厚。必得一外衛之策。方保無虞。因憶前在韓莊。向高斌諮詢河工機宜。議及安東西門工程。主事何日熙。曾有當做木龍之語。嗣因別求無策。卽將清口木龍用存。舊有木植。運至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及紮筏旬日。溜勢漸覺外趨。埽壩下亦漸覺停淤。彼時汛水未發。工頭壩外水深三丈五尺。今汛水增長一丈有餘。而壩外水深止有二丈五尺。是紮筏後。挑溜停淤。效驗已見。雖大壩之外。水深如前。但大壩埽工。從前每每墊陷。今自紮筏以來。埽工並未墊陷。此亦木筏之力也。臣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壩之水。可冀化險爲平。一勞永逸。南河成案。

是月。高斌奏。總河顧琮奏辦安東西門要工一摺。奉硃批。與高斌看。據稱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旬日。溜勢外趨。埽壩之下。亦漸停淤。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壩之水。可化險爲平等語。查安東西門一工。溜勢湍急。遇伏秋汛漲。埽壩易於墊陷。今顧琮做照清口木龍。紮筏

攬溜。自安設木筏。溜勢漸覺南趨。壩下亦稍停淤。自於險工有益。但現在所紮木筏。在埽工上首。離埽稍遠。埽工尙不能掛淤。應於安東西門大壩之下。埽工中段。再添設木龍一架。以資攬護。俾大溜南行。西門一帶。自可逐漸淤灘。臣同顧琮。指交該廳。弁等照式辦理。南河成案。

按木龍之設。始於高文定。試紮於清口南岸。挑溜北趨。並將頭二三壩險工淤閉。著有成效。自後踵行。安東西門溜急。埽易蟄陷。是以照例復請安設。嗣宿虹之煙墩。外河之王家營及孟城庵等處。歲有設置。定例安設木龍。簾纜夫工。分年核銷。木料工竣彙核。惟木龍功效。全在停淤。其業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木已沈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是以題定章程。分別銷存管收。核實造報。然河工下埽。糜費實多。埽一入水。卽引溜生工。至大汛搶護。費更不支。尙不能無意外之虞。木龍設置得宜。淤舊停新。安如磐石。較築壩幫餞。節省不可數記。在審度形勢。用所當用。而節其所不必用。則效成而費省。否則借端開銷。虛糜工費。或於所不可用者。而竟用之。亦能逼水引溜。反增無事之擾。不知其已也。河渠紀聞。

是月高斌奏。今年黃運湖河。諸水並漲。較之乾隆七年最大之日。水加長八寸。各處工程。在在危險。極力搶護。幸獲平穩。善後事宜。正須加意籌畫。查黃河自清口清黃交會以下。衆水匯聚。湖運合流。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隄工。尤屬險要。今年漲水湧灘。侵隄有僅低一二尺者。有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水高隄頂。僅賴子堰攬護者。並就各卑矮處所。加高一二三四尺不等。以備捍禦。其豐碭桃源二廳。亦有間段卑薄之處。俱應酌量增築。併桃源廳之新莊口。貼近運河。應添築月隄一道。海防南岸戴家馬頭一工。危險至極。亦

應加幫寬厚。又外河廳之清口以上。黃河南岸吳城一處。外河內湖。止恃一線縷隄。以爲保障。應將適當湖衝之一千丈。修做輓工。其土工卑矮者。酌量加高。山安廳之黃河北岸雲梯關下。大通口旁之馬家港。近因河身淤阻。隄堰殘缺。應挑濬深通。修補完固。仍留口門二十丈。俾盛漲得資分洩。南河成案。

九月。白鍾山奏。今歲汛水盛漲。各工應辦料備用。上諭曰。所奏俱悉。昔禹之治水。未聞備料建隄也。然古今時勢不同。只得行其下策耳。此而不勉。責有攸歸矣。純皇帝聖訓。

是月。命周學健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是年。築鄭州頭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上諭協辦大學士高斌。據周學健奏稱。七巨以下。海口中泓。水勢最深處。僅一丈二三尺。淺者止七八尺。皆因海口每日兩次潮湧。水緩沙停。所以海口中泓。轉淺於內地等語。海口淤淺之說。自來卽有。不過相沿浮議。無足深信。蓋係彼處之人。欲聳動衆聽。藉興大工之意。黃河會淮入海。以來。自宋迄今。已數百年。若果淤淺有礙。何以安流至今。蓋海潮沙汛不常。旋湧旋消。原無定勢。如黃河水勢稍緩。適當海潮湧盛。則停沙較多。一遇汛水長發。仍然汕刷如舊。卽伊奏清河等處中泓。初止四五尺之深。未及半月。已深至六七尺。一丈不等。皆因清口乃黃淮交會處。所以水勢深淺靡定。未必真由疏挖之力。觀此則海口深淺不足憑信。可以類推。且海防一帶。從前大學士鄂爾泰。曾與爾會勘。乾隆九年。大學士訥親。亦經親往。俱云海口深通。並無淺澀。今周學健復有此奏。未免又爲俗論所搖。大凡河工之事。當以鎮靜爲要。固不可玩工貽患。亦不可喜事輕舉。目下汛水未發。各處工程。俱屬平穩。卽有應行

舉動之處亦俟爾至彼再行商酌妥辦。並寄諭周學健知之。純皇帝聖訓。

四月命高斌往江南同河道總督周學健辦理防汛事宜。高斌傳稿。

五月高斌周學健奏於安東工尾再設木龍一架俾溜行南岸。本工可以淤閉而迤下南門亦可免再生新工。南河成案。

乾隆十三年二月周學健奏徐州府黃河南岸七里溝迤下因青田地方沙嘴挺出致黃流又折而北直趨狼矢溝甚爲險要上年秋汛時於青田兜灣處開引河現在衝刷寬深舊河斷流又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二套地方引河日刷寬深舊河日淤南岸辛家蕩險工無虞。河渠志稿。

三月完顏偉內遷完顏偉傳稿命顧琮爲河東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六月高斌奏江南河隄不如豫東高厚節省椿埽加培隄工於歲加五寸之外隨宜增築。按歲加五寸節省椿埽增培隄工隨事所宜使帑不糜而隄自固惟是爲之不以實則修埽削隄隄不加而費益鉅歲加之功緩削隄之弊大節埽之用輕引溜之害重加以歲加之土勻加壩臺使埽有厚靠水不得內潰而埽自穩隄亦倚埽爲護而土不傷河工歲修埽段每以收進爲節省留甃爲杜弊初聽似覺有理及事後驗之鑲做一次留甃一尺數年之間埽面收進丈餘埽後壩臺必須鏟坡順勢卽藉此靠埽之土鏟鑲埽工既可就近應手又可省取遠土之費不數年間向之隄頂寬五六丈者裏鏟外縮去其大半不得不加幫壩臺向後退收漸加漸退昔時舊埽根基竟有讓出河心者黃河南埽北長埽收進一丈則對岸必長沙灘一丈灘長挑溜引水入袖埽灣迎溜變成頂衝非水性不常抑由人所自致也埽工之弊非留甃可

除河工之費。非縮埽可省。而鏟削老隄。引溜生險。敗壞於要害之地。病反入於膏肓。惟將壩臺頂寬丈尺。量定註冊。隨工驗收。不得絲毫鏟傷。埽母留凳。遇墊加鑲。以歲加五寸之土。幫隄。則隄日高厚。埽益寬大。溜至不能衝動。此河工之實用實效也。河渠紀聞。

閏七月。周學健革任。命大學士高斌兼管江南河道總督事。河渠志稿。

八月。命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南學習河務。張師載傳稿。

九月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斌所奏。黃河南岸工程。加高培厚。夫工椿埽等項。據實報銷。總不出年例歲搶二修錢糧四十餘萬兩之數等語。此摺現交部議。南河工程。隄岸遼遠。三汛水勢盈縮不齊。是以歲搶二修工費寬裕定數。而在工人員。因定有成額。恣意浮冒。以無爲有。以少報多。不應修而修。不應搶而搶。從事於加高培厚。而河身日漸淤墊。究非長策。總河職司稽覈。以其不出此數。例得開銷。受其蒙蔽。是四十萬之數。乃叢弊之根株。不思國家帑項。事事當歸實用。河工雖定有歲修搶修之名目。果能實心經理。豈竟無可節省之處。卽如永定河。今年那蘇圖並未興工。而河流順軌。安然無事。可見河流平穩。儘有不待修防之歲。此亦平水土者所當留心也。著傳諭高斌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以高斌查辦周學健家產。徇私瞻顧。革去大學士。仍留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工部議覆河南巡撫頌色疏稱。江南桃伏秋凌四汛。要工不絕。且險要處。甚近河干。無業之民。千百成羣。以做工爲生。一呼而集。豫民散處務農。工程稀少。一年徵調不過二三處。卽地方官按里徵發。猶慮遲誤。而廳汛專司抵禦。豈能分營調遣。但工有緩急。夫有多寡。今議凡遇冬春農隙。緩工及零星添補鑲

修。照江南令工員自雇。僮遇緊要險工。在四汛內。及創隄開河。搶護緊急。用夫浩繁者。俱飭州縣飛撥赴工。其一縣力不能任者。於鄰邑協濟。調夫之中。向又有里夫。牌夫之分。里夫派之地畝。牌夫按煙戶僉撥。因猝遇險工。僉撥里夫。一時不能雲集。先撥沿河煙戶應役。俟里夫撥到。更替以免偏枯。至到工計。方發銀。須工員按名核給。不得委之雇頭里總。剋扣侵蝕。不致要工有誤。亦不慮小民受累。應如所題。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乾隆十四年十月。高斌奏。竊南省輿情。久望聖主巡幸。臣等會同督撫諸臣奏請。荷蒙皇上諭旨俯允。於辛未年春。恭遇皇太后六旬萬壽之年。舉行盛典。闔省紳耆士庶。莫不額手歡呼。衢歌巷舞。而南河通工之官弁軍民。更切歡忻踴躍。尤覺什倍輿情。伏念河工爲國家重務。歷來談河務者。人各異說。紛如聚訟。莫能折衷。從前仰荷聖祖仁皇帝六次巡幸。翠華所至。勘閱情形。指授方略。數十年間。歷任河臣。得有遵守。卽今一切修防之法。悉皆凜奉成規。循照辦理。我皇上繼統御極。十四年來。繼聖祖愛民之至意。體世宗經國之遠圖。親總萬幾。不遑宵旰。而河防諸務。更皆煩睿慮周詳。是以綱舉目張。已屬盡善無遺。惟是水勢歷久不無變遷。而修守機宜。難於膠執。如徐州之毛城鋪。宿遷之駱馬湖。十字河之竹絡壩。朱家閘之引河。清口之木龍運口之收束。洪澤湖之山盱。天然二壩。高郵州之東隄。南關。車邏各壩。以及黃河之雲梯關海口等處。皆爲運道所關。民生所繫。臣等仰荷聖主委任。雖竭盡駑駘。不敢稍懈。而知識淺陋。多有未周。其中形勢。或昔平而今險。或昔是而今非。修防蓄洩之方。情形委宛。實有非敷陳章奏所得詳明。繪圖貼說所能曲盡者。茲欣逢我皇上聖駕南蒞。於御道之所經由。近者順邀睿覽。仰遵指示規模。卽遠

者亦可就便敕委重臣。前往勘度。奏請聖訓。上繼聖祖仁皇帝之鴻休偉烈。於宸遊之順路。抒底定之嘉謨。則南工可以永慶安瀾。此兩河文武官弁與軍民人等。所以倍切歡欣鼓舞。萬口同聲者也。凡河工緊要工程。應恭請聖駕親臨視處。所臣等卽敬謹籌辦。其應行遣令大臣閱勘者。亦卽預行分晰奏明。臨期候旨酌派。謹先恭摺具奏。南河成案。

是年顧琮奏中牟縣汛九堡大隄對岸灘嘴挺出河心逼河南趨應建木龍挑溜並土埽各工議行河渠志稿。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北岸大隄漫溢塌寬三十二丈河溜未奪卽由三岔進堵二十日堵竣補還大隄。按是時東省蒙沂山水暴漲水高滅頂漫缺豆班集大隄至三十餘丈之寬而不掣溜者內塘不深外灘高寬長大驟不能跌透大溜仍走中泓三岔一帶平漫順溜易於施工也。漫水陡長必有陡落及時施工力少易舉待其加長而後治人力緩於水力缺口衝刷漸寬有吸川之勢外灘必抽深溝引溜直入暴流湍急兩岸不能裹頭雖欲進埽不得有望洋而歎者耳。豆班工得機得勢築不待時不旬日告竣溜不變而歸中河不移而復故惟有定識有定力始能破常格而成大事也。河渠紀聞。

八月工部核定南河修建工程開工完竣題估題銷期限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命張師載協辦江南河務。張師載傳稿。

是年高斌等進呈河工圖說共二十條內隸黃河者計七條。一朱家閘引河。宿遷縣迤東黃河北隄舊有朱家閘前河臣靳輔挑濬運河緣與黃河逼近遂廢其閘不用至今仍循其名。乾隆五年秋汛異漲。

黃河坐灣頂衝直刷隄根。隨水塌卸。隄外運河相隔咫尺。臣高斌率領工員下埽幫隄。上緊搶護。仰賴皇上洪庥。得以保護無虞。當將情形奏聞。鑲做埽工二百一十丈。又經加築越隄格隄。重重保障。迨後水勢下徙。工段漸生。於十一年秋汛。河臣顧琮引水放淤。地勢淤高。十二年。河臣周學健於兜灣處疏挑引河。長二百七十丈。河頭下脣築壩逼溜。以趨引河。順性下注。正河漸臻平穩。現在引河雖未告成。而三年以來。溜勢通行。已分正河十分之六。即冬令水緩。並不停淤。將來大溜全歸引河。朱家閘隄埽工程。即資穩固。而對岸陳家道口。並迤下五堡。舊有埽工之上游。俱可漸次淤閉。化險爲平。一。九里岡埽工。黃河自豫省虞城縣入江南境。奔騰千里。至清口會淮。以達於海。桃源地方。居徐邳之下游。在清口之上首。水勢盈聚。險工較多。北岸九里岡工程。又爲桃源之首工。掃灣頂衝。切近中河運道。尤爲險要。歷今題建埽工。以資抵禦。屢搶屢險。迄無成效。康熙四十二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指授方略。於大王廟東水頭。建挑水埽壩。又於四十四年。親臨指示。舊龍門處。建埽壩二段。以挑溜。保護安全。現在埽工長七百餘丈。歲加鑲修。以禦三汛。查江南地窄民稠。兩岸縷隄。相去甚近。與水爭尺寸之地。黃河數里一曲。掃灣頂衝。恐刷塌隄岸。淹浸地方。勢不容已。而下埽以資捍禦。有一埽工。則塌卸者自應鑲補。墊陷者自應加修。又勢不容已。而有歲搶二修之工程。黃河一灣生一險工。南省黃河容易掃灣。所以埽工亦多。九里岡爲黃河最險之工。自蒙聖祖仁皇帝兩次臨工指示。建築埽壩。歷年河臣遵守修防。漸臻平穩。近年惟工壩頭三百餘丈。尙屬頂衝。其餘溜勢稍緩。較前化險爲平。一。御壩木龍。清口爲淮黃交會。實河防第一緊要關鍵。康熙四十八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特授方略。親臨指釘一椿。建設御壩。挑令黃溜北趨陶莊。俾



黃淮順行而交會。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嗣因陶莊引河未成。御壩迤下之頭二三壩。俱有險工。清口每有黃流倒灌之虞。乾隆五年。臣高斌奏請添設木龍數架。以挑黃溜。欽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效。則甚美事也。欽此。查自設木龍後。挑溜北趨。將頭二三壩險工。盡行淤閉。其陶莊積土。漸次刷去。歷有成效。十四年。復細察情形。清水出口回溜。北趨木龍迤下。黃流間有沙淤。旋被刷去。不能停留。必須將清水回溜攔隔。不令由南岸上行。其木龍下。再添挑溜木龍。使黃河大溜。直逼陶莊積土。方爲有益。隨經奏明添築順黃攔清壩各一道。俱加幫雁翅。又於木龍下尾。接築攔截回溜草壩一道。今清水回溜已遠。而黃水回溜。漸漫淤新灘。長六百餘丈。寬六七十丈不等。又二層新灘。長五百餘丈。寬八九十丈不等。其陶莊積土。漸次衝刷。此現在之情形也。按黃水自清河縣而下。必須大溜北趨。將陶莊積土。衝刷淨盡。始能順軌。其西壩外灘迤上。木龍須與壩工並進。方能淤灘。日益寬長。挺出沙嘴。使黃水遠趨。清水暢出。清黃劃然分界。直至惠濟祠後。交會並行合流。則黃水永無倒灌之患。與聖祖仁皇帝建設御壩。挑溜順行之本意。始相符合。一毛城鋪減水壩。毛城鋪減水壩。康熙十七年。前河臣靳輔所建。蓋因江南兩隄窄狹。非若河東之寬廣。水勢湍急。難免衝突。是以於碭山縣南岸之毛城鋪。創建減水石壩。宣洩異漲。以護徐城一帶隄工。所減之水。由洪溝河至濰溪口。歷楊疇。土山。孟山。陵子。霍家等五湖。澄清而至洪澤湖。匯出清口。以助清刷黃。紓患而兼收其利。法誠善也。迨後黃流衝刷。多成支河。減水過盛。下游永蕭諸邑。屢被偏災。上廬宸衷。命臣等議奏。臣高斌奏請將壩外迎溜支河七道。俱經築壩堵塞。挽流歸正。復於毛城鋪口門內。填築碎石。以防衝深。又於壩外圈築土壩。依時啓閉。使黃水不致減洩過多。其壩下洪溝河及濰河之

灰谷堆、燕子口等處。向患淺阻者。俱疏通。治通暢。下達五湖。藉以容蓄。由安河入洪澤湖。又將安河上游分流之謝家溝、河挑通。下達汴河。亦歸洪湖。其紆徐曲折六百餘里。均無阻滯之虞。又於乾隆十一年。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啓放。毛城鋪口門。至九月朔。卽先爲堵閉。蓋毛城鋪爲南河第一蓄洩關鍵。今得節宣有制。蓄洩適宜。而近河諸邑。田稼屢豐。民登衽席。皆我皇上洞悉機宜。指示方略。俾臣等得以遵循辦理。惟黃河大溜。挾沙而行。其上提下坐之勢。變遷不定。所有分洩引河。必相度情形。於漫灘無溜倒鉤處。所方許引放。若引河口門稍有迎溜之形。卽應堵閉。另挑倒鉤引河。以資宣洩。惟在因時度勢。酌量查辦。以期悉協機宜。一王家山天然閘。銅山縣王家山。因山爲閘。故名天然閘。康熙二十三年。前河臣靳輔。建此減水。以衛徐城。由蕭縣永堽湖入濉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達於五湖。同歸洪澤。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敬陳河湖蓄洩機宜。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水一落。卽爲堵閉。近年相度情形。伏秋盛漲時。徐城迤上。南岸既有毛城鋪。及時啓放。北岸石林迤東。又有無隄卑窪之處。得藉漫灘以減其勢。徐州迤下。又於是年。請挑青田引河。順其就下之性。上減來水。下通去路。徐州城郭。得獲奠安。無須再藉天然閘以減黃水。况金門窄狹。所洩無多。查下游蕭宿諸邑。地勢卑下。山水匯瀦之區。再加黃水漫淤。淹浸民田。臣等於十三四兩年內。將天然閘口門。堅堵未放。附近田禾。得免淤漫之患。臣等仰體皇上軫恤民瘼。至意。應請將天然石閘。永行堵閉。方於民生有裨。一峯山四閘。黃河至睢寧縣南岸。有峯山、龍虎山。北岸有鯉魚山。河從中行。兩岸夾束。恐致驟漲爲患。康熙二十三年。前河臣靳輔。因山鑿建石閘四座。以減洩黃水。由焦管營入孟山等湖。達於洪澤。臣於乾隆三年。循四閘故蹟。

量加修整。近年上游毛城鋪等處。節宣有制。水非異漲。不致旁洩。所以黃河日漸深通。暢流下注。河深則  
閘高。現在二閘三閘。俱仰於河面。其頭四兩閘。雖地勢稍下。然亦過水無多。是以臣於十一年奏明。該閘  
洩水無多。不遇盛漲之年。無庸啓放。河道民生。兩資裨益。一黃河海口。黃河入海之口。在安東縣東  
雲梯關下。百有餘里。禹貢導淮入海故道。自宋時黃河南徙。與淮合流東注。先是因黃河上游宿遷之徐  
家灣。蕭家渡。安東之時。家馬頭。山陽之董家營潰決。黃既分流。水緩沙停。屢有淤墊。康熙三十五年。前河  
臣董安國。建築攔黃壩。另挑馬家港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下流既窄。上流愈壅。頻年衝潰。清口淤爲  
平陸。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堵塞決口。遵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將攔黃壩盡行拆去。賜名大通口。又命廣  
關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東注。積沙盡滌。河面寬一百八十九丈。至二百餘丈。深三丈五六尺。至  
四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三四丈不等。海口深通。迄今安瀾永慶。臣等按雲  
梯關迤下海口。爲淮黃會流入海之路。歷數百餘年。黃水沙居其六。合流則沙隨水去。衝刷深通。分流則  
水緩沙停。漸至淤淺。此以水攻沙之法。宜以順水之性。必不可易者。荷蒙聖祖洞悉機宜。關大通口。臣等  
仰遵聖謨。惟完固隄防。使黃水合流。其上游減水諸壩。節宣有制。勿使旁洩。則趨海之勢自專。攻沙之力  
益勁。現今黃河萬里滔滔。迅溜並無稍停。實海口深通之明驗。謹備陳原委。將各情形繪圖貼說。伏乞皇  
上訓示。南河成案。

乾隆十六年二月。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朱家閘引河。九里崗埽工。御壩木龍。南河成案。  
是月。黃廷桂。高斌奏。准工部奏稱。木龍立法。未嘗不善。今業經十有餘載。添設不止清口一處。估用木料。

值銀二十餘萬兩。雖該督聲明俟木龍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但告竣未有定期。恐木植愈久愈多。新舊牽混。且試行已久。有無成效。較之築壩幫戩等工。有無節省。臣部無憑查核。請將各處木龍工程現在情形。及何如即可告竣。並所用錢糧木植。作何清理核銷。詳查妥議。臣等查江南河工木龍。清口於乾隆五年設立。迄今十有一年。其王營、安東、煙墩、孟城庵。於十一、十二年設立。歷今亦四五年。所有簾纜夫工雜料。分年核銷。至所用木料。原擬工竣仍可拆卸另用。嗣因功效全在停淤。其已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業已木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應分別估銷。並請俟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俱經先後奏明。並具題部覆。准行在案。臣等會同確核。如清口爲黃淮交匯第一緊要之區。從前南岸自御壩以下。頭二三壩。俱屬險工。北岸陶莊引河。屢挑未就。乾隆四年。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再建大壩。並挑引河。續因水險不能施工。臣高斌請試紮木龍南岸停淤。將新建大壩停止。並舊有各壩埽工。概行節省。今南岸舊壩之外。沙灘淤成數百丈。北岸陶莊引河已成河身。毋庸開挑。黃水不致倒灌。此則功效之已著者。惟北岸積土。未經刷盡。木龍停止。則南岸漲灘。難免刷動。是以尙未告竣。又安東一工。逼近城垣。內無餘地。溜勢北趨。西門埽工。頂衝迎溜。實屬至險。經前河臣奏建木龍。數年以來。安設處所業已停淤。埽工平穩。安東城社民生。藉以保障。著有成效。但必須溜勢南趨。方能工竣。現在黃溜未移。尙難停建。又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亦經前河臣奏准。大溜奔激。均有陡生新工之勢。下埽用料。爲數甚大。俱請建設木龍。數年來均得保護無虞。並未另生新工。而大溜尙未遠移。亦仍須相機辦理。此各處木龍。業有成效。未能工竣之情形也。查黃河埽工。每工動需一二萬兩。歲修一工。每年亦數千兩。所有清口御壩並

頭二三壩等舊有各工。並安東、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如築壩下埽。歷年約計爲費數十萬兩。加以大汛經臨。竭力搶護。一切工料。費更不貲。而尙不能必其無意外之虞。今改設木龍。舊埽淤閉。新工停建。雖遇黃水非常異漲。工程安如磐石。其間節勞省費。不知凡幾。較之築壩幫餞。節省實多。惟此項木龍工程。所用木料。詳查歷年案卷。清口、王營、安東十四年以前木龍。並煙墩、孟城庵十二年木龍。已經題銷。及題估者。共用木料銀十三萬餘兩。其已經沙淤。及淤沈水底。不能拆卸之木。有已經題明准銷者。亦有於題估冊內將舊木聲明開除者。俱奏於通工告竣日。造冊送部查核。今工竣之期。尙難預定。歷年愈久。木料愈多。誠如部議。新舊易滋牽混。至煙墩、孟城庵十三四等年。並各工十五年木料。簾纜等項。現在屢行核實。確查尙未題估。所用木料。約五萬餘兩。較前益增。臣等詳加酌議。江南河工木龍工程。除簾纜雜料。夫工原係按年核銷。年清年款。毋庸另行置議。其一應木料。請自五年起。至十五年止。將新舊木植。並淤沈折損者。詳悉分別按年確核。以上年存工存廠之木。爲舊管。以本年添購及別工撥用之木。爲新收。以折損沙淤及移撥別工者。爲開除。以現在存工木龍。並存廠者。爲實在。將已銷已估。並未題估者。詳悉聲明。一并分年造具四柱清冊。先行送部查核。其已估未銷。及尙未題估者。統定限半年內。按照年分。核實分案題估。題銷。仍造具四柱冊。候部臣查核。庶積年塵案得清。而錢糧不致牽混。至十五年以前。既立法清查。將來如有添建改紮之處。亦應悉照此例。河臣確加查核。將實需工料若干。並新舊木植。分別管收。除在造具清冊。統限於本年核實題估。俟部覆到日。卽行題銷。如此則木龍工程。已辦者。既得徹底清釐。卽未辦者。亦可按年稽核。不致稍有糜費。河防旣資鞏固。而錢糧益加慎重矣。南河成案。

三月命高斌仍以大學士銜管江南河道總督事。高斌傳稿。以張師載爲安徽巡撫。命於伏秋大汛仍赴南河協同防護。張師載傳稿。

六月河決陽武。祥符。朱地名。水自十三堡口門。經太平鎮。分爲二道。自口門沿隄東流。分入延津。封邱二縣之渠。復合於封邱之居廂渠。至鐵鑪莊。分爲二股。一股從太行隄之王家隄口入直隸界。一股由太行隄之大柵口入直隸界。由此口入東明縣之魏河。經山東濮州。范縣。壽張。出張秋鎮。梗運河入海。是年七月。興工先築越石隄民堰。以遏其衝。次築玉皇廟大壩。以塞其倒流。凡五閱月。費帑金數十萬。十一月合龍斷流。水歸正河。續河南通志。

八月命高斌赴河南陽武漫工相度堵築。高斌傳稿。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內閣。豫省黃河兩岸大隄之外。舊有古隄。此善制也。歷年久遠。未免殘缺。今秋陽武漫口。黃流灌入。致直屬之長垣。東明。皆被波及。亟宜補築。所有武陟。獲嘉。新鄉。延津等縣隄工。著該撫卽動項修理。被災貧民。亦可藉工作以資餬口。其直隸長垣等處隄工。有無殘缺。並命總督方觀承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河南陽武漫口合龍。河渠志稿。

是年秋大水。河南陽武五堡漫口。水經延津。漫曹濮。入張秋歸海。別由金鄉。魚臺。濟寧至南陽。東流注大清河入海。運道大阻。完顏偉赴工堵築。至冬合龍工竣。河歸故道。按陽武大隄。自明正統三年決後。屢有漫溢。隄內外純係飛沙。深丈餘。皆前時決口隨溜噴出之沙。工竣補還大隄。就近取用。夾入沙土。遇水

則陷。河脣高與隄等。隄內窪下一丈有餘。平時水不至隄根。大水漫過河脣一二尺。隄前之水已深及二丈。遇水長風急。往往失事。河工明險易治。暗險難防。明險則近溜頂衝之埽壩是也。暗險則外高內低之沙隄是也。陽武五堡之隄。飛沙徧地。險之尤者。汛水大漲。漫過河脣。卽奔湧而下。勢如建瓴。直衝隄根。順隄河淘刷。隄坡當水大工多。顧此失彼。夫料遠不濟急。以致成事。五堡漫溢。皆由於此。是在平時遠取膠土包淤。使水不能刷。隄頂隄坡之沙草根盤結堅實。順隄多加挑水土壩。壓斷溝槽。溝內加鑲防風積料。備用大水一至。先搶護挑壩。使不得順隄行溜。衝刷隄根。水落歸槽。自得無事。惟明者能識微見遠。力持於未事之先。若皇皇於迎溜之埽。終日購料集夫。就工鑲壓。而忘暗險之工。每至猝不及防。所謂不躓於高山而躓於平地也。河渠紀聞。

是年高斌議閉王家山天然石閘。按銅山縣王家山天然石閘。靳輔築此以衛徐城。奏定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落卽爲堵閉。至是以水淹民田。請永行封閉。河渠紀聞。

乾隆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蔣炳查看黃河隄工情形。奏稱河底受淤。向無疏濬之法。惟有將兩岸隄壩加修高厚等語。朕批示。此雖無法。然兩岸益高。束水牆上之策。未有不僨事者。仍應悉心講求。取直去灣。俾自行汕刷之法。爲庶幾耳。究之蔣炳所奏。原非目下亟應辦理之河工。不過因親勘河工。爲此常談之論。而朕之所批。亦不過統論治河之道。加高培厚。不若取直去灣。庶後此遇有應作工處。俾知所遵守。非令其於此時別開取直去灣之引河也。今顧琮、蔣炳乃會奏於祥符汛十九堡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七百餘丈。蘭陽汛耿家寨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三百餘丈。均應開挖。請於霜降後。遴員

分段儻挑等語。則是因朕批而生新工矣。黃河水勢無常。所謂取直去灣。不過因勢利導耳。若欲於河底開挖引河。以待來年汛水開放。夫引河有幾許寬深。遂能容受全河盛汛乎。汛過卽淤。工費徒爲虛擲。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從來河員樂於工作。可圖領帑開銷。不講則已。講則非濬卽築。必有當興之工。有如醫者有疾無疾。診必有方。幸而不爲大害。否則削正引邪。往往竟成痼疾。河工似此無益之費。不知凡幾。高斌近年經朕指示。南河稍知裁制。然如前此奏請改運口。謂可永無黃水倒漾之患。而今歲伏汛。仍不免淮弱黃強。黃流入運。則所改運口。其受益安在。顧琮等所奏霜降後興工開挖引河之處。竟不必行。著大學士高斌於秋汛過後。河務稍暇。赴豫查勘。是否應行開濬。或不必挑挖。詳悉審度。具摺奏聞。蔣炳等摺一并鈔寄高斌閱看。凡經管河務之該督撫。將此旨一并諭令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斌奏。二月內山東撫臣鄂容安咨稱。准廷寄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豫省黃河兩岸。大隄之外。舊有太行隄一道。由直隸連接山東。歷年久遠。未免殘缺。其直隸境內。已令方觀承查明動項補築。至東省界內。所有太行隄。有無汕刷殘缺之處。必須及時修築。以期鞏固。著傳諭該撫鄂容安。卽行詳悉查明。動項修理完整。俾民生足資捍衛。貧黎借工餬口。於上年被災之地。亦有裨益。欽此。查太行隄工。自上河南下接江南。其坐落山東曹單二縣者。計二百三十里。隄南舊有河道。沿隄逶迤。直達微山湖。與江南連界。此河歲久淤墊。必須挑濬。庶隄根不致浸泡。曹屬各處之水。有所容納。現已查勘疏濬。但河道寬狹不等。可否大挑寬深。以防異漲。不致爲害下游。相應咨詢。迅飭下游各縣一體查勘。議詳咨覆。以便東省辦理等因。臣查太行隄。自上河南。由直隸山東下至江南豐沛二縣。綿亙千里。實數省之隄防。爲民生之保障。



我皇上軫念民依特頒諭旨令直隸山東動項修理其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與東省界址聯接東省既已興修則江省自應同時並舉且隄南舊有河一道由東省直趨豐沛今東省現在挑濬若不將豐沛境內之沿隄舊河一律疏濬上流匯注之水不能容納必有泛溢之虞再黃河北岸遙隄一道亦關緊要均應修理完整以資捍衛臣等隨飛委淮徐道德倫參將蔡長帶同諳練工員查勘確估今據該道等詳稱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自山東單縣交界起至沛縣護城隄止長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丈五尺年久未修隄身甚多殘缺今確估補修一律與舊隄相等共估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隄南舊有洩水河一道直達微山湖長二萬一千四百五丈五尺現在口面尙寬毋庸加寬惟深僅二三四尺且中多淤塞淺阻應於河底一律抽挑共估銀一萬五千兩零再江南境內黃河北岸縷隄後之遙隄一道上自單縣交界起下至銅山縣隄尾止長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丈計一百三十餘里在太行隄之南今太行隄既議修整隄內之河亦復流通豫東兩省之水匯歸下注則此隄殘缺處亦應修補完固共約估土方銀一萬一千九百餘兩以上共估銀三萬七千六百餘兩詳請撥項價辦臣等悉心商酌皆係緊要應修之工必須於大汛前一律報竣方爲有備無患時屆四月未便遲緩現在檄蘇州藩司撥銀解工一面派委工員並地方官分段修築仍委淮徐道德倫淮揚道王德階督催監辦江南通志

是年高斌估修吳城輓工一千二百餘丈以禦風浪工三年不竣按是時羅綸承辦吳城輓工三年未竣經桃源同知張樹玉接辦畢工濱湖禦水工程未有屢經伏秋迄不竣事之理吳城當內湖外黃險要倍於他工加砌輓工原以備防大汛慎重修守若屆汛不完漲水內外衝激保無疎虞新埝應修之舊工

已至九百餘丈。汎水衝激危險可知。而千有餘丈之工。三年未竣。無以備不虞。而冒大險。改委追賠。猶法外之仁也。河渠紀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21B

